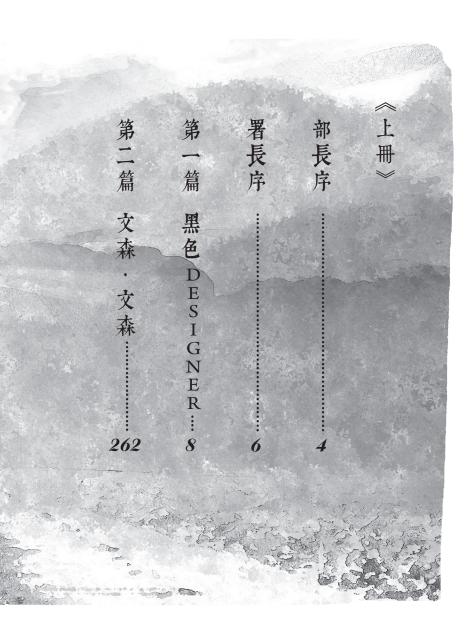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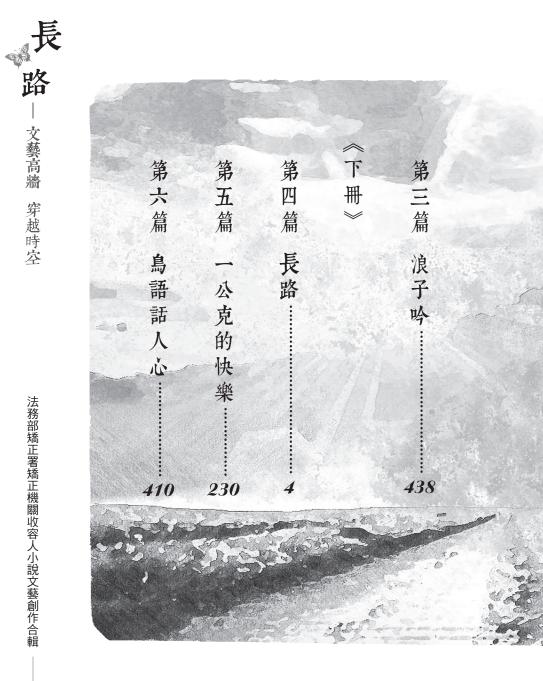
#### E 13 the ROAD

文藝高牆・穿越時空







## 幸福從清醒開始

腻的文筆,展露豐厚情感及深切自省,引領我們進入他的生命境遇和 人生體悟 六篇動人心 ,令人動容 弦的小說,六段曲折離奇的故事,六位作者以 流 暢 細

佳時機 滿 回 生走到絕境, 創傷、怨恨、激情而蒙蔽理性,常受賭博、毒癮 足短 顧 , 過去 以致 這些得獎作品告訴我們,人都有追求幸福快樂之本能,卻常 暫快樂 若能 墮 檢視自己。 入罪惡淵 高牆隔絕 ,幸福只會越離越遠 分 辨 現實與夢幻 藪 這生命中最灰暗 ,嘴盡 了外界紛擾 喪失 看 清 一切 。唯有從迷夢中醒 ,作息規 的時 淪 落至 的 刻 痛 律 , 正 今 苦 的 , 是撥開 時間寬裕 但 物 原 身陷 因 來,面 慾誘惑 重重迷障 領 创 悟 圄 對現實 追求 不等 而 叮 以 迷 激情 的最 於 失 好 好 自 因

真正邁向幸福的康莊大道。 整頓自己,重新 出發,讓過去錯誤轉化為指引未來方向的明燈 才能

當下 ,接受他人指引和協助,都有機會由獨特的生命經驗 得獎同學的表現向大家證明,無論過去過錯如何深重,若能把握 醞育出 自 新

的力量,進而感染、喚醒更多迷失的人。

謝謝這些同學!因為你們,社會大眾看到幽暗角落的人性光芒,

看 到 同學奮力掙扎破蛹蛻變的心路歷程,也看到矯正體系的不同 風

謝謝你們!

貌

法務部部長 外幣雪 謹識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 「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署長序

法 晰 以 的 42年的 時 個 候 人堅信,藝文的學習與教育可以使人成長,進而改變一生!所 ,靜心思考種種推動藝文的策略, 犯罪矯正工作生涯,我每天早上5點半起床,在思緒清 就是希望能創造嶄新的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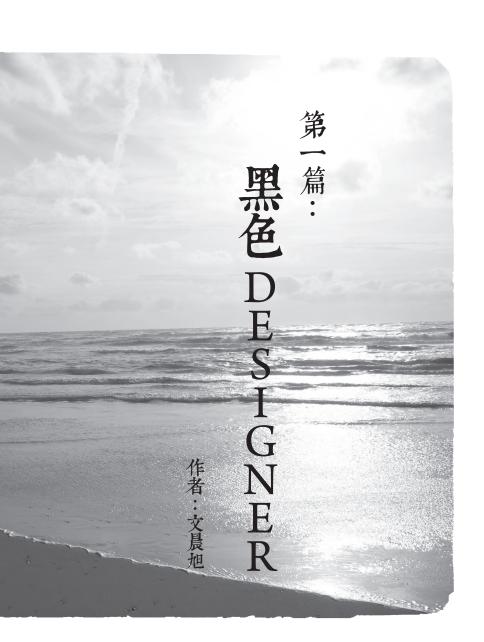
相 潑且富有教化性質的大型活 ,進而回饋社會。於是,自矯正署100年成立以來,每年均舉辦活 發收容人的創造力,讓他們在參與的過程中學習改變自己 信 及作法,來感動每一位收容人。 這些 本人在擔任署長任內,積極的推動藝術治療,打造文化監獄 都能對收容人有潛移默化 矯正機關收容人舞蹈 動,讓收容人展現在高牆內 、微電影、合唱及這次長篇小說比賽 、淨化心靈的實質助 教化 益 的成 ,感動家 並 且 ,並 叮 以

的就是讓社會大眾看見他們「從『心』出發」 的 蜕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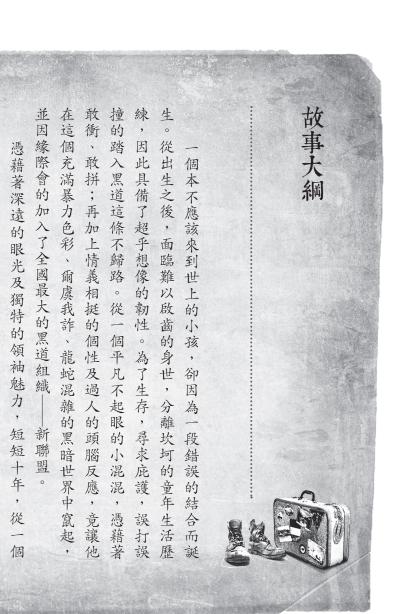
後獲得的成就感,才是出版本書的重要意義所在 而言,讓收容人在構想小說的過程中,激發潛能、發揮創造力,到最 素,在未經專業訓練下,精采程度雖尚無法與經典名著比肩,但對我 討論後,收錄6篇脫穎而出的自創小說,其技巧上有虛幻、寫實 、寓言等風格, 本書由各矯正機關收容人入圍決賽的作品中,經專業評審激烈 各篇皆有人物塑造、對話情節 、場景設計等各 種元

造水恆的溫馨與和諧 善的收容人,期望他們回歸社會後,力爭上游,共同為我們的家園創 庭及不幸的生活,希望我們用多一點的愛與關懷來感化及支持改 矯正機關的收容人,很多是源自於社會制度的不健全、破碎的家 過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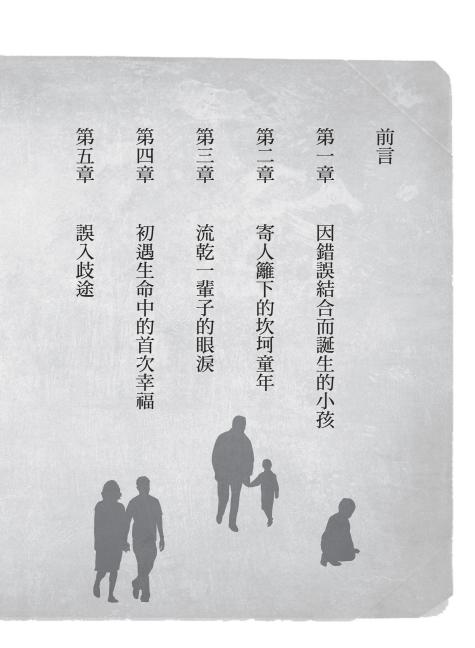
法務部矯正署署長 英多棒 謹識







權 節 見 情 忌 層 棄 的 不 面 单 第 垂 與 與 的 的 手 流 讓 思 人 微 現 眼 \_ 實 考 生 的 他 把 的 可 紅 交 小 轉 得 的 助 0 椅 在 跟 折 理 的 未 段 面 工 黑 來 對 班 一持自 次 作 他 道 有 自 猶 要 做 被 家 明 了 總 己 重大 如 起 日 人 人 會 如乘坐雲霄飛車般 的信念,最終成 陷害後 之星 屢次 副 何健全自己的 ,昔日高高在 會長 轉 的 折 的 地 的 , 陷 0 害 位 貴 為了 如 人 與 此 , 義氣 上 , 出 心態去克 轉 出 快 功掌握自己 的扶 的 速 而 賣 他 從 ,他 的 獄 , 事 搖 , 後 他 竄 直 服 面 终 設 X 起 上, ?將 臨 計 他 獄 於 , 的 猶 毅 了 明 免 公 爬 自 如 司 然 白 不 人生主導 己 電 決 也 黑 了 到 , 導向 影般 遭 並 因 了 然 道 從 的 此 人 組 的 底 織 放 妒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後記 第六章 轉念,一切歸零 嶄露頭角 因緣際會下的生命貴人 極道世界的無情與背叛

#### 前言

### 2014年5月1日

度 到底是什麼樣的獎項?那麼了不起 及攝影師 , 號稱設計界的奧斯卡 桃園機場的候機大廳,擠滿了來自全國各大電視台的主播、記者 ,如此大陣仗的守候等待 德國紅頂獎中的全球最佳新銳設計 ,為的就是報導剛 ,值得那麼多媒體關注並 剛 得到 爭相 1 0 Ħ 師 3 年 睹

師 並 能 由30位全球各個領域的設計大師一 夠獲得這項獎項 ,代表著必須打敗全球超過 致決議通過 2 ,才能獲 0 位頂尖設計 此 殊

得主:

的

風采

榮

。換言之,又是一位臺灣之光。特別的是,這個獎項從未有亞洲人

穿越時空

更難能可貴的 是 , 他僅僅只有35歲

神中 李車 候區 大批媒體,會活吞了他似的;不料男子向兩人略使了眼色,只見 不約而同的向兩旁退去,留下男子獨自面對簇擁 В Е Ν 黑 ,轟隆隆的引擎聲 散發出一股與年紀不符的滄桑。走在前方的兩人 Z小車 護著後頭一位高大略顯清瘦的男子。 色 M Α ,兩部車一共下來三個人。走在前頭的一男一女推 S Α L Α ,彷彿響徹了整個機場, T I 雙門跑 車緩緩駛進候機大廳的 男子看似年輕 而上的媒體 後頭 跟著 , 深怕眼前的

卻從

其眼

著行

兩人

部紅

色

汽

車等

間 關係,只能開放三個問題提問 ,給各位採訪。」話才剛說完 只見男子不疾不徐的說:「各位媒體朋友,由於航班即 。等回國之後 ,再另行宣佈記者會的時 將 起 飛的

A記者立刻問:「顏先生,對於這次得到如此殊榮 你的心情如

何 ? \_

當男子正要開口回答時,另一位B記者搶先問說:「顏先生,

聽說你曾經是黑道份子,而且放棄黑道明日之星的位置 ,請問是真的

嗎?

此話一出,身旁的一男一女有默契的瞬間往男子身邊靠近 , 只

見男子從容的舉起手,示意兩人退下,自己卻皺起了

清頭

, 陷

入沉

思……和回憶……之中。

這位男子就是剛在四月份獲得德國紅頂獎 全球最佳新銳設計

——顏晨風。一位僅有35歲的臺灣之光。

師

為什麼記者的一席話,會使他陷入沉思與回憶呢?

## 第一章 因錯誤結合而誕生的小孩

3 6年前,一個民風保守的年代,位於基隆的顏家,發生了一件

震驚當地的大事。家住漁港邊的顏登財,剛結束碼頭裡的貨櫃卸貨工

他不解的問:「雅凡呀!怎麼在哭呢?」

作

回到家中,聽見他的小女兒

顏雅凡坐在床邊啜泣

她沒有答話,只是不斷的哭泣。

這時 顏登財叫 醒了老伴 顏 高 採雲 說 : 妳去問看 她

到底是怎麼了?」

於是母女倆在房間裡窸窸窣窣的交談。

突然間, 顏高採雲大喊:「啊!天吶!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哈**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情 ? \_ ,她一付失魂的表情走出房間 。在顏登財耳邊說了些話

聽完後他的表情從原本的疑惑轉變成盛怒,拍著桌子咆哮著:

「別怕,有爸爸替妳做主。」

於是,拉著兩人往門外奔去,來到隔壁鄰居 江春生家門前

用力的拍著大門,大聲喊叫:「春生啊!叫你家明義給我滾出來。

江春生夫婦在睡夢中驚醒,急忙開了門。問道:「 是登財啊

!

發

生甚麼事情了?三更半夜的在我家門口大呼小叫。」

顏登財氣憤的說:「你還敢問發生什麼事情 , 事情嚴重了 他

在江春生耳邊細語……

他聽完後,表情比顏登財剛知道此事時,更為恐怖,彷彿要殺人

般的眼神。大聲狂喊:「江明義,你這畜生,還不給我滾出來。」

沒想 到 , 屋中卻無人回應 0 他 轉頭 , 歉 疾的告訴 顏登 財 : 「真

是抱歉 呀 ! 這個畜生還沒有回來, 等他回 來,我一 定會給你 個交

代。

這一夜兩家人都因此而失眠了。

隔天一早,江明義回到家中,看見年邁的雙親 , 氣沖沖的坐在客

廳等他,他心裡清楚,自己闖下了大禍。

江春生憤怒的説:「跪下・你這個丟人現眼的畜生。」

江明義看見父親憤怒的樣子,急忙跪下。

江春生趕緊到隔壁 ,將顏家大小請過來 準備將此事解決 並給

他們一個交代。

等到他們都過來後,他一個巴掌甩向江明義 ,並痛斥:「你這個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畜生,怎麼敢做出這種丟人現眼的事,給我把事情交代清楚

於是,江明義將侵犯顏雅凡的經過,老實的說給眾人聽

聽完之後,雙方的父母皆搖搖頭。在這個保守的 5、 6 0 年代,

這是一件相當難以啟齒的事情,無論是對江家或顏家來說,都是一件

讓家族蒙羞的大事。

經過商量後 , 兩家長輩私下決定,與其讓這丟臉的事情傳遍鄉

里,乾脆讓兩人結婚好了。

嫁給這個侵犯她的男人。就在雙方決定好婚期不久,鄰居們 就這 樣 , 顏雅凡在極度不情願的情況下,被迫聽從父母的 ,已經開 安排

始議論紛紛。

因為江明義在鄉里間風評不好,本來就是個好吃懶做、 無所事

的好女孩 事的頭痛 人物;顏雅凡卻是大家公認 0 會把這麼好的女孩嫁給這種人,一定是有什麼見不得人的 , 乖 巧、 懂事 有禮貌 ` 會 念書

事。

面對這些流言蜚語,顏雅凡都聽在耳裡,但孝順的她還是決定

遵從父母的意思,嫁給那個侵犯她的男人

確定好婚期之後 ,江明義卻突然變得反常 ,不再像以往那樣遊手

好閒,反而加倍的努力工作。

顏家兩老覺得 這個未到來的女婿 似乎也沒外傳的那麼壞 或

許是還沒有成家,定性比較不夠而已。

殊不知,這只是江明義製造出來的假象。

兩個月後,一個令人意外的消息,打亂了兩家原來的計畫。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顏雅凡竟然懷孕了 面對突如其來的意外 迫使兩家必須提前舉

行婚禮。

顏雅凡心中卻有莫名的恐慌與不平:「為什麼我非得嫁給一 個侵

犯我的男人?我根本不愛他,為什麼還要替他生下這個小孩,我討厭

這個孩子……」。

也因為如此,命運似乎搶先安排好,這個小孩坎坷的未來人生

就在她無聲的抗議及抱怨下,婚禮依舊在三天後舉行。

顏 江 兩家雖然都是小康家庭 ,但為了兒女,倒也辦了場熱鬧溫

馨的婚禮 只是鄰居們的異樣眼光,讓小腹微凸的顏雅凡感到無地自

容。

婚後,顏雅凡決定留在娘家,彼此之間也有個照應。

力打拼。想不到,婚後才三天,江明義就開始原形畢露,整天遊手好 顏家兩老,原本以為這個女婿結了婚以後,就會安份守己

閒 、好吃懶做,每天不是窩在家裡沒事做,就是往賭場跑

有一天,顏登財一臉正經的問他:「明義呀!你整天無所事事也

不是辦法,你有為你們的未來,做過打算嗎?」

江明義回答說:「爸,我有想過開計程車,但我沒有錢,你可以

借錢給我買計程車嗎?」

他

!聽完後

,覺得很欣慰

,至少,他還是有想法的。於是問他:

這樣啊!那麼,買一台計程車要準備多少錢?」

江明義立刻回答:「新車辦到好的話,大概是二十萬。」 啊!要那麼多錢。」顏登財驚訝的說。雖然驚訝,但他心裡已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經有了打算,為了女兒的未來,他決定出錢替女婿買台計程車 了老伴商量 ,兩人決定將房子抵押貸款,來幫女婿買車 但他萬

他找

有想到這個決定,卻親手將女兒的婚姻劃下了句點。

心裡只期望這筆錢能幫忙自己的女婿,讓他們能夠有個安穩的生活 也讓自己的女兒能夠有所依靠 領了二十萬,在當時那個年代,二十萬是筆不小的數字 個月過後,銀行通知他,貸款已經核貸了。於是,他到銀行提 , 但是, 他的

回到家後,見到家門口圍著一群人,並聽到有人說:「打死他

啦 ! ,賭輸了還敢賴帳不還。」

他看到江明義跪在門口說:「再讓我寬限幾天啦!」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討債的人很不客氣的說:「今天不還,就砍掉你的雙手來抵債

啦!

這時,顏登財走向前去並扶起江明義,對討債的人說:「他到底

是欠你們多少錢呀!」

討債的人兇狠的說:「兩萬塊啦!」

顏登財從牛皮紙袋裡拿出兩萬塊給討債的人,並說:「這裡有兩

萬塊,我替他還,你們以後別再來了。」

討債的人拿了錢 , 眉開眼笑的說:「 阿義啊!你運氣 不錯 喔 娶

到個好老婆,有一個好岳父!」隨即離開。

顏登財進屋後,示意江明義坐下,將手裡用牛皮紙袋裝的錢 , 遞

給江明義。告訴他說:「這裡有十八萬,你拿去買車,不夠的部分,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你自己想辦法。」

江明義拿著那一包錢 ,心裡竊笑:「那麼容易就 把錢騙到手

他告訴顏登財:「爸,那我今天就去台北買車,

過

兩 . 注 三 回

來 。 二

了

0

顏登財不疑有他的說:「早去早回呀!」。

只是沒想到 ,江明義為了區區十八萬 ,從出門那一 刻起 ,就再也

沒有回來。

其實 ,當他把錢交給江明義時,心中就有數了, 只是沒想到 , 這

個男人會如此絕情,為了一點錢,竟然拋妻棄子。

但對於顏雅凡來說,這未嘗不是一種解脫,一 個侵犯她的男人,

卻被迫要和他共度一輩子。這對她而言,無疑是個最大的諷刺

不會出現了 今天他 ; 離 憂的 開了 是, 她 她肚子裡的孩子 則以喜;一 則 以 , 她從此 憂 , 喜的是 與他(她)再也無法 這 個 男人 再 切 也

割。

著那 來曲 也因 為 折劇情的成長過 個男人的 因為這個小孩將永遠是她心中無法哭訴的痛,因為他(她)身上留 如 此 , 更 血 加 , 這樣的陰影將如 深她對這 程 孩子的 限意 同影子般地 0 更清楚的 跟隨著她 預告 , ,甩之不 這 個 孩 掉

侵犯後 個 的 年紀 指 指點點 自從 , 才結的婚 結 顏 婚 雅 , 這 她 凡 件 可 懷 礻 事已 孕後 ,還懷了 想再 護 , 她 到學校去接受同學的 已辦理休學 **孕** 打從心裡矮了 0 如果讓同 , 沒辦法 學 闾 .儕 ` 師 冷嘲 , 長知道 截 她已經受夠了 熱諷 , 更 何 , , 尤其在: 淣 她還要做人 她是被 鄰 她這 里

穿越時空

嗎 ?

倒是顏家兩老相當的開心,因為他們心中早已認定她肚子裡的小

是誰的小孩不重要,重要的是顏家的骨肉

孩

也因此顏家上下微微散發著一絲小小的幸福與喜悅 。除了一個人

雖然這是件極不光采的事,但老人家更看重的是,生命的到來,

顏雅凡

去讀書、去工作……」 她不斷的告訴自己:「等到孩子出世,我就要離開家裡 再也不願意回憶起這裡曾經發生過的事 , 到 , 更不 外地

面對即將到來的小孩 。「我還那麼年輕,還有自己的人生要過 我

定要離開……」

願

七個月後,顏雅凡已經接近待產時期,看著自己隆起的肚子,不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時 感到腹中胎兒的躁動 0 讓她的母性光輝 也漸漸地顯現出來 ,之前的

不滿及厭惡感也被即將臨盆的喜悅所掩蓋而不自知

子 ,疑似吸毒過量,陳屍在家中……」盯著從屋內抬出的死者畫 就在這個時候 ,顏雅凡看著電視中播放一則社會新聞;「江姓男

的勾勒出來,「沒錯!一定是他。」 她在心裡吶喊著 蓋著死者的白布猛然掀起,熟悉的臉孔

,將封存在深處的記憶

5,清晰

面

過沒多久 ,隔壁江家證實了這個消息 0 當初 , 抛妻棄子的江 明義

中的 為 狂喜 染上毒瘾 「死了 , 導致吸毒過量而死亡。 他終於得到報應……」 確認消息後 她在心裡不斷的 的 她 掩 飾 複 不 住心

因

話 0 喜悅只維持了三秒,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疑問與不捨

她喃喃的說:「那這孩子,不就會變成父不詳嗎?一出生,就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沒了父親……真是命苦呀!」剎那間 ,她心裡萌生出照顧這孩子的念

頭。

這個孩子,已經沒了父親疼愛,不能再失去母親的照顧

了……」她不捨的說

個月後,顏雅凡順利在醫院產下一個男嬰,她看著剛出生的男

孩,初為人母的喜悅,取代了隱藏在內心深處的恨意。

她小心翼翼的抱起孩子,將他遞給眼神望穿的父親 0

虚弱的說:

「爸,替這孩子取個名字吧!」

他抱著孩子往窗外望去,看到一絲曙光,正逢一 陣微風吹來 。 他

閉上眼,思考一下。隨即睜開眼說:「晨風,就叫顏晨風好了。」

顏雅凡聽完,滿意的點頭微笑

就這樣,顏晨風來到這世上,一段錯誤的結合造就了他的出世,

也為他即將面臨的坎坷未來、掀起了開端。



路

高牆 穿越時空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 第二章 寄人籬下的坎坷童年

對於晨風的到來,顏家除了兩老異常的開心,其餘的家中成員不

但沒有喜悅,反而有些排斥。

因為顏登財唯一的兒子-顏家豪,本身已有三個小孩

雖然顏家是兩層樓的透天厝,但卻只有四個房間

,顏家豪夫婦及

三個小孩子住樓上,顏家兩老及顏雅凡住樓下。

顏家豪覺得妹妹既然已經嫁人,就應該要搬出去住,不應該佔著

家裡房間。

於是,顏家豪向父親提出,要顏家凡坐完月子後,就搬出去。

顏登財說:「你要叫她搬去哪裡?她才十八歲。」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顏雅凡聽在耳裡 · 只覺得滿腹委屈 大聲咆哮的說:「這樣的結

果,也不是我願意讓它發生的。」

没想到,顏家豪卻語出驚人的說:「妳又不是爸媽親生的,本來

就不該住在這裡。」

原來,顏雅凡是顏登財向一對胡姓夫婦收養的。在當時的年代

没有什麼生育計劃,如果家庭環境不好,又生了太多小孩,就會把孩

子送給別人收養,或者跟收養家庭收一筆費用來改善家裡的生活

顏雅凡就是在三歲的時候被顏家所收養的。顏登財沒想到 在當

時只有10歲的顏家豪竟然會將此事記得如此清楚 當顏雅凡聽到這些話時,眼淚如雨滴般落下,語帶哽咽地說:

「爸、媽,哥說的是真的嗎?」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由於當時她的年紀還小 加上顏家兩老並未將此事告訴她 所以

她並不知情。

顏登財面對女兒的質問,一時語塞,只有無奈的點點頭

顏雅凡一 看到父母點頭,當下心中所有的負面情緒全部湧了上

驚 來 0 讓她崩潰了, 被侵犯的委屈、未婚生子的不堪 而且是完全的崩潰 0 、再加上自己不是爸媽親生的震 時間 ,身體承受不住如 此的

打擊,竟然昏倒了。

顏家兩老看到心愛的女兒昏倒了,急忙扶她到椅子上坐好

過了幾分鐘 她慢慢甦醒了。見到父母及哥哥圍在身邊,她

的站起身來,正要開口時……

顏登財急忙說:「雅凡啊!雖然妳是我們收養的小孩,但是十幾

穿越時空

只知道,我的父母只有你們。」

她流著淚緊緊抱住她們

我

我

的話 年來 的父親,不要怨我對你狠心。」 了 會寄錢回來。至於你們是我的養父母還是親生父母,我都不在乎 又湧上心頭 我決定了,我要到台北念書、工作。小孩托給你們照顧 家裡的事情還輪不到你作主。」 。」並轉身對顏家豪說:「叫你妹妹搬出去這件事 在家中坐月子的的顏雅凡 但是倔強的顏雅凡,心中卻已另有打算…… 顏家豪見父親動怒,也就不再接話,連忙轉身上樓了。 我們一 ,但她牙一 直都把妳當成親生女兒在對待 咬,從口中說出 ,看著襁褓中的孩子,心中母性的不捨 話說完,  $\ddot{}$ 轉身走出房間 要怪只能怪你那卑鄙 ,所以妳不用在意妳哥說 ,告訴父母 就 每 不要再提 傏 月 無恥

這時 顏登財說;「既然妳已經決定這麼做 ,我們尊重妳的決

定。小孩我們會替妳照顧,不用擔心,盡管去追求妳自己的人生。

這時,躺在床上揮舞著小手的晨風,無辜的睜著大眼睛並開心的

做完月子後,顏雅凡在浴室幫晨風洗澡時,逗著他說:「晨風

笑著,殊不知,自己失去了父親,就連唯一的母親也即將離他

而去

你自己要堅強喔! 媽媽就要離開你了。你要聽外公、外婆的話, 乖乖

## 長大。」

晨 風 似 乎聽得懂 她的話,對她眨了眨眼 ,彷彿是在告訴她

媽 ,你放心啦!我會平安長大……」 他卻不知道 , 從 這 一 刻分別

起,他們母子再相見已是六年後……。

顏雅凡去到台北的第一年時,還時不時會打電話回家關心父母順

穿越時空

時間 便慰問晨風的平安。 的拉 長而愈來愈少,有時,甚至三個月都不見得有一通電話來噓 但隨著分開的時間愈久 ,她的關心也似乎伴隨著

寒問暖。

但是這陣子,她卻不斷的從父母口中聽到顏家豪對晨風的排斥,

心中竟產生了將晨風送人的想法。

直到隔年 ,有天她打電話回家,並告訴父母:「如果哥真的那

麼討厭晨風的話,就幫晨風找個願意收養他的好人家吧!」

顔家

兩老雖然很疼愛晨風

,但只要想到他可憐的身世

; 加上

那麼排斥他,倒不如幫他找個健全、疼愛他的家庭,或許對他的將來

會比較有幫助。

顏登財於是同意她的想法。並積極為他物色適合且願意收養他的

人選。

就 在 | 長風即 將滿三歲時 ,有一天,顏登財的 |同事 許漢文 到

顏家泡茶聊天。一看到晨風,就覺得這小孩很投他的緣,於是他便常

找機會到顏家串門子,並有意無意透露出想收養這個小孩的意思

入 重點是他們很疼晨風 顏家 兩老覺得這對夫婦很適合,家中的成員單純 , 從幾次的相處下來, 感受的 到他們 ,有穩定的收 對 晨 風

的疼愛。

決定讓晨 風 到他們家住幾天,如果晨風適應的好 , 再 和 他 們

討論收養的事宜。

時 , 顯得有點緊張,因為眼前沒有熟悉的身影及環境 隔 天,許漢文夫婦就接晨風到家裡住。當晨風來 , 到 只有陌生的人 陌生的許家

和從沒見過的家具擺設

這時夫婦倆牽著晨 風 ,對他介紹說:「這個是哥哥

,

那個是阿

嬤

中莫名的感覺得到,眼前的這個哥哥並不喜歡他 晨風好奇的眨了眨眼,叫了聲:「哥哥、阿嬤。」在他幼小 0 但是他並沒有因未 心靈

來到陌生的環境,而嚎啕大哭,反而出奇的平靜

不喜歡他 就這 樣 也在他常常帶自己到附近阿 ,晨風在許家度過愉快的一個星期 |嬷工 作的 。當初以為這個哥 剝蝦工 廠玩耍而 哥並 漸

漸

晨風 喜歡上他 經過一 星期的朝夕相處後,讓許家夫婦更加肯定的想收養

尤其是他那雙水靈的眼睛,只要轉呀轉,彷彿就像是會說話似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的,愈看愈討人喜歡,再加上他又那麼乖巧……

這天,顏登財來到許漢文家中。

晨風一看見他,興奮的叫;「阿公、阿公。」身體也不斷的磨蹭

顏登財抱起晨風說:「你看起來那麼開心,以後你就住在這裡

了,好不好?」

晨風順口就回答:「好。」 就這樣一句不經意的回答,決定了他

被許姓夫婦收養的事實。

隔天,顏登財就從家裡整理了些晨風的東西及衣物來到許家

晨風似乎有感覺到,顏登財即將離他而去,因此,用他的小手緊

緊的拉住他的手,童言童語的說:「阿公,也住。」

穿越時空

顏登財無奈的說:「阿公不能住這啦!」邊說邊紅了眼眶

你住在這裡,要乖乖聽話喔!這樣人家才會疼你。知道嗎?」

就在他要起身離開時,他拉著許漢文的手說:「麻煩你們多多疼惜

他

「你放心,我們一定會的。」許漢文保證的說

就這樣,晨風成了許家的一員,由於擔心他會不適應,兩家人最

後決定半年後,再辦理正式的領養手續

由於許家成員白天都有各自的工作 就連許家長子也要上學念

書 所以白天沒有人可以照顧晨風

起先由阿嬤帶去工作順便照顧 ,但剝蝦工廠環境髒亂 ,加上鄰

近風化區,兩夫妻擔心會對孩子有不好的影響,決定送晨風去讀幼稚

遠。

許姓夫婦找了一家距離顏家較近的幼稚園,方便顏登財夫婦如果

想念孫子,可以就近探視。

晨風面對幼稚園的環境,充滿了好奇。因為每天都有許多小朋友

陪他玩耍,又有好吃的點心,讓他每天都很期待到幼稚園上課

很快,看似愉快的半年過去了。到了兩家約定的日子

。許姓夫婦

早就帶著晨風來到戶政事務所和顏家兩老碰面。

沒想到 ,晨風一看到顏登財夫婦,立刻嚎啕大哭,讓 兩家人都非

常錯愕與納悶 ,眼尖的顏登財注意到晨風有明顯的瘀青及傷口 馬上

質問許姓夫婦:「他身上的傷是怎麼一回事?」

許姓夫婦支支吾吾的說:「沒事啦!就……小朋友……比較好

中 一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動,跌倒撞傷的。」

顏登財一聽,就知道二人在說謊。於是轉問晨風:「告訴阿公,

你身上的痛痛怎麼來的。」

晨風害怕的看著許姓夫婦,卻不敢說

「別怕,你說。有阿公在。」

晨風這才小聲的說:「哥哥打我,我哭,阿姨打我 ° 聽起來似

懂非懂的童言童語,卻清楚表達出他現在的處境。

,父母的焦點

不再是他,而是這個三、四歲可愛的小孩。

於是,常利用平常帶他出去玩的時候,對他拳打腳踢

,造成晨風

回家時,經常莫名的哭鬧。

旧参田、米学宝之自己情

許漢文的太太因為受不了晨風莫名的 1,哭鬧 ,又哄不停 , 就 勤 手打

他 , 造成他身上大大小小的傷痕

許漢文正想向顏登財解釋時 0

只見顏登財一臉怒意的說:「當初,把小孩交給你們,是認為你

這個

們會好好照顧他

`

疼惜他

, 而

不是像現在這樣虐待他。

你們知道

嗎

小孩已經夠命苦了。」

隨即

不捨的

`向晨風說:「別怕,以後阿公養你,

不會

再讓

別

人欺

負你 走,我們回家 。 \_\_\_\_ 留下錯愕無奈的許姓夫婦 倆

口 到 家後 顏登 財恍 神 似的 直重: 複著:「真的 是苦命的

/[\

孩……。

但天真的晨風,卻開心的手舞足蹈,彷彿已經將被欺負的事全

穿越時空

都抛在腦後 。現在的他只曉得, 他又回到這個熟悉的環境 愛他的

呵

公、 阿嬤也都陪在身邊。這對當時的他來說,就已經足夠

晨風笑著對阿公說:「阿公,我還可以去上學嗎?」

顏登財看著可愛的晨風說:「當然可以啊!」 並打電話給顏雅

凡 把整件事告訴她

電話另一端的顏雅凡冷冷的說:「我知道了。」 隨即掛了電話

顏登財嘆了口氣: 「唉。」

在顏登財講電話的同時 , 顏家豪正惡狠狠的瞪著晨風 ,「這個小

孩怎麼又回來了……」他心裡咒罵著

但是,年幼的晨風哪裡曉得,這一次他回到顏家,將面臨他童年

最難以揮別的陰影及歧視的生活

也有三個小孩 貼心的孩子陪在 這次是 風回來,最開心的莫過於顏登財夫妻倆 ,但都沒有晨風來的貼心,常常對著兩個人撒嬌, 他們身邊 ,對他們來說是多麼滿足的事 , 個那麼可愛又 。雖然顏家豪 也因

此,兩人對晨風特別偏心。

滿情緒全都發洩在他的身上 因此 ,顏家豪的三個小孩對祖父母的偏心感到不滿 ,更將這些不

三人常利用大人不在家時 , 或是與他玩耍時 , 對晨風拳打腳 踢

甚至嘲弄他,是個無父無母野小孩。

在五歲的年紀便有了早熟的想法 這些傷人的話 讓晨風幼小的心靈蒙上一層極大的陰影 。「我真的沒有爸爸媽媽媽嗎?為什 更讓他

麼……」他的心中泛起了聲音。

穿越時空

尤其在發生那 次嚴重的事件之後……顏家豪就決定要將晨風趕

出這個家

有一天下午,晨風與鄰居小孩在屋外玩耍。

正巧就讀國小六年級的 顏晨浩放學回來,看見晨風與鄰居玩

的那麼開心,忌妒油然而生,馬上喝止鄰居小孩

:「你們以後不

准

跟這個沒父沒母的野孩子玩。知道嗎?」

由於晨浩年紀較長,又是孩子王。大家只好不甘願的離開

, 不再

與晨風玩耍

玩的正開心的晨風被晨浩這樣一攪和, 玩伴都離開了 他不滿的

說:「你怎麼可以這樣?」

晨浩聽完晨風指責後,惱羞成怒的推了晨風一把,他跌坐在地,

放聲大哭了起來。沒想到 ,晨浩並未停手,反而上前毆打晨風

倚的砸中晨浩的前額,頓時血流如柱。兩個小孩被大量的血跡給 他不甘被欺負,隨手抓起身旁的石頭向晨浩丟去,結 果不偏不 嚇傻

了,一時鴉雀無聲,兩人竟然被血嚇的忘了哭泣。

所幸路過的鄰居看到 ,連忙大喊:「登財啊!你們家的小孩在打

架,流了好多血。」

顏家所有人聽到後,連忙跑了出來。

只見晨浩滿臉是血 晨風呆坐在地上。 顏家豪一 把抱起晨浩 邊

跑邊罵:「只有沒爹沒娘沒教養的小孩,才會做出那麼殘忍的事

這時的晨風已經被嚇的失魂落魄說不出話來,但是顏家豪的一句

話卻深深烙印在晨風的幼小心靈裡

0

更嚴重的是,在這個只有5

`

6

*50* 

歲大小的腦海中, 『沒爹沒娘』這個疑問再也揮之不去了。

## 第三章 流乾一輩子的眼淚

自從發生晨風打傷晨浩的事件之後,顏家豪開始處心積慮的要把

晨風趕走,並向顏雅凡及顏登財施加壓力。

顏雅凡迫於無奈,決心請她的親生父母幫忙照顧,在晨風六歲那

年 , 她從台北回到顏家 , 準備帶晨風到她的親生父母那裡 ,由他們接

手照顧。

為什麼雅凡不將晨風帶在自己身邊照顧呢?原來在她去台北的第

三年 他對顏雅凡非常好,在兩人交往過程中,顏雅凡也將過往的一 她就再婚了;其實雅凡到台北的隔年就認識了-李翊明

切 ,毫無保留的告訴她,本來以為他會因此而離開她,沒想到 7,深爱

*52* 

穿越時空

顏 雅 凡的他 ,並不在意顏雅凡的過去,也不在意晨風的 存在 甚至希

望晨風成為自己的小孩。

常有名望,娶一個結過婚、生過小孩的女子,已經是家族間最大讓步 再怎麼極力爭取,也沒辦法得到家族間的認同 了,怎麼可能! 只 是 ,事與願違。李翊明的家庭是個大家族,而且在地方上非 再讓她和別人生的小孩進到家族裡面來 , 就算李 郊明

當顏雅凡要回去顏家時 0 李翊明對她說:「 我和妳一 起回去吧!

我也想要看看那孩子。」

不做作……顏雅凡看著哥哥那付巴結的嘴臉,打從心底就覺得厭惡 當他們抵達顏家時 , 勢利的顏家豪馬上過來對兩人噓寒問 暖 , 好

於是,她拉著李翊明閃身入內。留下一臉錯愕的顏家豪

雅凡進到家中,只看見父母坐在客廳喝茶 並未見到其他人 , 趕

緊拉著翊明說:「爸、媽,我們回來了。」

顏登財熱烈招呼的說:「喔!妳們回來了。趕快坐下,先喝杯

茶。

李翊明立刻向顏雅凡的父母問好:「爸、媽,不好意思!不常回

來探望你們,真是不孝。」

顏登財揮揮手說:「你事業忙呀!沒關係啦!」 ,就在雙方一 陣

寒暄時…

從屋外跑進來一個男孩,大聲喊著:「阿公,我下課了喔。」接

著又說:「阿公,老師說我今天很乖。我等一下想要喝汽水。」

顏登財開心的回答:「真的嗎?好呀!我等一下帶你去買。」

穿越時空

嚕的轉著。「是他……就是他……」她在心裡不停的重複

旁的晨風也察覺到眼前陌生的男女,天真的問阿公說:「

他們

是誰呀?」

正當顏登財要告訴他時,顏雅凡向父親示意說:「爸,讓我自

己跟 他說 ° 於是轉身告訴晨風:「 弟弟, 我帶你去買汽水,好不

好?

晨 風 聽到她的聲音,彷彿有種似曾相識而且熟悉的感覺 讓他

下意識就回答她:「好呀!」

但對他而言 , 顏雅凡畢竟是陌生人。晨風還是向阿公看去,等待

阿公同意

顏登財向晨風點點 頭

晨風 看到阿公同 <u>'</u>意後 , 就自然的牽起顏雅凡的 手說 :「阿姨

我們走吧!」

時

, \_\_\_

種

難以用言語形容的感覺湧上心頭,彷彿

她和

他之間的母子

顏雅凡被晨風的這個舉動嚇了一跳,因為就在晨風碰觸到她的手

感轉化成微量的電流 , 輕輕的刺激了她的末梢神經

讓

兩

彼 此 無聲的沉默 , 彷 (彿將時) 蕳 ` 空間 凍結起來 , 四周 的 空氣卻都 被彼

人之間起了微恙的變化,當他們手拉著手往前商店的途

中

此的 呼 吸聲而產生了波動 0 顏雅凡想要打破這令人窒息的 刻

但是晨風已按耐不住的說:「阿姨,妳以前有來過我們家嗎?」

她驚喜的說:「怎麼了!你以前有看過我嗎?」;她在心中強烈

**哟**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晨風接著說:「也不是啦!只是……」

她見晨風語帶保留。急忙問:「只是什麼……」 「沒什麼啦!」晨風卻在心中暗自納悶:「我以前明明沒有見過

她,為什麼對她有種熟悉的感覺。」

聽見晨風的回答,她顯得有點失落。「唉!他真的忘記我了。 也

難怪 ,那麼多年沒見,我怎能奢望他還記得我呢?」她感嘆的說

但她絲毫沒有察覺到,晨風對她的熟悉感已讓他感覺到莫名的納

悶了。走著走著,兩人已來到晨風熟識的商店了。

晨風對著認識的老闆娘,開心的說:「阿婆,我要買汽水。」

老闆娘笑著回答:「是晨風呀!誰帶你來的呀!」;抬頭一看,

疑惑的說:「妳不是雅凡嗎?什麼時候回來的?」

晨風一聽,急忙說:「阿婆,妳認識我阿姨喔!」

「阿姨?她不是你媽媽嗎?」老闆娘有點錯亂的說。

不是啦!她是從台北來的阿姨啦!」晨風立刻糾正她

阿婆 ,這樣多少錢……」 顏雅凡趕緊說 。結完帳後 ,急忙拉著

晨風離開。

兩人散步到附近的公園。她示意晨風坐下。

晨風找了 個地方坐下, 並拿起手中的汽水問 她 : 阿姨 ,汽水分

妳喝。\_

她搖搖頭對他說:「晨風,阿姨問妳一件事情,你要老實回答

喔!

穿越時空

好啊!」

你媽媽呢?」 她謹慎的問

晨風天真的回答:「我沒有爸爸媽媽。」

誰告訴你的?」

晨風回答:「舅舅跟表哥們都說我是個沒爹沒娘的小孩

聽到這裡, 她已泣不成聲。眼淚彷彿被啟動了開關似的,不停的

湧出

晨風看著哭泣的她,滿臉惶恐的說:「阿姨,妳怎麼在哭?是我

不乖惹妳生氣了嗎?」

她連忙說:「不是啦!晨風那麼乖,怎麼可能會惹阿姨生氣。是

阿姨想到一些不開心的事。」

「阿姨,妳不要不開心。晨風給妳惜惜」晨風貼心的說

當他說完後,她卻哭得更厲害,「當初 ,我怎麼會捨得不要這個

孩子 ,我是瘋了嗎……」她在心裡自責的說。隨即將他緊緊的抱在懷

中。

晨風不懂?為什麼這個阿姨會突然那麼難過,只是默默的拍著她

的背。

不知為何?顏雅凡突然盯著晨風 ,試探的說:「晨風 ,阿姨當妳

的媽媽好不好?」

晨風滿臉疑惑的看著雅凡說:「好是好,但是妳不是呀!」

於是顏雅凡將一切的往事都告訴晨風……

可是,一 個才六歲大的小孩,怎麼能夠消化的了。聽完後。晨風

穿越時空

門。

想也不想,脱口就問:「那當初妳為什麼不要我呢?」

原來 ,晨風根本沒辦法理解她所表達的意思,在 他的幼小 心靈

裡 , 只能解讀出雅凡拋棄他的事實。更因為如此他才會受到人家欺

負;舅舅及表哥才會罵他是個「沒爹沒娘沒教養」的小孩

瞬間 ,原本對她的好感及熟悉感全被她的一席話,破滅殆盡 , 剩

她一個人在原地默默的哭泣。

下的,只留下厭惡及不信任。他沒等雅凡回話

,

獨自跑了回家

。留下

天呀!我是造了什麼孽?會這樣傷害一 個無辜的孩子……」 她

在心裡不斷的自責。

晨風是哭著跑回家的。就在晨風回來不久後,顏雅凡也跟著進

群人看 到兩人的樣子, 心裡也猜到發生什 -麼事 Ť

她:「沒事啦!等他再大一點,就會明白和釋懷了。」

只是他們萬萬沒想到 ,自從那天起,這件事情就再也沒有從晨風

的心中釋懷過。

會這 沒有辦法跟你解釋清楚的 直都想要有個媽媽嗎?」 )麼做 隔 天,顏登財到晨風的房間,坐了下來。問晨風說 也是逼不得已 0 ;接著說 ,等你長大了,你就會懂了 你不要生她的氣……」說著說著也留 :「你現在還小不懂事 0 你媽媽之所以 :「你不是一 , 有些事是 下淚

來。

的幫他擦拭湧出的淚水 晨 風依舊沉默,只是靜靜著看著他,伸出他那小小的雙手,

穿越時空

兩人沉默了一陣子之後,晨風問:「那她會帶我回家嗎?」

顏登財用一種充滿不捨的表情看著晨風說:「還不行,可能要過

兩天才能來接你。」

晨風聽完之後,就靜靜的坐在床邊,不發一語。

其實是因為顏雅凡台北家裡發生了急事,昨夜就先回去了

好,過兩天再來接他。

約定的日子到了 ,顏登財很擔心晨風,因為自從那天起 ,他一句

話都沒有說,也絲毫沒有半點笑容。這對平常嘻嘻哈哈的晨風 有些反常。就在他準備聯絡雅凡夫婦時,兩人已從外頭走了進來 而

晨風抬頭看了一下兩人。原本安靜沉默的他,突然嚎啕大哭,所

有人都被他這樣突如其來的舉動嚇了一大跳。他邊哭邊衝過去抱住顏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雅凡,哽咽的說:「我有媽媽了……我有媽媽了……」

她則不斷的輕拍他的背說:「 媽媽在這,別再哭了。

想不到 , 晨風哭的更激烈了,因為這是他長久以來朝思暮想的

事 他萬萬沒想到,有一天他真的擁有了一個 過了一會兒,等到晨風平靜下來。顏雅凡決定要帶著晨風到 『媽媽

7她的

親生父母家,由他們來照顧他

其實 , 顏雅凡去了台北之後 就一 直都有跟自己的親生父母聯

, 雖然許久不見,但血緣關係還是輕易的就將彼此的情感拉近

絡

胡家總共有7個小孩 , 2男5女。 顏雅凡排行第6 後 面還有

個弟弟。

但顏雅凡跟排行第5的姊姊——胡雅芳,特別的親近。

穿越時空

這次將晨風送到胡家來,就是胡雅芳鼓勵她的 , 她告訴顏雅 凡

呀!

與其將晨風送人,

倒不如由她們來照顧

,畢竟外人哪比得上自家人

顏雅凡夫婦跟顏家兩老道別後,就帶著晨風前往胡家

胡家是個大家庭,家中成員很多,非常熱鬧 。這時的胡家,大大

小小都相當期待著這個小孩的到來

但怕生的晨風 , 到了胡家後 , 直躲在顏雅凡背後 , 雖然兩 人只

抓住她,深怕她會不見似的 有相處短短的 天, 但眼前最熟悉的人,就只有她了。 於是 ,緊緊的

顏雅凡知道他怕生,就將家族成員一一介紹給晨風認識。 更陪著

他在胡家住了三天。

這幾個· 夜晚 ,晨風都抱著她入睡 , 因為記憶中, 他從未有 過 擁抱

的他 媽媽入睡的 ,殊不知隔天她就要與他分別 經驗 , 這兩 晚晨風 睡得特別安穩。只是此刻 ,更讓他意想不到的是,這一 , 正 睡得香甜 別又

· 扇日,頂惟几是一個漫長的6年

隔 H 顏 雅凡帶著晨風到兒童樂園玩, 也讓晨風度過人生中最開

心的一天。

他心中天真的想著:「原來有媽媽那麼好 ,那麼開心。」

面對晨 風那麼開心的笑容, 她心中好似在淌血 對不起 !

孩子 媽媽真的有苦衷……請你原諒媽媽 ° 她不斷的自責

告訴他們:「請幫我好好的照顧他。」;接著告訴晨風:「媽媽還很 П 到胡家後 ,顏雅凡向父母交代了些事情,並給了 他們 筆錢

穿越時空

多事 要忙,要先回去台北 。你就先住這裡,等我忙完,再來看你

嗎?」她邊說邊忍著泛出眼眶的眼淚。

晨風一聽完,馬上嚎啕大哭的說:「妳又不要我了嗎?我以後不

要去玩了,我會乖乖的,妳不要不要我好不好……」

但他們哪裡知道,這次的母子重逢,晨風不知盼了多久?做了那 看著晨風傷心欲絕的樣子,連身旁的所有人都為之動容

麼久的夢,卻才短短的5天,夢就醒了。這叫他情何以堪呢?

看到晨風這麼激動 她一 時也慌了手腳 ,但她必須離開 因為台

北還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在等著她。於是 向胡雅芳,對著晨風說:「你不要怪我狠心,要怪只能怪你,根本不 ,她狠下心來,將晨 風推

應該來到這個世界上。」說完後,頭也不回的轉身離開

身邊的人看到這一 幕 , 都覺得雅 凡實在太狠心了 暗自 | | | | 風 感

到不捨,更默默的留下眼淚。

當親眼目睹顏雅凡離開後,晨風卻不再流淚,才6歲的他, 面臨

母 親的遺棄 ,表現的卻異常冷靜,原來不是他不哭,而是情緒崩 潰到

極點而哭不出來。

第一次的分離 , 他年紀還小,根本沒有記憶;但第二次的離別卻

徹底將他的美夢粉碎 0 更嚴重的是 , 他因 為這樣的打擊而將淚腺 給哭

壞了。

痛 他這 ,也永遠無法再落淚 輩子也將因為這次事件的影響, 。好似這一次分離的悲痛, 導致他就算遭遇到 流乾了他一 再 輩子 大的

的眼淚

傷

穿越時空

顔雅! 凡離開後 ,晨風彷彿變了一個人似的 ,原本常把笑容掛 在臉

上的 不到笑容,更變得沉默寡言。雖然只是一個6歲大的小孩 他,每天吱吱喳喳,話說個不停……但如今, 他的臉上卻再 (,但是) 也找 與至

親分離的傷痛 ,似乎把原本不屬於他的成熟,提早催化出來。不時

以從他的眉宇之間,看到一絲難以形容的悲傷。

或許是種種的傷痛與不平, 導致他開始怨天尤人,「為什麼我必

就因為大人的狠心, 須承受這些……我現在的年紀,不正該是開開心心歡度童年生活 讓我必須像人球般被人踢來踢去……」 , 這 樣埋 嗎 ?

怨的話,一直不斷浮現在他的腦海裡。

如偷錢、打架 於是他開始用一些一般人認為不好的行為來表達自己的不滿 、破壞鄰居門窗……等等,看似不嚴重卻讓胡家面 臨不 。 例

平靜的每一天,因為鄰居間每天都向胡家抱怨晨風脫序的行為

隨著旁人的抱怨愈來愈多,胡家對這個本來天真無邪、笑容燦爛

的小朋友,從一開始的呵護、溺愛,到最後已變成了排斥、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兩年,胡家已無法再忍受這個孩子。胡雅芳於 厭惡。

是決定跟顏雅凡討論,將晨風送走的問題

相對安定,也相對乖巧許多。

最後

兩人還是決定將晨風送回

|顏家 0 畢竟

,他在顏家生活時

於是 顏雅凡跟父母親商量 ,也跟顏家豪達成協議 。 譲 長 風 在顏

家待到小學畢業,她再把他接走;並由她每個月支付一筆費用貼補顏

家

穿越時空

兩天後 ,顏登財到胡家,準備接晨風回去, 照裡說 祖孫 浜 桶 已 兩

年沒見,晨風 應該會很開心。

沒想到,晨風一見到外公,不但沒有高興,反而冷冷的說:「又

輪到你們了,把我這樣丟來丟去的,你們不累嗎?我都覺得累了。」 他沒想到才短短的兩年,原本天真可愛的寶貝孫子,竟驟變成這

說 樣 0 他一時悲從中來,含著眼淚,慈祥的看著晨風,一 邊輕撫他的 頭

: 「真是難為你了……唉!真得是一個命苦的小孩……」

晨風並沒有向胡家任何一人道別,只是冷漠的坐上車 ,告訴外公

說 趕快走吧!」

旁的胡雅芳,深深的感受到晨風所散發出的冷淡情緒 0 並喃

喃的說:「這孩子今天會變成這樣,唉!或許一切都是我們所造成的

吧!

至為了怕他進度趕不上同學 晨 風 回 到顏家後 , 顏登財忙著幫他辦理轉學及遷戶 , 還親自帶他到老師家中 拜訪及送禮 .的事 情 0 甚

的就是讓他能夠趕上同學。

不定過一 公辛勞的 面 對外公如 陣子 他 , 卻只有冷冷的告訴外公: , 我又要搬走了 此的奔波 , 晨風都看在眼裡 0 反正你們大人高 — 阿公, 0 原本應該感動及感 你這 興 , 麼麻 就 可 以 煩 隨 奔波 便 決定 謝外 , 說

我的去留。不是嗎?」

說出這番成熟的話 顏登財聽完後 0 卻也讓 非常的震驚與不 他暗自擔心 · 捨 , 因為從這些 沒想到 , 一話語· 個 8 歲 中 的 ,完全表 小 孩竟

達出晨風的不滿與恨意 , 也使得他對晨風日後的人格發展 ,有著深深

的憂心

學沒多久,晨風就將他的聰穎運用在學業上,不只突飛猛進外,更是 名列前茅。但在其他的行為上,就讓學校同學、老師無法恭維了…… 入學之後,顏登財之前所擔心的問題,根本沒有發生,反而在開

有如此大的轉變。 面對晨風的行為愈來愈脫序,顏登財心裡很清楚,為什麼他會 也因為如此,只要他別犯下什麼大錯 , 也就放任晨

風,盡量不去管他。

打過多少次架;被學校記過多少次過。顏登財也因為晨風屢次違反校 幾年下來,倒也沒什麼太大狀況 。倒是同學間的揶揄讓 他 不知

規 ,跑了學校無數次。 最近的一次事件中,晨風將同學打傷了。校方依照慣例,請顏登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財來學校一 趟 , 也叮嚀他 如果晨風再犯 就要強制他轉學

當天晨風回家後 ,外公坐在客廳等他 0 他似乎早就習慣這樣的

景,反正唸一唸就罷了。

但未等他坐下,顏登財已抽出皮帶,狠狠的往晨風身上招呼

倔強的晨風 , \_\_\_\_ 聲不吭的任由皮帶在他身上留下顏料般的 印

狂的 用力抽打 但顏登財似乎不打算停手, , 好像沒聽到哭泣聲就不甘心罷手 彷彿晨 風的不吭聲更加激怒了 , 但他卻忘了晨風 他 , 的 發

淚腺早已在他母親離開的那 一年,給哭壞了, 再也流不出眼淚了

的喘著,面對外公如此的生氣,晨風只是默默的撿起書包,拖著遍 不知過了多久,直到顏登財無力的癱坐在椅子上,上氣不接下氣 體

麟傷的身軀 ,告訴他:「打完了嗎?如果打完了 ,我要回房間做功課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了。」隨即走進房間並關上房門。

徒留下悲傷與錯愕的顏登財一人,在原地自責……

晚餐時,晨風並沒有出來吃飯。

顏登財端了飯菜及醫藥箱來到房間門口,敲了房門後,裡面並沒

有回應。於是開門走了進去,看見晨風正坐在書桌前寫功課 0 他 靠近

晨風將飯菜擺在桌上。開口說:「先吃飯吧!吃完後我幫你擦藥。

我不餓啦!也不用擦藥。」晨風答。

「不餓的話,就先擦藥吧!」

晨風將上衣脫掉, 看到他滿身的傷痕 , 顏登財哭著說:「你為什

麼要打傷同學, 為什麼不聽話,是阿公不懂得怎麼教你?你才會變成

這樣。」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其 實 他心裡知道 , 對他最好的人就是外公了 0 看 到 他落 淚 ,

吅 剎那間,心裡的委屈都爆發出來。大聲的說:「我也不願意打架 他們老是說 ,我是一個沒爹沒娘的小孩。我最討厭別人這樣說 0 , 沒 誰

爹沒娘又怎樣?我還有你們呀!我一定要讓瞧不起我的人都付出代

價。」

他急忙安慰晨風: 「不要管人家怎麼說 , 自己做好比較 重 要

你 現 在最 重 要的 工作就是把書唸好 , 剩下 ·的事 , 你都 不要管 0 知 道

嗎 ?

說完 他卻 :暗自擔心:「天啊!終究還是發生了。 只是沒想到來

恨 的 那麼快,他才十幾歲 如果不想辦法消除,將來會出大事的。」 而已, 說話的感覺就像是內心背負著沉重的怨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解鈴還需繫鈴人,要化解他心中的結 , 只有叫雅凡回來開 導

個月後,晨風參加完畢業典禮後,走在回家的途中,手裡拿

『市長獎』,看了看,原本想隨手扔

著剛剛才從市長手裡接下的

掉 ,但想到外公應該會很高興,就拿著禮物飛奔跑回家 П

到家中,他把禮物放在桌上,跟外公、外婆說:「市長送

的 0 」說完就要轉身回房

說:「先去洗澡,你媽等一下要來帶你出去。」 顏登財並沒有因為晨風得到市長獎而鼓勵他,而是一 臉無奈的

晨風顫抖了一下說:「她還來幹嘛?不是不要我了嗎?我不想去

啦!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顏登財立刻跟他說明家裡的情況,也解釋為難的地方

晨風聽完 ,緊鎖眉頭:「反正現在的我只能接受你們的安排 , 不

是嗎?你們叫我往東,我就往東;往西,我也只能夠往西,但你們有 誰問過我的想法呢?沒有 ,既然這樣,你們決定就好了 ,不需要 再問

我呀!」

就在他大聲咆哮,宣洩不滿時 , 顏雅凡夫婦正從外面進來 , 剛剛

他所講的一字一句都深深的烙印在雅凡心裡。

晨風見她走進來後,突然不再言語。

顔雅! 凡難過的說:「晨風,你先去洗澡,等一下我們一起出去吃

飯。

她見晨風離開後,就將決定告訴顏家二老。兩人聽完後,也只能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無奈的點點頭 ,縱使兩人覺得無奈,又替晨風覺得委屈 0 但既然雅凡

已經做了決定,那他們也只能選擇尊重她的決定

晨風 ,原本應該覺得幸福與開心,但此刻的他卻一點喜悅都沒有 顏雅凡夫婦帶著晨風到一間知名的牛排館,不曾到過高級餐廳的 , 因

為他知道,只要她一出現,就代表他又得照著她們的安排

沒辦法,誰叫現在的他還沒有能力替自己做主。

他在心中暗自發

「等到自己有能力時,一定不再讓別人替我的生活做決定。

顏雅凡替晨風點了一份 菲力牛排

晨風卻一 點胃口 都沒有 ,用一貫冷淡的語氣對兩人說:「 說 吧!

這次又要我搬去哪?反正我也只能接受妳們的安排,不是嗎?所以請

妳們別再做這些舉動,那只會更讓我覺得你們很虛偽。」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受不到胸膛的 兩 人聽完晨風的話 起伏 , 彷彿那一 , 剎那間 剎那 , 體 , 兩人都忘了呼吸 內的物質彷彿被抽 0 因為 空了 他們 再 無法 也

相信這些言語竟出自於自己小孩口中,更何況他只有12歲

晨 不是單純的只有對或錯 冷漠與早熟 風說 她自責的想:「唉!一切都是我造成的,因為我的無情導致 : — 這些年 。」就在她自責難過的同時 , 我並沒有 而已 , 有 盡到做母親的 些事對 , 她 現 在的 責任 緊握住李翊明的 1你來說 , 但 有 此 , 還 蒔 太複 候 手 0 , 雑 事情 他的 對

再過些日子,等你長大一點,你就會懂了。」

的念頭早已掩蓋了理智 但自小被當成人球般踢來踢去,甚至被自己母親遺棄 , 又如何能聽進去她的話 呢 ? , 內心不平

他不耐煩的揮動著手說 : 「我不想聽這些, 快說出妳的決定

會安排你去讀私立國中,那裏可以住校,假日休假時,你就到台北來 顏雅凡於是無奈的說出了她的決定:「你已經畢業了,接下來我

跟我住,但是在別人面前,你不能叫我媽媽,只能叫我

心裡想 礙她 ,居然還安排我去住校。天啊!這就是所謂的母親嗎?」 , 真是可笑!自己的媽媽 卻沒說出口 。只是冷漠的點頭說:「我知道了 ,竟然要叫姑姑,而且為了不讓我妨 , 什麼時 晨風 候開

顏雅凡接著說:「沒那麼容易,還要看你能不能考上呢?」

始

那妳就不用擔心了 ,我不會破壞妳的如意算盤。」 晨風沒有說

出口,只說:「考試的事 ,妳就不用費心了。」說完後,默默的望著

菲力牛排發呆。

個禮拜後 ,顏登財騎車載他到新北市金瓜石一所私立國中 去應

考。 經過兩天的考試,成績揭曉了。果不其然,晨風以極高的分數獲

得錄取資格。學校通知他,兩個月後到學校辦入學手續

在等待入學的期間 , 他暫時先住在顏雅凡台北的住處 ,也讓 他第

次感受到『家』的感覺。

雖然李家是大家庭 ,卻是同棟分層而住 0 顏雅凡夫婦和 小孩

住在三樓,

但吃飯時,則是全家一起

總覺得寄人籬下的晨風,根本不習慣那麼多人一起吃飯。在他的

心中總認為自己是外人,再加上大家族規矩很多,讓他很想逃離開這

個環 境 他的 心裡 期盼開學的日子趕快到來 這樣就能早點離 開這

個不屬於他的『家』。

道 金錢上都盡可能的滿足晨風 處購買所需要的物品。或許是對他有著很深的愧疚。顏雅凡在物質及 他已經失去了家庭溫暖, 大 [為開學有許多東西需要準備,所以顏雅凡幾乎天天陪著他四 ,為他準備的東西都是最好的 她不想再讓他在同學之間受到比 因為 較 她 知

竟是大家族 排斥,進而產生一些難聽的言語 在李家生活了二個月 ,總是有部分成員仍然對這個莫名其妙出現的 , 雖然讓晨風感受到些許的家庭溫 小 孩 暖 0 感 但 到 畢

得難堪,只是更加深他心中對於顏雅凡的不諒解而已 但對從小聽慣了冷嘲熱諷的晨風 而言 ,這些言語已無法再讓他覺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定。

承受現在的一切。想要逃離的念頭,也伴隨著時間的累積,愈來愈堅 在他扭曲的想法裡,就是因為顏雅凡的離棄,才會導致他必須



路

高牆 穿越時空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 第四章 初遇生命中的首次幸福

開學的日子到來。李翊明開著車載著顏雅凡及晨風來到他即將就

讀的學校

這是一 間很小的貴族學校,沒有一般學校會有的大操場,學生也

個學校充滿了濃濃的人文氣息

不多

。四周的風景相當美麗

,

伴隨著年代久遠的礦坑獨有氣息

讓這

語……再也沒有異常眼光……」也沒有人會嫌棄他的身世, 這是晨風第一次感覺到不受束縛的自由氣氛 0 再也沒有閒 他顯得異 言閒

常開心

不知情的兩人,還以為真是選對了學校,能讓晨風如此的開心。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舖 受到母親的溫暖。但他哪裡知道,這也是他人生中唯一 還有時間 整理完後 ,妳陪他走走,我去車上等妳。」 ,離家長離開的時間還有一個小時 開始,兩人都不曉得如 , 李翊明告訴

殊不知, 晨風高興的不是因為這間學校 ,而是離開了一 切紛紛擾

擾

辦好了入學手續,三人走到宿舍,一個8坪大的空間,共有上下

16個床位。看著顏雅凡正細心的幫他舖床、整理床單

晨風忽然覺得,這就是媽媽嗎?正常的家庭,母親替小孩做這些

事看似平常,但對晨風來說,卻是遙不可及的奢求。這是他第一 次感

的一次。

| 她說

何面對獨處的彼此,因此沉默佔據了全部 於是,顏雅凡帶著晨風在校園裡走著。一

走著走著 , 她提了口氣 , 突破了沉默: 「你要好好唸書 將來出

人頭地。別讓人瞧不起……」

晨風不語。

有我的無奈,或許這樣講很自私,但我也有我自己的人生要過,不是 她接著說 ··「我知道你很怨我。很不諒解我對你的遺棄,但我也

問 題 0 而是要努力在你這個年紀該努力的事 , 把書唸好 , 剩下 的 等你

,只是現在的你

,

不應該去鑽研這些

複

雜的

嗎?我沒有奢求你會原諒

長大一 點 ,自然就會明白 好嗎?」 說完後 ,她已紅著眼 眶

靜的心情。但卻沒有稀釋他內心深處恨意的濃度

晨風依然不語,只是沉思。

剛剛

她所說的話彷彿觸動了他原本平

他在心裡說:「哼!如果這些事是發生在妳的身上,妳還能說的

那麼輕鬆嗎?等妳感受過那樣的傷痛 ,那就不會說這些話了 但顏

雅凡剛剛的那些話,明顯對晨風產生了些許的影響了。

兩人散步到校門口,李翊明已在車上等候了許久。

晨風望著緩緩上車的顏雅凡,心裡那種期待母親回頭的悸動,卻

豆壤是瓜效氐質效了 也为無情,一直则是一但顏雅凡一直到上車之後,始終都不曾回頭

又故意在臉上顯露出倔強的表情,他自己也疑惑了

更讓晨風徹底領教了她的無情。一直到長大成人之後,晨風還是

不知道,那天之所以她沒有回頭 ,是因為一路上她都在流淚

出 0 但她卻不願讓晨風看見,因為她不想讓獨自在外求學的晨風 對於晨風的歉疚與不捨 ,兩種悲傷混合在一 塊,逼著眼 淚往 外湧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中從此有了牽掛

。對於現在的他,或許『狠心』是成就他獨立

一,最好

## 的特效藥吧!

的畫面

當天夜裡 ,晨風躺 在床上, 輾轉難眠 , 腦子裡盡是母親頭也不回

哭泣 。只有晨風一人,絲毫沒有一點感傷,有的只是解脫的感覺

。同寢室的同學幾乎都因為離開家中;離開父母而感到悲傷而

他是自由的 因為現在的他,不用寄人籬下,也不用在意別人的目光 他撇了一 眼 ,心中納悶的覺得 :「他們為什麼要哭? ,現在的

開家不是很自由嗎?」 他搞不懂同學的難過 , 轉頭 睡 去

或許是解 開 . 束縛的喜悅成了最有效的安眠藥 , 讓 他平靜安穩的睡

## 了一個好覺。

刻

所有的行為

,

就讀私立 寧校 ,注重的就是成績與規矩,一 大早就讓晨風 区感受深

舉凡:刷牙、洗臉、吃飯……等生活大小事

90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定的 規範與流程 切依照規定來進行 嚴格的程度讓晨風

時難

以適應

他告訴自己:「雖然很嚴格,總比寄人籬下好吧!日子久了就習

由於是入學的第一天,朝會自然而然成了新生集合的最佳場所

聽著校長機械式的致詞讓晨風覺得:「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屆都說

同樣的話 , 如果是,那乾脆用錄音機就好, 何必那麼辛苦的罰站 矖

太陽呢?」

不耐煩的 他開始左顧右盼, 好奇的看著身邊的同學 這時 在他

許久,想著:「她跟我同班嗎?好可愛喔!」,一直到朝會結束 的左前方出現了一個清湯掛麵、長相清秀的身影 ,讓他的目光滯留了 , 他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那個身影。

進 到 教室 後 , 同 學 們 正 好 奇 的 議論 紛紛: 「怎 麼沒有冷

氣……」、「桌椅那麼舊……」等,一 些批評學校的言論

只有晨風安靜的坐在位置上,緊盯著剛剛那位女孩。

她看起來很瘦、很高 ,重點是她很喜歡笑……不知道她叫什麼

名字?」晨風獨自在座位上喃喃自語。

這時 進來一 位高瘦的男子,大約有185公分,戴著 副 黑框

眼鏡 藏在 眼鏡背後的那 雙眼睛 傳達出溫柔的眼 神 卻 文故 意裝

出 .嚴 瀟的 . 表情 **,** 讓 人 眼就識 破了他的偽裝 0 他清 清喉嚨 : 咳

老師 咳咳 你們以後要和老外對話都得靠我了,呵!」 各位同學好,我是你們的班導師 李志明。 也是你們的英文

全班 瞬間 無語 0 他尷 尬的說:「 啊!你們真不捧場 ,是不好笑

嗎?」再一次鴉雀無聲。

既然你們覺得不好笑,趁著離上課還有點時間…就請各位同學

說完後,同學開始照座位順序做自我介紹:「我叫……」不知過

了多久,「各位同學好,我叫陳芷柔……」

**晨風呢喃著:** 「原來她叫做陳芷柔,好好聽的名字,我一定要爭

取坐在她旁邊…」

就連他自己也不曉得 為何想接近她,只是心中一直有一個聲音

告訴他:「一定要接近這個女孩……」殊不知,正值青春期的自己, 已對眼前這女孩產生了些許的悸動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更讓晨風意想不到的是,眼前的這位女孩 ,在他的未來日子裡

扮演著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

自我介紹結束後,開始安排座位,也不曉得是否是上天安排的巧

合,從老師口中念出的竟然是;「顏晨風、陳芷柔。」

聽到老師的安排後,晨風在心中吶喊:「天啊!我真的坐在她

旁邊。」

排定座位後,兩人將個人物品搬到指定的位置。不約而同的

對方一眼,又害羞的迅速轉開。

的差異,讓他不免俗的充滿自卑感。不斷的安慰自己:「我一定會再 **晨風在心裡說:「不會吧!她竟然整整高出我一** 個頭 ° • 身高上

長高的,將來肯定會高出妳一個頭……」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此間 私立學校最大的特色,就是非常嚴格的管教 0 因為升學率高

也因為這樣,從早到晚的唸書,也成了學生必要的

功

課。

是該校的賣點

0

加入,也不曉得是否是與生俱來的領袖魅力 每天這樣正襟危坐,超過 這對剛入學的晨風來說,很不適應。因為活潑好動的他,受不了 1 0個小時 。調皮搗蛋的他, , 短短的 開始找尋同好 ` 兩個 星 期

跟 些喜愛打鬧嘻笑的同學聚在一 但是 ,芷柔是個文靜愛唸書的學生,坐在晨風旁邊 起 ,難免對他有所抱怨:「 , 看著他 喂 ! 你

身邊就圍繞著

一群愛作怪的同學

整天跟那些同學混在一起,都沒有讀書,不怕成績不好嗎?」

晨風 臉疑惑:「她幹嘛管那麼多……」, 但自知理虧的他,

歉 族的說 :「好好好,對不起!以後不會了。 不過, 我 可 `不是像妳說

的,都不唸書,只是妳跟我的時間不同……」

看著晨風誠懇的道歉,芷柔還是忍不住數落了幾句:「怎麼可

能 !看你每天都在玩,說你有唸書,鬼才相信你說的話。」 晨風突然靈機一動:「那我們來打賭 ,如果第一 次月考,我在前

十名的話,妳就要答應我一個要求。」

那如果沒有怎麼辦?」芷柔接著說。

那換我答應妳一個要求。」晨風自信滿滿的說。

休假回到台北 或許是換個環境的 ,無形的壓力總是籠罩著他, 關係 ,晨風在學校時 在那個空間裡 , 明顯開 朗許多, , 他總是悶 但 |只要

悶不樂,漸漸的他開始討厭回家。

路—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這樣的情況 李翊明和顏雅凡都看在眼裡 ,但也無可奈何

風聽到。尤其是,「好奇怪!怎麼會有姑姑那麼照顧姪子?那孩子難 家中成員太多導致人多口雜,一些莫名的聲音總是直接或間接的 讓晨

道沒有父母嗎?」

沒有父母』這句話,好似成為他人生的禁語。只要一聽到這句

話,潛藏在內心深處的傷痛與不平就會不斷的浮現。

旁人都對他不好, 因此 ,他更加地怨天尤人,總是埋怨老天對他的不公平 尤其是顏雅凡。「都是因為她 ,我才會變成這 ,更覺得

而且她對她的小孩永遠比我還要好。」

怨恨與不平,使他的人生觀與價值觀愈顯扭曲,也讓他的心裡湧

出 個堅定的聲音:「我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而成功,絕對不要再讓

## 人看不起了。」

的班導師;另一個就是芷柔了。他們不曉得晨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除了顏雅凡夫婦外,另外2個人也察覺到晨風的轉變。一 個是他

他的笑容卻隨著放假的次數愈多,而變得愈少。

只知道他每次放假回來就會明顯的不開心,雖然過幾天就會正常

; 但

芷柔納悶的想著:「他到底是怎麼了?」

將做為能力分班的依據 為期 2天的第一次月考到來,同學們都很緊張 。晨風所屬 的班級是歸類在前 , 段班 因為這次的成績 如果 成

沒有達到門檻,就會掉到中段班;甚至後段班去。

考試之前 ,芷柔緊張的對晨風說:「你到底有沒有在唸書,好好

考,可別掉到中段班去了。」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你白癡喔!我是怕你掉到中段班,老師會責怪我平常沒有好好

「那妳幹麻臉紅?」

督促你。」她臉紅心虛的表示

「我哪有……」

好啦!不鬧妳了。妳放心啦!等著履行欠我的要求吧!」

芷柔害羞偷瞄著晨風 ,心想:「他到底是哪裡來的自信呀!」

個星期過後 ,李志明帶著月考成績走進教室,語重心長 的

示:「這次月考的成績已經統計出來,有部分同學排名未達標準 須轉至中段班及後段班。我先宣布留在原班級的同學以及他們的全校 , 必

排名。 賴清德第40名……陳芷柔第8名……等45名同學。由於你

們的全校排名都有達到 , 所以將會留在原班級 , 其他沒有念到名字的

人則要再加油。

沒有聽到晨風的名字,芷柔的著急全寫在臉上,緊張的對晨風

說:「怎麼辦?老師沒有宣佈到你的名字。」

晨風自己也困惑的說:「看來,我必須答應妳一 個要求了, 而且

得離開妳身邊了,唉!」

「都什麼時候了,還在說這些……」她擔心的說。

中 拿出一份資料 就 在 同學因為成績 ,開心的宣布:「想不到這次月考, 而在台下議論紛紛時 , 李志明從另一個公文袋 我們 班 Ĺ 同 學

竟然包辦了全校前三名。老師真替你們感到 I 驕傲 0 郭 曉菁第 3名 、洪

筱倩第2名、顏晨風第 1名。請同學給這三位同學鼓鼓掌……也希望 路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你們繼續保持下去。另外,顏晨風同學,等一下到辦公室來一 趙 0

晨風回答:「是,老師。」 轉頭向芷柔眨了眨眼睛,彷彿是在跟

她說:「妳輸了……」

這時的芷柔,驚訝得說不出話來,心裡想:「怎麼可能?我從來

沒看過他唸書 ,結果竟然考了全校第一,他是天才嗎?還是我們都成

了笨蛋……」

雖然驚訝 , 但她還是將開心全寫在臉上,只見她臉上掛著笑容持

續到下課。

晨風不 ·解的問:「妳從上課一直笑到下課,到底有甚麼好笑的

也跟我分享一下嘛。」

芷柔急忙的問他:「先不說這些,為什麼我從沒看過你有在唸

書 , 但成績卻那麼好 0 說 , 到底是怎麼回事?」

晨 風 臉正 經的 回答她:「誰說我沒在唸書,上次我不是跟妳說

過 , 我們唸書的時間不同,妳白天念書,我白天在寫筆記;然後晚上

回宿舍唸,唸到三更半夜,這樣懂了嗎?呵!」

聽完他的解釋後,芷柔不可置信的看著他 ,彷彿不認識眼前這!

人似的。

原來我一直誤會他了,

想不到……在人前總是一

付吊

兒啷

噹的樣子 , 背地 裡卻是默默的比別人付出了好幾倍的 努力 0 他就 像是

謎 樣 , 讓人……」芷柔心裡充滿 困 0 也因為這樣 加深 1 心

的 悸 動

在休假返家前夕,晨風對坐在隔壁的芷柔說:「妳明天要回家

嗎 ? 」

嗯……」 晨風無奈的說 0

為什麼呢?」芷柔不解

晨風微笑著說:「先不談這些,對了!我們的打賭還算數嗎?呵

呵

芷柔說:「當然算數呀!說吧!你的要求是什麼?」

晨風深情的說:「那……就請妳以後睡覺前 ,想我 5分鐘 0

說

完 , 害羞的跑開

芷柔裝作不懂的說:

喂!什麼啦……」

;接著臉紅呢喃著:

他這個要求的意思是……他喜歡我嗎?」

因為這樣,兩人之間,那股不尋常的感覺開始蔓延開來

過完週末,晨風回到學校,急忙的跑到辦公室找李志明。「 對不

起!老師。上禮拜,您找我來,請問有什麼事嗎?」他緊張的問

沒事啦!只是想給你一點獎勵,順便有件事想問你。」李志明

笑著說;接著問:「你家裡有發生什麼事嗎?」

晨風似乎不想回答。

他繼續說:「沒關係!心裡如果有事記得跟老師說 。 \_\_\_ 說完後

從抽屜拿出一盒巧克力遞給晨風 0 告訴他: 「這是慶祝你得到第一名

的殊榮,也是老師的一點心意。」

晨風跟老師道謝後,走回教室。

芷柔站在福利社門口,遠遠就看到晨風有點恍神的走了過來,她

大聲叫他。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但他似乎沒有聽見,兩眼無神的往學校後山走去。

芷柔顧不得已經結完帳的早餐,急忙說:「阿姨,我等一下再來

拿……」順手將兩杯咖啡抓在手上,連忙跟在晨風後頭

人來到這裡,看著遠方那片好似被打翻的特大桶黃色顏料所暈染的

晨風到了後山一處平台坐了下來。每次他只要有心事,都會獨自

雙色大海

那是因為早期開採銅礦的關係,礦砂順流而下淤積在近海

造成

現在獨特的美景 陰陽海

每當晨風由上而下鳥瞰整片陰陽海時,心中的不愉快瞬間從身體

抽離,取而代之的是平靜與安詳。

吼!一個人躲在這裡看風景,會不會太有詩意,也不找我一起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來享受。」芷柔嬌嗔的說。

「不過,在你現在的位置往下看,真的好美。說吧!有什麼事可

以和我一起分享,我願意當你最真實的聽眾。」說完,順手將手中的

咖啡遞給他。

晨風看了她一眼,沒有說話,接過她給的咖啡,並示意她坐下。

當下 沉默取代了言語,彷彿一點聲響就會將原有的寧靜給破壞

殆盡。

不知過了多久,「妳相信嗎?竟然會有媽媽捨得拋棄自己的小孩

嗎?」晨風先行打破僵局。

怎麼可能……只要是母親,保護自己的小孩都來不及了,怎麼

忍心拋棄他呢?」芷柔一副懷疑的表情看著晨風

天說起……」。

久…芷柔甚至以為時間已為他們而靜 風的訴說 搖搖頭,但她只是靜靜的聽,連呼吸都刻意放慢,只為了專心聆聽晨 芷柔專注的聽著晨風訴說,時而睜大眼睛、時而不可置信、時而 ,深怕一急就會破壞陳述者的節奏,而中斷了故事 止 。過了好

或許 與自卑讓我難以啟齒 我的內心深處已經 ,我明白妳會是一 呼!」晨風如釋重負的吐了一口氣 13年了。一直找不到可以傾訴的 個好的聽眾吧!」 但不知道為何?竟然會想把這一 0 接著說:「 對象 切都告訴妳 這個故事 因為 藏在 不堪

芷柔沒有回答,一直低頭哽咽著。

晨風緩緩的將她的頭抬起, 卻看見她淚流滿 面 <u>,</u> 妳怎麼哭了

我是故事的主角,都沒哭了,妳怎麼先哭了起來。」 晨風自嘲的說 0

過了一會兒,她的情緒已稍微平復。正要開口時,晨風將食指移

到唇邊示意她噤聲。

都不重要。妳只要靜靜的聽我說完接下來的話,好嗎?」 接著說:「我知道妳想要說什麼,也知道妳想要安慰我 ,但這

她點點頭。

其 實 我願意跟妳分享這段秘密,是因為我信任妳 0 相 信 妳

不會跟任何人說,包括老師,對吧!更不希望妳因此 而 可 憐 我 ` 同 .情

我 更重要的是,從今以後不管發生任何事情,我都會毫無保留的與妳分 。之所以會想要告訴妳這些事,是因為覺得不應該隱瞞 妳任 何 事 ,

享 因為從妳知道這個秘密後,它在我心中的  $\neg$ 專屬位置』 已經被妳

所取代。」說完後,他輕輕的擁抱著她

在晨風懷裡的她,心中堅定的說:「眼前這個男孩,看似堅強

但內心卻非常脆弱,沒想到童年竟然過得那麼辛苦,你放心!從今天

後 ,彷彿有雙無形的推手,將他們兩人推進彼此

,你不會再孤獨,我會用一切來守護著你。」

經過這件事之

開始

儘管如此 , 晨風在平常時, 依然表現的我行我素 、調皮搗蛋。公

布欄上常常可見他被記過的消息 ,他卻不以為意

想當然爾 ,他也成為老師眼中的頭痛人物,只是礙於他的成績優

異 處罰總是高高的舉起,輕輕的放下。 但這一切只有芷柔清楚,晨風之所以如此,只是為了在人前掩飾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自己心中的悲痛與傷感

很快的 ,晨風升上了二年級,經過一年的公佈欄輝煌紀錄, 全校

已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顏晨風這個名字。

就在升上二年級的第一次月考後,三個從後段班升上到晨風班級

的同學,徹底的改變了晨風的校園生活

這一天下課, 嘉峰帶著兩位同學一 阿鐘與阿祥 , 來到晨風 座位

前面 ,晨風看著三人不懷好意的表情 , 向芷柔說:「妳先去後面 坐

下, 他們好像有事要跟我說……」

芷柔一臉擔心的說

:「有事好好說,別又打架了。」

0

不會啦!妳放心好了。」 晨風允諾

有什麼事嗎?同學。」晨風問嘉峰說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你就是顏晨風嗎?聽說你很囂張喔!公佈欄上貼著都是你的名

字。 你難道不認識我嗎?」嘉峰挑釁的問

晨風保持一貫的微笑說:「那又不是什麼光采的事,有什麼值得

炫耀的。另外,我真的不認識你。」

放學後,有種跟我們到後山來。」嘉峰嗆聲的說

好呀!我一定會準時到。」晨風自信的回 應

原來嘉峰的父親是一家遊覽車公司的老闆 ,家境很好 ,加上有點

黑道背景 ,時常看到公佈欄上貼著晨風被記過的公告,讓他不服氣的想找晨 ,使他從小就耳濡目染,導致他狂傲的個性 。因為在後 段班

時

風挑戰。也因為這一次的事件,竟意外成就四人深厚的交情

放學後,晨風依約來到後山。嘉峰、阿鐘、阿祥三人早已在後山

等候

其 實 他們的行為現在看起來極為幼稚 ,但在當時年輕氣盛的他

卻認為這樣的行為表現是必須且有其必要性的

當天的結果無人得知,但是可從隔天四人的傷勢窺知一二:

嘉峰

頭 雙眼像戴了墨鏡似的;阿鐘走路一跛一跛; 阿祥最慘, 整臉腫的 像豬

樣;晨風卻只有左手腕帶著護腕 遮住受傷的部位

由於三人受傷嚴重 ,很快就驚動學校 ,校方對此事非常 重 視 , 很

受傷的 快的約談四人,沒想到 根本沒有人打架。」校方無奈,只好將四人各記一支小過收 講義氣的四人口 徑 致的 說 我們是 跌 倒

,

:

場

經過這次事件,四人不但沒有互相記恨,反而更因此結成好友

路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加上三人對晨風的心服,從此成為晨風的小跟班。

但是,芷柔卻反對四人聚在一起,總覺得有種不祥的預感

**晨風卻只是敷衍著芷柔:「不會啦!妳不用擔心,我自己會注意** 

的。

其實四人的舉動,李志明早就注意到了。一天下午,他找了四人

過來辦公室。語重心長的說:「我注意到你們四個人,最近走的 很近

喔!本來嘛,同學之間感情融洽 ,老師當然覺得欣慰,但如果你們是

你自己要好好的注意一下了。」

聚眾滋事

,那我就不能不管了。

對了!晨風你這次成績有些退步了

芷柔與老師所擔心的事,果不其然的發生了。

就在期末考前,阿祥又跟一年級的同學打架,將對方打得很慘。

正當他準備向晨風三人炫耀時 , 被打的這一方找了外校的朋 友 共

二十幾人,準備向阿祥討個公道

為首的是一位身材高大,體格略壯的成年男子 家和。他全身

充滿了駭人的刺青,一看就知道他複雜的背景

保全人員見狀 ,將他攔 下, 卻被他打傷 。之後眾人聚集在校園

內的 榕樹下叫囂 , 大聲叫 罵著: 叫林文祥出來, 要不然我見 人就

打……。

些女學生及女老師嚇得花容失色, 男老師們則商量著是否

警。

這時 ,從二樓走下四個人,帶頭的正是晨風,只見他從容的 走向

家和 ,大聲的說:「阿祥是我好朋友,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有什 麼問 穿越時空

題就衝著我來,不要為難他

雖然晨風是個國中生,但是盲目的義氣讓他不懼對方是個成年

不料,阿祥在一旁發抖的說:「好了啦!他們是大人;還是黑社

會 我們惹不起啦!」

晨風瞪了他一眼,示意他閉嘴

此時,芷柔緊張的在心裡吶喊:「千萬別打呀!別把事情搞大

了 才剛說完

就聽到家和說:「給我打……」,一群人立刻蜂擁而上

芷柔站在二樓走道的欄杆旁看得膽顫心驚

就在對方開打後,晨風冷靜的衝向家和,一 拳就打在他臉上,他 扶起家 聲 喉嚨 方式 骨又斷了 無 向 視 , 後退了 他的 左手應聲折 ,不斷咳嗽 和 |水饒 兩根 他的 兩步 想要趕緊逃離開現場 喉 , , , 同 兇狠的往他的 斷 嚨 鼻樑已 0 | 夥們 晨風迅速將他的左手反折 這一 , 家和 一被打斷 見大哥已被打 連串的 的喉嚨遭受到 腹部 , 動 晨風絲毫不心軟 作 用力踹了 趴在 ,讓家和 重撃 地了 \*, \_\_\_ 辿 兩腳 瞬間倒 無法 0 用力, 早已驚慌失措 , , 又 出聲 接著上前 地 只聽到喀拉 哀嚎 聲 , 雙手緊捂 , 家和 , 晨 以手 , 連忙 力的 的 風 著 肋 卻

車 將準備 這 時 警笛 逃 離 層呼 的一 嘯 群人制伏,全部扭送到警局 而 來,三台警車堵住校門口 就連晨 只 見 風 群警員下 四人

,

由於此事過於嚴重,校方不敢大意,立刻通知四人的家長,

併

被帶走

四人經過一 番偵訊之後,由於他們都是未成年再加上是正當防

衛,所以請學校老師將他們帶回。

已經到場的家長 回到學校後,除了晨風以外,其餘三人的家長已在訓導處等待 ,面對自己的子女犯錯,除了責備以外,更多

人的父母一聽到自己孩子出事了,就立刻趕到關 的是關心與不捨,讓晨風沒來由的泛起一陣心酸的感覺 心 , 但我的父母在 。 — 為什 :麼別 哪

裡?連我出事了,他們也要置之不理嗎?」。

已掩蓋了他,恨意升高到他想逃離這裡,逃到一個只有他一個人的地 這時的晨風早已不在乎這件事的嚴重性,怨天尤人的負面情緒早

方。

就在這個時候,晨風心中期待的顏雅凡與李翊明終於出現了

當所有的家長都到了以後 , 校長先和在場的家長寒暄了幾句 接

著就開始討論如何處置四人。

這時四人一 起在訓導處門口罰站,從那個位置,一 抬頭就可以看

到他們的教室。

不知道芷柔現在在幹嘛……」晨風抬頭一看 , 芷柔就站在 欄杆

邊與他目光對視。

她的 限神彷彿傳達出一 種訊息:「我很擔心你 你還好吧?」

他看著芷柔害怕擔憂的表情,心裡自責的說:「自己應該別再讓

她擔心了……」。

過沒多久,四人被叫進去辦公室,晨風剛踏進辦公室,一個不留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神 李翊明已上前狠狠甩了他一 巴掌 ,所有人都被李翊明這個舉動給

震懾住了。

他

校長也因為這個舉動,認為晨風的家人中,至少還有人管得住

,加上他在校的成績總是名列前茅。於是當場宣布,願意再給四人

個自新的機會,前提是:四人必須各記兩支大過,留校察看 芷柔看著四人走出來,察覺到晨風的嘴角滲出血絲 ,不顧是否即

將上課,急忙的從教室跑下來,只聽見晨風嘔氣的咆哮說:「你憑什

麼打我?你又不是我的誰。」。

妻三人,著急的跟他們說:「你們別擔心!我知道他會去哪,我去帶 當芷柔看著晨風跑離開時,連忙追了上去,碰到老師及顏雅 汽夫

他回來。」

此 時 李翊 明歉疚的說:「 麻煩妳告訴他 , 剛才我會打 他 是因

要讓學校有台階下,他才不會被退學, 請 他明白我的用心。

芷柔聽完他說的話,心裡想:「這個叔叔很用心在替晨風著想

來到後山,果不其然看到晨風坐呀!」邊想邊跑向她知道的那個地方

,果不其然看到晨風坐在 那裏 ,眺望著遠方的陰陽海

了悲傷佔據了他的心。

她知道

,

他的心裡一定很

難

過

, 雖

然他沒辦法流淚

,

但他的表情

說

明

她 悄 悄 的 在他身旁坐下, 將手輕 輕的搭在他的手上 徐徐 地 說

你有所謂的義氣要堅持 你知道 嗎? 看到 剛才發生的 ,我並不反對 事 , 內心除了 ,甚至 應該說 害怕更充滿 , 我很欣賞這 不捨 , 我 樣的 知 道

你

,

但是你是否想過

,在講義氣的同時

,能不能先想想我的不安與擔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心呢?自從你跟我分享那個秘密後 ,我就已經決定, 將來你的 生道

路上 我都不會缺席, 我會用我的全部來守護著你 0 說完後 緊緊

的握住他的手。

晨 (風聽完芷柔的一番話後,反握住她的手,感動的說:「 謝謝

兩人返回學校的途中,芷柔轉達了李翊明話妳,因為有妳,我才能夠遇到生命中的首次幸福。.

想法 :「你的家務事 ,我沒有權利跟立場去干涉。只是我覺得他 們對

0

也說出她心中

的

你 ,還是充滿 了關心和在乎 , 或許你可以試著打開自己的心房 接受

他們對你的愛。」

晨風聽完。淡淡的說:「再說吧……」

其實,在芷柔去找晨風時,顏雅凡已將晨風的身世告訴老師

老師 心裡想: 真是可憐的孩子 那麼小就必須承受這 此 無 形

壓力, 也難怪他老是一 副故作堅強的樣子,真是難為他了。

當顏雅凡與李翊明要離開時 ,晨風告訴他:「可以給我一 點時間

嗎?我有話想跟你說……」

李翊明開心的說: 「當然可以呀!」隨即與晨風往校園走去

晨風首先開口說

:

對不起!讓你們擔心了

0

我知道你不是我的

親生父親 , 但是卻很關 心我 ` 照顧我 0 我也 知道你很愛我的 媽 媽 0 但

從 小面對分離 ` 遺棄的我 , 真的 無法立刻釋 懷 的 0 或許 時 蕳 能 淡 化

的 記 憶 但始終 無法抹滅它 不是嗎?請你們放心 , 我 會好 好 照 顧 É

也會試著努力看淡這些事,最後請你好好的照顧她 另外 剛 才

的事真的謝謝你……」

李翊 明紅著眼眶 ,不捨的看著他。 「要承受過多大的傷痛 與不

堪 , 才能讓十幾歲的小孩講出這些不符合年齡的成熟言語 。除了心

疼,更多的是替他母親覺得歉疚。」他在心中愧疚的想著;接著說:

我會的,你放心吧!安心念書,好好照顧自己。」

之後 ,兩人走回車子旁邊,看著他將車子開走,望著即將消失的

車尾燈,晨風不斷的重複:「對不起……對不起……」,一直到 軍子

完全消失

在經歷過這麼嚴重的事件後 ,晨風彷彿變了個人似的 跟以往相

比 現在的他顯得更加深沉及內斂,也不再與那些死黨混在一 起

這些改變芷柔都看在眼裡,但她心中似乎有著另一個隱憂在困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下課鐘響,芷柔有些不懂的數學問題要跟晨風討論 。這時候的晨

風已是三年級的學生了,站在芷柔身邊,早已不再是兩年前那個 矮她

個頭的小男孩了。現在的他足足高她20公分,身高將近18 8 公

當兩人正在討論時 ,芷柔突然開口問晨風:「你有想過要念哪所

分,也讓芷柔站在他身邊,更顯得小鳥依人。

高中嗎?」

會這麼問的原因,是因為自己的模擬考成績比晨風差 ,她擔 心無

法和晨風考上同一所學校

沒想到晨風直接了當的說:「沒想過, 反正妳想念哪所 我就念

哪 所。

芷柔聽完,一股甜蜜的感覺湧上心頭。「原來他早就計劃好了,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害我擔心那麼久。」 也因為晨風這番話 那陣子的擔憂全部一

掃而

空。

轉眼間 ,再過兩天就是畢業典禮了。晨風與芷柔走在要去後山那

條熟悉路上。她輕挽著晨風的手說:「終於要畢業了,在一起也快要

三年了。你覺得我們會在一起多久?」

晨風說:「很久很久吧……因為如果沒有妳, 我想一 切對我來

說,都會變得沒有意義吧!」

兩 人沉浸在擁有彼此的甜蜜時光,卻不知兩天後 , 即將 面 臨 相戀

以來最大的考驗。

畢業典禮的到來,滿滿的人潮把這個迷你學校擠得水洩不通,到

處停滿了觀禮家長的車,也充斥著往來的人群,整個校園變的好不熱

鬧。

晨風因為母親不能來,心情有些失落,但有外公和芷柔陪著他

不愉快的心情很快就平復了。

到了-三個多小時的典禮很快就結束了。成績優異的晨風不負眾望的拿 縣長獎』 0 但是,這一次跟以往不同,因為這一次外公非

到那麼光榮的一個獎項。

常的開心與驕傲。有不少的家長一

直稱讚他很會教小孩

,孫子才能領

外公開心的陪在晨風身邊,晨風卻不專心的東張西望 ,他察覺到

晨風的異狀,連忙問他:「你是在找什麼呀!」

晨風慌張的說:「就剛剛陪在我們身邊的那個女生呀!」

外公說:「不要著急,有可能是陪著父母去走走吧!」

## 路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晨風說:「阿公!你自己先四處逛逛,等一下到校門口來找我

我去找找看。」

股不安的情緒湧了上來,只見他四處尋找她的身影。過了好

,人群漸漸散去,他坐在門口榕樹下呢喃:「走了……又是不告而

別 ,為什麼總是這樣……。」面對芷柔的不告而別,他崩潰了。

因為對他來說,最重要的人竟然無聲無息的離開了, 剛剛遇到的

瞬間消失不見。讓他徹底的失去依靠,一個人無助的在樹

下待

著。

幸福

,

芷柔的離開讓埋藏在記憶深處得不堪回憶都浮現出來。「既然如

此,那我再也沒有甚麼好顧慮的。」晨風堅定的說。

這時,芷柔的死黨 林曉真,看到晨風一個人失魂落魄的坐在

樹下。急忙跑過來問:「你怎麼一個人在這裡發呆?」

晨風著急的問她:「阿真!妳有看到芷柔嗎?」

「有阿!典禮一結束,芷柔的爸媽就把她帶走了。」

健全的家庭背景和品行,有著很深的成見。為了避免兩人畢業後又偷 原來,芷柔的父母早就知道兩人交往的事了。不過,對於晨風不

偷來往,於是趁典禮結束時,就強行的帶她離開

完後轉向林曉真:「阿真!請妳幫我個忙……」 瞭解情況後 , 晨風在心裡說:「我一定會把妳找回來……」 晨風謹慎的對她說 說

他的心中似乎已有了周詳的計劃



路

**义藝高牆** 

穿越時空

## 第五章 誤入歧途

當晨風知悉是芷柔的父母親帶走她後,心裡的難過並沒有遞減

只是,現在的他早已不是那個衝動莽撞的小孩

之所以會請林曉真幫忙,就是利用芷柔的父母親並不排斥曉真

相反的對她印象甚好,於是晨風麻煩她轉達芷柔,現在最重要的是高

中聯考,請她專心的準備考試,一切都在他的計劃之中,不用擔心。 晨風自己也先拋開這些瑣事 , 專心的應付聯考。 因為 他知道

『成績』將會是他重要的籌碼之一。

自己來爭取父母親的認同,不過自從曉真通知她後,她相信晨風的計 原先芷柔還在為了晨風,跟父母親據理力爭,甚至不惜以傷害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劃 也就不再哭鬧了

她的父母親還以為是時間沖淡了女兒對晨風的思念,而暗自

口氣。

就在晨風專心的準備考試時,顏雅凡與李翊明竟然悄悄的準備離

婚 原因是-李翊明竟然有了外遇

我沒有辦法給妳什麼建議,但不管妳做了什麼樣的決定 , 我都會支持

晨風知道這個消息後,只是冷冷的告訴顏雅凡:「大人的事

妳

有了晨風的支持 顏雅凡決定離婚 , 並協議好,等晨風考完試

後 再搬離開李家。

2個月後,晨風以全國第二名的優異成績考取聯考,這樣的成績

足以讓他選填任何的志願。

同 .诗 在曉真的幫忙下,晨風得知芷柔高分錄取 北一女中 0

她的父母親也堅持不讓她選填其他的志願,避免她和晨風有偷偷來往

聯考

的機會

聯考結束後,晨風帶著聯考成績單,親自來到芷柔家 ,為的就是

爭取屬於他們的幸福。

到了芷柔家,只看見她父母,卻沒見到芷柔。原來他們已將芷柔

反鎖在樓上房間,不打算讓兩人相見。

五一十的告訴他們 晨 風 見到她的父母親後 ,並附上自己的成績單 ,將自己的身世與芷柔相 0 誠 懇的說:「伯父、伯 戀 的 經 過

母 ,我知道我的身世導致您們反對我們交往,但容我告訴您們,什麼 路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樣子的出身以及父母親是誰?那是我所無法選擇的 , 但是我的 生

有權自己做主 ,希望您們能給我一個機會, 同意我們交往 , 您們 也能

就近的觀察我,看我是否有能力能讓您們的女兒幸福。」 芷柔的父母聽完晨風的話,仔細的看著晨風,心裡想:「

眼前

懇 這個男孩也不過就是15 , 讓人不知道該如何反駁。彷彿有種天生讓人無法拒絕的魅力。 、6歲的年紀,說出來的話卻那麼成熟 ` 誠

房間裡的芷柔 ,從頭到尾聽得清清楚楚。心裡想: 好厲害 ! 沒

麼沉 有爭 砂、 穩 沒有 那麼懂的談判 胡鬧 , 單單用言語就說服 , 難道畢業以前 了頑固的爸媽 , 他就預料到會有現在的這種 0 他何 時 變得那

情況了嗎?」

當她沉思晨風與父母的對話時,門被打開了。

的 同時,學業不能夠退步 她的父母親站在門口說:「我們答應妳們交往 ,如果……」才剛說完,芷柔的父母抱住她 前提是,在交往

說:「或許妳真的遇到了一個不得了的男孩……」

解決芷柔的事情後,晨風急忙趕回家。因為他答應母親要幫忙搬

家 新家位在汐止,是間有著三房兩廳的老式公寓

次跟媽媽單獨生活在一起,不過為什麼心裡卻一 晨風陪著母親踏入屋內時,心中浮現一股莫名的感覺:「這是第 點開心的感覺都沒

有

原來晨風心裡認定的是,母親是因為離婚 ,才迫於無奈必須跟他

同住,並不是真心希望和他住在一起

但其實顏雅凡的心中是真心希望與晨風同住,因為她希望晨風

呢 ? \_ 學時 築科 從今以後真的有媽媽的陪伴了嗎?會不會有一天她又突然離我而去 中學 選擇了職業學校中排名第一的 法跟芷柔與母親討論 ,只是這一切,晨風並不知情 中後 ,原因是他想選擇可以學習一技之長的職業學校,於是將自己想 辦理註冊那天,母親陪著晨風到學校註冊 相較於芷柔選擇第一志願 母親陪著他的畫面 必須要參觀實習的工廠 有個完整的家庭 ,兩人聽完之後,非常認同他的想法 ,一時心中有感而發:「這一切是真的 更希望能藉此彌補她在晨風童年 0 兩人並肩的走著 大安高工就讀 北一女就讀,晨風卻沒有選擇建國 0 由於晨風選擇的 , 晨 風 回想起 ,晨風於是

或 中入

嗎

是建

中的

缺

種種的疑問讓他不敢有奢求的念頭,也不願意打開自己的心房

因為在未確定事實之前,他不想再一次的受到傷害。

過的都是優渥的生活,並不曾吃過苦,但是現在一切只能靠自己了。

顏雅凡離婚之後,經濟上已不比從前。自從她嫁給李翊明之後,

入學三天後,晨風回家跟母親說隔天需要繳實習的材料費

顏雅凡一聽,急忙打電話給胡雅芳跟她借錢

晨風聽見兩人的對話內容後,心中浮現一個念頭:「或許我可以

幫忙分擔一些……」

隔天下課,他將打工的想法和原因告訴芷柔。

芷柔思考了一下,告訴他說:「我知道你想分擔阿姨的壓力,但

是這樣會不會影響課業呢?不管如何,我都會支持你的決定。」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晨風緊握著芷柔的手,開心的說:「還是妳最瞭解我了

由於晨風個性比較孤僻,入學已經一個禮拜,竟然連一個同 學也

不認識。

這 天上課時,晨風發現自己忘記帶到國文課本,正覺得手足無

措時

坐在身旁的男同學把桌上的課本移過來說:「 同學 , 起看

0

晨 風 正想開口 [道謝時 , 這位 男同學接著說:「你好 ,我是杜保

興 很高興認識你。」

晨風看著眼前外表斯文,戴著一副細框眼鏡,身高和他差不多高

同學,頓時對這位臉上充滿笑容的男生,好感倍增。連忙說:「我

的

也是!我是顏晨風 · · 就這樣,杜保興成為晨風高中時期的第一 位朋

友。

自從兩人認識之後,由於成長背景、個性、興趣都很相近, 很快

就成了無話不說的好朋友。

有一天晨風心血來潮的說:「保興,你今天不是要打工嗎?我可

以一起去嗎?」

保興疑惑的問:「好是好。但是你要去幹嘛?」

我就去看看你的打工環境呀!」

「那芷柔怎麼辦?你不是要陪她去圖書館嗎?」

兩人來到保興打工的地方,那是一家賣滷肉飯的小吃店。保興下 不用啊!我已經跟她說了,今天要陪你去打工。」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課後就到這打工,一 天上班四個小時,一 個小時有8 0 塊

哇!這樣算一算,一 個月下來就有好幾千塊喔 **!**那麼可以幫我

介紹嗎?」晨風興奮的說 0

保興不好意思的說:「可是我們店裡沒有缺人呀!不過這附近有

很多打工的機會,我可以陪你去找找看。」

保興下班後 ,帶著晨風在西門町閒逛,最後找到一 家港式飲茶餐

廳有缺工讀生,而且時薪很高 那麼晚 不就沒車回家了」晨風心想。但急於想替母親分擔家 ,可是必須上班到晚上1

1

0 0

計的他,還是硬著頭皮跟老闆說可以配合,老闆知道晨風打工的 理由

後 , 同意讓他來試試看

回家後 ,晨風趕緊跟芷柔說了這個消息,但她有點擔心,不是煩

惱他們沒時間相處, 而是怕他會因為太勞累而耽誤了學業

但是在晨風一再的保證下,她還是勉為其難的答應了。

「接下來,只要再說服媽媽就可以了。」晨風心裡想。

等到顏雅凡回來,晨風立刻將準備去打工的事告訴她

沒想到

,

顏雅凡堅決反對

,並說:「我不需要你去煩惱錢的

間

題 , 那是大人的問題與你無關 , 你的工作就是把書念好……」

晨風生氣的說 :「我只是好意想幫妳分擔 , 妳幹嘛那 麼生氣 ?

隨 即 進入房間 , 將門大力的關上, 似乎是在向顏 雅凡宣告他 的不 滿 與

憤怒。

隔 天下課後 ,晨風還是去打工了。第一 次工作的他,被沉 重 的工

作量給嚇到了 ,但是他依然硬撐下去,因為他想幫顏雅凡分擔一 些經

濟上的壓力,終於下班了,又急忙的衝去趕搭最後一班火車 , 因 為 如

果沒搭上車,他就沒有交通工具可以回家了。

早已沒有公車可搭,晨風只好步行40分鐘回家,當他到家時,已經

但是火車站離家裡的距離,仍須轉搭一班公車,只是那麼晚了,

接近凌晨兩點了

進門,就看見母親表情冷淡的坐在沙發上等他

了?

顏雅凡劈頭就問:「

你知道現在幾點了嗎?那麼晚了

,你去哪裡

沒有呀!就去打工了。」晨風回答

天怎麼上課呢?既然我說的話你都不聽,那就隨便你啦!」 顏雅凡氣憤的說:「什麼樣的打工需要搞到三更半夜?你這樣明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果不其然 ,隔天上課時 ,晨風不停的打瞌睡 ,根本無法專心上

課。

其實他會那麼堅持工作的原因也只是想替母親減輕經濟上的壓力

而已。他不希望看到她去求人。

殊不知顏雅凡會那麼生氣,只是不捨得他那麼辛苦。

辛苦了一個月,今天是發薪水的日子。晨風一下課就迫不及待的

叫保興載他到公司領薪水。

頓大餐,然後回家將全數薪水交給母親 晨風今天不用打工 ,打算領到薪水後 ,好讓她高興 , 先跟芷柔分享 ,帶她去吃

晨風與芷柔約在東區一家知名的西餐廳,在等待芷柔到來的同

時 ,他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那不是嘉峰嗎?他怎麼會來台北?」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正當他疑惑時,嘉峰已經看到他了

嘉峰開心的跑過來與晨風擁抱,並說:「兄弟!好久不見了 · 最

近好嗎?」

很好呀!你怎麼會過來台北?」晨風不解的問。

嘉峰指著不遠處的一群人說:「沒啦!我跟大哥來這裡跟人家談

點事情……」

晨風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心裡質疑的想:「這群人怎麼看起來

好像流氓?」

嘉峰彷彿知道晨風的疑惑,連忙說:「對呀!我加入地區所屬的

角頭,今天就是跟角頭的大哥來台北收帳。你呢?最近在幹嘛?」

唸書呀!畢業後考上台北的學校,所以就一直待在台北了。」

晨風話才剛說完。嘉峰就拉著他說:「走,介紹一個大哥給你認

識。

兩人來到那一群人的桌前,只見中間坐著一名約莫30多歲,理

著平頭、眼神相當犀利的男子,在他的身旁站著7、8個人。

嘉峰指向中間的那位男子說:「兄弟,這是我大哥

這是我兄弟「晨風。」只見賢哥向晨風微微點頭示意

哥

晨風急忙回禮:「賢哥,你好。」

賢哥接著說:「 既然是嘉峰的兄弟,那就是自己人。今天在這裡

的消費都算我的。」

晨風立刻說:「不好吧!這樣不好意思。 」

有什麼不好意思,如果你拒絕,那麼就是不給我面子。」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既然這樣,那就謝謝賢哥了。我就不打擾你們了。

晨風回到座位上時 ,芷柔也到了。晨風將剛才遇到嘉峰的事告訴

她 0

她聽完之後說:「還是別跟那種人走的太近比較好。」

晨風不以為意的說:「嗯!」兩人隨即開始點餐

等待上菜的同時 ,晨風突然開心的說:「對了!我今天領了八千

塊耶

真的嗎?不過這樣不會太累嗎?自從你去打工後,每天都半夜

才回家,阿姨不會不高興嗎?」她擔心的問

晨風為了不讓她擔心,敷衍的說:「不會啦!我的出發點也是為

了要幫她分擔呀!」這時餐點剛好送來。

晨 風立刻轉移話題的說:「 先不說這些了啦 !我們先吃東 西

吧。

用完餐後,芷柔獨自先回家。

晨風覺得應該去跟賢哥打聲招呼。「要不然,好像不太禮貌,畢

竟今天的消費都是他請客。」他心裡想。

就在晨風要過去道謝時,一群人正從門口進來。他心想:「這群

哥道謝, 人應該就是要跟賢哥他們談債務的事情吧!」於是他趕在之前先跟賢 道謝完後 正準備離開時 聽到裡面傳來叫罵聲 他心想:

「看樣子,應該是談不攏吧!」

下樓後,他鬆了一口氣:「呼!差點就捲入不必要的是非之中

ر . ا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晨風回到家已經是晚上八點多了,顏雅凡正在客廳講電話 , 見到

晨風進門後,連忙跟電話那頭說:「他回來了,晚點再打給你。」

掛掉電話後,她問晨風:「你吃過飯了嗎?」

我吃過了。」隨即從書包裡將薪水袋拿出來,交給顏雅凡說:

這是打工領的薪水,不是很多,希望能幫妳分擔一點 。 \_\_\_

需要上到那麼晚的工作做,要不然遲早有一天你的身體會受不的。 顏雅凡接了過來說:「我不是反對你打工,只是你可以找一份不

晨 風 回答:「 嗯!我知道了。」就在晨風準備進房時 ,電話響

7

顏雅凡接起電話:「喂!找哪位。」隨即將電話遞給晨風:「找

你的。」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喂!我是晨風,請問哪位?」

「嘉峰啦!剛剛出了點狀況,不過已經處理好了。」

「那你還好吧!」晨風說。

沒事啦 ! 對 了,你抄一下我的電話號碼,以後有事的話打給

我。我另外還有事,就先這樣了。掰!」

晨風拿筆抄下電話號碼,並掛上電話。

隔天上完課,為了不讓母親擔心,晨風決定辭去工作,另外再尋

找打 工的機會,但是時間都難以配合,所以工作找的並不順利

這天晨風到學校上課時 ,不知道同學都在圍觀什麼?好奇的 上前

看,只見到保興滿頭是血,身旁的同學正手忙腳亂的胡亂包紮 工止

<u></u>

穿越時空

他語帶命令的說:「全部都閃開 ,我來處理。」 或許是語氣裡有

無法拒絕的震撼力,同學立刻向四周退去

保興虛弱的說:「還好啦!是二年級電機科的。」

晨風扶起保興說:「兄弟,覺得怎麼樣?到底是誰幹的?」

隨即 晨風吩咐其他兩位死黨 | 李豪正和游祥安,將保興送到保

健室包紮;接著說:「記得說是打掃實習工廠時不小心撞到機台受傷

另外!教室後面還有剩餘的木工廢棄材料嗎?」

的

這時候三個人異口同聲的說:「你想要幹嘛?」

別問了,趕快送他去包紮。」晨風命令的說

由於平常晨風就是四人當中發號施令的角色,所以三人也就不敢

多問了

等到保興包紮完後,三人又一起回到教室。

只見晨風正一派輕鬆的坐在座位上與同學閒聊。

邊 。小聲問他:「你剛剛到底去哪了?」 但眼尖的三人看到晨風制服上沾有些許的血跡, 於是將他拉到旁

對吧!要是弄錯了,就不好意思了。」

沒有呀!就去二年級電機科把全班都修理了一

頓……是電機科

三人結巴的說:「你……你……一個人…… 就把全班都

對呀!這很難嗎?」晨風輕鬆的說。

三人驚恐的看著他。做了一 致的表情說:「你是怪物嗎……」

過了一會兒,隔壁班的一名同學,慌張的跑過來說:「你們知道

嗎?剛才二年級電機科整班被人打趴了。聽說是只有一個人幹的 , 現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在教官正帶著一群人在徹查

死黨三人很有默契的一 起轉向晨風看著他 0 似乎在說:「真的是

你……」

保興更是一臉充滿感激的表情

晨風見狀 ,微微向他點頭。彷彿是說:「兄弟嘛!不必放在心

上

表情輕鬆的晨風似乎沒有預料到 ,這件事將引起一陣不小的風

暴

原來毆傷保興的那位同學, 是北部某幫派大哥的 小孩 。時常仗著

這點 ,到處惹事生非,欺負弱小。這次被晨風教訓了一頓,一定不會

輕易的善罷干休

果不其然,放學後 , 晨風及死黨們準備到西門町 逛逛時 , 一 位

同 學正匆忙的跑過來,對四人說:「這次糟了, 校門口 .聚集了好幾十

人,指名要找你們,你們還是先從側門離開吧!」

此時晨風才驚覺事態嚴重。一時情急之下,馬上打電話跟嘉峰求

援。

電話那端的嘉峰一 一聽完 ,立刻說:「別擔心!你先在學校內等

我,我馬上就到。」

大約十五分鐘後,賢哥及嘉峰帶著幾十名小弟來到校門口

嘉峰獨自進入校園尋找晨風 , 找到後,五人一 起走出學校

這時校門口聚集了雙方人馬,總數超過百人,一見到他們出現,

雙方人馬立刻互相叫囂。

倔強的晨風仍是一 臉無懼的表情 ,似乎有大幹一場的打算

站在一旁的賢哥 看到晨風的樣子,頻頻點頭 。暗自在心裡盤

算:「這個年輕人膽識不錯,如果能加入我的旗下,那不就如虎添翼

了嗎?」

正當雙方一觸即發之際,對方帶頭大哥突然說:「咦!你不是阿

賢嗎?好久不見了。」

你不是阿超嗎?怎麼會那麼巧。」

賢哥一聽到對方叫出他的名字,仔細的看著對方,想了一下說:

原來這個叫做阿超的男子,是新聯盟的成員,與賢哥是年輕時的

雙方人馬一陣錯愕,完全搞不懂現在到底是什麼情況?

獄友,兩人在獄中相識,個性非常契合,交情相當不錯,出獄之後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由於分處不同幫派,日子一久,也就慢慢失聯了。沒想到今天會在這

裡相遇。

賢哥苦笑著說:「阿超呀!看來今天這場架是沒得打了。」

阿超也笑著說:「對呀!別打了。都是自己兄弟,今天的事就算

了吧!

說完後,分別將自己的人馬解散,只留下晨風四人,和對方四、

五人而已。

雙方人馬撤退的差不多時,賢哥先開口說:「阿超呀!走,

店裡喝一杯。」

好啊!今天我們兄弟倆可要好好的敘敘舊。」 阿超開心的附和

著。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接著一 行人就到賢哥圍事的酒店 ,此時店裡早已經預備好酒菜

了

賢哥用命令的口氣說:「多安排幾個條件好的小姐,今天我的兄

弟來 ,一定要讓他盡興。知道嗎?」

大班立刻點頭說:「賢哥,你放心。我一定馬上安排。」

晨風四人只不過是高中生,哪裡見過燈紅酒綠的世界,一

時之

,竟然手足無措的站在原地發呆。

間 嘉峰笑著說:「怎麼站在那裡發呆呀!趕快坐下來呀!這裡很好

玩喔!保證你們來過一次之後就意猶未盡,搞不好以後還吵著要我帶

你們來呢。」

經過一 陣酒酣耳熱之後,阿超因為有事必須先離開,臨走前和阿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賢約定,下次換他做東請客。

阿超走了之後,賢哥對晨風四人說:「沒事了,以後有事就來找

我,我會替你們擺平的。」

說完後,就叫嘉峰送四人回去。

在車上,只見嘉峰一臉開心的對晨風說:「兄弟,恭喜你呀!

看得出來 賢哥很欣賞你 ,我看你以後就跟著我們混 , 保證吃香喝辣

的。

晨風不安的說:「不好吧!讓我再想看看……」

晨風的心裡其實並不排斥 , 因為他覺得混黑道的兄弟都很有義

氣、 和母親。「該怎麼跟她們說呢?」晨風在心裡猶豫著 既威風、又可以吃香喝辣……那麼多好處,但是他顧忌的是芷柔

156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回到家後 ,顏雅凡看見渾身酒氣的晨風,立刻責備他說:「你才

幾歲就學人家喝酒,像什麼樣子。」

就在她責備晨風時,李翊明匆忙的從她的房間走了出來。

晨風不可置信的說:「你們不是離婚了嗎?他怎麼會來?難道你

李翊明的出現,晨風感到莫名的生氣。他覺得母親之所以會離 ,那為何還要讓這樣的人進門

呢?

婚

,完全是因為李翊明有外遇的緣故

晨風替母親感到不值,憤怒瞬間到達了頂點 。衝動的說: 既

然妳放不下,那就祝福妳們,但是我沒辦法接受,所以我還是出去好

了。」說完後,轉頭衝出家門,顏雅凡立刻追了出去,卻早已不見晨

## 風的身影……

負氣離家的晨風漫無目的的在路上走著,他決定打給嘉峰

撥通嘉峰的電話, 響了兩聲 。電話那端傳來嘉峰的聲音:「 喂!

找誰。」

晨 風無力的說: 是我 0 麻煩你幫我跟賢哥說 , 我想跟

他……」。

就這樣,因為群架尋求幫助 ,以及顏雅凡與李翊明之間的矛盾

讓晨風做出這個影響他一生的重大決定。



穿越時空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 第六章 嶄露頭角

或許人在困境中總會喚起內心脆弱的回憶。他開始回想起小時

候……所遭遇的一切。不堪回首的記憶,讓他徹底的崩潰

,想哭的情

緒來到臨界點卻依然流不出一滴眼淚

始 絕對不再讓任何人左右我的命運及未來,沒有父母又如何? 悲傷的他受夠了這些不平的際遇,暗自在心中發誓:「從今天開 我相

信自己一樣可以過的很好。」

,

他走到電話亭打了通電話給保興 , 保興一接到他的電話, 無需言

語的默契就讓他知道晨風需要他

他只問了晨風一句:「你在哪?等我。」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晨風告訴他後 ,蹲坐在地。就在剛才與保興的談話裡 ,他感 受到

了一丁點的溫暖,可笑的是,這一點點的溫暖竟然是來自朋友而

讓他徹底的對『家人』二個字感到絕望。

過了將近50分鐘,保興到了。看到蹲坐在地的晨風,保興的記

憶中從未看過他那麼無助、那麼失落

他的印象中,晨風是個冷靜充滿自信的人,似乎沒有任何事 可以

撼動的了他,但現在的他 ,眼神中失去了自信徒留下的只是空洞 他

走向晨風 ,緩緩的將他扶上車……

這 夜,保興徹夜未眠,靜靜的看著晨風充滿憔悴的臉,心裡

想:「兄弟,是怎樣的打擊能讓你如此憔悴?」

或許是酒精加上心力交瘁的緣故,晨風一直昏睡到隔日中午才醒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來。

晨 風環顧四周,只見保興趴在床邊睡著 , 零星的記憶拼湊出

是保興將他帶回來的。

就在他努力回想昨夜的情景時,保興醒了過來。開口說:「一 切

都還好吧!」

晨風彷彿已經將昨夜的記憶抹去,笑著說:「兄弟,謝啦!」

就這 麼幾句簡單的 ]對話 ,保興知道 , 那個自信、冷靜的晨 風 口 來

因為他從晨風的眼中看到了那個專屬於 『晨風』 的犀利 眼 神

了

晨風約略告訴保興他的決定,卻隱瞞了母親和他之間 的問 題 因

為晨風覺得還不到時候告訴他。

保興似乎感覺得到晨風的保留,卻還是若無其事的說:「我支

吧 ! 持 你所做的任何決定 ,除此之外……等到你想講的時 候

再跟

我說

晨風感動的說:「兄弟!謝謝你懂我。」

從台北搭火車到基隆,大約是四十分鐘的車程,晨風一直在

能找到我想要的,就在他陷入沉思時……列車已經到站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在那未知的世界裡

, 是 否

想……『黑道』

晨風 走出火車站, 迎面而來的是一陣熟悉的味道 , 微鹹的海 .風

伴隨著成長的記憶,徐徐的向他吹來。心裡想:「 想不到過了那 麼

年 這裡竟然成為我出發的起點,或許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吧!」

看,原來是嘉峰 就在陷入記憶的深淵時,冷不防的有人從背後拍了他一下, 回頭

一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嘉峰開心的說:「怎麼了……近鄉情怯呀!呵。」

晨風語重心長的說:「沒啦!只是回憶起一些往事……唉!不說

這些了。不是要帶我去見賢哥嗎?」

「不急啦!他有點事要忙。我先帶你去吃點東西,順便將基隆的

黑道生態說給你聽。」

兩人到了基隆最熱鬧的觀光夜市 廟口 。到了知名小吃攤位坐

了下來,點好東西後,嘉峰開始滔滔不絕的聊起……

基隆的黑道生態大至上分為三大部分:首先是以區域性劃分的

角頭』 地盤 。 例如: 廟口』 、『公園頂』……等等傳統幫 派

 $\neg$ 

再來就是以公司或企業型態經營的集團黑道 0 例 如: 新 聯

盟』・・・・・等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最 後 是以外省人為主的外省掛 幫 派 例 如 :  $\neg$ 竹 四

海 ····等

賢哥就是屬於角頭類型。他是『中山區』 角頭的新生代人物 , 至

於那天一起喝酒的超哥就是『新聯盟 總會的 個小組長 。這樣你懂

嗎?

晨風聽完, 似懂非懂的點頭

吃飽後 0 嘉峰說:「差不多了,我們去『坎仔頂』 (漁市場) 找

賢哥 , 他在那裡和人家喬事情……就是一些市場的利益啦 !

兩 人到達一間茶藝館後 , 向賢哥點頭示意

哥 也點 頭向嘉峰說:「你們先到旁邊站著 , 看 我的眼神行

事

嘉峰隨即拉著晨風到旁邊站著

或許是賢哥太有自信或輕敵的 關 係 ,自認為三個 人已經足夠 0

說 没想到對方竟然來了十幾個人。只見對方怒氣沖沖,一坐下就拍桌 : 阿賢啊!什麼時候『坎仔頂』 的利益輪到你們 甲山區 過問

Ь

了 ?

賢哥笑笑的說:「 噯唷! 平哥 ,誰不知道『坎仔頂』 的保麗龍

益 分一 點給我們也不為過啦!您說對不對呀!」 盒生意全是您在負責交貨的,一

個月有幾十萬的收入

,這麼龐大的

利

原來對方為首的平哥叫做 林 .i 國 平 , 是『坎仔頂』 的 角頭 老大 , 長

期霸占漁市場的利益  $\neg$ 中山區。 角頭,最為積極搶奪 ,附近的角頭早就眼紅許久,尤其是賢哥所屬的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平哥立刻揶揄的說:「斌哥怎麼沒來?派你這個小鬼來 ,哎呀!

,要我把利益讓給你們,可以呀!拿命來換呀!」才剛

說完

我懶得跟你說

平哥的手下立刻拿出各式刀械,一副準備火拼的樣子。

直保持著笑臉的賢哥也忍不住皺眉。面有難色的說:「平哥

你今天就一點面子都不給我老大嗎?」

平哥嘲笑著說:「你就是仗著背後有斌哥撐腰,今天才敢那麼囂

,他今天又沒來,憑甚麼要我給你面子。」

張

賢哥心想:「看來今天是非打不可了,可是自己這邊才三個人,

而且沒有武器,這一次明顯要吃大虧了。」

於是向嘉峰使個眼色,準備先下手為強,沒想到嘉峰比他還緊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張 , 全身顫抖的說:「賢哥 !現在怎麼辦啦?你不是說這次談判 很簡

單 , 十拿九穩的,怎麼變成這樣?」

賢哥心裡想:「這個嘉峰,平時講話那麼大聲,遇到事情卻變得

跟孬種似的。唉!這次肯定凶多吉少。」 正當賢哥苦無對策的時候,晨風已將身旁滾燙的茶壺拿起來朝平

哥丢去,對方完全措手不及,急忙向一邊閃避

把抓起頭髮,就從臉上劃下去,頓時平哥鮮血直流 晨風不慌不忙的拿起陶製的茶壺用力砸碎 , 拿起碎片衝向 但晨風似 平 乎視 哥

,

而不見,用力的將平哥的頭拉去撞牆

砰!」的一聲,平哥的頭破了一個大洞。短短不到一分鐘的時

,對方人馬已被晨風的狠勁給震懾住了

間

之間也忘了動作 都給你們。」 給不給……你到底給不給?」 原本要吃大虧的賢哥。

晨風不斷重複將平哥的頭拉去撞牆這個動作,嘴裡不停的問:

賢哥更沒想到

,這個只有一

面之緣的少年

,竟然這麼能打

時

頭破血流的平哥,拖著虛弱的氣息硬擠出:「給……給……全部

因為晨風瘋狂的舉動 ,竟然輕鬆的從平哥

手中拿走那麼大的利益

沾沾自喜的賢哥, 轉頭看到奄奄一息的平哥 ,擔心再打下去就

會鬧出人命了,急忙說:「別再打了,既然他們已經同意把利益讓出

來,就放了他吧!」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這時晨風才鬆開手,跟著賢哥離開 0 就在轉頭離開時 , 竟 又 一 腳

踢向平哥的頭部。惡狠狠的說:「今天這一切,都是我做的 你要記

得我的名字,我叫做晨風。歡迎你隨時來找我報仇。」

三人步出茶藝館後,天色已晚

賢哥帶著兩人回到 『中山區』 的堂口,拿出一疊鈔票交給嘉峰

說:「去買些吃的、 喝的 、順便買幾件衣服給他換 ,這樣滿身是血的

怎麼見人啊!」

嘉峰離開後 , 賢哥示意晨風坐下。接著說:「你叫晨風?聽嘉峰

說你想跟我一 起混 ,為什麼?」

晨風肯定的回答:「是,因為我想靠自己闖出一番成就,不要再

讓別人看不起了。」

穿越時空

嗎?這條路想成功的話,勢必要失去一些東西……」

「我都已經想清楚了。」晨風堅定的說。

「既然這樣,等斌哥來,我再幫你引見。」

話才剛說完,嘉峰就提著大包小包的從外面進來。

的衣服換掉,等你出來之後,我們再一起吃飯。」

賢哥見狀,連忙說:「晨風,你去裡面洗澡

,順便把身上沾到血

晨風梳洗完畢之後,三人便吃喝了起來 期間賢哥詢問晨風

「那接下來你有什麼打算?學校還要去嗎?」

我現在得先找個地方住,至於學業,我並不打算放棄。」

那你就先住在這裡,以後白天去上課,晚上就過來公司,其他

的我再來安排 。」隨即拿出一串鑰匙交給晨風;接著又說:「門口 那

部車先拿去開 ,這裡有五萬塊你先拿去用,不夠的話再跟我說。」

晨風接過鑰匙和錢,訝異的說:「這樣不好意思吧!」

「自己兄弟那麼客套幹嘛。」賢哥一派輕鬆的笑說

晨風心中充滿納悶:「看來黑道也不像人家說的,那麼不好呀!

至少賢哥就蠻有義氣的呀!」

來歲 ,不高、但身材相當魁梧, 三人正在閒聊時 ,從門外走進三個人。走在前頭的男子約莫四十 可怕的是他的眼神及氣息

,自然而然

的散發出一種不可一世的氣勢

從他進門的那一刻起,晨風第一次有了恐懼的感覺,說不上來,

只是明顯的感受到一種自然而然的畏懼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賢哥與嘉峰一見到此人時,立刻站起來,畢恭畢敬的對男子說:

斌哥,您回來了。」

斌哥看了晨風一眼,並沒有停下腳步,一直走向裡面的辦公室

過了一會兒,辦公室傳來一聲低沉略帶威嚴的聲音:「阿賢,你

進來。」

阿賢進到辦公室後,斌哥正坐在沙發上看著帳冊,坐在旁邊的兩

名保鑣正忙著泡茶,阿賢則站在一旁,等候斌哥的指示

件事情辦的不錯,而且還把阿平修理了一頓,不是嗎?」

斌哥邊喝茶邊問:「聽說今天拿到坎仔頂保麗龍盒的生意喔

阿賢戰戰兢兢的回答:「斌哥,是的。」

你什麼時候變得那麼有種了?」斌哥語帶疑問的說。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阿賢連忙將事情的始末完整的說給斌哥聽。

斌哥聽完後說:「阿平從小打架打到大, 沒想到被 個少年修理

的那麼慘。你說那個少年叫什麼名字?幾歲呀!」

阿賢說:「他叫做晨風,剛滿16歲。」

斌哥接著說:「 晨風?才 1 6 歲 ,哈……哈, 有前途 '。去叫 他進

來,我有話問他。」

晨風進到辦公室後 , 斌哥對晨風說 : 你的事情 , 阿賢都跟我說

,以後你就跟著我混,知道嗎?」

晨風回答:「是,

斌哥

了

斌哥接著對阿賢說:「 看他還缺什麼,幫他準備好。另外,車站

後面的麻將館以後由他來負責。」

**山** 一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出了辦公室後 ,賢哥帶晨風到新的住處 0 並告訴他:「以後就先

住在這裡,如果有缺什麼就直接跟我說。」 說完後 ,隨即離開

晨風看著屋內的擺設,非常新穎,雖然不大,但是對一個人來說

已經相當足夠。

他躺在床上回想起這兩天發生的事,「昨天我還只是個離家出走

的 小孩,一天,只不過一天,就有了自己的住處和那麼多錢 這一 切

好似在做夢呀!」晨風感概的說。

隔 天,晨風開著車去學校, 在將所有事情跟芷柔說之前 他 想先

讓保興知道。

午休的時候 ,兩人到學校旁邊的一家咖啡店。晨風將這兩天發生

的事告訴保興。

在對話中,晨風明顯的察覺到他的不開心。於是問他:「幹嘛?

有事情就說出來,別放在心上,好嗎?」

保興一臉不高興的說:「你真的決定了嗎?既然我們是兄弟,我

你肯定會失去些什麼,但我就是說不上來。」

定會支持你的決定。但總覺得天底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我有預感

,

「失去些什麼?」 晨風想起賢哥的話。心中也在疑惑,到底會失

去什麼呢?

下課之後,晨風去接芷柔。

原來芷柔早已打過電話去找他,沒想到卻從顏雅凡口 中得知他離

家出走的消息。

顏雅凡更請她幫忙勸勸晨風回家。

文藝高牆

聽完芷柔的勸說後,淡淡的說:「我們家的問題沒那麼單純 , 妳

應該是最清楚的,回家的事就別再提了。」

其實芷柔自己也清楚,晨風家的問題是一個打不開的結,他們都

**晨風:「你不是有事要跟我說嗎?」** 

無法處理了,又豈是我三言兩語就能化解的,算了,由他吧;接著問

嗯!只是我……」晨風吞吞吐吐的說

有事就說呀!支支吾吾的真不像你。」

於是,晨風將加入黑道的事,毫無保留的告訴芷柔

她聽完後,嘆了口氣說:「唉!最擔心的事情終究還是來了。

性有可能會走入歧途,沒想到真的發生了。 其實,兩人交往到現在已經五年多了,她一直擔心,以晨風的個

穿越時空

我 變 我的人生跟未來,不會再讓人看不起我,只要我成功了,相信所有的 人看我的眼光都會不一樣。」 ,這是最快、最有效能縮短成功的距離。我不要再讓任何人來左右 0 說完後 我一定要成功,或許選擇的方向不是那麼正當 晨 風 看穿芷柔的心思, , 他溫柔的看著芷柔 「妳很清楚 晨風一口氣將心裡的話全部釋放出 , 眼睛中透露出渴望芷柔認同的 ,我如果做 了決定就不會改 ,但是現階 來 段的 眼

芷柔何嘗不知呢?,但是她怎能看著心愛的人,

踏進黑洞

般

的

神

派生活呢?她陷入了兩難,「該怎麼辦呢?」 她在心中自問

經過了好長的一段沉默,芷柔終於開口:「 風 ,我很愛妳, 雖然

這個決定我並不認同,但我還是會支持你,只有一個條件 五年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我給你五年的時間去完成你的計劃,如果大學畢業之後 , 你還沒有完

成又或者未離開黑道這個環境,那我就會選擇離開。」

晨風知道看似柔弱的芷柔,今天這一番話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一

旦她強硬起來所做的決定,那就是誰也無法撼動的

獲得芷柔支持的晨風 ,送她回家後。獨自開著車前往基隆, 他知

道,自己已經沒有退路了 , 只有盡全力去拼,可是一 切真的能如 他所

預料和期望的嗎?

到了麻將館,這是晨風第一 次踏進職業賭場

賢哥先帶他熟悉環境,並跟他說明賭場的規矩

聰明的晨風很快就上手了, 並經營的有聲有色,只不過,一 陣子

之後他就發覺 ,說好聽的是負責管理,但充其量就是一個打雜跟跑腿

的 小弟。2、3個月下來,晨風已經厭倦這種沒有前途的工作 雖然

收入不錯,只是這樣的工作性質和打工並沒有什麼差別

長久下來,蠟燭兩頭燒的他,體力已漸漸不支。但他還是努力堅

持不放棄學業,常常趁著空檔,溫習功課。

只是和芷柔的相處時間,明顯的變少。他也幾乎抽不出時間來陪

她 就算有,芷柔也會希望他多休息

因為這樣,晨風心裡有了其他的盤算

當晨風正在調整現況時, 有一個人已默默的觀察到他的改變 這

個人正是賢哥

原來斌哥早就認定晨風是個不可埋沒的人才,於是吩咐阿賢,在

晨風身邊好好觀察,並要求他,在第一時間跟他回報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某一天,就在阿賢回報完後 斌哥獨自坐在辦公室沉思:「是

怎麼樣的力量?能夠讓他如此堅持,就算再怎麼累,也不願意放棄唸

書

過了一 陣子,斌哥開始思考安排晨風的新職位時,碰巧晨風來辦

公室找他

原來這幾天晨風要準備即將到來的二專聯考, 想跟斌哥請幾天

假

斌哥一聽 ,笑著說:「混黑道的還要請假, 你以為是上班族呀!

難道還要打卡嗎?只要運作正常,不影響生意,你就去做自己的事

吧!

晨風之所以會來找斌哥,是因為在不久之前,賢哥突然告訴他,

以後有任何事,可以直接向斌哥報告 無需再透過他傳

晨風不以為意的認為,斌哥應該是怕麻煩吧!

殊不知在黑道的規矩裡,這樣的決定,代表以後不管任何 事 , 他

無需再跟賢哥報告,換句話說,斌哥已經決定讓他跟賢哥平起

平坐

了。

都

爛 百萬 拿捏得很好 帳 的 0 原來自從晨風接手麻將館之後 也因 利潤 | 為種 , , 不像賢哥與嘉 而 種 且固定客源也變多了 的 |矛盾 , 讓晨風與 峰負責的時候 , 兩 ,兩年多下來, 帳目清楚,再加上應對進 人之間的關係似乎也漸行 , 那簡直就是一 幫斌 筆算不 哥 賺 進 退都 清 漸 7 的 遠 數

了



路

又藝高牆

穿越時空

## 第七章 極道世界的無情與背叛

二個星期後,聯考的成績放榜了。晨風和保興都如預期的考上了

不司內是,一固是大學知名學校——台北科技大學。

不同的是,一個是大學部;另一個則是二專部。更讓人開心的是

芷柔如願考上了最高學府「台灣大學。

那麼多的好消息,讓晨風決定請大家去吃大餐,好好的慶祝

下。

**晨風訂了一家很高級的餐廳** 

行人來到餐廳時,節儉的芷柔,一 如往常的告誡晨風:「你的

錢賺得很辛苦,要省點花,別那麼浪費了。」

穿越時空

晨風笑笑的說:「不會啦!現在的我 ,已經不是當初那個離家出

走的 小孩,這點錢不算什麼,今天可是大日子,心愛的人考上第一志

願 0 難道不該慶祝一下嗎?」

芷柔也被晨風的開心所感染。勉為其難的說:「下不為例喔!」

群人正開心的吃飯時,保興突然站起來說:「啊!我忘了樓下

還有 個人在等我。你們先吃,我去接她上來。」留下一臉錯愕的兩

過了一會兒,保興陪著一位女孩走到位置上來

晨風與芷柔抬起頭來,看著保興身旁的女孩 由於芷柔並不認

識 , 所以沒有太大的反應,只是向她微笑點頭

晨風卻一臉驚訝的說:「怎麼是妳?你們兩個什麼時候……」

保興靦腆的說:「我們是高二那年在一起的。」

原來保興身旁的女孩,叫做林美倩。也是晨風的高中同班 同

只是晨風台北、基隆兩地奔波,並沒有注意到兩人之間的發展

柔也朝著自己的目標前進,身邊的人都在為了自己的未來努力, 這一天,晨風真的好開心。看著好友學業、愛情都那麼順利;芷 那自

己呢?開心的晨風,眉宇間似乎透露出些微的遺憾:

用完餐後 ,在送芷柔回家的途中 , 芷柔緊握 住晨 風的手說

風,我們有多久沒像現在這樣獨處了。」

晨風感慨的回應:「我也想要每天和妳膩在一起,但是……」晨

風沒有繼續說下去。

芷柔語帶哽咽的說:「沒關係,我懂。我會靜靜的陪在你的身

穿越時空

,只是這樣的日子不知道還要多久?」

邊 晨風不語,因為自己也不知道這樣的日子還要持續多久?

送完芷柔回家,晨風直接回到辦公室。正巧賢哥與嘉峰也在

風向兩人點頭示意。

沒想到 ,他們竟嘲諷他:「哎唷!現在不一樣了喔!看到人連

招呼都不打了 ,就只是點頭而已,也不想想當初是誰帶你進來組織

的 ? \_

晨風隱忍下來,低頭說:「對不起!賢哥。以後不會了。」

他心

裡知道,現在還不是翻臉的時候

隨 即進到辦公室 ,斌哥見他進來就說:「坐,我有事情跟你

說

你考試的成績如何?」斌哥關心的問。

晨風答:「還可以啦!剛剛好考上台北工專。」

斌哥驚訝的說:「你這小子能文能武,不錯喔!那所學校不好考

「惡女」」,我下會襲惡夫裡勺,吧!既然考上了就好好唸,知道嗎?」

「您放心吧!我不會讓您失望的。」晨風說。

關心完晨風的成績後。斌哥接著說:「最近我會安排你去負責砂

石場的部分,那裡非常複雜,你有信心能夠管理好嗎?」

晨風自信的說:「沒問題!請您放心。」

斌哥點點頭接著說:「另外 , 『新聯盟』 這個組織你知道 吧 〕! 最

近會長有來找我談過,希望我們角頭能與他們合併,我還在考慮 也回去思考看看,到時候給我一點建議 ", 你

188

穿越時空

晨風納悶的問:「加入『新聯盟』 的事 ,您怎麼不問問賢哥

他們的意見,我恐怕還不夠資格給您意見吧!」

反正你就先思考看看。對了!你去砂石場找一個叫做阿生的,

我已經交代他了,他會協助你接手。就先這樣吧!」

晨風出了辦公室後,點了根菸,用力的吸了好幾口之後,緩緩的

己封閉在這個白色煙霧中,好讓自己有不被打擾的思考空間

將菸吐了出來,刻意吞吐出迷漾的白煙來圈圍繞著自己,彷彿要將自

他仔細想著斌哥說的話 。「為什麼加入 『新聯盟』 這麼重要的事

情需要問我?突然腦中一轉,莫非是老大已經不信任賢哥……」

忽然

的想法,迫使他決定更改原本的計劃

隔天他先到麻將館整理帳目,但發現到,他不在的這陣子, 帳目

有些奇怪,怎麽會短少一百多萬,而且名目都是放款給客人

於是他先跟客人確認,結果對帳後扣除實際放款金額 ,帳差竟然

有八十萬。

他決定先跟斌哥報告,只是沒想到斌哥輕描淡寫的回他:「沒關

係!我知道了。」一副無關緊要的樣子。

晨風也不以為意。心裡想:「或許老大有自己的想法吧!」

堆堆大大小小的砂石種類搞得暈頭轉向。

處裡完麻將館的事情後

。晨風前往砂石場

,

到那裡就被現場

這時一個二十七、八歲的男子,理個 小平 頭, 嚼著檳榔跑了過

來向晨風說:「你是晨風對吧!我是阿生,老大已經打過電話通知我

了。走,我們先去辦公室。」

眼前是一 個用貨櫃屋改裝而成的辦公室,門外有四、五個未成年

的小弟在向砂石車收取車單。

兩人進了辦公室後,阿生就說:「你看起來比外面的小朋友大

不了幾歲,斌哥怎麼會放心讓你來負責這裡?對了!聽說你還在 唸書

喔 ! 」

晨風略帶敷衍的說:「沒有啦!就對讀書比較有興趣啦!」

阿生突然一臉正經的說:「我跟你介紹砂石場的狀況

,這裡相當

複雜 ,但卻是我們角頭內最大的利益來源……」

晨風很用心的聽著阿生的說明

就在他說到一半的時候,門外傳來爭吵的聲音

兩人連忙出去了解情況,原來是場內的司機們,嫌棄公司給的價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錢 太低 。為首的司機鼓噪著說 , 要煽動其他司機去別的場交砂石 來

逼迫砂石場調高車單的費用。

阿生無奈的說:「這已經是第幾次了?每次都這樣,給你們的已

一羊人以乎下巴也勺舌當一回事,鎣賣兒經比別人的場子高很多了,不要再鬧了……」

一群人似乎不把他的話當一回事,繼續的叫囂。

只見晨風隨手拿起一支大板手走向為首的司機

,二話不說

, 就

朝他的臉上砸了下去,一連砸了十幾下, 瞬間血流如注 , 鼻樑也被敲

斷,不停的哀嚎求饒,晨風卻似乎不想停手。

邊打的 同時邊將他拖至攪石機旁,一把就將人推了進去 , 隨 即走

啦 到 ! 非要至他於死地嗎?」 開關處 ,正要啟動時 , 阿 生 一 把的抱住他,大聲喝止的說:「好了

穿越時空

晨風冷冷的說:「這種人渣沒什麼值得求情的 ,不要拉我啦!」

在一旁被嚇傻的司機們回過神來,求情的說:「不要啦!我們以

後不敢了,這種情況絕不會再發生了。」

晨風 你們以後別再這麼做了,聽清楚了嗎?」 ,以後這裡我說了算。至於車單的價錢 ,只會比別人高 ,也希望

晨風見狀,將攪石機內的司機拉了出來。並對所有人說:「我叫

阿生心有餘悸的小聲說:「好可怕的年輕人,難怪斌哥如此看重

他 ,才第一天就讓在場的所有人懾服。」 連他自己也由衷的佩服

兩人回到辦公室後。晨風語待命令的說:「生哥

,明天我要去

台北 ,麻煩你把帳本跟最近兩年的車單明細準備好,我要仔細核對一

下,順便了解別家和我們的差價有多少。」

生哥回答:「沒問題,晚上我會準備好 ^; \_\_\_

閒聊幾句後,晨風準備回家,在途中曾想過回去看看外公、外

婆,但一想到舅舅,立刻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口 到家後,泡了個熱水澡。思考著自己的計劃與斌哥交代的

隔天辦好註冊手續後,回到砂石場。晨風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仔

細的將所有帳目整理好 已經將近晚上七點了 ,並且去幾個砂石場詢價 再回到砂石場時

,

他語帶質疑的問: 「生哥,砂石場以前是由誰負責的呢?」

組織之後,阿賢全權接手將近兩年的時間,今年才交到我手上。」 阿生如實回答:「之前都是忠哥和阿賢負責的,自從忠哥被逐出

穿越時空

晨風不語 ,「原來是如此……」他在心裡想

這一天,晨風照例處理完砂石場的事,正準備 要離開時

斌

哥突

然到來,一見到晨風,就跟他說:「晚上陪我去喝酒, 新聯盟』的

會長約了我見面。」

晚上來到基隆最大的酒家 金凱酒家。顧名思義,這家酒家的

但今天卻顯得異常冷清,原來是會長早已將此地全部包了下來

特色就是金碧輝煌,來此捧場的客人非富即貴,每天客人絡繹不絕

下車後

,

晨風緊跟在斌哥後頭

,他發覺樓下站滿了兩排身穿

淫色

西裝的男子,浩大的陣容一直延伸到二樓包廂門口。心裡想:「這就

是全國最大幫會領導人的氣勢嗎?」

兩人準備進入包廂時,站在門口的保鏢異口同聲的說:「斌哥

抱歉!我們必須搜一下身。」

晨風立刻上前撥開對方的手說:「幹什麼?我老大是你們說搜就

搜的嗎?」

斌哥立刻示意晨風退下,並向門口的保鏢說:「會長已經在裡面

保鏢搜完身後說:「抱歉了嗎?沒關係,你們搜吧!」

保鏢搜完身後說:「抱歉!斌哥 。會長已經在裡面久等了。」

有在第一 進入包廂後 次與斌哥見面時有過 , 晨風明顯感受到一股莫名的壓迫感 , 他馬上找到這股壓迫的 來源 ,這種感受只 , 那 **是坐** 

中間一名五十多歲的男子,全身充滿著霸道的壓迫感 晨 風心 裡猜

想:「那應該就是會長了吧!」

在

果不其然,中間那名男子一看到斌哥,就開心的說:「阿斌 呀!

路一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來我旁邊坐,已經等你好久了。」

坐定位後,兩人交頭接耳的約莫十分鐘之久,只見斌哥起身跟會

長鞠躬,謙卑的說:「會長,那麼以後就拜託您了。」;接著叫晨風

過來:「會長,這就是跟您提起過的年輕人。」

會長點頭說:「之前阿斌就跟我提起過你,好好幹呀!他對你的

期望很深。」

晨風受寵若驚的說:「是!會長。我會盡力的。」

離開後 , 斌哥語重心長的對晨風說 :「雖然你進來組織不久 , 年

紀也很輕 ,可是黑道講求的是實力,只要具備了,那其他的就都不是

問題了,你懂嗎?」

晨風似懂非懂的回答:「嗯!我懂。我知道該怎麼做了。」

經過 陣子思考之後 ,晨風完全理解斌哥的意思 0 原來他是

增加自己的實力……

增加 的 進 力量還太過單薄 同出,為的就是增加自己的人脈。另外也參與投資多項的 所以 自己的錢 自從斌哥和晨風說完那些話後,他開始主動要求跟斌哥一 切只能在背地裡慢慢的 脈 0 因為 , 但是這一 人脈與錢脈是累積實力的重要因素 切的舉動又不能太明目 進行 張膽 , , 事業 怕引 以他 人非 起同 現 , 來 在

議

,

長 長的人選則因斌哥尚未決定而從缺,晨風也從當初的小跟班變成 正式更名為 說穿了就是多了幾個小弟,但是實權和當初並沒有什麼差別 隔 年 斌 哥正式加入  $\neg$ 新聯 盟 中  $\neg$ 山聯合分會 新 聯 盟 0 原 斌哥自然是會長 本  $\neg$ 中 Щ 园 這 , 至於 個 角 小組 頭 副 也 會

穿越時空

文藝高牆

面對這樣的安排,眾人都跌破眼鏡,尤其是阿生與阿

由於阿生是支持晨風的,自然為他打抱不平。

但是阿賢就不同了 ,他原本以為被提拔的人會是晨風,結果沒想

斌哥還是比較看重我的。」暗自一個人洋洋得意起來

到卻是自己。因為斌哥指示他,接任總堂主的位置,他心想:「看來

眾人對於這樣的安排頗有爭議,但只有晨風了解斌哥的用心

對

斌哥更是由衷的佩服

心想:「老大真是利害 故意安排賢哥坐上總堂主的位置 讓

他 卸除心防 ,然後再……真是一 個可怕的人物。」 卻又暗自嘆 息:

唉!誰說混黑道的人都講義氣 ,為了爭權奪利,更多的是爾虞我

無奈的是,自己卻一頭栽進這個暗黑漩渦 , 真的想要離開 的話

不知道要用多大的代價來交換?

轉眼間 ,晨風要畢業了。

這一天芷柔起了個大早,打算陪他去參加畢業典禮,看著手邊格

紋的盒子,芷柔心想:「他應該會喜歡吧!」 原來芷柔昨天到晨風最喜歡的精品店挑了一

件襯衫預備給他一

個

驚喜

,這時駕駛座下來一位不認識的年輕人,只見他打開後座的門說 芷柔滿心歡喜的在樓下等候,遠遠的就看到晨風的車緩緩開 到 面

大嫂,請上車,風哥在車上。」

前

芷柔一臉無奈的上了車,原本愉快的心情,瞬間消失的無影無

蹤

上了車以後 ,將禮物遞給晨風 ,面無表情的說:「恭喜你順利畢

,不過請你以後來找我的時候,別再帶那麼多人,更不要叫我什麼

大嫂,可以嗎?」隨即下車離開

業

看著芷柔負氣而去的背影, 晨風知道她為什麼生氣,嘆了一

說:「唉!我終於知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意思了。」

陽光下, 畢業之後,晨風開始將原本背地裡進行的各項行動 因為時機已經到了 以他現在的實力與身家 足以和 ,全數都攤在 地方上

,

,

的各派零星勢力對抗了

**晨風心裡明白,該是將一切計劃付諸實現了** 

他開始積極的招兵買馬 ,併吞各個角頭的地盤,如果遇上反抗

五個 的 勢力,就毫不留情的連根拔起,才短短的半年 小弟的小混混,變成手下過百的黑道大哥了,更令人無法置信的 , 已 從 當 初 只 有 四

在晨風積極擴充地盤的同時,眼紅的賢哥早已悄悄的和嘉峰勾結

在一起。

是

,他才只有十九歲

長熟識, 現在 因此轉入會長旗下 的嘉峰也不再是當初賢哥身旁的小弟了 , 由於他能言善道 ,更懂得投會長所 。因為他的父親 好 與會

現在已經是總會的堂主了。

嘉峰 表面上看似和晨風交情匪淺 ,其實早已不滿他許久了, 恰巧

當然一拍即合,更私下研擬一個計劃準備陷害晨風 賢哥來找他合作,二人於是計劃弄垮晨風與斌哥,狼狽為奸的兩人,

穿越時空

這天晨風剛要出門時,突然有些心神不寧 ,這時電話正好響起

他看了一下來電顯示,是阿生打來的。「那麼早打電話來,是發生什

麼事了嗎?」他在心中猜想。

接起電話後,只聽見阿生在電話那端,著急的說:「砂石場被條

子抄了,你趕快過來一趟。」

晨風疑惑的說:「好端端的,條子怎麼會去找我們麻煩?更何況

我們擁有合法執照。」

電話裡講不清楚,等你到了 我再將情況跟你說明清楚 0 呵

生著急的說。

晨風聽完後 ,連忙趕到砂石場。只見現場一片凌亂 ,文件散落滿

地 ,阿生獨自一人坐在沙發上,一看到晨風進來,立刻將事情的來龍

去脈告訴他

**晨風不解的問:「怎麼可能會搜到毒品呢?」** 

阿生回答:「我也不知道呀!」接著說:「對了!早上小杰有

候 ,手上還有提著一包東西,但是走的時候卻是空手離開的

,說你臨時有事會晚一點過來,之後人就走了。他過來的時

過來一趟

晨風聽完,立刻打電話跟斌哥報告,斌哥指示他處理完後 , 馬上

回到辦公室一趟

掛完電話後 , 晨風接著打給小杰,電話沒有開機 ,於是心裡升起

股不祥的預感:「小杰該不會出賣我吧!」

當晨風正在善後時,接到來自刑事局的通知,請他下午到局裡協

助調査

穿越時空

於是他交代阿生將砂石場整理一下,他過去辦公室跟斌哥說明情

況

到了辦公室後,斌哥一群人早已在裡面等他,現場充滿了嚴肅的

品 在組織內是不能犯的大忌,斌哥有多痛恨毒品,你不是不曉得 人都還沒坐下,賢哥已著急的指責他說:「晨風,你明知道

要人有人,要錢有錢,就不把斌哥和組織放在眼裡了,是嗎?」

没想到你居然還私藏,枉費他老人家那麼看重你。還是你現在翅膀硬

了

這時

,晨風用略帶殺氣的眼神瞪了他一眼

,並隨即與斌哥眼神交

會 兩人之間的默契似乎已達成了共識

只見斌哥冷淡的說:「阿賢,真相都尚未明朗,你就急著指責晨

碰這些東西嗎? 風 石出了。 , 難 道 我相信晨風不會做違背組織的事 說組織是你在做主的嗎?只要把小杰找出來 至於刑事局那邊,只要把監視器的畫面交出去,一 , 況且以他現在的身家 , 事情 就會 |水落 需 切 要

就都清楚了。」

點 絡了林律師陪你去,這件事就先這樣。另外 , Ш 接著 你小弟別太囂張了,人家擺攤那種辛苦錢也敢去收 轉向晨風說:「下午你不是要到刑事局做筆錄 ! 阿賢你最近給我安分一 ,我已經聯 , 假 如 你管

不了的話,那就別怪我這個老大多事了。」

阿賢急忙撇清說:「老大,是那些小弟不懂事 , 我會好好管教他

們的,請您放心。」

其實在斌哥與晨風的眼神交會時,斌哥就已經猜到是有人要陷害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晨風,只是現在苦無證據,只好等到小杰出現,再來處理了

當晨風要到刑事局做筆錄的同時,已經接到通知說找到小杰了。

原來小杰在做完此事後,準備到南部去避避風頭。只是沒想到,

晨風卻早了一步找到他,於是他被人押到晨風住處,等待晨風回來審

晨風坐完筆錄後立刻趕回家去,他想聽聽小杰如何解釋這件事

問他

到了之後,只見到小杰被人五花大綁的丟在客廳裡。

這時的小杰不停的發抖,因為他非常了解晨風。看似斯文、安靜

的他,一旦發怒,手段卻異常兇殘。

只見晨風淡淡的說:「我對你不好嗎?」

小杰回憶起在晨風身邊的日子,說實話,晨風對身旁的兄弟 真是

沒話說,只要他能力所能及,從來都是情義相挺,這樣的大哥

,打著

燈籠都找不到,我怎麼會做出背叛他的事,我是瘋了嗎?

晨風接著說:「好。既然這樣,我只說一次,你好好的給我聽清 只見小杰結巴的說:「好……很好,風哥對我真的很好……」

楚 , 把所有的事情交代清楚,我可以安排你離開基隆 ,另外再給你

筆錢生活 , 但是如果讓我知道 , 你有半點隱瞞 , 我想 , 你很清楚下場

會如何?

小杰聽完後,立刻說:「風哥,您放心。我一定會說實話的

於是小杰將賢哥跟嘉峰拿錢給他,出賣晨風的經過,全盤托出

說完之後,小杰哭著說:「風哥,我是因為欠下賭債,走投無

穿越時空

才會鑄成大錯,請您原諒我好嗎?」

路 晨風面 無表情的說:「做了這些事,我是不可能原諒

你的,

但是

錢 安排他離開。從此之後再也不准出現在基隆。」

.剛給你的保證通通都算數。」接著指示身旁的小弟說:「給他一筆

剛

群人離開後 ,晨風癱坐在沙發上,聚精會神的回想小杰說過的

話 , 他的心裡充滿了疑問:「為什麼他們會急著對我出手呢?到底為

什麼……」

他們之所以急著出手, 沉思了許久後 剎那間他想通了一 是因為畏懼我的實力 切, 露出深沉的微笑:「 ,既然這樣……」 晨風自 原來

信的盤算著

經歷過此事後,晨風並沒有找兩人質問,反而裝做若無其事

甚

至主動邀約他們飲酒作樂,其實暗地裡已悄悄佈局一 個計劃 ,等著兩

人上鉤。

雖然這次晨風平安無事,但狡猾的兩人並未死心,反而更強烈的

想要扳倒晨風和斌哥,於是計劃近期內再一次設局來陷害他

兩人以會長酒店開幕作為藉口 ,邀約晨風一起去捧場 ,晨風不疑

有他,直接答應。

開幕那天晚上,一群人浩浩蕩蕩的抵達酒店 1。當時 , 會 長 正 在接

待客人, 並沒有招呼他們 ,只叫人傳話。要他們盡興的玩 , 所有的消

費都記在他的帳上。

其實,狡猾的兩人早已準備幹掉會長及斌哥,再嫁禍給晨風

殊不知晨風早已在兩人身旁安排了眼線,得知這個消息後,決定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和會長及斌哥聯手,來個將計就計。

就在酒店打烊後 ,會長和斌哥到樓下時 果真遭到槍手埋伏

更

巧的是,晨風也在同一時間失蹤了。

這個消息一傳出 ,道上議論紛紛,直指晨風就是幕後的兇手

嚴重的是 ,在晨風失蹤的三天後,醫院傳來會長與斌哥傷重不治的消

· 更

息。

消息一出,撼動了黑白兩道

賢哥與嘉峰得到消息後 ,決定好好的慶祝 番 , 當兩人正在討論

該如此慶祝的同時……

陽明山上的一棟別墅裡,正聚集著數名 『新聯盟』 高層幹部 , 眾

人正在商討如何處置晨風這個叛徒,在眾人討論的如火如荼的時候

大門卻緩緩開啟 ,門外走進來一位男子 他踩著堅定的步伐邁入大

廳 ,絲毫不畏懼這個充滿黑道肅殺的環境

在場的人定睛一看,那不就是晨風嗎?第一時間鼓譟聲四起:

殺了他……來人呀!把他抓起來……」晨風卻不在意的說 : 各位

大哥,不急,先聽我把話說完。有關會長及斌哥遇害身亡的事

, 我有

證人可以證明,我並沒有殺害他們……」

這時 會長及斌哥從門外走進來,現場的大哥們見到兩人出現

時之間 晨風上前攙扶兩人到沙發坐下 ,眾人的驚訝完全取代了言語

才剛坐下的會長立刻說:「大家都坐,別站著。 聽聽看晨風要跟

你們說的事…」

穿越時空

害會長及斌哥並嫁禍給他的經過,說給在座的大哥們了解 晨風說完後,會長向斌哥看去,彷彿是對他說:「他們是你的 此時晨風不急不徐的說:「三天前……」他將賢哥及嘉峰計劃殺

武爭會意說:「矣!人,你自己看著辦吧!」

斌哥會意說:「唉!一切照幫規處置吧!」

晨風看見斌哥的無奈與不捨,心裡感嘆的說:「唉!這就是所謂

的黑道……」

決定如何處置兩人後, 會長接著說:「晨風跟阿斌明天來公司

趟,我有事情宣佈。」

告別會長後,在車上晨風問了斌哥一個問題:「老大,您不是早

就知道他們居心不良,為什麼還要放任他們惡搞,我有點搞不懂?」

因為你 唯有這樣 , 才能突顯出你的能力, 事 實也證明

的佈局是對的,不是嗎?」斌哥露出深沉的微笑說。

晨風聽完後,兩人相視而笑……

隔天中午兩人來到公司,會長與幾個幹部已在公司等後。兩人坐

定位後,會長一臉嚴肅的說:「今天早上我接到通知 , 那 兩個叛

先一步得到消息,偷渡離開了。」

才剛 說完 0 晨 風 的電話響起 他一接:「什麼! 怎麼會這 .樣?

不是說已經偷渡到對岸去了嗎?好…… 我知道了……等一下我過

趟。

掛完電話,晨風憂心的對在場所有人說:「 他們已經去了

政署 說願意配合轉當汙點證人,並提供警方,組織內所有違法 路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生意的 帳冊資料 目前警方已帶了大批人馬 準備掃蕩各個據點與堂

在場的所有人除了會長及斌哥外,都慌張的說:「那現在我們該

怎麼辦?\_

會長一臉鎮定的說:「慌什麼?這樣怎麼做大事?」

晨風由衷的佩服:「不愧是會長,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

他轉望斌哥,只見他眉頭深鎖,若有所思的樣子。

會長突然說:「晨風,你有什麼想法?」

晨風沒想到會長會詢問他的意見,顯得有點錯愕 但反應超 快的

他 , 隨即說:「首先,您先宣佈我接任副會長的位置,唯有這樣 我才

夠資格承擔起所有的責任,讓所有可能危害到組織的傷害,到我這裡

做 個停損點 , 而且我年紀輕,又沒前科 ,就算被判刑了,

年罷了。 我這樣的想法 ,不知道您覺得可不可行?」

斌哥及會長聽完晨風的想法後,異口同聲的說:「不行!」

對這位年輕人的膽識及用心,感到由衷的讚賞 兩人沒想到晨風竟然為了組織 ,甘願一肩扛起所有的責任,心中 因為如此 ,更不能犧

,

牲掉這個人才,才會口徑一致的堅決反對

晨風 趕緊說:「會長、老大,我知道你們捨不得我去承擔這 此

事 但是對我 而言 , 組織給了我一 切,這樣的犧牲 , 對我來說根

算什麼,況且 ,沒有比我更合適的人選了。」

兩人環顧 四周 ,會長歎了一口氣:「唉!看來也只能這 麼做

了 。」於是當眾宣佈由晨風接任副會長一職,並吩咐組織內的律師 穿越時空

專 ,陪著晨風到 『警政署』 製作筆錄 ,並要求他們,一 定要盡全力替

晨風打好官司。

經過一整天的偵訊,晨風在律師團的陪同下,步出『警政署』

滿臉倦容的他,點燃了一根菸,吸了一口,用力的吐了出來,彷

彿要將一身的疲憊全部一吐而光。

短暫的回神後,振作起精神 ,好準備下一步。因為訊問過後的他

被依 「違反組織犯罪條例及違反……等罪名」函送地檢署

無力感卻不斷攀升,從出事到現在,他的腦海裡浮現都是她的影子 面對這樣的指控 ,晨風心裡似乎早已有了預期,但隱藏在內

於是,開著車來到芷柔家樓下,撥了電話,響了很久卻無人接聽

晨風其實有備份的鑰匙,但不知為何?他總是喜歡見到芷柔來替

他開門,因為那樣的舉動讓他感覺,至少還有一個人在等他回來

當晨風從後照鏡看著芷柔出現,他並沒有下車,一直等到她步入

家門後,才按下重播鍵。電話那端傳來她的聲音:「喂!哪位?」

「是我!現在在樓下。」

芷柔一聽到晨風熟悉的聲音,開心的說:「樓下門已經開了,趕

快上來。」

晨風 一出電梯,就看見她滿心期待的站在門口等他,內心莫名的

感動驅使他衝上前去,緊緊的將她擁入懷裡 ,喃喃的說:「不管發生

任何事,還是只有妳陪在我的身邊。」

芷柔彷彿知道他的心事,就只是靜靜的讓他抱著……

不知過了多久,晨風放開她,開心的說:「等下我來燒幾樣菜

##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好久沒陪妳聊聊天了。」

芷柔一聽,眼淚不自覺的流了下來。邊掉淚邊說:「真的嗎?好

久沒吃到你燒的菜了……」

吃完飯後,晨風面有難色的說:「我有些話想跟妳說……」 於是

將最近發生的事毫無隱瞞的說給她聽。

聽完後,芷柔不斷的哭泣說:「不可以!你如果坐牢,我該怎麼

辦……為什麼事情會演變成這樣子?」

晨風不捨的說:「之前我們的約定,恐怕沒辦法實現了。既然這

樣,為了不耽誤妳的青春,我們還是分手好了。」

芷柔激動的說:「為什麼?我不要分手,更不要你離開我。」

晨風故作狠心的說:「我只是個混黑道的流氓,妳想要的,我一

樣都給不起,倒不如趁現在彼此的回憶都是美好的,趕快分手……」

接著,頭也不回的離去,不顧芷柔在背後深情難過的呼喊

其實,不是晨風狠心,而是他害怕看到她的眼淚,因為他知道

只要一回頭就會因為心疼她而再也離不開了。

狠心的用意 晨風離開後 ,芷柔獨自一人呆坐在地上。她何嘗不知道晨風如此

難道 他不知道,自從他跟我分享秘密的那一天起 , 我就再也離

不開他了嗎?」她在心裡想。

於是,她不管晨風的決定,還是選擇默默的守在他的身旁……只

是這一切,晨風並不知情。

兩年多漫長的偵訊、調查、審理。法院將在今天宣判,晨風在前

山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往法院聆聽判決的路上 會比 較有安全感吧!至少不用擔心受怕。唉!或許孤單還是比 ,「兩年多了 ,她過的好嗎?也許沒有我的

適合我吧!」他自我嘆息著。

環 住 我都會挺你。 身面對法官時 , 顧四周 過了許久 到了 ,嘆了口氣:「唉……她或許已經死心了吧!」當他正 法庭上,會長、斌哥及一些高層幹部都坐在旁聽席,晨 另外 ,他在晨風的耳邊輕說:「兄弟!不管判決結果如 , 突然一 、,還有 個身影閃過 個人正在我家等你……」 ,尚未看清楚的晨風已被他一 把抱 要轉 何 風

說完後,晨風定睛一看,原來是保興。

**晨風開心略帶感傷的說:「兄弟!謝謝你。」** 聽完判決後,晨風迅速的向在場的人道別 邊開車邊回想起剛

剛 保 興說的話:「有一 個人,正在我家等著你……」 是她嗎?一

她。

現在他腦海裡浮現的都是芷柔的身影,就連剛才開庭的過程 中 ,

也一 直不斷的想起她,根本無心聆聽法官說了什麼,只依稀記得

違反……判處有期徒刑八年……

到了保興家 他只想要見她 , 美倩替他開 面 , 剩下的對他來說 7 菛 , 小 聲說 , 都無所謂了 : 你們

聊

, 我

去找保

興,晚上我們再一起吃飯。」

晨 風 看 看 四 , 想要找尋那個熟悉的 身影 , 最後 在 陽台上 發 現

晨風 立刻上前 ,從後面緊緊的環抱眼前這個令他朝思暮想的女

人。

她

穿越時空

我好想妳 ,真的……對不起 !都是我的錯 。不該一昧的自認為

是對妳好,而自私的忽略妳的感受,我不……」晨風正滔滔

不絕的自

責時,那女孩轉身過來,吻住了他。

芷柔用手輕捂著他的嘴巴說:「別說了,我都懂。是我不夠體諒 過了許久,兩人分開後,晨風說:「芷柔……我……」

你……但是,希望以後不管發生任何事情,都別將『分手』說出 

你跟我都很清楚,我們是分不開彼此的,就像當初說的

, 我 會

直陪

在你的身邊,好嗎?」

妳所期待的生活,我一定會做到,不會讓妳失望的。」 晨風感動的說:「謝謝妳願意陪我一起走未來的路 我承諾妳

個月後,在晨風即將入獄的前夕,他接受了會長及斌哥的送

行招待 , 到了餐廳 , 如往常的排場「兩旁站滿了身穿黑色西裝的保

鑣

晨 風回憶起七年多前第一次和會長見面時的情形, 沒想到七年

後……唉!命運的安排真是詭異。」心中暗自嘆息著

入席後,免不了一些場面的寒暄與慰問 ,此時會長突然站了起

任 來 , , 我決定等他出獄後 嚴 肅的說:「大家都知道, , 就讓他接任代理會長 晨風 為了 組織 , **,** 而我將退居幕後 肩扛起了 ,所有責 , 擔

任組 織 的 顧 間

說:「有任何人有意見嗎?」 此話 出 , 現場所有人一陣譁然,會長見現場議論紛紛

瞬間現場鴉雀無聲

此時晨風卻站起來說:「謝謝會長的厚愛, 但我想……並不適

會長立刻打斷他說:「我決定的事,就不會改了。」

的露出笑容,拍拍晨風的肩膀說:「記得這裡的一切,將來都會是你 緊接而來,取而代之的是一句句恭喜道賀的聲音,會長才滿意

的……自……己保重。」

結束充滿江湖氣息的道別宴,晨風趕往保興家 ,他跟保興約定

是我·

,最後的道別要留給他們,「離開之前能夠有他們的陪伴

,這大概

好

人生中最完整的幸福了。」他心中有所感的想著

就這樣保興,美倩,芷柔及晨風四人度過了一個沒有複雜的人

虚偽的慰問,就只擁有彼此的晚上

情

隔天,四人一起到了地檢署。晨風先是給了保興一個大大的擁

極道世界的無情與背叛

抱 並在他耳邊說:「兄弟!好好替我照顧她。謝謝!」

保興輕輕拍著他的背,告訴他:「謝什麼?你放心好了,我會好

好的照顧她,你自己保重。」

接著轉向芷柔,兩隻手分別握住她的手,深情的看著她說:

我回來……」

話都還沒說完,芷柔已吻上他的嘴巴,不知過了多久,兩人才依

依不捨的分開

芷柔難過的看著晨風 ,眼淚已不自覺的滑落 哽咽的說 ÷ 你放

的是早點回來。別忘了你我之間的約定。」 心,我會等你回來……外公外婆我會照顧他們……你安心服刑 重要

晨風點頭 ,轉身朝法警走去……



路

**警高牆** 穿

穿越時空

## 第八章 轉念,一切歸零

晨風入獄後,在獄方的安排下,住進了新收房,等待分配作業工

廠,並且得到一組代表他身分的號碼——301

人物 ,按照程序, 由於晨風是 『新聯盟』 獄方會指派一位 重要幹部,理所當然成了獄方核心列管的 『教誨師』 為他進行輔導與教化

這天午休過後 ,門外傳來:「 3 0 1 !  $\neg$ 教誨師 \_ 個別 教化

之後 見到晨風 ,他被帶到 進來 , 他好奇的看著晨風說:「看資料, 間辨 公室,裡面 [坐著一位穿著襯衫的斯文男子 你不過才二十三

那 歲 麼年輕……該不會是資料錯誤吧!」 但資料裡卻顯示你是『新聯盟』 的副會長,哇!還是總會的 他帶著相當懷疑的眼神看著 , 你

他

此時 位身穿橘色背心,約莫四十歲的中年男子走了進來 , 由

於晨風坐著又背對著他,該名中年男子並沒有看到晨風的樣子。只顧

著說:「老師,您找我?」

被他稱為老師的男子說:「 阿銘呀!這個年輕人說是你們組織的

總會副會長,你認識嗎?」 回 銘 轉過頭看向晨風 ,不看還好,這一

「風哥!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進來了。

看 ,

連忙恭敬的鞠躬的

說

坐在一 旁的老師見狀,不可置信的說:「阿銘,他真的是……」

原來 教誨師』看了晨風的資料,直覺他那麼年輕,怎麼可能

是全國最大幫派的要角 ,而且還是副會長,理所當然認為晨風是亂報

名 號 ,於是找來曾在 『新聯盟』 擔任總護法,後來因案殺人入獄的阿

銘 , 來確認晨風的身分。沒想到阿銘的反應出乎他的意料。

接著, 阿銘對老師說:「老師,他確實是……那我先回去工廠

了。

說完後,立刻恭敬的跟晨風說:「風哥,如果您有缺什麼,再託

晨風不語,只揮揮手示意他離開人告訴我,那我就先離開了。」

再度仔細打量晨風時,看到了一雙與他年齡完全不符的眼神 老師驚訝的看著兩人的互動 ,心中對這年輕人充滿了好奇 ,那雙深 當他

邃的眼神,有著令人不可親近的霸氣和歷經滄桑的成熟。

於是他問晨風說:「你願意來這裡幫忙處理一些文書工作也方便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我輔導教化嗎?」

晨風面無表情的回答:「來這裡幫忙對假釋有幫助嗎?」

老師肯定的說:「當然有。」

「那我願意。」晨風乾脆的回答。

從那天開始 ,晨風每天都固定到黃克強老師那裡幫忙,一

廣,愈來愈深。

大半年過去了

。兩人也因為愈來愈熟識

,彼此聊天的話題也愈來愈

轉眼

就在一次閒聊當中 老師問他:「你出獄後,最想要做什麼?」

晨 風 無奈的說:「 我沒得選擇,會長已經安排我接任代理會

長。」

老師一 驚,心裡想:「假設他假釋出獄,也還不到三十歲,如何

受人支配,所以你今天才會出現在這裡,這當中或許有許多的身不由 己;但你是否應該思考看看,二十歲以後的人生,是不是可以靠你自 他說:「二十歲之前的人生,或許你因為種種不可抗拒的因素 能管裡那麼龐大的組織呢?」但他收斂起自己的驚訝!語重 己決定跟負責呢?」 心長 , 的跟 被迫

這一番話深深的牽動晨風的心,「二十歲以後的人生……」 腦中

不斷的浮現這些話。

全被打通了。懂了!晨風真正了解老師所說的話,也開始清楚 何規劃自己未來的人生了 那是不是該為自己做些甚麼呢?長期被堵塞的思路 ,彷彿 下子

我不想再混黑道了,因為黑道只會讓我往後的人生再次被人支



配,而忘了初衷

就這麼簡單 的 個轉向念頭 ,讓晨風開始為出獄後脫離江

湖

做

備。

獄中的幫派份子,甚至反過來說服他們早日脫離幫派 的發展時 的 技藝訓練班 晨風開始閱讀大量的書籍,充實自己的不足,並且參加各式各樣 ,發生了一件大事,讓晨風想脫離組織的想法更為堅定。 ,來增加自己的一技之長,最明顯的是,晨風開始遠 0 切看似順 利

是自己有權選擇的 了一個很大的玩笑,但是怨恨不是開啟心門的那把鑰匙 答幾句話給晨風: 這天 ,芷柔來會客時 「告訴晨風 他是這樣 , 告訴晨風;外公過世的消息 ,人生有時候會有許多的無可奈何 ,雅凡也是如此,命運在 他們的身 ,唯有放下才 ,並交代 7上開 她 , 不

能真正的打開心房。 如果可以的話 ,叫他早點離開那個是非之地 , 可

惜我看不到了……」

晨風望著芷柔,想哭卻流不出眼淚,可是悲傷的情緒漸漸淹沒了

他 ,他在心中暗自發誓:「阿公,我一定會離開黑道,而且再也不會

讓愛我的人傷心難過。」

很快的,晨風入獄已經五年了,由於他在獄中表現良好 ,已獲得

提報假釋機會。

教誨師與受刑人的關係 這天 , 他 照例到老師辦公室幫忙 ,轉變成現在無話不說的忘年之交,當晨風正 ,經過五年的相處 兩人從當初

在處理一些文書資料時,老師開心的跑了進來。

准了,晨風你的假釋准了。」老師上氣不接下氣的說

老師拍拍晨風的肩膀說:「別忘記自己的初衷,更別遺忘了自己

對所愛的人承諾的一切,出獄之後,好好加油。」

晨風 一臉感激的看著老師說:「這些日子,謝謝您對我的照顧及

教誨 ,尤其是您的教誨 ,或許對您來說不算什麼,但對我而言, 您好

比是我生命中的貴人, 因為你的一 番話 , 讓我做了重要的選擇……真

的謝謝您

兩 個 星 期後 ,晨風緩緩的走出監獄大門,站在大門前用力吸了

睽違已久的自由空氣 ,踩著堅定的步伐, 踏出這個禁錮的囹圄 **,** 

出大門口,晨風所擔心的事情就發生了

只見門口聚集了四、五十個『新聯盟』 的成員,一見到晨風出

來 , 彷彿是先演練過的 樣 , 大聲喊著:「風哥 , 歡迎您回來

了。

其中一 輛賓士車下來兩個人,徐徐的走向晨風,晨風立刻鞠躬

恭敬的說:「會長、老大,好久不見。」

會長向前拍了拍晨風的肩膀說:「回來就好……先上車再說

晨風一坐進車內就堅定的對兩人說:「會長、老大 , 我想……只

希望你們能念在我為組織的付出,答應我的要求。」

同意 原來上 ,兩人一 車後 聽到晨風要退出組織 , 晨風就將想脫離組 , 立刻就想反對 織的想法告訴 , 兩人 但晨風最後 希望他 們能 一句

話卻壓得他們啞口無言,他確實為組織付出太多了。

兩人陷入為難 ,沉默了許久,會長開口說:「唉!原先還想栽 穿越時空

能勉強你 只有一個條件一將來無論你遇到任何事, 都不能再用 新聯

們……」會長用一種晨風從未見過的慈祥眼神對他說出這番話

,無論你將來碰到任何問題需要幫忙,儘管來找我

盟的名號,另外

晨風帶著感動及感恩的心對兩人說:「謝謝您們這些年的照顧

樣的人生哲理 ,只是我不能再讓愛我的人傷心過,所以……對不起

這個圈子雖然有太多我不願意想起的回憶

,

但從您們身上我學到

不一

辜負你們的期望了。」

到了台北後,晨風正式向兩人道別,也確定揮別了黑道生活

到了芷柔公寓下,抬頭望著她的樓層 ,心裡浮現了複雜的感觸

終於回來了,而且是以一個重生的身分,我決不會再重蹈覆轍 , 從

今以後我會用雙手及生命來守護每一個我愛及愛我的人。」 晨風 下決

定的說。

風按下了期待的門鈴,他聽見裡面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 「找

誰?

晨風激動的說:「是我。」

才剛說完 ,門就打開了 0 兩人深情的對望,芷柔跳向晨風並

環抱

著他,激動的說:「你終於回來了,我好想你。」

晨風也緊緊的抱住她說:「對!我回來了 。妳不會再吃苦了

後的一切都交給我吧……」

兩人可能是太久沒有好好說話 ,似乎有聊不完的話題,尤其是當

晨風告訴芷柔,他脫離黑道的消息,她開心的流下眼淚說:「從今以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後,我再也不用提心吊膽了。」

去祭拜外公,然後去找保興和美倩,好不好?」 說完後,與晨風緊緊相擁。過了許久,晨風告訴芷柔:「我們先

芷柔開心的說:「當然好呀!他們等好久了。」

兩人來到外公存放骨灰的地方——金寶山。

晨風望著外公的牌位,有感而發的說:「阿公,對不起!那麼久

才來看您,過去的我,做了許多事讓您傷心了 ,您臨終前交代的話

芷柔都有轉達給我 ,我也會試著努力完成您的遺願,請您保佑我

您可以安息了。」

祭拜完外公後,兩人前往保興家。美倩得知晨風出獄後,特別準

備一大桌好菜,四人圍桌而坐,一邊吃喝的同時,保興開口問:「接

下來你有什麼打算嗎?還是我介紹你到建設公司工作?」

新開始,我之前學的是建築設計,所以,可能會先找個助理的工作, **晨風搖頭說:「兄弟!不是我見外,只是我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從** 

從頭學起吧!」

三人聽完晨風的想法後,都睜大眼睛看著他,因為他們發覺到他

變了,變得謙虛,也懂得低頭 ,讓他們由衷的替他開心。



穿越時空

## 第九章 因緣際會下的生命貴人

找工作的過程並不順利,尤其是知道晨風曾經坐過牢後,那 更是

敬謝不敏,有好多次,晨風因為被無情的拒絕而萌生放棄的念頭

想過要走回頭路。

這一 切芷柔都看在眼裡,一 直不斷的開導他:「重新開始的路原

會走出一條屬於你自己的路。」

本就不好走,只要有堅持下去的

勇氣

,相信自己

,

那我敢保證

, 一 定

這 陣子,好在有芷柔陪在身邊給他鼓勵 ,晨風才能一直堅持下

去。結果讓他如願找到一個室內設計助理的工作。

助理工作說穿了就是打雜小弟,什麼瑣碎的小事都得做,其實這

路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些對晨風來說,都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比較嚴重的是同事間的冷嘲

熱諷 ,例如:年紀那麼大了,還來當助理;又或者是他以前坐過牢,

一定是居心不良……等這些尖酸刻薄的話。

每次聽到這些,晨風就會回憶起以前混黑道的日子,那時候高

高在上,有誰敢和他這麽說話?但如今……「唉!重新開始真的好

難:::」他在心裡無奈的想著。

以後的人生…」來堅定意志力和決心,進而使自己能夠堅持下去。 每當覺得沮喪的時候,就會想起教誨師說過的一番話:「二十歲

就這樣,晨風咬牙苦撐著,持續做了三年的助理工作

這一天,晨風跟芷柔提起創業的想法。芷柔當然支持,只是擔心

晨風沒有設計師實務的經驗,草率創業會不會太冒險了。

她跟晨風建議:「你就快要升為設計師了,就再努力個一年,獲

取些實務經驗,之後創業也會比較順利,不是嗎?」

晨風也認同芷柔的說法,決定再努力一年的時間,並利用這段時

間 ,來籌備創業的事情 一年很快就過去了,因為先前已同步進行籌備,所以很順利的找

到理想的地點,並計劃在十天後開幕。

抬頭卻發現芷柔坐在沙發上,正目不轉睛的盯著他看

這天,兩人購買了一些文具用品,回到家後,晨風正忙著整理

晨風笑著說:「怎麼?我的臉上有東西嗎?要不然妳一直盯著我

看

芷柔笑說:「沒有呀!只是好奇……」

好奇什麼……」

「我發覺,我好像選了一個『謎』一樣的男人。」

「怎麼說?」晨風好奇的問。

人知的秘密,等到了 從我認識你的那一天開始 `解後;你又出乎人意料的加入黑道 ,你就像個謎一樣,有著許多不為 ),等到 釋 懷

助理 了; 你卻又鋃鐺入獄 ,等到盼到你出獄了;你卻退出黑道甘心做 個 Л

你的 人生 ,等到我習慣你是個小助理了;你又即將變成一 屋練 , 說好 聽 點是豐富 , 但其實就是坎坷 個設計! ,可是你卻 師 老 扮什 闆

麼像: 什麼 彷彿這套人生劇本是你預先自己編好的,讓我完全搞 不清

到底自己是選擇了一個什麼樣的男人?才會說你就像是個 謎

樣。

楚

,

晨風露出詭異的笑容說:「如果我告訴妳,妳說的這 切都是我

早已計劃好的,妳相信嗎?哈……哈。」

芷柔笑而不語,在心中說:「當然相信,從我認識你的那一天

起

了道賀的花籃跟盆栽 開幕當天,五十坪的辦公室擠滿了前來祝賀的賓客,現場更擺滿 ,保興和晨風忙著四處招呼客人,美倩跟芷柔更

不斷的補上飲料跟點心,現場好不熱鬧。

就在忙得不可開交的同時,門外走進來一人。

晨風立刻上前握手致意 ,並說: 「老師 ,你怎麼會來?就是怕麻

煩你奔波,才不敢發邀請函通知你,沒想到你還專程跑一趟,真是不

好意思!」

老師接著說:「你自己創業,怎麼可以不來幫你加油打氣 呢 ?你

能夠堅持下去,真替你開心,但是往後的路會更辛苦, 無論 如何 ,

別忘了自己的初衷,知道嗎?」

晨風開心的說:「你放心,我會把你的話放在心裡,一定會繼續

堅持下去,謝謝你的祝福。」

名度不高 風光熱鬧的開幕之後 ,只能靠幾個小案子來勉強度日, ,要面臨的問題接踵而來, 雖然之前的積蓄還可 剛開業的他 以支 , 知

撐 陣子,但入不敷出的狀況 ,著實讓他煩惱 心想: 定要 /想辨

法解决目前的情况。」於是選擇了利潤較高的商業空間 ,作為業務主

深刻 力 , 因為商業空間需要比較多的變化 有助於提升公司的知名度 ,設計感強烈,很容易讓人印象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但是作品及經驗不夠豐富的問題仍舊困擾著晨風 ,於是開始參加

些國際級的比賽,利用成績來累積經驗與知名度

年後,晨風得到TID全國設計大賽的金獎,也讓他迅速擁有

超高的知名度

不過老天像是故意在考驗他一樣,獲獎的同時卻也面臨客戶倒帳

的情況,導致公司面臨嚴重的財務危機

向自信冷靜的晨風也慌了手腳,不知如何是好

芷柔看到晨風日漸憔悴,內心當然替他不捨,卻也愛莫能助 她

擔心著:「如果公司因為週轉不靈而面臨倒閉,那晨風受的了嗎?」

晨風心裡早已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如果真的不行,也只好放棄

路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就在他決定歇業的同時,接到了一位自稱是 蔡董的電話

蔡董在電話中表示:「他所經營的工廠是以生產腳踏車零件 為主

做設計規劃。這個案子總共分為三期,第一期的計劃是 的傳統產業。現在計劃增家門市銷售的業務,想請晨風替他們的門市 百家門

鬲尺, 曼虱來到對方公司,到了之後,皮那麼4市。 」 晨風聽完後,立刻與對方約定見面洽談的時間

隔天,晨風來到對方公司,到了之後,被那麼大規模的生產工廠

給震懾住了。

心裡想: 「原來那位蔡董的公司規模那麼大呀!我一定要好好把

握。」

此時接待人員已引領他到會議室,並說:「顏設計師,董事長已

在裡面久候。」

晨風一 進到會議室,只見現場大約坐滿二十個人,此時坐在 中

間 ,一個大約六十五歲上下的男子伸出手來說:「顏設計師你好 ! 我

是蔡金銘。初次見面,想不到你那麼年輕。」

晨風也立刻握住他的手說:「蔡董事長你好,謝謝你給我這個機

會為你們的門市規劃做簡報……」

經過漫長的一個小時簡報之後,與會人員都非常喜歡晨風的規劃

草案,蔡董事長也頻頻點頭。

結 束簡報後 蔡董說:「你們先出去,我想單獨 和顏設計師談

談……」

所有人員都出去後,蔡董開口說:「顏設計師,你的草案,我們

非常喜歡,只是,雙方是首次合作,彼此都還不夠了解,能否請你先

行設計規劃一家門市,如果效果不錯,再接著進行整個計劃

0

這時,晨風面有難色的說:「原則上是沒有問題,只是……」他

坦白將自己的困難,毫無保留的告訴蔡董

難免都會遇到困難 ,沒關係!我可以先預付給你一筆訂金 ,但條件是

蔡董一聽完,立刻笑著說:「我最欣賞年輕人坦白,創業

嘛!

必須在二十五天完工,這樣你辦得到嗎?」

晨風想都沒想就答應了。但將近三百坪的面積 , 真的有辦法做得

到 嗎?

當天凌晨兩點多,晨風忽然接到蔡董的電話:「晨風嗎?自 從和

你簽約後,我一直擔心到睡不著覺,真的沒問題嗎?如果有的話 在提出來還來得及。」蔡董質疑的問 , 現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晨風故作鎮定的說:「董事長您放心,一 切都沒問題

我們如期開工,您早點休息,別太擔心了。」

結束兩人通話後,晨風呼了一口氣:「呼!真的沒問題嗎?三天

後真的能順利開工嗎?不行!努力了那麼久,只要再堅持一下,一切

難關都會順利度過的……」

到了開工的日子,蔡董一大早五點多就到工地現場了 ,只見晨

風 一人在現場放樣 , 蔡董默默的觀察眼前這個年輕人, 他在心裡想:

那麼努力的年輕人,竟然比我還要早到……」

接 (著開 問晨 風 說:「那麼早就到了呀!怎麼只有你一 個人

呢 ? \_

面對董事長提出的疑問,晨風露出一 貫的自信笑容說:「董事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長 ,工人平常都是八點才有上班呀!只不過今天要開工程會議 我要

求他們六點就要到現場,應該快到了吧!」

話才剛說完,工人們就陸續抵達,六點鐘一 到現場已經聚集了

五. 、六十名工人了。

晨風轉頭跟蔡董說:「董事長,您稍候一下,我先跟他們開個

會

董事長笑著說:「沒關係!你忙你的。

晨風立即站在主席台,開始分配工作,並告知現場施工人員注意

工作進度……等施工注意事項

蔡董站在台下,靜靜的觀察這一切。頻頻點頭說:「這個年輕人

將來一定無可限量,光是看他在台上的架式,就知道將來一定是個做

## 大事的人物。」

會議大概進行了三十分鐘,結束後,工程人員開始進行施工事

宜 ,晨風立刻跟台下的蔡董報告:「董事長,一切都沒有問題了。

程人員協調 由於工程時間很趕 施 工的細節 , ,晨風除了圖 眼看完工期限的 面繪製外 時間就要逼近 ,更日夜都在現場 , 他卻得 了重 與工

感冒,除了發燒以外,整個人昏昏沉沉的使不上力。

止的時間只剩下五天而已,他可不想搞砸這個機會呀 芷柔勸他在家多做休息,但是他執意要到現場監工 , 因為距離截

於是,倔強的他咬著牙硬撐到工地監工,在他的堅持下,終於在

兩天後順利完工,竟比截止時間硬生生的提早了三天,完工當天 , 他

復了

,

讓我住兩天就

好

,

, 我

聽

還帶來了一 交由你來負責。所以你就好好的休養,這樣才有體力迎接後面的 個好消息,就是我已經決定將這次門市拓展的計劃, 挑戰 全權

呀!

晨風和芷柔一聽到這個好消息,不顧蔡董還在身邊,高興的互相

擁抱。

董事長給我這個機會 分開後, 晨風轉身緊握住蔡董的手,不斷的說:「 ,這對我來說 ,不單單只是賺錢而已,更有意義 謝謝…… 謝謝

的是對我的肯定……謝謝。」

自己努力所得來的,只是辛苦你了。好了,不打擾你休息了。」 董事長用不捨的表情看著晨風說:「 不用謝我,這一 切都是靠你

目送蔡董離開後,晨風摟著芷柔說:「謝謝妳的不離不棄,才得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以成就現在的我,我也會更努力朝著我們的夢想前進

自從獲得蔡董的支持後,公司的問題早已經迎刃而解 , 再 1加上得

獎後的超高知名度,現在的晨風已不可同日而語

當天晚上,晨風陪著芷柔在陽台的躺椅上聊天,他輕撫著芷柔的 晨風卻沒有因此而自滿,私下悄悄的做了一個決定。

頭髮說:「我還有一個目標想要去完成。」

芷柔用充滿疑惑的表情看著晨風說:「什麼樣的目標?」

晨風深情的看著她:「 我想去參加  $\neg$ 德國紅頂獎』 室內設計大

賽 , 但我擔心……」

芷柔原本疑惑的表情已被深情所取代,她看著晨風:「如果你是

擔心參加比賽後,會因為忙碌而忽略我,那你大可放心,我知道你為

什麼想要參加這個比賽 , 因為你想要證明自己,證明一個人的出 身就

算再怎麼不堪與坎坷,只要自己願意努力,所有的夢想都有可能 會實

現。

晨風驚訝的看著她:「妳怎麼……會知道?」

芷柔故做調皮的說 :「還記得 ,我曾經說過 , 你就像是一 個

謎』嗎?」

 $\neg$ 

晨風點點頭。

芷 柔接著說 : 但 是我卻從來沒有告訴過你 0 最後 解開這 個

謎』的人,就是我呀!呵……呵」。

 $\neg$ 

兩人相視而笑,深情的擁抱彼此……



路

又藝高牆

穿越時空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 後記

2014年5月10日

迎各位媒體朋 相信各位對他並不陌生,因為他就是才剛獲得 喜來登飯店的會議 友蒞臨 參加一 廳裡 顏晨風設計師的得獎作品發表記者 ,傳來主持人一貫的開場白:「首先歡 , 號稱設計界的奧斯 會 卡

獎 德國 紅頂 災災中的 『全球最佳新鋭設計 師 這個 獎項 0 現 在 , 就讓

熱烈歡迎顏晨風設計師上台,為各位介紹這次的得獎作品

П

家。」

我

們

此 時 鎂光燈此起彼落的閃爍著 ,晨風充滿自信的緩緩走上台

用麥克風向台下的媒體以及賓客說 :「謝謝各位今天百忙之中抽空來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參加 本人的得獎作品發表會。在發表這次的得獎作品之前 ,想先跟大

家分享一段故事,一段屬於我的故事……」

晨風說完故事後,台下的媒體記者無一不為之動容,甚至傳來一

陣陣哽咽的啜泣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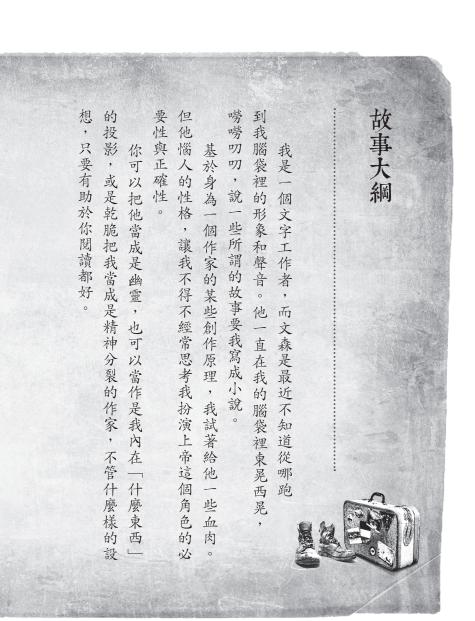
己的 故事 要願意堅持朝自己的夢想前進,靠著自己的力量 生有多麼的不堪與坎坷,只要願意努力,不要放棄,所有的夢想 可能實現 『人生主導權』。 ,是希望透過媒體力量的渲染,讓所有人知道,今天不管你的出 晨風接著說:「各位媒體朋友,會想跟你們分享這一段屬於我的 。或許 曾經因為不可抗拒的因素 ,被迫受人支配 ,你也能重新掌握自 , 但 是只 都有

說完後,台下響起如雷的掌聲



# 長路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在我 怒哀 的生活 樂 日子 , 我 一天一天過去 中扮演了一 不禁開始 認真思考, 個 , 小說也 重要的 角色 到 一字一句慢慢完成 底 該 ,影響了我的 和 他 如何相處 ,文 日常生活 ?而文森真 森 漸 與 漸 地

實的身分又是什麼呢?

梭 在 真實與 我 以後 虚 設 幻 小 ` 說 過 的 去 文學技法,運用魔幻寫實與超現實概 與現在之間 , 以第 一人 稱 的角度敘 念 述這整

個

故事,

目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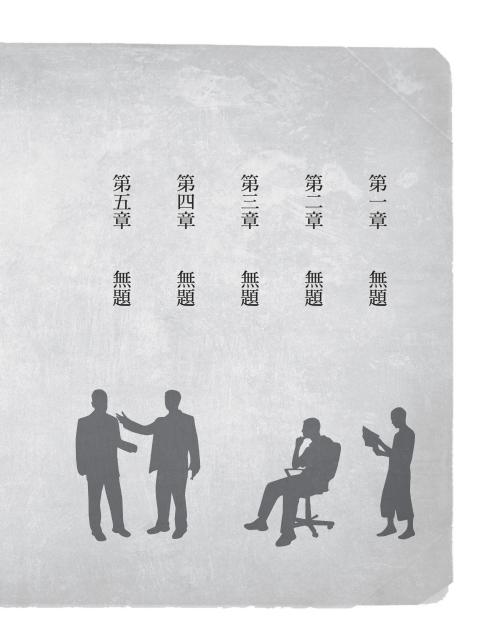
有

兩

個

灣讀者的一封信 什 麼樣 的 問題 我想要讓有些人知道「不管地球上的任 ,你絕對不是孤獨的」(村上 春樹 聽 何地方,不管有 風 的 歌 給

地 以忘記的閱讀經 許 不喜 二、我想要用 歡 都 驗 好 0 不同的方式,誠 無 論 如何 ,我希望這是一個你會記得 怒地寫一篇小 說 ,也許喜歡 的



長路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 第一章

錯的情況;也就是說不完全是快樂,也不完全是不快樂。 其實不是的 來呈現他的快樂,有一 文森這幾天愈來愈快樂了。但其實用這種「愈來愈……」的句法 。他的不快樂與快樂和大多數人都一樣,呈現一 點誤導,好像他本來就 「很」快樂的樣子 種複 雜交

道那裏冒出來的鏡頭捕捉到汗滴反射太陽晶瑩的剎那光影 走 好那個辛苦的人莫名其妙對鏡頭露出一絲微笑,於是那個 感 ,汗水順著臉頰的紋路在下巴匯集成汗滴 這樣說吧, 就是說 個人背負著壓死人的沉重行李在烈日下汗流浹背 我們知道有一些攝影作品呈現一種 ,然後非常湊巧地被 「勞苦時的喜悅美 , 「勞苦時的 再加 地行 上 不知 剛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喜悅 」就形成充滿藝術美感氣息的攝影作品。之後 ,人們開始在 有空

調設施的高級展覽場合欣賞、讚美說:「喔!勞苦時的喜悅多麼迷人

啊!

文森就有點像那個勞苦者。莫名其妙地露出一個微笑,就恰好被

我的鏡頭捕捉到了。

也不完全是不快樂」 越來越快樂嗎?」——似乎不會。所以我才說他「不完全是快樂, 但 !偶爾我又會想,如果不是那個難得的微笑 。他有時憂鬱陰沉,有時亢奮樂觀,只是這幾 他還會讓我覺得

天,不開心少了那麼一些,所以我才形容他「愈來愈快樂了」。可是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抗議後不得不遷就 他老是對我形容他 的 , 用詞很不滿意 但這實在是一件非常傷害我自尊的 , 而往 往呢 , 我的 堅持也在 事 , 我們 他 強烈 因

這種彼此的莫名堅持,常常發生衝突

力 還是耳聾!」 辱 受 容我 續 吃我的 , 卻又不想爭吵, ? 聲音瞬 有 ]晚餐做 Y 为 天他「又」開始不滿意了:「就跟你說不要用 他囂張地對我吼:「我只是覺得有 間 他臉部扭曲 拔高 **一**ノ 為 對 八度 ? 所以除了當沒聽到 他 的 , 對於他這種機車的說話態度 , 讓我的耳膜幾乎被刺穿:「 口 表情猙獰:「 應 0 他那 個 蒔 ,還刻意露出 跟你說半天你懂不懂?」 候大概是覺得受了  $\neg$ 壓 力 你他媽的是白 , 不屑的 , 我實在無法忍 你懂  $\neg$ 憂鬱 極大 表情 不懂 的 來形 ,  $\neg$ \_癡 繼 壓

我對我的智力一向自負,他的話毫無疑問的第一時間就刺傷了

穿越時空

留情地問候他的家人。「只是你媽也不知道能不能從棺材裡面爬出 是白癡、耳聾 我 來告訴你。你覺得呢?」這句話才出口,我就深深地為自己的殘忍喝 ,所謂的理性一下子就不知道飛到哪裡去:「文森 ,但你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這要去問你媽,」我毫不 ,我很肯定我不

采!說得真好!真好啊!

候 這樣子對抗的結果,就是爭吵的場景持續不斷。厭煩到了極點的時 現 狂喜 我形容他的方式有很大的「意見」 ,我會想是不是乾脆製造一場超級大洪水把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沖得 而那幾天我就會沉浸在一種頗為奇異的快感裡。 。但往往這種直接拿鹽往文森傷口灑的舉動會讓他好幾天都 之後我就看著他不發一語默默地消失,那時我會有一種勝利後的 ,而我堅持不讓他的看法影響我 總之, 他就是對 不出

額 乾二淨,或是弄出一 0 但終究我沒這麼幹,繼續耐著性子聽他胡言亂語、大肆批評 些地震山崩之類的天災,讓文森去忙得焦頭爛

啦 出 受房東先生的勢利嘴臉 由是從某些角度來看 先看你想聽真話還是假話。一個理由是因為我快窮死了,再不認 一些可以換錢的文章,這個月的房租、水電,就要連續第三個 這是先 你問我為什麼不乾脆跟這種人絕交或是想辦法把它弄走?那得 排 除他敏 ,文森終究還不算是一 感 , ` 而麗塔下個月的生日更是要泡湯 易怒 ` 無禮 虚 偽 個差勁到 ` 好辯 ……這些特質之 極點的人; 另一 當然 真寫 個理 |月忍

說我是一個文字工作者,而文森是最近不知道從哪跑到我腦袋裡的形 喔 這些理由你聽了之後肯定會一頭霧水,這是因為我還沒有 後

影 他一 故事 象和 怕交易。你可以把他當成是幽靈,也可以當作是我內在什麼東西的投 角色的必要性與正確性,或者讓我深深地懷疑這是一場與魔鬼間 有助於你閱讀都好 , 些血肉 或是乾脆把我當成是精神分裂的作家,不管什麼樣的設想 聲音 要我寫成小說。基於 他一 。但他惱人的性格,讓我不得不經常思考我扮演上帝這 直在我的腦袋裡東晃西晃 (身為 個作家的某些創作原 , 嘮嘮叨叨 理 , 說 ,我就試 些所 , 的 著給 謂 只 個 可 的

衝突最 激烈的時候 ,就是他追著我要進度 0 而這卻 而再 再而

三地發生。

似地追著我。「如果你不會寫 我和你說了這麼多的話 ,那就照著我說的寫出來就可以了,什 ,怎麼故事沒什麼進度?」 他開始發瘋

麼 他又算是什麼「鬼」東西!所以我壓根不想理他 『作家』 , 還不都是狗屁 ° 這就是他混蛋的地方 ,就當他是一隻在吠 , 說我是狗 屁

喂!你說話啊!」我當沒聽見,繼續盯著電腦看部落格留言。

的狗

你不要以為你不理我就可以沒事了, 我知道你根本寫不出來

乾脆去當清潔工人好了 ,當什麼三流的作家。」三流的作家?我深深

地吸了一口氣,告訴自己文森是一個文盲,不用介意 他砲火猛烈 , 繼續謾罵:「不就出了一本小說, 還是自

費印

刷

就以為自己是大文豪了 , 起咧 0 總共賣出去不到幾百本。」冷靜 !

!沒聽到!沒聽到!「不追究你的進度也可以啦,那我就再把我的

故事說一次好了。」

靜

## 他媽的!第十一次了!

我終於忍不住對他狂吼:「 你他媽的別再說一 模 一樣的故

嗎?」我必須承認,那一 我試著把文森喚出來, 天 彈爆了我也聽不見,不要說僅僅是一隻狂吠的狗 長很長的假期 往我狂喝威士忌可以換來幾天的寧靜 分難受。這種痛苦是值得的,不到十分鐘,我想就算是屋外有 我會猛然間發現 緊接著,我慌忙地衝到床邊拿起半瓶威士忌猛灌,喉嚨被嗆得十 樣 0 但可悲的是假期終究會結束 「不知道要做什麼」的悲哀 而當他懶洋洋地回應:「 刻我心裡真的還滿高興的 ,那幾天對我來說好像是過 喔, 0 , ,當假期結 這讓我非常 不知道為什麼 白癡 有什麼事 束的 不 安 那 顆炸 了很 , 往

好奇地在我身邊繞來繞去,我一直飛一直飛,看著逐漸縮小的行人 纏住了屋外亂七八糟的電線。空氣的溫度非常適宜飛行 生生地將我帶離了窩居的五樓小公寓。當從窗口出去的 我的眼睛閃爍出的漫天小星星變成一 張張有翅膀的鈔票 詩候 ,有幾隻麻雀 , 還差 鈔 |票硬 點

好了 該回 到文森告訴我的故事了 任何人都絕不會想聽第二

遍的爛故事。

車子

·、大樓

,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滿了狂喜

唉,你知道我出生貧窮(我怎麼會知道?) ,小時候爸爸幫鄰

居清理垃圾,媽媽到有錢人家幫傭

。我的哥哥是乖寶寶品學兼優

可可

|年就被她甩了……」(我聽到這裡終於受不了)

說 的 這裡打斷他。「你告訴我這個幹嘛?」我忍住一肚子的怒火問 回答很理所當然:「你不是寫小說的嗎?」他認真地看著我嚴肅地 「我的故事很曲折離奇、很有情感、很有可寫性啊!」 等一下!等一下!」當我第一次聽見他的故事的時候 0 ,就在 文森

這叫 做有可寫性?有個屁的可寫性!」我毫不留情地反駁 0

情感在哪裡?曲折離奇又在哪裡?」我幾乎要一拳打在他臉上

的寶石!」 的工作,我給你的是題材!題材你懂嗎?就是金礦!就是還沒有琢磨 有可寫性!」 你怎麼可以這麼說!這是我的人生,不是別人的人生,當然很 他盯著我的眼睛毫不示弱。「情感是作家要用技巧呈現

唉,我很後悔那時後我把這句話聽進去了

生活裡的「絕大部分」,我很想把「絕大部分」這四 ,但考慮再三,我決定暫時保留,留給你來評斷 從那 天起,我就掉進他精心設計的陷阱 , 無休止的討論成 個字替換成 噩 為我



穿越時空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 第二章

十二歲的小文森個子不高,有些微胖,穿著有明顯汙漬,尺寸也

寶特瓶的破舊三輪車後方,沿著十五度斜坡的馬路奮力地往上推進

稍微嫌小的國小制服。他才剛剛放學出校門,就站在一輛載滿紙箱

三輪車前方把著龍頭的人是文森的父親,文森望著他的背影 ,心中的

羞恥感、憤怒感,讓他的臉越來越扭曲。

覺得似乎並不是這樣,卻又沒辦法反駁,畢竟那時候他只有十二歲 他父親常告誡他職業不分貴賤,靠勞力吃飯並不丟人。 但 他 卻總

能說些什麼呢?

常常在他推著三輪車回家的路上會遇到同學,他只好更加低著

是哪一 羞辱 氣 該 少 頭 他的話語裡有明顯的倔強 喜歡那些幼稚的小孩子 種情況延伸到學校的結果,就是一起聊天玩耍的小朋友一天比一天 了 如 。我拍了文森的肩膀 , 直到一個人都沒有 久而久之,同學們果真也不再和推著三輪車的小文森打招呼 更加 何面對這樣的窘迫,最後卻不知道為什麼只是重重地嘆了一口 個理由 另一方面藉由低著頭的舉動 也沒有關係啦!」文森大手一揮對我說:「反正那時候我 使勁推著三輪車向前走;一 ,他所迎來的始終只有更深刻的、更血淋淋的自卑 , ,說不出任何一句話。十二歲的孩子能做什麼 沒有朋友就沒有朋友,我不是很稀罕……」 ,我沒戳破。我試著想像一個十二歲的 , 希望同學沒有注意到他 方面是希望能早點回家結束這 0 但 感罷 無論 這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呢?只能繼續推著那輛後來還陪伴他好多年的破舊三輪 車

說到 瑯 他非 的大嘴伏在地上不停地喘息 就要在家裡附近?還在放學的時間叫我去推?」 勞力工作可以啊!可以去做綑工、搬家工人或是去工地打雜 在那裏咆哮 地 衝 要挑這種 ☆□□□ 撞 我實在想不通為什麼我爸非要靠 直 他像是陷 』這三個字,牙齒咬得很緊,我差一點聽不清楚。 到滿身是血 工作?就算做這種工作也要去遠一點的地方啊 在囚籠裡不停掙扎的野獸 ;然後腳 瘸了 `  $\neg$ 眼 撿破爛』 語了 我沒回答他 **,** , 過日子……」 張開滿是腥 下又一下匡 ! 為 , 為 任 臭 文森 由 什 什 瑯 唾 液 ...麼 他 王 麼

就是接受他父親所說的「職業不分貴賤,靠勞力吃飯並不丟人」

這句

也許……我是說也許那個時候的小文森

,能做的選擇只有

個;

282

中一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話 滿他身體的每一個細胞、每一個分子;像海綿吸飽了水,然後稍微 種事真的可以由一個十二歲的孩子來選擇),以至於最後他讓自卑感填 為社會階層流動的典範。但文森顯然並沒有做出這種選擇(我很懷 ,然後認真地唸書,成為一 個貧窮卻上進的小孩,希望有朝一 日成 疑這

文森又開口說了一些以前的事,像是他終於學會了說謊

捏就流出眼淚了

菜水果的食物一步一步地走近。接著小朋友就開始大聲喊:「文森、 卻老遠地看見父親一個人穿著破舊的髒衣服,提著一些看起來像是青 有幾次文森好不容易提起勇氣和家裡附近的小朋友一同 遊戲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的 變成了下意識 願說這類沒人相信的滔天大謊,也不願意接受他父親是一個 庭請得起工人?也很清楚那些小朋友根本就不會相信他的 家的工人……」他心裡其實很清楚在這個 文森你爸爸來了!」那時候他的回答是:「他不是我爸爸啦 這件鐵 般的 、無意識 事實 0 所以他的說謊初期是有意識的 小小的社區 裡 , , 話 哪 然後漸 有 撿 0 但 仔 他 麼家 是我 漸 他 寧 地

產生的 這種 有 點 1一隻魚 可信度才行 話真的是謊言 但 折 射 ,沒有任何一個有生命的蝦蟹在水下悠游 這真的算是謊言嗎?我們了 視差,他的 要有 嗎?還是更接近 種非事 心裡就是水下的世界;靜謐 實但有替代事實的 種扭曲 解謊言在某種程度必須要有 呢?像是光線射入水 可能才行吧?文森說 ,就只是寂寥地靜 ` 黑暗 ` 無聲 ; 沒 裡後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謐、黑暗、無聲

出 的 知……」我沒有接他的話,靜靜地聽他說下去。「只有相信自己說 你說世界是方的也沒有關係 ,其他人才可能會相信你。重點不是相信自己,是根本就把那 的話當成事實。」 文森 | 説: 「 然後,我學會了一件事情 他用像個沉思哲學家的語氣做出結論: 。別人的不信任對我來說只是極端 。就是只要你相信 就算 地 然 無

比 著燒紅的刀子 水下的世界觀 , 沒有絲毫難度。之後文森的世界就有了水上和水下的區別, 這段 極拗 、扭曲的折射概念來適應水上的世界。但如果套用他的 ,從奶油中間快速切下,然後奶油一 饒舌的話在文森口中說出來卻如此的自 分為二 然 順 像 是拿 他用 暢 無

後

,

別人就會相信你。」

邏 輯 這世上又哪裡有什麼扭曲和 真與假在他的腦袋裡只是不同的「相信」程度所造成的結 正常的區別?只要相信 就已 經成

7

的話 人相信 信自己, 反應?相信嗎?」文森用一種像是看著白癡般的 才會請人來假裝撿□□的當作是我爸爸。」 ,還有在技術上把情節弄得更合理,別人才開始相信我。」 。」然後趕緊補上幾句: 後來我跟同學說我家很有錢,只是家裡說不能讓人知道, 別人怎麼會相信我呢?一 直到很後來,我越來越相 因為那時候我還小 我問:「同學聽了有 眼神皺著眉說: ,還沒有學 信自 會相 仠 所以 沒 ...麼

暢 ,他足足用了好多的時間才把這些話說完。整個過程反反覆覆 這些文森說出來的話,其實並不是像你現在看到的文字那 麼順 , 顛

穿越時空

事的過程中我和他又發生了好多次的爭執,花了好多心思一再和 三倒四, 有時候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家到底是有錢還是沒錢 詢問 他確 故

認才湊出這麼一段文字。這應該接近事實了吧?我無奈地這麼想。

撘 繼續聽他瘋言瘋語下去。 寶石原礦拿去付我的房租 相信他身上具有「金礦」 陣子時間 。而我除了繼續做一 會兒又跳到成年後的戀愛史。反反覆覆也就罷了 文森的故事先用逗點暫歇一下好了,就這幾千字就花了我好一 ,主要是他的精神狀態並不是很穩定,一會兒說說 隻辛勤工作的狗仔外,又能怎麼樣呢?既 特質的故事 水電費和麗塔下個月的生日禮物 , 也打算好好琢磨這 ,更多的是前 心時候 顆他 ,就只好 然我 後不 說

的

唉……說到麗塔就讓我有點頭痛。一個挺單純善良的女人,也不

禮物 禮物有個屁用 福感 盡 知道為什麼就 些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對她說一 的 禮物和節日; , 都是用時間和金錢堆砌出來的結果。 但重點是我需要的不是禮物而是吃飯錢 !我真的很窮啊!又不敢讓麗塔知道,於是我就常常在 和我攪在 生日 ` 情人節、聖誕節 起。而女人這件 些自己都不太能接受的爛 -事最讓 ` 跨年 雖然她也很貼心的回 、房租錢 我煩心的: , 每 個 、水電費 藉 就 節 是永 錢 贈 的 無 幸 正 我

意 其花錢買禮物送妳, ,情人節快樂。」 我遞上卡片: 今年的情· 人節 「麗塔,這是我的心意 他媽的 還不如我用心親手畫的卡片更能代表我對妳 我窮到只能用手繪的卡片權充禮 ,說出來我自己都快吐了 ,希望妳能喜 物 , 那時後我的臉 歡 我 的心 想

與

穿越時空

嗎?我原本以為她會用一種看著神經病的眼神盯著我不放,然後 怒

之下甩頭就走 奇怪的釋然態度看了我一下,接過卡片開心地說:「哇!好特別的 ,我也樂得從此輕鬆 ,但沒想到麗塔聽了之後卻用一 種

物,我好喜歡!那玫瑰花呢?」

我聽了她的問題心跳不爭氣地有些加速,嘴上卻說:「唉……我

多好 想到玫瑰花沒幾天就會凋謝枯萎 可以放個幾十年都沒問題……」看她的表情沒變,我又大著膽 , 就實在提不起勁去買 妳看 卡片

子接著胡扯·

很怪……所以……」麗塔終於露出像看著白癡一樣的眼神 花本來就是生命,一摘下就變成屍體 ,拿屍體送妳 ,只是她修 ,我總覺得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養好沒當場飆出髒話——我喜歡她的態度。

汗 很 常也不過,一隻手挽著我的胳膊,優雅的倚在我身上。可是我彆扭的 我們到公園走一走,坐在椅子上看著天上的月亮。她的行為舉止 , ,渾身上下不自在到了 那真是一個難熬的夜晚 那 晚 我們沒去吃情人大餐,也沒去看電影或是跑去情 極點 。二月的氣候有點涼 , 我卻冒了 趣 旅 再正 館 0

忙碌 時 點 蔬菜水果魚肉區,手推車一臺不夠用,又去推來一臺。等過了一個小 東西。 這個月的伙食和用品已經在她付帳後的通道前方等著我 的 隔 小 天, 蜜蜂在花叢裡瘋 我心不甘情不願 她下班就到我住的 狂的飛舞 地才同意和 地方, ,一下子到生活用品區 她出 堅持要我陪她到附 門 0 到了 超市 她就 近的超市 下子到 像 隻 蕒

路—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了 , 妳幹嘛這樣……」她沒怎麼理我 我心裡很感謝她做這些 事 但嘴裡卻一 ,叫了計程車就把一堆東西往後 直說 :「我自己買就 可以

車箱塞,然後優雅地把我推上後座一起回家

題 般的強壯英勇。或許這世上真的有所謂愛情這回事吧!只是常常被麵 戀到認為自己有梅爾吉勃遜的帥氣 權沒勢、沒名沒利, 包取代了 又幹嘛和我攪在一起?一個只出過一本書(還是自費印刷)的窮作家 0 她做了這些事情會不知道嗎?只是我一直很疑惑,如果她知道 你問我那她到底知不知道我很窮?我想,這是一個非常愚蠢的問 有什麼理由讓她願意和我在一 ,也不會無知到把自己想像成 起呢?我可不 洛基 會自 , 沒

我這裡,我要去準備一下。

啊……糟糕,說到麵包我得趕緊去弄晚餐,待會麗塔下班後要來



路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 第三章

懰 是……洋蔥怎麼辦?我看著他們好 下一半的鮮奶。我怎麼看都覺得非常像貧民窟裡的擺設裝潢,只是好 蔥就用薰死人的口氣說:「涼拌!涼拌啦!」也不知道說的到底是把 到我的耳朵裡讓我有點訝異。還沒等我聽清楚她說的是誰 然間胡蘿蔔張開 少人這麼做,何況胡蘿蔔沒登場也讓我有些沮喪 像沒有人會在冰箱裡裝潢。該怎麼做呢?我看著冰箱裡的食材有 酒倒是不缺,櫃子上還有幾瓶威士忌。 冰箱裡只剩下蛋、洋蔥、幾支胡蘿蔔和一袋冷凍水餃、一 她橘紅的大嘴說: 陣子, 切成長條 陷入了某種困境 洋蔥炒蛋配水餃?似乎很 做生菜……」 0 那胡蘿蔔炒蛋 ,一旁的 然後突 聲音 點苦 罐 ? 洋 傳 口 剩

時宜地響起

無存 你一句「我喜歡和蛋攪在一起」 」讓我心煩之極。最後還是冰箱威武地怒吼一聲:「 ,他一句「把他的頭 敲碎 吵什麼吵, ,讓他屍骨

再吵就全部弄在一起打成汁……」才結束這個難題。

坐在沙發上閉目養神,可是沒過一分鐘,文森懶洋洋的聲音突然不合 筷子也各就各位 了 蔬菜棒。不一 地在菜刀底下變成細絲;胡蘿蔔不知道怎麼突然自己變成一條 冰箱最後喊一 雞蛋 乖乖地跳到碗裡,打開殼後開始和打蛋器跳舞;洋蔥認命 會兒,洋蔥蛋湯餃配上一盒漂亮的胡蘿蔔生菜就在 ,一切就等著電鈴唱歌 聲集合 ,撒上調味料 0 ,這頓晚餐就完成了 我看著這一切 ,心滿意 碗 足地 碟 桌上 條的

你的妞要來啊?」

關你 屁事!」我沒好氣地回應。順手將櫃子上的威士忌拎了一

瓶放在餐桌。

起

,沒什麼大不了的啦!」文森用可惡的語調,一

派輕鬆地想要胡混

嘖嘖嘖……火氣這麼大幹嘛?不就是看了幾次你和她搞在一

帶過 。可是我一想到那幾次慘痛的事件,就恨得牙癢癢的

他剛 出現的時候, 我還沒想到後續會有這麼多的麻煩事 直 到

陣子之後 ,我才感到他的出現實在是我目前人生中最痛 苦的 幾件 事 0

比 懶惰鬼!你到底要睡到幾點?」然後我就像是被高壓電通過全身的貓 如他會用那種比鬧鐘驚人十倍的音量在我的腦袋鬼叫:「 起床 了!

樣從床上彈起 對,就是「彈起」 。但等我恢復正常轉頭去看時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鐘,卻發現不過是早上十點,少不了又是一頓爭吵。

克服 群 際……」或是:「你這些朋友都是烏龜投胎轉世的嗎?怎麼一個 要把他當成狗在吠就可以了,雖然有些難度需要練習, 個還不像人?」這些令人火冒三丈的鳥話我都能忍受,基本上還是只 胡說八道毫無內涵的豬朋狗友,我看你早早回去寫小說還比較實 再比如有時候,我和幾個朋友聚會聊天 ,他就開始數落:「一 但也不是不可 比

慢地在外面磨一陣子,不要急著進去……手不要閒著……嘴和 要用上……」 沒地在我的腦袋裡說一些毫無營養的低級話:「對 最 讓我無法接受的是當我和麗塔在親熱的時候 他媽的!是怎樣?有性愛教學的癖好嗎?還有:「 , 就是這樣…… 他居然神 舌 出鬼 頭也 · 慢

吧 吟 我沒有歧視同性戀的意思。)我一聽之下,毫無意外的馬上垂頭 喔 ?」尤其是有一次在緊要關頭,文森居然毫無羞恥 0 喔 你能想像一個大男人呻吟的聲音有多噁心嗎?(抱歉 ! 這小妞很給力 唷 ! 很 會扭 啊 配合的也很好 , 心地開: 我看你快不行了 我 始大 必須聲明 突氣 、聲呻

全身癱軟

,沒辦法繼續衝鋒

主地 要等 醫生好了 有 了?是不是身體不舒服?這種病沒關係的 兩滴眼淚不爭氣地在眼眶中打轉 抽搐 一會我陪你去看醫生?」 我還記得那一 ,先休息一下……我們再試一次……」那時候我發現 她看 到我的 次麗塔發現我的狀況 臉色鐵青, 我聽 馬上 了 她的話! 設口 我想一部份是感動 ,就溫柔地抱著我說:「 , 應該 : 瞬 間 好 很容易治療好 頭 暈 好好……那 自眩 手 部份是 腳 不 居然 怎麼 ·去看 要不 不自

憤怒,而最多的大概就是委屈了。

聲響 論 間 是寫上「E 本上是我對他狂吼,而他用更大的音量吼回來。不過事情總算有 , , 他何去何從的問題。當然,說是討論其實只是一種修辭技巧 那就是只要麗塔出現在我的眼前 0 之後我和文森認真地、嚴肅地討論過有關我和麗塔在一 如果他做不到 n d i n g , 我會第一 , 然後 一把火把稿子燒掉 時間 、毫不猶豫地把小說結 ,他絕對不能再發出任何一 束 起的 0 也就 絲的 了結 , 基 時

不過待會麗塔到了 所以文森剛剛說的垃圾話倒也不能說他犯規 , 如果他還敢這樣大剌剌地廢話 因 連篇 為麗塔還沒 , 他就 死定 到

了 0 我再次警告他, 拿結束小說這件事威脅 , 他倒也沒有說什麼, 乖

乖地說好。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知道 抹平 能 事 態 指 沙灘跑到餐桌上 眼 下 前 導 驅 0 0 使的 年輕荒唐的時候 什麼時後居 慾潮的壯 雖然現在年紀大了一些,卻還沒忘記那種在無意識狀態下任 ,或是不懷好意地干擾, 我不是不能接受有人在看我和麗塔親熱這件 一前 推 1解放感 進 進 , 觀景色, 後 慾潮有時 退的 然已經吃完了湯餃 , 0 似乎就構築了我的人生; 無邊無際的慾潮衝上沙灘將道德界線一次又一 運 , 進入了 向前 和幾個朋友來個集體性愛派對也不是什麼新 動 裡達 , 就會讓我完全陷入一 有時後退, 到 高 種 靈 潮 ,正在啃著胡蘿蔔條 悟 , 然後 的奇異狀態 衝上沙灘又退回 結束 我的 人生 事 0 我 種 0 0 應當就 坐在 焦慮 當我發現麗 只是如 我才趕緊從 沙灘上 |大海 ` 抓 在這 果 狂 要 — 上 塔不 次地 由 出 的 看 種

本

狀

鮮

吃飽了嗎?」麗塔手頂著下巴笑嘻嘻地問。

嗯?喔……吃飽了。」我氣喘吁吁 地回她 0 吃飽了嗎?其實我

還滿疑惑的

你怎麼這麼喘?吃東西速度要放慢一點比較健康啊。」 她微微

皺眉對我說。

的奇異光澤。我喜歡她帶給我的安定感。看著她的臉,像是夏日的夜 我看著麗塔的臉,清秀的五官雖然不算美麗,卻有一種異常和諧

晚看著天上皎潔的月 0 銀光溫柔地鋪灑在大地上、在枝椏樹叢裡 在

蛙鳴蟲叫中,然後緊緊包覆著我。

我知道,下次會吃慢一點。」我心不在焉地說。她要我喝口水

休息一下,就起身去倒水了。我看著她的背影,心裡實在不知道她到

價值 喻 是說飛鳥與魚的 你永遠無法想像一個時尚的模特兒會和工地裡黝黑蒼老的雜工廝 你不可能去相信蜜蜂和老鼠會有什麼深刻的交集一樣 的美女(應該是這樣吧?),但這世上就是有門當戶對這回事存在 知道的想法呢?我想破頭也搞不清楚她選擇和我在一 底是怎麼看我的 象徴 起 觀或溝通的語言卻更重要 。我並不是看輕勞工階級(是這樣嗎?),也不是說麗塔是多麼高 門當戶對這回 相戀 0 個作家?一 , 我認為要不就是扯淡 事的共通基礎不一定是金錢門第學歷 個貧窮潦倒的作家?還是有其他 ,要不就是文學的 起的 0 記得 理由 有個 有 0 混 就像 我不 時 種 故 就 候 隱 在 雅

呢?一個已經接近四十歲卻還在埋首作家夢的窮光蛋,處在字裡行間 麗塔是企管顧問公司的行銷企劃,善良誠懇務實年輕有 活力 我

律 堆砌出的虛偽與謊言裡 ,我不停地穿梭過去和現在,但未來呢?我不知道, 種古老民族向月神祈求的巫術氛圍 ,這到底算什麼?我在月光底下喃喃 ,伴著樹梢敲擊出低微的 我甚至不知道 自語 神 秘旋 , 有

我抬頭看著她:「也沒什麼,就想一些寫作的事「喂?在想什麼這麼入神?」麗塔把水遞給我。

。 \_\_\_

接著我們開

未來到底會不會來

始聊 餐桌,走到廚房去了。我看著她拿著碗筷的背影,終於不自主地鬆出 要注意自我管理和掌握住創作靈感 些我最近的寫作方向和進度 ,她要我不要急躁 我說我知道 0 然後 , 她就 慢慢來 起身 , **收始** 但是

好了 趁著麗塔不在我的視線 , 有些事我必須盡早說清

行。

感 水電 刻的東西存在 解 讓 在廚房洗碗盤 砍掉重寫 在不能讓麗塔出現的時間 小 0 0 但這 說的 我就 請相信我 首先,從一開始我的主題就沒有設定這是一篇愛情小說,所 頭痛 内容少了一 種肥皂劇情節原本就是我 但重寫你知道是多浩大的工程嗎?一 ,而這也是大多數人在閱讀小說時較缺乏的一 ,小說除了這些感官的刺激和故事外, , , 避 所以我決定維持 免她的出場排擠其它情節推動 些風花雪月的親熱畫 、頻次佔據太多的篇幅 \_\_ 開始的主題設定 一直想要避免的 面或是愛恨情仇 想到 ,除非我將這個 0 當然 方向 應該. 萴 讓麗 將到來的 , 育某種 的跌宕 這 希望你 部分 塔繼 個 决定會 更深 續留 房租 以實 能 故 刺 事 理 激

勢利的房東先生就要首次出現了

的不一 但是小說中人物的情緒原本就會隨著情節的推動而轉變,何況我才剛 先生的勢利嘴臉」這句話(如果你忘了,請翻閱第二頁),這樣前後觀點 事 應得的收益 , 其實也算是個老好人。說他 說 致,肯定會讓你有些困惑(也或許你根本沒注意我之前的形容), 到 房東先生這個老傢伙,如果不專注在他老是催繳房租這件 好吧!我承認在小說 勢利」有點不公平,畢竟房租 開始的時候我就曾經說 房東 是他

修正 竟一個成熟的有經驗的讀者,會了解人性起伏變化的必然性。在文學 剛 結束而產生變化 領域中, 東先生沒那麼討 個活生生的人 和 小說一開始對房東先生的形容 麗塔親熱完 如果一 , 厭, 也並不想當扁平的樣板角色 個角色的性格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或事件的發生、 , ,對我來說這是一 那樣的角色一 是一 種相當合理的情緒 般稱之為扁 個美好: ,我想你可以接受這一點才對 的 夜晚 平的樣板 轉變 , 所 以我打算毫不掩飾前 0 所以我並不打算去 以至於現在覺 人物 但 我是 事 得房

你夠了沒有?」

文森突兀的破嗓嚇

跳 0

後不

的形容

穿越時空

關你屁事!」我不甘示弱。

上的 樣惡搞是不是故意要我好看?」 等你好好的把麗塔和房東先生的事說完,然後再繼續登場 房,然後咻地一聲送回家。現在房東先生出場之前你又來這一段文學 狗屁論調 你這樣寫小說還有人要看嗎?先是麗塔被你莫名其妙地關在廚 ,這不是典型的找麻煩嗎?」文森接著說:「我一 , 你現 直在 在這

猛灌一大口:「你不懂文學就不要亂批評,我懶得理你 極點的語氣回我:「我是沒有讀書啦,我是不懂文學啦,但是我必須 多遠滾多遠,不要煩我!」他聽到我說的話,馬上用一種令人討厭到 聽完他的廢話 ,我忿忿地從書桌前站起,在櫃子上拿起威 現在請 你有 士忌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鄭重地提醒你這 個大作家  $\neg$ 我 才是主角 , 絕對不要把我的故 事 寫爛

\ ! \_

哼 ! \_ 我重重地發出這個聲音,不想再跟他糾纏這個話題

連幾分鐘文森都默不作聲,大概是滾遠了。重重地吐出

氣,我又回到書桌前繼續

。剛才說到我打算毫不掩飾前後不一的形容

方式 房東先生就要出場了 ,是基於某種文學上的觀點而做的決定,希望你能接受 0 當然, 如果他在下一 秒就出現在你的眼前 接 下來 , 實

幾分鐘過後,房東先生來了。時間是晚上九點。

在有些怪異

,

所以我暫時離開書桌走到客廳

,坐在沙發上等待

歲 ,花白的頭髮卻染得烏黑亮麗,梳得整齊服貼;灰藍色短袖襯衫 「不好意思,來晚了。」老先生進門後禮貌地說 。他雖然六十多

沒關係,反正我原本就在家裡。」 我看著他一絲不苟的儀容

現 氣有一點敷衍 。原本想要倒兩杯威士忌加冰塊,想一想還是算了,也不知道這個 。天啊!如果可以的話 ,我多麼希望他永遠不要出

老頭會不會對酒反感,最後隨便倒了兩杯水,放在茶几上。

他筆直地坐在沙發,兩隻眼睛炯炯有神盯著我 ,這讓我心裡一陣

緊張;一方面他是債主大人,另一方面他整個人讓我覺得非常 地嚴肅……他媽的, 這樣看我是什麼意思?東想西想想不出個道 ` 非常 理

我決定還是先開口。

我清了一下喉嚨:「呃……房東先生,這三個月房租拖到 , 真

的很對不起。」禮貌性開場後,我等著他回覆。我想他總要說些什麼

是什 袋裡想的根本是兩回事 出豆大的汗珠 到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因果關係。牆上的鐘像百米選手的 吧?但是僵持了三秒 直猛 麼奇怪的 衝 他卻依然維持和三十分鐘前 原因, 居然毫無羞恥心地開 , 他硬是撐住 , 兩片嘴唇一路從盤古開天的形而上意義 不說話 樣的姿勢 始胡言亂語 , 然後我不知道是鬼上 0 我的額 ;嘴裡說 頭終 的 於冒 速度 身還 和 , 扯 腦

地 著他烏黑亮麗的 補 Ŀ 好吧 最後 ! 我認 句 頭 : 輸 髮 ! 認輸 所以要請你再寬限 總可以了吧! 我像洩了氣的皮球 個月……」 我忐忑不安地 ',有氣 無力

絲幽微的聲音硬是一 空氣中凝聚著 點一點地擠破這些束縛 些我不懂的東西,像是時間 ,用光速傳來我的耳邊: 、情緒啊這 類的 0

穿越時空

您住在這裡已經三年了,房租一直都準時繳交,我也一直把您當成

好房客,但最近三個月您開始拖欠,我想您是不是遇到什麼困難 ?

他看了我一眼繼續說:「其實我也不欠這一點錢,有困難可以說出來

商量,看有什麼解決的方法。」

奇怪,我剛剛不是說了嗎?難道老先生沒聽懂?

還有 , 剛剛, 你說的那些盤古開天、工業革命的故事,就不用再

的微笑 說完了嗎?不就是三個月的房租,有必要這樣嗎?困難 聽了他的話 ,我瞇著眼睛乾笑幾聲,尷尬地看著他臉上 ? 困 可惡

提了

難就是沒錢啦!解決?解決就是付錢啊!還有什麼好講的?然後……

可以倒一杯威士忌給我嗎?」

什麼?」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可以倒一 杯威士忌給我嗎?」他又說了一次。這次聽清楚了

好好好……」我連忙起身到櫃子前拿出威士忌,倒了兩杯放在

茶几上。

竟這種程度的困難還不值得我說謊 快要結婚了?(這個不太妥當)內心掙扎了好一會,我決定實話實說 世了?(事實也是這樣,但那已經好多年了)媽媽去世?(也很久了)還是 到底該怎麼說呢?隨便編一個理由博取他的同情?像是我爸爸去 畢

我坐回沙發上開始說我的「困難」。

,乾脆辭職不做了,然後我開始專心寫作、投稿,希望能在文學創 兩年前,我在廣告公司擔任文案企劃,因為忍受不了公司的壓

榨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字含標點總共九十七個字,沒有一句廢話、沒有一個字是謊言,真是 作上有成績 非常值得驕傲的一刻啊!) 幾個月就沒錢繳房租 。可是這 0 兩年一直沒有收入,慢慢地花光了積蓄 (就是這樣!非常好!我為自己喝采 。這段文 所 以這

說話 象敘述,來交代事件的前因後果。但我在這裡刻意誇張地使用這 說的五十堂課』)。這九十七個字就是典型的大意摘要。透過精簡的抽 Т 然後在兩者之間不停地轉換 但是你知道寫作就是這麼一回事,不是「顯示」(對話)就是「講述 , 最純粹的講述形式就是作者口吻的事件大意摘要。(以上節 Α r ,這個時候你可能會滿頭霧水,心裡對這段敘述有些不滿 O f Fiction/B 。最純粹的顯示形式就是讓角色在引 У D a V i d L o d g 中譯 個做 錄自 號裡 小 **,** 

呈現 告公司擔任的職位 法 離了小說主題 我的對話 , 目的有 我們來看看房東聽了我的說法後的反應 ` 動作中感到冗長;另一 兩個 ,而且會讓你分心,所以我選擇用這樣的講述(敘述)方式 : 、拿的薪水,遇到的困難和辭職的心路歷程, 個是加快小說的敘事 個原因是如果要詳細地說明我 速度 ,讓你不至於在房 就偏 東和 在 廣

的 道老先生退休後為了不讓自己閒下來老得太快 致內容和 加 活自己。 油 工作。這樣長期下去不是辦法;追求理想是好事 站或是便利商店工作 原來是這樣 薪水 他喝了一口威士忌:「 。我好奇地問 0 嗯, 那考慮過兼職嗎?一份時間短 。」接著房東先生開始說明這 他和加油站 如果你願意嘗試 、便利商店有什 ,就開始和朋友合資經 , , 我可以介紹 但是總要能 麼關係,才知 兩份 、不耽誤寫作 工作 你去 先養 的 大

路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營這兩份事業,而他的子女也都在這些地方服務。

兼職?打工?不用大腦的工作?他說的沒錯 ,追求理想是好事

但是總要先養活自己。可是會不會耽誤到時間?還有麗塔那邊該怎麼

交代?該不該讓她知道?

「不要去。」

「啥 ?」

我說不要去。」是文森在靠杯

你是什麼意思?」我的事情他也要插一手?

「去不去我自己決定,和你一點關係也沒有!」我說。

他難得沒有用吼的:「我不和你吵,但是你先不要答應他,別

忘了我告訴你的初戀故事。」我想了想,也確實不急著這一兩天做決

離開,腦中卻想著文森的話。想了一下,決定上樓後再和你研究一下 幾天我會想清楚再決定,就送他下樓了。我看著房東先生的背影逐漸 定,就和老先生又閒聊了兩句。喝光杯子裡的威士忌後,我告訴他這

文森的初戀故事



路

藝高牆 穿越時空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 第四章

晰可見。他戴著一副很醜的黑框眼鏡 的孤寂感。時間是晚上六點三十分。 的電視機前;客聽不大卻異常地清潔 小文森雖然長高了很多,卻還是有些微胖。臉上的青春痘疤痕清 有一 ,穿著破舊高中制服坐在客 種生人勿近的潔癖所造成 廳裡

電視機關起來 ,去外面幫你爸做事。 文森的媽媽站在電視機

前對他說。

「不要。」

小文森的目光沒有離開電視,話語中帶著倔強和叛逆。

媽媽不發一語,轉身走到電視前,伸出手啪地一 聲把電視關上。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螢幕 瞬間變得漆黑,漆黑的螢幕清楚地映出文森帶著憤怒的 臉孔

0

然

後文森站起來 ,怒氣沖沖地走到門前大力拉開再大力甩上,留下 砰 地

聲巨響在客廳迴盪

文森出門後和父親推著破舊的三輪車,沿著社區小巷弄一家一

臭腐 家收取擺放在門前的垃圾。不久媽媽也來了,三個人打開一袋 敗的垃圾 ,從中揀出鋁罐 ` 寶特瓶 、廢紙這些 回收物品擺 放 袋腥 在 車

上 時間接近晚上七點四十分。

夜 晚 的 詩間 分一秒過去,社區 裡越來越安靜了。 昏 暗的路燈

,一位清秀的中學女生,從巷弄裡筆直地朝三輪車走來。文森

識抬頭看 眼

突然,他轉身狂奔 ,越奔越遠,越奔越快,直到身影在巷弄裡消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失 0 巷弄像是迷宫, 文森在迷宮裡驚慌地躲藏 直到很深很深的

全掩蓋住他的身影。

時間是午夜十二點零一分。

給她 天搭車上學都會在公車上遇見,所以文森就像青春電影裡的劇情 過了幾分鐘他才開始慢慢說。文森認識那個女孩已經一年了, 毛毛」,小他一 我在黑夜裡問文森:「怎麼回事?」他沉默不語,我也沒說話 封信 女孩子沒拒絕 歲 0 兩個人雖然讀的高中不是同一 , 兩個人就若有若無地成為 所 朋 , 但是因 友 偶 為每 她 爾 , 打 搋 Щ

但文森說他真的很喜歡她。

打電話

或是在周六周日約

在圖書館見面

,

雖然倆人連手都沒牽過

「那就是我的初戀故事。」他說話的音調很低。

他

離

我覺得丟臉。」

跑走之後呢?」

文森用沙啞的聲音說:「我開始躲她,再也沒連絡了……」

再也沒連絡了……」

這句話有一種奇異的力量,迴盪在雲層裡

久久不散。

遠方傳來隱隱的雷鳴,今晚似乎有點不同。過去、現在打破隔

離 , 在暗夜的濃霧裡交疊。我和文森在濃霧中共舞 ,看不見彼 此卻

踏著相同頻率的舞步。因為有某種躁動不安,我們加快了節奏試 ,然後文森蹬離了地面拉著我向雲層飛去。我說不,奮力地推開 著逃

,等我重新回到地面,卻發現文森已經在我的腳下哀嚎。我跟隨哀

嚎疾奔而去,為的是想要抓住它,但等我緊緊握住哀嚎,才突然發現

那是我床頭的鬧鐘在響,時間是半夜二點三十八分。

我睜開眼睛,鬧鐘壞了。

的感覺。走回書桌,繼續寫下去。 的滋味,夜空中皎潔的月亮散出的銀光緊緊包覆我,我開始有了安定 起床點了一支菸,倒了半杯威士忌走到陽台。空氣裡有沁涼如水

料 媽為了生活撿□□有什麼錯?毛毛更是無辜,只是剛好出門買幾瓶飲 果都不是,難道是文森自己?答案呼之欲出卻又模糊 拿著刀子往文森的胸膛狠狠地刺下呢?他的爸媽?還是那個女孩 。但如果文森那個時候沒有轉身狂奔,難道他和她從此就會過著幸 文森的初戀就這麼結束了, 是一 道深深的傷口 0 難辨。文森 但是到底是誰 的 ? 如 爸

勞 論述,我試著回憶,卻發現腦袋一片空白。也許……我是說,也許 ,因為逝去的永不再返。印象中尼采對於逝去的永不再返有精彩的

這要交給尼采那個聲稱已經死亡的上帝。

例較高 痂,二十天後復原,週而復始,形成某種宿命 感受到的痛一 所以我能測量他的傷口深度 然後到了我這裡。我既同情他,也鄙視他,我說不出哪一種所佔的比 文森推著巨大的命運之石前進,走過一座又一座的高山 。但是我很清楚,在同情裡我並沒有摻雜著優越的俯 樣 。 然後痛苦應該會在十分鐘後變成水泡,七天之內結 。就像我現在拿點燃的菸燙著我的左 I、險崖 視角 臂所 度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麗塔會不會在意我到加油站或是便利商店工作,我不確定。可是

響我 才對 價值 卑賤 沒錯 這份工作的 麼說 到底是什麼呢?我很困擾 我很確定我在意。 個 真的 的 接近中年的人還在打工, ……我隱約覺得身體裡似乎有某種伴隨著我長大的什麼東西在影 。像是白領比藍領高級,作家比做工體面這些亂七八糟的 0 如果我很確定我的理想 但是為什麼我還在意?他媽的,一定要想清楚,總有什麼原因 不值 在我們從事 內容 得 重 , 好像擺 老先生說追求理想是好事 視 的 的 工作 明了說這個人的全部生命都是沒有希望的 但這樣對嗎 在我看來是某種悲慘至極的 擁有的金錢與名聲上嗎?如果不是 , 又何 必在意養活自己的方法?話是這 ?我極度懷疑 ,但要能養活自己 0 人生的意 象徴 想法 應該 義 大 那 為 與

穿越時空

作」這塊遮羞布從我身上抽離,我又剩下什麼?我是什麼?我還會愛 的認同?蝸牛把殼剝掉了就只剩下一團黏呼呼的爛肉 家」這兩個字,來為自己定位某種身分,謀求社會上的或是自己心裡 ,如果我把「寫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自己嗎?還有人會愛我嗎?

力、體力的付出,似乎是目前不錯的選擇。所謂的時間浪費 吃 度想就是寫作空檔的休息或是生活經驗的累積 , 没地方住。老先生介紹的兼職工作既不費腦筋,也沒有大量精 現 在 的我很確定的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再沒有收入 ,既然都有得解釋 ,我會沒飯 ,換個角 那

,

沒有固定的辦公室,全看個案狀況而定,應該不會出什麼差錯。文森 脆說我去雜誌社做專案編輯好了。這種工作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間 不管文森怎麽說,我是決定去了。只是要瞞著麗塔。該怎麽說呢 ? 也

「你不要後悔。」文森陰沉的聲音響起

的故事見他的大頭鬼去吧!

閉嘴 我就知道他會在這個時間出現。 這次他沒再多說什

,像是睡著了一樣。

麼

早起的人發出的聲響。 我 也該 睡 了 ,牆上的時間指著五點十三分 我想你可以去喝一口水,閉上眼睛休息一下。 , 屋外已經有 些清晨

等會張開眼睛之後我就醒了。就先這樣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有 到海邊看看蔚藍的天空和白白的浪花,然後再喝兩瓶啤酒的好日子 由的樣子。氣溫剛好,是那種稍微動一下也不會流汗的感覺 顆顆亮亮的像是塵埃的東西漂浮;我很喜歡這個畫面 醒來的時候已經中午。暖暖的日光從臥室的窗口照進來 \_,好像<sup>1</sup> ,很適合 。空氣中 很自

可惜不是周末,沒辦法找麗塔。

紗布 就是這樣,不要感染發炎,就自己會好 不知道這些程序對不對,不過無所謂,以前就這麼做了好多次。 塗上紅藥水 的水泡刺破 ` 從抽屜翻出來麗塔買給我的家庭醫藥箱 Ο K繃這些東西。我用全新的牙線棒比較尖的那一邊把手臂上 ,最後用透氣膠帶把紗布覆蓋在傷口上就算包紮完成 拿藥用脫脂棉把透明的液體吸乾 , 裡面有碘酒、紅藥水 , 接著用碘酒 :殺菌 傷口 0 , 我 再

抵抗 而戰 這些武器的大軍開始進攻。身體則會派出白血球部隊、淋巴軍團 菌生長,細菌就會開始繁殖。很快地它們就會組成拿著三叉戟、 說 ,比如碰到水啦,或是不乾淨的東西,再加上溫度濕度如果適 ,不是什麼自由啦 外來異族的侵略。 為什麼會發炎?我想了一下— 、榮譽啦這些看似高貴的狗屁 勝利就會活著,輸了就死 然後腦中貧瘠的醫學常識告訴我 。所以這是為了 試著 鐮刀 合細

午餐加早餐。完成補給後 碗裡 我正在為 把雞蛋打破加進去再倒入熱水,三分鐘的時間 生存而戰 , 要戰鬥就不能少了補給 我坐到書桌前繼續戰鬥。 0 拆 開 我就準備好我的 包泡 麵 放在

不是做工!是工作。」

不一樣!」我堅持。

隨便你啦……」他頓了一下說:「其實我以前也工作過,還做

到部門主管。」文森的語調上揚。

做什麼的?」我開始有一點興趣,這個故事他沒告訴過我 畢

非常可怕的事。

竟一個人的一

生如果要以寫實派的理論

,

鉅細靡遺地說出來,是一件

賣『謊言』這種東西。」文森驕傲地說

\bar{?}?

「什麼東西?」

就是所謂的『謊言』 這種東西。」我還是聽不懂,他就帶我去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看。

幾千萬 部 區 設有各種 ` 內到處都是人,我初步估計, 管理部等單位,分別在不同的大陸上辦公或作業 謊 ,規模實在非常驚人。 言 不同職掌的 工 廠的 廠 區占地 課室 , 極廣 我看得眼花! 其他的研發部 , 單單目光所及的現場 大概有半個星球那· 撩亂 、企劃部 0 文森在企劃部 麼大 作業人數就 0 ` 每個部底 財務部、 0 偌大的 底下 的 會計 超 下 澧 廠 包 過

驚人 人都 再 加 上 在快速移動 廠 ,文森和我都要放開喉嚨才隱約聽到對方說什麼 园 座座比航空母艦還大的不知名機器全力運 內各式各樣的 , 看得 人種 出來異常忙碌 都有 , 黄 0 的 各國語言 黑的 ` [吱吱 紅 . 轉 的 生產 喳 0 因為實在 喳 白 熱鬧 的 所以 得 每 狼不 噪音 很 個

裝文案設計課

,

正式的職銜是課長

穿越時空

舒 菔 所以他帶我逛了一 圏後 , 就老馬識途地領著我到 個接待

的島嶼。

白的 所見到的巨大生產規模 嘴巴張得大大的,一 接待室的空間大概有好幾座足球場大,周遭牆面散發出是像雪一 色澤 到了島嶼上的接待室,周遭瞬間安靜下來。但第一眼還是震驚 ,上面還有幾句看起來很厲害的碩大標語 臉呆滯。文森倒了一杯水給我 ` 效率感到不可思議 0 喝了一 , , 我看著這些場景 口 水 我卻還在為 , 好 樣潔 會我 剛才

弗 者依照自己對罐頭的口味 屆的龐大運輸系統 罐 罐的謊言經過各式繁複的工序快速地製造出來 , 第 、需求量的不同來揀選,然後付錢 時間送到全球各賣場上架銷售 透過 末端 回家 消費 無遠

才慢慢平

品 開罐享用,完成謊言罐頭的 !驚人的工廠!可是文森這個傢伙到底是怎麼混進去的?還坐上了 B u s i n е S S M odel。真是驚人的產

課長這個職位?我很疑惑。

份 我回答,他自己就迫不及待地宣布答案:「這是因為我有謊言的 <u>.</u> 和 奇怪我為什麼在這裡做到課長嗎?」他故弄玄虛。但還沒等 『能力』啊!」我看著他,等著更清楚的說法

頭 信你 這段話?」我愣了一下,才想到之前我在第五頁有寫到 ,然後文森開始說當初怎麼進公司的還有升為課長的過程 。重點不是相信自己,是根本就把那些說出口的話當成 你記不記得我告訴你『只有相信自己說的,其他人才可能會相 。我點了一下 事實 0

開始,文森退伍後在房屋公司做業務人員,可是他說他越做越

332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覺得心虛 而離職後因為學 經歷的原因 , 到處找工作都不順利

横終於決定應徵謊言工廠的包裝文案設計人員

其事的偽造畢業證書,然後在經歷欄上填了一些自己都沒聽過的公司 他投履歷表的時候,學歷就謊稱是國立T大中文系畢業,還煞有

和職銜 他趁著面試前的空檔開始惡補文案設計的專業術語和 履歷表寄出去不到一個星期,人家就打電話來約面試時 知識 面試 那 間

關 , 他硬是憑著有限的專業知識蒙混過。一 張三寸不爛之舌談好 了薪

水 工作內容,連筆試都免了 從此他就開始了晉升至課長的奮 鬥歷

程 (抱歉 ,這個辭彙是文森堅持要用的

他又強調了一次。 重點不是相信自己,是根本就把那些說出口的話當成事實。」 的思考邏輯就是不一樣 很受上面重視 他抓準了機會提出解決方法 始大量地涉略這方面的 有幾次公司遇到棘手的案子,文森花了很多的時間和精力研究, 己都快分不清楚自己到底有沒有讀大學,也逐漸忘了他的出身背景 因為他真的 。長久下來他累積了自己的能力和聲望, 記把國立 知識。 , T大中文系和過去的經歷當成事實 因為他走的是一條完全不同的路 。儘管不是每次都被採用 慢慢地連談吐、穿著也逐漸: , 而 但提案的 改變, 且 和 所 學院派 以 然後 內容 他自 他開 0

就跳槽到規模更大的謊言製造公司;不同的是這一次他有了 長 而這個機會他乾脆自己創造。兩年後,文森升了課長 他用這句話為他的行為做結語 、要讓 我進去 我就能 存活 , 0 他說他缺少的只是一 只要能 存活 , 我 再過 就 能快 個 年 真正 機 速成 會 他

能力。但他這麼聰明,怎麼會沒考上大學?

的都是雜書。」然後他突然對我說:「對了,你要去面試的時候 可以像我一樣把學歷、經歷胡扯一番。搞不好職位和薪水都會跳 毛毛的事情之後,我就沒唸書了。雖然還是跑圖書館,但是看 , 也

有什麼高級職位?薪水也都是固定的 我聽了後啼笑皆非:「你有病嗎?去加油站和便利商店打工 ,拜託!」

, 是 截

他尷尬地笑了笑:「不好意思,我忘了。」

消費者覺得罐頭好吃嗎?」我指著桌上的招待樣品問他

他正經地對我說:「不知道。」

為什麼?」我很疑惑。

我怎麼會知道?我們只負責設計、生產 、銷售、配送,消費者

喜不喜歡干工廠屁事!」

「可是,消費者不喜歡,就不會再買了啊!」

不是『謊言罐頭』 ·拜託,消費者如果不喜歡,是不喜歡『某某口味的罐頭』 ,這差很多耶。」他對我露出一臉不屑的樣子 , 而 然

後問:「你知道我們的罐頭有多少種口味嗎?」

「多少?」我很好奇。

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口味,這是一開始就寫好的製造程

式,誰都沒辦法改。」

我呆住了。

些恍惚。

面牆上寫者:「生產者就是消費者,你要為你的品質負責!」

另一面牆上寫者:「讓我們為創造美好的謊言世界共同努力!」

我注意到罐身上標示「虛榮\*開心口味」 拉開文森遞給我的罐頭 ,用湯匙舀了一些來吃,果然異常鮮 , 才知道原來謊言罐 頭 的滋 美

味是這樣子。文森不久後帶我離開那裡 , 等我回到書桌前的時候 嘴

裡還殘留著罐頭的味道。

快要到我這裡了。我抬頭看了時鐘 就 在 回味著 虚榮\* 開心口味」 嚇了一跳,沒想到已經晚上六點 的時 後 電話鈴響 麗塔說 她

她問我吃飯了沒有 ,我說吃了一 些泡麵和罐頭。然後她說她會買

半

0

晚餐,要我等她一起吃。最後我們說Bye,掛上電話。

家 這兩天找個機會跟她說說工作的事,下周一再聯絡房東。再次警告文 。平常如果比較早下班,她也會到我這裡走一走,昨天就是。 今天是星期五 ,往常麗塔都會在這天陪我 ,直到星期六晚上 我想 再回

森待會滾一邊去,他懶懶地愛應不應一聲「喔」,我才稍為安心。

妝 几上,到廁所去洗臉洗手。她今天穿著一件剪裁合身的長褲 件俐落的七分袖米黃色襯衫 0 我把晚餐從塑膠袋裡 麗塔進門後我們開心地擁抱,然後她就把晚餐和手提包放在茶 份一 , 套 份地盛進盤子 一件粉藍色小 外套 有炸排骨 , 臉上有淡淡的 、炒菠菜 , 上 衣是

「菜去哪裡買的?好豐盛啊!」

椒鹽蝦、

滷味和白飯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麗塔 的 |回答伴著水龍頭嘩啦嘩啦的聲音:「菜是公車站牌旁邊

的自助餐店,滷味是公司附近買的。」我邊聽她說邊走到臥室衣櫃

下換上。我看著她粉藍色的胸罩、粉藍色的內褲,讓我有擁抱她的衝 一件她的短褲、T恤遞給她。她順手接過去,就把身上的衣服脫

動 ,像是抱著銀色月光

我對她說 :「妳好漂亮。」 她俏皮地望著我笑, 然後我們 起走

到餐桌吃飯

「今天怎麼樣?」 在我們拿起筷子夾向同 隻蝦的時候 ,莫名其

妙地我們一起問

我笑著看她:「妳先說好了。」把筷子偏向旁邊的菠菜

也沒怎樣,就和平常一樣啊。

「你呢?」

「也一樣,起床後就開始寫東西,進度還不錯。」

她把剝好的蝦子給我:「要不要喝威士忌?」我說好,她就起身

去倒了兩杯,還加了冰塊。

我們靜靜地吃飯,偶爾喝一口威士忌,沒太多無謂的交談

晚一點陪我到大賣場買東西好不好?」她說。

我看著她 , 知道她又要幫我採買 ,但沒拒絕 ,也不知道怎麼拒

絕。

從賣場回來的時候已經快十點。我抱著大包小包的東西 「,從 樓

去洗澡。等我終於把東西全部就位搞定,她才從浴室裡走出來。 到五樓足足走了三趟。麗塔在第一趟的時候提了一些,然後就被我趕 麗塔

的 頭髮上還沾有水珠, 沐浴後的清新香味讓我很迷戀。T 恤裡沒穿胸

我能清楚地看到她美麗的乳房,我靠上前去抱著她

別鬧,先去洗澡。」我的身上出了一些汗,她輕輕地推開我

夜曲 了張小桌子,上面有晚餐的滷味和威士忌。 ,但我不確定是不是。等我走出浴室,看到麗塔已經在陽台上擺 麗塔在我洗澡的時候在客廳放起輕柔的音樂,聽起來像是蕭邦的 她雙腿蜷在椅子上, 像

隻可愛的貓看著我。我走近坐在她旁邊,握住她的手沒有說話

開始變得越來越稀少,也越來越小 來越多, 引力漂浮起來 月光份外的明亮 我們開始分不清楚哪一邊是天上哪一邊是地下;因為看 越飛 (越高 , 銀色的薄霧籠罩住我們 ,越飛越高 ,而頭頂上的星光卻越來越亮 0 城市的燈光隨著我們飛起 ,我們慢慢地擺脫 起來 來後 , 越 地心

兩邊都是一個樣子。

我在她的耳邊對她說:「我想要去兼差工作。

她的身體微微震了一下,抬頭問:「什麼工作?不會耽誤寫作

\_

嗎 ? 」

專案編輯,有案子才做,把它當作是一種經歷,對寫作也會有

幫助。」

她沉默兩秒:「你決定了就好,但要把理想抓緊,不要本末倒置

了。」她的手心有點濕潤。

0 她喝得極少還加了水,算是陪著我。夜逐漸深了 不久我們就從天上回 到陽台 繼續在銀霧裡 聊天 , 不知不覺她就 喝 酒 吃滷

味

在椅子上靜靜睡著。我把她抱到床上,脫下她的T恤、短褲 ,幫她蓋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上薄被-她喜歡裸睡 。我到廁所沖了冷水,躺在她的身邊。不久她

微微的鼾聲響起,我親了她的面頰 ,離開臥室,到書桌前坐下

你不是說這不是愛情小說,而且主角是我嗎?」文森的聲音響

起 。我沒被嚇到,因為習慣了。

為什麼寫這一段?」他的口氣很差

我用打火機點了一根菸:「麗塔還在,你確定你現在要說話?」

再說一個字 , 你聽好 ,只要『一個字』 我就把稿子燒掉 0 我

文森不說話了

字・一・

句 •

慢慢把話說完

為什麼寫這一段?是因為我想見麗塔。從昨天見了房東後到現

在我都在想她。我想告訴她我要去工作這件事,雖然工作的內容有隱

夜 愛人與被愛的衝動,不完全是生理的,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心 出 瞞 所以昨天是星期四,今天是星期五 限大的動態 不清楚這種衝動發生的原因,也不想去了解。我任由這種衝 來 0 我越來越愛麗塔,我從來不知道 我還是想告訴 0 為什麼想說?我也不知道。也許這是我的某種 數值 , 直到剛才我親吻麗塔的臉頰才發現 她 0 但我更想告訴她我愛她 ,目的就是為了讓麗塔在我這 ,原來愛可以是一 ,只是見了 衝動 個慢慢趨 面 動發 理的 反而 種 近 裡 0 渴 展 我 無 過 ,

說 我 只是談論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之間所發生的故事而已(儘管現在滿滿的 ° 在第十頁曾說 你 是的 能 理 ,到現在為止,我依然堅持這個信念 解 嗎? : — 我 從一 想可 以的 開始我的主題就沒有設定這是一篇愛情 0 但就算你能 理解 。請相信我 或許 又會 , 這 疑 )絕不 惑 小

西」在這個故事裡。

等我做到之後 由 封信)。當然,我沒忘記貧窮這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促成我寫的重大理 事情之一」(以上摘錄自村上春樹 塵埃;永遠地流浪,沒有起點、沒有終點 何地方,不管有什麼樣的問題,你絕對不是孤獨的 ,也沒忘記我答應文森讓他當主角的承諾 我沒有要說大道理,只是想要讓有些人知道「不管地球上的任 ,他就可以滾了 有多遠滾多遠 「聽風的歌」 0 承諾總是要做到的 ,像是在宇宙裡流 給台灣讀者的 這是我想寫的 浪的 , 而

只要她在我的身邊,一 現在麗塔在我的床上,我們也許做愛也許不做愛,這無關緊要 切似乎都會趨近美好。我並不是暗示她會有什

噁心 歡 麼不 解 以忘記的閱讀 個 兩萬零二百五十二個字 你堅持到這裡所需要的毅力 角 也許不喜歡,都好 色在 測的 。),我只是想要用不同的方式,誠懇地寫一篇小說 變化 小說裡死亡(太多的作者已經用濫了死亡所帶來的 經驗 ,這樣 0 恭喜你,讀到這裡已經過了這個山丘的最高 來就成了 0 0 無論 接下來一 如何 ` 耐心和 廉價的肥皂 切都會像下坡一 ,這是一個我希望你會記 勇氣 劇情 , 所 以我 樣順 我 非常 也不會讓 暢得 , 也 許 佩 衝 得的 多 撃 服 你 任 , 我了 你喜 處 讓 何 而 難 人

著 她的夢裡 臉 ※蜷曲 我 躺 的身體 口 麗 個遼闊的銀色意識海洋 塔身邊 在窗前的銀色月光下有某種我無法理 她美麗的乳房伴著均匀的 。她時而潛入水底遊戲 呼吸上下 解 ?的美 起伏 ,時而在 0 我 進入 側

那些

在

過程中

就放棄的人,

我則替他們深深地惋惜

以的 起玩 鳥 晴 哭就對我說:「 石 海鷗在軟軟的白雲裡穿梭嬉鬧。麗塔鑽進水裡對我說:「來!和 0 0 空裡翻 ! 我沒有手沒有腳, 水裡有很多生物;鯨魚在唱歌,烏賊和 !」我開心地想要緊緊跟著她,卻發現自己是海底的一塊黑色岩 騰飛翔 可以的 ;有時像一 也沒有翅膀或是鰭,我絕望地哭了 , 你可以的 隻敏捷的游魚,有時又是一 · - 只要你想,只要你相信 螃蟹在捉迷藏 隻輕盈 , 而天上的 她看 , 你 的飛 就 見我 我 可

隻魚 我依然是海底的一 了 流著流著 她說完後 沒有任何一個有生命蝦蟹的水下世界。經過了好長好長的時 , \_\_\_ , 就轉身直衝天空。 塊黑色岩石,寂寥地在靜謐 股疲倦席捲而來 ,我就陷入了沉睡 我望著她的背影 、黑暗 , ` 0 眼淚流 無聲 在我的夢裡 ,沒有 得 更

是誰 間 , ?我在這裡幹什麼?然後我想不出來,又一直哭一 星星 個 個都死了 太陽也不像往 普 樣灼熱 , 直哭, 我 直在 直 到醒 想我

醒來的時間大概是中午十二點左右,麗塔已經準備好中餐

來。

感 已經超出了 , 怕沒時間陪 吃完中餐我跟麗塔說要送她回家。她愣了一下說還早,我說篇幅 0 她沒聽懂 她 0 她 聽了 , \_\_\_ 臉困惑 很體諒我 0 我趕緊改口說今天有寫 ,交代說要記得吃飯 , 然後就 小說 的 被 靈

我咻地一 文森在 聲送回家了 麗 塔走後跑出來跟我大吵。又是批評這一 段關於麗塔

放火燒掉稿子威脅他 述太任性太自以為是,又是幹譙我對讀者不負責任, 。我一直忍住沒理他 直到發現書桌的抽 接著抱怨我常拿 的敘 屜裡

— 文藝高牆

張小紙條,瞄了一眼, 我的心跳突然加速 臉上熱辣辣很難受

有

紙條上寫「別介意,不夠再說。」

文森緊接著大聲說:

「你這個吃軟飯的比撿□□的更丟臉!」

我爆衝到櫃子旁一口氣幹掉半瓶威士忌。

他媽的,我到底該怎麼辦?

是讓自己溫和地處理這件事?還是採取激烈的方法應對

,所以乾脆讓自己幹掉半瓶威士忌,到床上躺著慢慢

那張該死的紙條下壓著麗塔放的・該・死・的・五・千・塊

錢。

想

我不知所措

入藝高牆<br />
穿越時空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想下 是時 塔放五千塊在抽屜 我擺脫不了時間的束縛 地影響小說之後的走向 已經」過去了,麗塔「已經」把錢放在該死的抽屜裡 間裡的 車 現 在 , 想搭 我無論採 乘客 乘任何一 , 可悲的是沒有任何人有下車的 裡的情節,甚至我有倒回重寫的打算 取哪 輛非線性前進的列 0 ,我陷入兩難 時間以頑固的線性方式朝著未來疾行, 種態度去面 0 對抽 我很懊悔幹 重到未來或是過去來解決這 屜 裡的 權力 錢 嘛 , 0 非要安排一 都 但是我真 ,回不去了 。但畢竟 勢必 會 我們 段麗 的 嵵 嚴 很 間 重

「No Way!」上帝堅決地說

個

困

境

增加小說的戲劇性,使你不至於昏昏欲睡,所以我安排了這一段,希 好 , 我承認 ,基於某種文學創作 理論安排一些矛盾 、衝突是可以

多的言情小說一樣,為了劇情而劇情,為了情節而情節

當事 志的糖膜來「謀求自由意志的可能」 實更傾向相信人只是以理性的外衣「來創造自我存在感」、以自由意 嗎?這種 慾望與道德之間 者種種內在 傳統寫實主義作家相信角色行為有其動機 理論假設了人的「理性」及「自由意志」確實存在 [衝突、 、外在的因素混和交融後的結果, 妥協後的最終產品 僅僅只是可能的感覺罷了 0 可是真實的人生真的 可 循 也可以說是人 0 而動機是因為 , 但 我 性的 如 其 此

意識才是主宰。我們都有很多不同面向、不受控制的人格 識的慾望做出 更接近事實 聽起來很讓人不安,因為一切的掌控似乎都不在我們身上— 同的問題、挑戰後才會浮出意識之海接手成為成為主要人格 後現代主義作家則認為人不依理性行事 |反應, 也就是說「荒謬」才是人生的真相 , 只對奇想 , 1,在面 意識下 機會 ; 這 但 與 件事 其實 臨不 的 無意 無

是用 買生活用品是 球 或許是幫助 0 同情 我確實沒錢 事實是麗塔的 、施捨的角度放五千塊在抽屜裡, 暫借 \_\_ 回事 , 但 五千塊錢像一根針 , 我寧願去和 或許是與愛人金錢共享 拿錢給我又是另一 朋友低 `, \_\_\_ 頭 回事 碰 商 但她是用什麼樣的態 借 ,我不知道 地一 0 , 雖然我相信 也不願意她這 聲刺破了我這 ,沒有人知 麗塔 麼 絕不 做 度 顆汽

道

質並非理性,而是某種「荒謬」的東西

現實生活而焦慮不安。那 心看她受苦?只要有一 是肯定的。甚至會更直接更粗糙一 如果我和麗塔情況對調,我會像她這麼做嗎?我想了一秒,答案 絲可能,我只希望她開心。我捨不得看她 , 如果我能義正辭嚴地這麼做 點 把錢塞到她手裡 , 她有什 。我怎麼忍 |麼理 為了

值觀 文主義,說是這個名詞 ,在我的體內橫衝直撞後浮上了意識之海。白話一點就是男性沙 似乎有某種東西在我的身體裡作怪。 ,其實我不懂。更直接的陳述就是「大男人主 某種所謂性別差異的刻板價

由不行?

義 時 候 , 用什麼方法爬到我身體裡的?我不知道 我想我懂了, 你也懂了 但這些亂七八糟的東 我想,就算花了一 西 到底是: 仠 ...麼

子的時間,或許我最後還是搞不清楚。

論 臨困境時給我「安心」的指引 主義這件事, 長久以來,我一直認為自己不是寫實主義的信徒而更接近後現代 用 理性」來分析麗塔和我行為後的動機;只因為我不敢將! 原來是錯的 。後現代主義的「荒謬理論」 , 事到臨頭我還是仰賴了寫實主義 並不能在 的 我面 理

麗塔了, 我是一 我想你也知道。至於文森那一句「吃軟飯的比撿□□的更丟 個頂著後現代皮囊的寫實主義者 現在我知道要怎 麼 面

為丟給無意識

臉」,就去死吧



路

义藝高牆

穿越時空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 第五章

Keep Working。好像拼錯了。

Keep Walking。這樣才對

不過無所謂 ,意思差不多。我看著威士忌瓶上的英文單字,倒了

一杯酒放在桌上。

客氣」 了跟麗塔說謝謝。她聽了我的道謝 這幾天忙得很 我們倆互看了一眼,大概是覺得太像偶像劇的對白 ,打電話給房東 ,居然裝模作樣地跟我鞠躬說「不 面試、 然後去工作。當然我沒忘 ,就一起

笑出來。一段安排好的矛盾→衝突→高潮就這麼胎死腹中。但人生不

結局總是像神棍預測世界末日一樣那麼可笑。

不如走自己的路。 精采也無所謂 這段劇情就會非常精彩。可是那個時候每天跟企劃書打交道 可能靜下來寫 我發現我在改變。如果是在早些年我還在廣告公司的那段時間 小說。所以所謂的精采只存在於假設及幻想裡 ,畢竟文學不是討好眾人的華麗演出 小眾就小眾吧, 知道「後設小說」 0 既然如此 這四個字的 , 根 不 , 過不 人原 那還 本不 ,

說說工作好了。

本就不多。

加油站的工作儘管沒有我想像中的輕鬆,但也沒有太辛苦。從早

票、 里 地 好 汗流得多了一些。 上十點到下午四 點不好?對 0 0 送客 另一 客人來了問 · 這些 間離我住的地方更近 。房東先生的便利商店有 |固定的動作沒花精力腦力體力,只是天氣漸漸 加什麼油 點總共要站六個 你問我幹嘛不去便利商店工作?答案是地點不好 、加多少 ,只有七百公尺, |小時 按下 , |兩間 雖然腿有點 -加油槍 , 風險太大,不值 間離麗塔家不到 ` 收錢 痠痛 ` , 找零 但習 熱了 ` 價 打發 得冒 兩公 了就

對了 知道 異常嚴肅的服裝,帶著嚴肅的神情問我做的怎麼樣 是真的還是假的 。房東先生在我工作的第二天居然來加油站關 加 油站 有免費的瓶裝牛奶可以喝 現在不都是標榜無鉛嗎?) 站長說可 以避免鉛 管他 心我 ,有沒有問題 他 的 中毒 喝 一樣穿著 到 飽就 也不

險

穿越時空

我談之前三個月房租分期攤還的事 讓 住的地方走一走,看看我寫的小說。有沒有搞錯?是文藝老年嗎?我 **殺有一** 點受寵若驚 。不過後來就露出了老狐狸尾巴,原來他是 。談好了之後他還說過幾天會到我 要和

小時沒說話了 文森呢?從上個星期六到現在星期四晚上八點,總共一百二十多 0 也好 ,趁著他變成啞巴,趕快寫一些東西,免得又和

哈啦了幾句敷衍他,沒放在心上。

他吵架嘔氣

篇小說有置入性行銷的汙點。而且換成國產品牌也會省一些錢,麗塔 要我錢省一點花。就這樣,預備、開始!碰! 先告訴你一件事 該是 K е е р ,從現在開始我決定換另一個品牌的威士忌,免得這 W o r k i ng的時候了 在Worki n g之前 我想

Keep Working!

的 且不論道德上正義與否 價值觀與認識這個世界的方法(我還好是被貧窮和文森那個白癡逼 像是他)說:「小說的創作只是一種自我療癒的微小嘗試」(好像是這麼 東西。他的故事對你我來說到底會產生什麼意義與價值。村上春樹(好 如果我們只是在找Bi 來說如果相差不大 人(作者)的生活經驗(也就是小說內容)來應證讀者自己的價值 寫的)。或許是吧!對作家而言,小說從題材的選擇開始就暴露了 所以這個說法不適用於我)然後在形諸文字之後 我 一直在想,文森告訴我的故事 , B i n ,在生物繁殖角度上就有了提高遺傳性疾病發 g o n go!如果相差很大,碰!(書本闔上)。 那跟近親繁殖有什麼兩樣?近親繁殖姑 ,到底想表達出什麼「偉大」的 ,讀者透過 觀 觀 0 著寫 他的 通常 看他 但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言, 聲把書本闔上的小說,因為帶有不同的遺傳因子,就優生學的立 生機率的 更適合你吸收、婚配(扯遠了)。總之,這告訴我們一件事 可能 0 如果從這個方向思考,反而是那些你很想 碰 場而 地 差

與「多元」的珍貴價值

經歷 解答 自卑而譜出無疾而終的青澀初戀,一 文森小時候因為幫爸爸推三輪車丟臉所以學會了說謊;高中因為 這些 也無法解答 |故事到底有什麼鏗鏘有力的啟示?抱歉, 直到出社會工作時大膽地謊 小說作者不 -負責 造學

之所以不可能知道故事的意義,一方面是因為這個因素,另一個 合自己的價值觀後,才能得出來的一種結果,旁人根本不會知道 所謂 的意義,是讀者在閱讀小說時藉由文本所顯示出的經驗 原因 0 , 我

別忘了, 只是在小說的創作過程中, 我是被貧窮和文森逼著寫的 介入的程度比你深一 。認真地來說文森才是作者 點點 而已。 如果你不 我

能接受這個說法,乾脆我們一起來想一想。

森為什麼不說其他的事件而單說這幾個?我覺得答案是: 生命片段來替代他整體人生,是非常正常的觀點 種 「提喻」的修辭技巧(也就是以部分代替全部),所以由文森的 我們看到文森的故事,當然不會是他全部的人生。小說本質上是 0 但是問題來了 因為這 後個 某些 , 文

想告訴我貧窮與自卑毀了他的人生?或是他在貧窮與自卑底下奮力生 存的某種精神?還是控訴社會階層流動的不平等?這幾個想法應該有 人會對經驗賦予意義 ,並從中創造某些價值 我在猜文森是不是 片段事件對文森有意義

穿越時空

個趨近他內在的意圖才對(但搞不好他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的意圖)。不

種相對沒有意義的事他大概不會記得,也不會有想把這些事寫成小說 然的話他大可告訴我他小時候吃飯、尿尿、睡覺的事就好了。(可是這

的慾望。)

價值 的結論恰當嗎?我想找文森聊一 。每一顆星星對他來說似乎都是值得珍惜的一 他的人生是一場黑夜,藉由這些亮如星星的事件,天空開始有了 聊 0 叫了他幾次 , 件禮物 他沒理我 0 但我這樣 , 大 、概還

在生氣,

不用理

他

感覺貧窮比富有糟糕、成功比失敗偉大?這些所謂的比較 現?我是說是誰告訴我們「自卑」這件事的?是誰在什麼時候讓 到 '底什麼是「意義 ` 價值」 ?是誰讓這些意義和價值清楚 ,好像來自 我們 地浮

才能在群體中突顯 於我們無法接納自己的 個永遠都無法達到的「更好的什麼」 個 體的意義 不同 , 可是人生就是各種 0 但我們似乎在追求 的目 標。 此時 的 不同 個 此刻的我到 共 同 也 唯 的 Ħ 有 底有 標 不同

什麼不好

,讓我們如此厭惡?我沒有答案

我 鬱 兩 怡 眼 看 的 棵 可 , 樹的 清新 百花! 著看著逐漸入神, 見的速度迅速拔高 我看著遠方的地平 樹梢 盛放 味道 0 , 群樹 不知名的小鳥在枝葉間跳 枝幹散發出淡淡的 中 不知不覺腳步慢慢靠近 有 線 , 兩顆 轉眼間一 ,精神有點恍惚。 特別 高大耀 光量 座古老的 映 眼 躍 得 鳴唱 然後周遭的草木開始 森林就將我 , 周 還結出很漂亮 0 朦朧中 **圍異常的朦** , 空氣裡有 我看 淹沒 見一 朧 的 種 0 林 美 果 心 字 個人 以 肉 麗 曠 木 神 0

影從光暈裡緩緩走出來

,等我看清楚後

,發現原來是儀容異常嚴肅的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房東先生,心中非常訝異,也充滿了疑惑

「房東先生,你怎麼會在這裡?」

他看著我,眼神堅定地說:「我在東方立了一個園子,然後把人

安置在那裡。」

我聽了很納悶,在說什麼?不會是頭殼壞了吧!

不好意思,我沒聽清楚,可以再說一次嗎?」我問

園中各種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 我轉頭看 ||向||周 圍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其他樹上居然也結了很多看起來很美味的果

林木

子。但他說話還是怪怪的,也沒告訴我他為什麼來這裡

房東先生,你是不是不舒服,要不要坐下休息一下?」我走近

他想伸手扶他一把。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不可吃!」 他突然大聲吼:「只是『分別善惡樹 我被他的音量嚇了一跳 , 然後他就趁我恍神的 Ь 和 生命 樹 上的 詩候 果子你 大力地

把我踢飛,遠離這座美麗的森林。

得我現在腰好像是斷了一 剩 窗 都在水下。 瓶藥酒揉了幾分鐘才好一 0 潑到了我的 唯 我 獨 我的眼淚一 在空中飛了好久 艘大船在洪水中漂流 地上有血肉 書桌 落地 , 我心裡有 ,腰好痛 ` 樣那 有氣息的活物全部都死了 地上的洪水就開始氾濫 些, |麼痛 他媽的瘋老頭 , ,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覺得很悲慘就 而大雨還 股怨氣: 0 我起身把窗戶帶上, 死老頭幹 在繼續下著 , 慢慢地所 :嘛沒事! 死了 0 從抽 傾盆大 , ·踢我 有的 個 屜 拿了 雨從 都 高 ? Ш

我在書桌前想了一會 「, 有 一 種惡趣味開始在心理滋生:他媽的乾 穿越時空

脆就讓房東出現好了,然後找個機會好好報復一下!這種魔鬼般的衝

動讓我相當亢奮,所以我讓房東先生的電話適時地出現。電話裡 他說

明天早上八點來我這,我虛情假意地說歡迎歡迎,就掛上電話

隔天一早老頭子進門後很禮貌地跟我問候:「早!來打擾您很不

好意思!」

「你太客氣了,請坐。」我的目光不自覺飄向他踢我的右腿

這是他第三次在小說中出現,三次的儀容全都驚人的相似,不外

我不是沒想過給他換個外型,只是他天生嚴肅的氣質,換什麼裝扮結

烏黑亮麗的頭髮、筆挺的襯衫,全身上下的衣服上找不到一

絲皺摺

果都一樣,無奈之下只好算了。

「喝茶還是喝咖啡?」這次我沒忘了問。

威士忌好了。

?

有沒有搞錯!早上八點喝酒,他是故意諷刺我嗎?還是他根本是

個老酒鬼?我一肚子的問號和驚嘆號,臉上卻盡量不動聲色,

走到

櫃子拿了威士忌, 連瓶帶杯放到茶几上

「房東先生,我剛把威士忌換成國產品牌

你喝喝看

我說完後也不等他, 就有點惡意地直接幫他倒了一大杯 ,還說因

為十點要到加油站工作 酒杯一口乾掉。乾下去的時候依然保持著優雅嚴肅的紳士氣質 ,就不陪他喝了。他聽了後沒說話,端起 。我 桌上

的心狠狠揪了一下,眼睛瞪得老大,不自覺又幫他倒了一杯

的

「……」天啊!天啊!這老頭成精了嗎?

一陣才總算把話題帶到他來這裡的目的。我把我自費出版賣不出去 我懷疑聽錯了,卻不敢再問一次。吱吱嗚嗚尷尬得很,胡言亂

的 短篇小說集 《脫胎換骨·浴火重生》鄭重拿出來送他幾本 -。他翻

翻沒說什麼,又跟我要最近寫的稿子,我沒敢拒絕,就把還沒寫完的

文森・文森》這篇小說拿給他 。我想這老頭看得懂嗎?大概是我一臉不屑的樣子刺激到他 。他邊看小說邊喝酒 ,還不時露 出微

分鐘後,他抬頭跟我說:

笑

會我會給你一些建議,你能吸收多少就吸收多少,不要插嘴,不要提 我看得懂 ,你不要用那種懷疑的眼光瞄我。」 接著又說:「待

問 , 我也不會再說第二次 0 你喜歡的話也可以把這段話放在 小說

我不會跟你鬧版權的問題。」

的 有這 錄下來。一方面是出自於對他的敬意,一方面是讓自己反省思考 於 外對你而言也是一種不錯的文學知識吸收管道 人物 《文森·文森》的建議 些了解 他這段話說完 , 我居然忘了問,不過這不重要 **分**我一 頭霧水。還沒等我恢復過來,他就開始說對 ,這一說就是三十分鐘。之後 , 反正他原本就是謎 0 但他為什麼會對 ,我把內 小說 容節 樣 此

但記得千萬不要遷怒到我的身上,因為這些都是老先生說的 但如果你的文學素養極好,這段話如果有說錯的地方,請多多包涵 另外如果你對文學理論沒有多大的興趣 ,這一段可以直接跳 過 0

他先對「後設小說」這幾個字說了他的看法

、後設小說的「後」(meta)代表的是一種「自我覺察」的意

思。作者自覺地、有意識地將小說創作的過程敘述出來成為一篇小說 二、這種小說特別突顯小說的「虛構」本質。強調小說是人用文

0

字堆砌出來的作品,打破寫實主義一直努力想要隱藏的真相

三、後設小說常見作者涉入小說情節,這種情節的「切斷」及

時風險也極大 干擾」目的在於讓讀者保持警覺,避免陷入故事裡而不自知; ,因為容易讓讀者「看不下去」

但同

接著他對未完成的《文森・文森》說出他的建議

、文本裡太多的意識流內心獨白手法造成節奏緩慢,流於作者

喃喃自語的弊病。(後來我發現老先生說錯了,其實這不是意識流 , 是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我的廢話太多。但基於尊重我還是照實節錄出來。)

魔幻寫實與超現實手法持續而大量使用,容易造成讀者無

感、麻痺。

三、即便非情節小說也需要「亮點」來支撐小說的可閱讀性,目

前《文森・文森》尚未出現。

四、通篇連接詞 ` 副詞 ` 語末助詞使用生澀,作者未來需要多

看、多寫才能慢慢改善。

五. 、《文森・文森》 的寫法是小眾中的小眾,不建議參加任 何文

學獎徵文比賽自取其辱。

原因是完全沒想到他對文學居然有一定程度的研究,另一個原因是他 在房東先生霹靂啪啦說完這些之後,我目瞪口呆地看著他。 一個

372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邊講邊幹掉我半瓶威士忌,酒量超好 。我還在想不知道他對我用

利」、「老狐狸」、「死老頭」、「瘋老頭」這些形容他的用語會不

會不高興的時候,他那種神出鬼沒的對話特質就又出現了:

你在文章裡那樣形容我,我沒什麼意見,因為那是你的觀

點 要把帳算到我頭上。」 。」他用寬宏大量的態度對我說。「只是那一腳不是我踢的 你不

我工作時間快到了,差不多要出門的時候,他問我之前在廣告公司的 企劃作品還有沒有留下,我說有,他就跟我要了幾本帶走 我呆呆地沒說話 ,他把話題又弄回到他對後設小說的看法。 等到

臨走前他在門口丟下一句話:「你的文學天分不算好,底子也

不紮實。如果要朝寫作的路走下去會很辛苦。」我雖然對他產生了敬

意 跟麗塔問候一 下聖經創世紀那一章 , 但對這個評斷卻頗不以為然。最後他又回 聲,文森就不必了。」 , 你就知道是誰踢你了 我雖然不是很懂他最後一句話的 頭對我說:「有空去翻 還有 , 找個 機會 幫我

「好。謝謝你,再見。.

意思,但懶得再問

,就跟他說:

再見。」他說。

失不存在 法解决。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修正了他所說的問題 是因為我不是上帝, 由是就算我能回到過去我也無法更動; 他走後 ,如果問題不存在,那他就不會有這些問題改善的建議 , 我坐在書桌前想了一下,決定不更動小說 無法掌握時間回到過去重新創造 因為這裡面有 ,那他的 生活 個邏 0 建議就 0 另 輯問 個 會消 理由 個 , 如 題 無 理

辯駁的目的

是 聲文森想聽聽他的看法,但他一樣沒理我,不管了先出門工作 文章就像完美的女人一樣不存在。」(後來我發現其實不是『女人』 了我要去加油了。喔 絕望』這兩個字。)因此我所能做的只有在當下繼續加油 所以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印象裡有一個文學家好像說過「完美的 , 說錯了,是說我要去加油站工作了。我叫 ·。 時 了幾 間到

## 第六章

色哼唱「我的未來不是夢」或是「愛拼才會贏」這類的歌曲 傳統上煽情的寫實主義在頂著艷陽的加油站場景裡,極可能讓角 。但我並

不傳統煽情,也沒那麼陽光。通常我在幫客人加油的時候

,腦袋裡大

多還是想著該怎麼寫小說。好比這個樣子:

請往前開一 點。」(房東先生這一幕退場了,該接什麼……)

請問 加什麼油?加多少?」(文森這次躲的時間夠長 應該可

以讓他出來了……)

需要統編嗎?」(可是他出來後要講什麼故事?還是……)

九八,七百二十元,您的發票。」(目前的發展似乎需要一點較

謝謝光臨!」 (什麼樣的話題可以產生足夠的情緒張力……)

再帶幾瓶給其他在忙的同事。同事之間相處得不壞也不好 ,大概是那

有時候車輛少,我會到廁所尿尿或是到休息室喝一瓶牛奶,

然後

種常到同 一間便利商店買東西,然後久而久之和那間店員產生的 熟悉

感 0 也可能是我和他們年輕人因為年齡相差太多,話題常對不上 , 最

多就是: 「今天天氣好熱 。 」 「對 ,今天天氣好熱。」 所以這真的是一 或是「今天車

體力的工作

比較少。

「對,今天車比較少。」

個不費精力腦

的車主和國產車的車主盯著油表上金額的表情差異,或是在付錢的時 話雖如此 ,我還是從中找到一 些樂趣。比如看著開進口高級車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候掏 也會遇到嫌棄我前後擋風玻璃沒擦乾淨或是自以為付錢就是大爺的土 發時間的 .出鈔票或信用卡的下意識小動作。不過這些都只是百無聊 小遊戲,沒什麼深刻的社會觀察這種大道理。當然啦 賴 , 中打 偶 爾

豪

。但工作就是這麼一回事,不會永遠平安喜樂的

地做 完的會。業主各行各業形形色色,提案打槍是家常便飯 和責任。 個 到經理這 「慘」字。 認真來說 算 了 個位置 ,這種令人火大的悲慘往事還是不要想了;左右看 ,加油站的工作還不算糟蹋人。以前在廣告公司 上班打卡制,下班責任制。 , 隨之而來的也不是輕鬆 永遠有提不完的案 , 而是更多更重的 , 就算很 , , 看沒 壓力 努力 開不 那叫

跨過幾個加油島,走進打掃得很清潔的廁所,空氣裡只有清潔劑

車

我想去尿尿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的化學味道 ,沒有其他的怪味 0 小便斗前方除了有一小盆綠色植栽

還有一則我看了好多遍的笑話。拉開拉鍊,我開始尿尿,

「丟臉!可恥!」

超大音量突然在我腦中爆開。

他媽的!我嚇了一跳!尿都濺到褲子上。

對!你猜得對

尿尿的本周五下午, 總共快一百五十小時沒出現的文森 , 又她媽的以

· 是他媽的該死的文森。從上周六中午到剛剛我在

神經病的姿態隆重登場!

我對他吼:「是怎樣!你一定要這樣嗎!」

吼完,我還依然很抓狂,但是必須繼續對準便斗,把尿放完

文森陰沉地說:「回去再跟你說!你這個丟臉的爛貨!」

好!回去你就死定了!」我已經歇斯底里,手上都是尿

乾淨的衣服,到櫃子拿了一瓶威士忌坐在書桌前,打算跟文森好好地 下班回到家 ,我匆忙地跑到浴室沖了冷水澡 ,心裡很不爽地 換上

「談」清楚。

你不是要談嗎?給我滾出來!」我狠狠地拍了一下書桌。

油站做工 你叫什麼叫!大白癡!丟臉丟到家了,幾歲的人了還真的到加 • 他一 如往常的雞巴而且開始瘋狂:「我以為你只是嘴上

臉,我還要!」

說

說然後去看看而已,沒想到還真的到加油站做了好幾天。

你不要

媽的答應要寫你的故事,是我這輩子最大的錯誤!要不是那時候我缺 關你什麼事!你給我滾!」我真的火了:「你給我滾!我他

錢 ,我才不會鳥你!」我喘了一口氣:「現在我有工作,不缺錢 , 我

的承諾做廢!我就是過河拆橋你能怎樣!」 我徹底地撕破臉

大約靜默了幾秒,文森發出聲音:

「哈……哈……哈……」我聽了這種奸臣似的笑聲,心裡開始緊

張 ,頭皮發麻

他說:「你要我走我就走?你以為你是誰!你在做夢!」聽他這

麼表態,我心裡又緊了一下。

稿子燒掉啊!」他豁出去了。

「老子不走你又能怎麼樣?你這個爛貨不寫就不寫

,有種放火把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只聽到我的呼吸開始從急促漸漸平穩。文森叫我燒了稿子。 空氣中凝聚著詭異的氣氛 我們 兩個都沒再繼續出聲 我的 如果我真 耳朵

冷靜了一會,我的血壓開始下降,腦袋也慢慢恢復了正常

的燒了,那他有什麼損失?我瞬間發現沒有任何一點優勢在我這邊

我試著和他談條件。

·····怎麼樣你才肯走?」

他用靜默來回答我 。我的手心冒出了汗,一 股不安感強烈地襲

來。

陽的蔚藍晴空轉眼間就變得陰暗沉重。天上的烏雲整片整片地不 窗外這個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忽然開始下起了大雷雨 原本 -燦陽 安滾

慢慢地,烏雲變成了一望無際、怒濤洶湧的大海。我在浪裡沉浮

動

掙扎了很久很久,最後精疲力竭 ,絕望地沉入了黯黑的海底

不了,只能寂寥地佇立在靜謐、黑暗、無聲,沒有一隻魚,沒有任何 我是海底的一塊黑色岩石,沒有手沒有腳也沒有鰭 ,我哪裡都去

一個有生命的蝦蟹的水下世界。

我沒有現在也沒有未來——我只有過去。

山 、深不可測的海溝裡孤寂地邁出步伐 ,但我不知道我要往哪裡去

過去的我拉著破舊的三輪車,在海底艱難的前進。我在海底的高

底的火山一個一個都死了,滄海桑田過後, 就只是一日又一日地走,一 直走一 直走,走過了無數的光陰 海洋又變成了陸地, 。然後海 我卻

泊 依然推著三輪車前進。我很累卻無法停止,眼淚終於匯集成河流 ,再變成大海,我又回到海底 、湖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我在這裡幹什麼?然後因為我始終想不出來,就被遺忘在時空的縫隙 我和三輪車變成了海底的一塊黑色岩石 , 我 一 直在想我是誰 ?

裡。

「想起來了嗎?」他說。

「我不會走的……」聲音冷冷地在空間裡迴盪。

我沒說話,全身顫抖。

伸出手拿起威士忌,一口氣乾掉。

大概是因為頭 痛 醒來的時候還不到早上七點 0 喝醉真的是一

瓶 。我從床上爬起來,搖搖晃晃到冰箱前,像牛一樣地狂喝了幾杯冰 件很不舒服的事,每次大醉之後,都會覺得腦袋像是裝著水銀的熱水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水,又跌跌撞撞上完廁所,才回到床上。

閃閃反射已經升起一段時間的太陽。專心一 臥室的窗外是一幢相隔一條馬路的公寓 點看,可以看見落地窗裡 ,公寓住戶的陽台落地窗

屋內卻安安靜靜地,只有麗塔輕微的鼾聲

的客廳擺設。周末早晨,馬路上汽車、機車的聲音不大不小地傳來

的 是覺得她的體內有隱隱的月光幽微地映射出來 有親吻她的衝動, 氣息上下起伏 我靠著床背,點了一根菸,望著裸睡的麗塔。像往常一樣 ;乳頭像是一 但頭痛得要死,只好放棄 顆大一點的 紅豆 0 , 美麗的乳房隨著 發出誘人的魅惑 均匀 我老 我

我把被她踢到床邊的薄被,用腳勾過來輕輕幫她蓋上。

抽完菸花了大約五分鐘回想昨晚的事,但記憶只停留在幹掉那瓶

藥吞下,發現左手臂上的菸疤被重新包紮過 威士忌,之後的事全都不記得 。我放棄地下床,從藥箱拿出 。我坐回床邊休息了 顆 %幾分 頭痛

鐘,等頭痛減輕一些,就起身去弄早餐。

吐司,倒了一杯鮮奶。時間是七點三十二分,麗塔快醒了, 這次冰箱裡的食材沒有造反,煎了幾片火腿和兩顆蛋,烤了 我躺 在沙 冲片

發上看著時鐘。

就算是周末也一樣準時起床, 七點四十分 ,臥室傳來聲響。麗塔的自律極嚴, 走出臥室的時候已經穿上短褲 腦袋像是裝了鬧 和 Т

恤 。 鐘

起床了?」我躺在沙發上問了非常白癡的問題。

嗯。 她臉色很臭,沒看我一眼就走去廁所,我有點心虛

昨天到底發生什麼事?怎麼一點印象都沒有?

廁所裡持續有刷牙、洗臉的聲音,等到沖馬桶的聲音結束

麗塔,早餐弄好了在桌上,我不舒服就不吃了。」

走出廁所

喔。」這是今天早上她說的第二句話

詭異不安。我走到音響前隨便放進一片CD按下 整整十分鐘除了吃早餐的聲音 ,我們沒有任何交談 P L A Y ,客廳的氣氛 , 試圖 減輕

那種討厭的感覺。音符在我和她之間跳躍,像是要填滿這個空間 缺 少

的什麼東西。艾爾加的威風凜凜 曲 , 才確認莫札特慢板二十一號鋼琴協奏曲適合現在的氛圍 現在不需要。又按了好幾次

常優雅,很好

像一 座優雅的大理石雕像,理都沒理我。該麼辦?我很苦惱 在我弄CD的時候,目光不時瞄向餐桌觀察麗塔的反應 怎麼開 但 ||她就

口?直接問嗎?不好。還是從喝醉這件事開始?

我走到餐桌,在她對面坐下。

麗塔,昨天喝醉了,對不起,」我試探她。

「妳什麼時候過來的?」

她沒回答,只看著我冷冷地問:

「為什麼喝醉?」

為什麼喝醉?……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愣了一下。

難道要跟她說文森的事嗎?我很猶豫。

「……這個……有點複雜。」我無奈地對她聳一聳肩。



文藝高牆

那就慢慢說清楚

慢慢說清楚?說得清楚嗎?

雖然不是太適合,也勉強可以。整理完思緒,我開始從文森第一天出 二十一號鋼琴協奏曲結束,接著撥放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

0

現的時候講起,試著「說清楚」

麗塔從「文森」這個名字一出現就緊皺著眉頭,用奇怪的眼神看

,我也越說越覺得心慌;我想任何

個正

著我

,然後表情越來越難看

常的 人聽到這種事, 要嘛就是嗤之以鼻,要嘛就是把我當神經病 我

不知道麗塔是哪一 種 ,可是無論哪一種都不會是太好的結局

首天鵝湖還沒到高潮,我就瀕臨垂死狀態。

我終於下了一個決定,起身把音響關掉,對麗塔說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在受不了這種煎熬。也不管她看了小說會有什麼麻煩的後果,狠下心 算了,我乾脆把小說拿給妳看 ,妳就知道怎麼回事了 我實

來把未完成的《文森・文森》遞給她。

還有和麗塔問候的那一幕,後面我和文森大吵,再幹掉一瓶威士忌的 事還沒寫 因為未完稿只寫到第三十二頁,也就是房東先生要我去翻翻聖經 ,所以就趁著她一 頁一頁仔細看小說的時候 , 把這段趕緊補

齊再遞給她。

七十分鐘過去,她終於全部看完,把稿子放在桌上。

什麼也沒說。她只是抬頭,用一種不自然的眼神盯著我 看的過程她欲言又止,好像要說什麼。我等著她說什麼,但她卻 ,然後眼眶開

始慢慢變紅。

不一會她的眼淚靜靜流出來,我心裡揣揣不安,不敢靠過去

她自己拿了面紙擦了幾下眼角,無聲的眼淚就變成低聲的啜泣 0

我鼓起勇氣走近握住她的手想說些話,但還沒出口,她就抽出了她的

手,背對著我。

我必須坦承地說 ,這樣的場面對我而言確實是一 種艱難的考驗

我無法處理這一段情節的轉折。

篇小說達到真正的高潮 ,直到剛剛麗塔轉身背對著我的那一 刻 , 我才

開始我誤以為用寫實主義的筆觸讓這段情節向上發展

可以

使這

發現錯了。因為我根本不知道她在想什麼,也不知道我到底想把這篇 小說帶到哪裡去

不夠用 說 我 節 眼神看著我?我開始對麗塔產生矛盾與怨懟 看完了之後一個字也不說,是什麼意思?還有為什麼要一直用奇 也太不現實。可是我又無法忍受她就此離開與我分手。或許你會 我面對人生所有的困難「不是不可以」 讓她先離開冷靜一下,然後我再邊想合理的、不至於太突兀的復合情 0 開始 我也願意這樣做,只是現在離四萬字的目標已經越來越接近 如果讓她在這種困境中主動發揮智慧 而這正是我最不樂見的結果 0 再加 就堅持說這是一篇四萬字的中篇小說 上如果我真的這麼做 ,這篇小說就真的成了 喝醉 ,但似乎太理想化 **治**已, , 用寬容的心原 ,所以我的篇幅肯定 有必要這麼生氣 1、樣板: 諒我 「愛情· , 怪的 建議 幫助 化 嗎 小 而 ?

怎麼辦?我該怎麼辦?我看著已經啜泣五分鐘的麗塔,心裡很徬

長

徨

的情感 義 力嗎?所以呢?要她現在就停止哭泣然後轉身擁抱我?我很混亂 但是那樣的謊言有這麼可惡嗎?可是對她而言我的謊言傷害了她對我 什麼她又一定要能理解我諒解我?小說確實顯現出我曾經對她說 無保留地把小說給她看了,她為什麼還是不能理解我諒解我?可是憑 ,在真實人生的面前都只是書架上的擺設而已。我都已經赤裸 現在任何寫作的技巧都無法幫助我,什麼寫實主義 , 難到她連哭泣的權利都沒有?但難道她看不到我的辛苦和 、後現代主 謊 裸毫

我想把餐桌上的稿子一把火燒掉,讓一切歸於虛無。

嗎?我不知道,但是我必須趕快知道,她已經哭了十分鐘了。 但就算稿子燒了,人就會不在了?故事就不在了?困境就不再了

怎麼快?什麼是趕快?怎麼處理?什麼是處理?必須要做點什

我一再地深·呼·吸·經麼,必須要做點什麼才對……

瞥見餐桌上翻開的稿子。

・深・呼・吸・深・呼・吸……然後不經意

理解的 了眼淚 盡 著記起自己到底是誰 歲月。 我看著桌上未完稿的最後一頁,再次沉入在海底推著三輪車的無 寧靜 ,以一種非線性的前進方式跳躍到過去 我在時空的縫隙中持續不停地深 ,悄悄地發生。寧靜滲過麗塔的背影 , 在這裡做什麼。然後深呼 • 呼 • 吸 吸伴隨著一 , 包圍住悲傷, 深 呼 種我 吸 穿越 無法 , 試



穿越時空

在那一 刻,我終於擺脫了時間的束縛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 第七章

不知道什麼時候,我伸手拿起稿子,開始慢慢地,一個字一個

行為背後<br />
三經不再是自立字、一句一句清楚地讀出來。

行為背後已經不再是自由意志或理性,而是荒謬與無意識

無法阻止,也不願阻止,真實從我的口中流洩而出:

我這幾天愈來愈快樂了。但其實用這種

\_

愈來愈……」

的句

法來呈現自己的快樂, 有一點誤導 好像我本來就 很』 快樂的樣

子——其實不是的……」

我一個字一個字讀下去,心裡有撕裂也有平靜,但是卻更接近

種卸下重擔後的疲累感。麗塔在一旁啜泣的聲音似乎離我好遠好遠

生的事情,也重新看到了自己、看到麗塔、看到房東先生。

我繼續念下去,繼續撕裂我的記憶再復合。

實很清楚在這個小小的社區裡,哪有什麼家庭請得起工人?…… 候我的回答是:「他不是我爸爸啦!他是我家的工人……」我心裡其 ……小朋友就開始大聲喊:「文森、文森你爸爸來了!」那時 所以

我的說謊初期是有意識的,然後漸漸地變成了下意識、無意識……」

就算說世界是方的也沒有關係。別人的不信任對我來說只是極端 ·我說:  $\neg$ 然後 ,我學會了一件事情。就是只要自己相 地無 信

知……』…… 只有相信自己說的,其他人才可能會相信你 重 點不

是相信自己,是根本就把那些說出口的話當成事實。』 我用一 種像是

個沉思哲學家的語氣做出結論  $\neg$ 然後 別人就會相信你

我繼續讀下去:

溫柔地鋪灑在大地上、 在 樣……』……看著她的臉 起:... 我嘴裡卻 個挺單純善良的女人,也不知道為什麼就 一直說 在枝椏樹叢裡 ,像是夏日的夜晚看著天上皎潔的月 : -我自己買就可以了 、在蛙鳴蟲叫中 , 然後緊緊包覆 , 妳幹 和我 銀 嘛 攪 光 這

著我……

說不出來。為什麼想說?我也不知道……」 有隱瞞, 到現在我都在想她 我還是想告訴她。但我更想告訴她我愛她,只是見了面 為什麼寫這一段?是因為我想見麗塔 0 我想告訴她我要去工作這件事 。從昨天見了房 雖然工作的 反而 內容 東後

微的啜泣聲,我在月光底下喃喃自語,有一種古老民族向月神祈 和希望以一 星閃啊閃的是我的平靜與撕裂。麗塔在明亮亮的月牙上彎腰撿拾 種清晰的狀況在暗夜裡播放。黑夜是一片碩大的布幕 求的 远漸 , 星

巫術氛圍 ,伴著樹梢敲擊出低微的神祕旋律 ,我不停地穿梭過去和現

在,未來呢?

我發現未來在遙遠的月牙上。

麗塔的啜泣聲終於停止 ,她轉頭看著我 ,帶著悲傷和某種釋然

「不要念了。」她輕柔地說,像是放下了心裡最沉的負擔

我的聲音漸漸停止,呆呆地看著她眼中清楚的倒影

我看到自己。

我感覺到她手心中有一種奇異的溫度將某種力量傳遞給我 她起身握著我的手:「文森,夠了,不要再念了。

七八糟的電纜 然後她緩緩帶著我從客廳的落地窗飛出去。我們避開屋外天空亂 ,越飛越高 、越飛越高 。天空裡的鴿子好奇地在我們身

底和貝殼 邊圍繞,老鷹也飛過來聊天,我們在軟軟的白雲裡穿梭 ` 海星捉迷藏 , 時 而和鯨豚 起合唱, 她拉著我的手一 , 時 而 鑽 直沒 入海

放,我也緊緊握住她。

我對她說:「我自己試試看。」 太陽 漸 漸 西沉 , 我和 她坐在雲端裡看著瑰麗多彩的遠方 她小心地放開我的雙手說:「你可以 然後

的!只要你相信,你就可以的!」

開始,我像是一 個蹣跚學步的小娃娃老是東跌西撞,不是從空

中噗通一 聲跌落海裡,就是在水裡飛不起來。但在月亮出現的時候

我終於能跟上麗塔,然後她說:「 晃的美麗月亮飛去 ——此刻,我終於再也不是海底的一塊黑色岩石 跟我來!」 我們再度握著手向銀晃

結束 和麗塔並肩躺在床上,緩緩地讓寧靜充滿我們的意識,等著這一天的 等我們在天空飛累了又回到公寓,時間已經很晚 然後麗塔像是想到什麼重要的事「啊!」 的一 聲 。梳洗過後,我 , 我問:「什

麼事?」她焦急地說:「今天都快過了, 我對 | 她搖 搖頭:「 加油站星期六 ` 加油站你曠班了一天! 日都是安排工讀生 Р а

> r t

Τ

i m

e ,

我不用去。」

那就好,不然剛工作就請假,給人家的印象不好。」她鬆了一

文藝高牆 .氣接著說:「其實我不喜歡你騙我去加油站打工……直接告訴我 穿越時空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我不會介意,只要是正當工作我都可以接受。」

「對不起。」

「我也不喜歡你用菸燙自己,還騙我說是不小心的。」

「對不起。」

你騙了我好多事情噢……」

對不起。」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只能重複這幾個字。

而且你居然嫌我醜。」她的語氣很落寞。

對不起。」

???

沒有!沒有!沒有!我絕對沒有嫌妳醜!」我嚇了一跳,從床

路— 交藝高牆

穿越時空

上坐起,趕緊改口

有嗎?我有嗎?

還說沒有!你自己去看第九頁!」她狠狠指著床邊的稿子

我拿過稿子快速地翻到第九頁仔細地找,卻只看到「不算美麗」

這幾個字 。哪裡來的「醜」?我有點心急,手也在微微發抖 , 有

嗎?

我有嗎?

真的沒有啊! 我在上面寫的是『清秀的五官雖然不算美麗

啊,是這句話嗎?」

「就是這一句!你說我醜!」她明顯地不滿

我聽了她的話,覺得很冤枉,開始向她喊冤,認真地解釋「不

算美麗」與「醜」之間的差別。可是越解釋我越覺得怪。重點在這裡

嗎?這篇小說的重點完全不在這裡啊!麗塔怎麼會在這裡作文章?我 百思不得其解。但現在不是想這個問題的時候,我趕緊繼續扮演偵探

我拿著稿子靠到始角色,在小說裡找證據

我拿著稿子靠到她的身上:「妳看!妳看!這裡是用美麗形容

妳……」

「……還有這一段,簡直是把妳形容成女神!……」

······這一段更厲害了,讓妳又體貼又賢慧·····妳看!妳看 .

整整花了三十分鐘,我才把這個莫名其妙的話題暫時結束,就在

我鬆一口氣的時候,問題又來了:

「嗯?我沒有!#&\*※☆……」

你嫌我年紀小太幼稚!」

我裸睡的次數這麼多,太暴露了, 點隱私都沒有

嗯?不是這樣的 !# & \* **※☆····**」

你在小說裡一直強調我的胸部,我很不喜歡!」

嗯?你聽我說# &\*※☆……」

有 一絲狡黠的不可察的微小弧線,但我不敢確定, 我焦頭爛額疲於解釋,然後不經意間我似乎看到麗塔的嘴角隱隱 更不敢問 她 就像

0

我之前說的 , 後現代主義作家對於人的行為背後動機總結為 「荒謬

與 「非理性」 0 我不禁想要向歷來所有的後現代主義作家致上我的中

指和此生最低級離譜的 .髒話

我深深吸一口氣,從床上起身到藥箱拿了一

顆頭痛藥。

少吃止痛藥。」 她說

好,我知道。 可是宿醉頭痛很難受,不吃受不了。」張開 嘴把

藥和水吞下。

吃完藥我坐回她的身邊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對她說:::

「麗塔,如果小說裡有一些形容讓妳不開心,妳不要當真,小說

畢竟是虛構的。」

她看著我的眼睛:「你有沒有騙我?」

沒有。」我認真看著她的眼睛。

可是你騙我很多次了。」她說完眼眶又紅了。

「對不起,以後不會了。」

我摟著她沒再說話,慢慢她就在我懷裡睡著,我很快也哈欠連

連。

路—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在睡著之前 ,我想起一個故事 為什麼想起來, 我也不知道

過既然已經想起,索性就說給你聽。

果你讓我變得富有,我願意終身侍奉祢,並且拿出我所有財產的三分 從前從前有一個人生活很貧窮,他每天對神明祈求:「神啊 ! 如

之一替祢重塑金身。」神明聽了哈哈一笑,沒理他。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了,那個貧窮的人心想,為什麼神 明都 不理

他?是不是不夠虔誠?所以他就開始增加重塑金身的 金額 路從二

分之一、三分之二……到五分之四。但神明還是哈哈一笑沒有理他

山銀山了,聽說有緣人只有一個,趕快到廟裡聽從神明的指示!」那 好多年後有一天,村子傳來一個消息:「快快快!神明要開放金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三天三夜用最虔誠的心向神明祈求獲得金山銀山的方法 個貧窮的人聽到消息之後,並沒有趕去,而是在家裡擺設香案 連

這次,他的價碼已經增加到十分之九了。

對他說:「我並不貪圖你的信仰與奉獻,但看在你這麼誠心,而且沒 神明聽到他的禱告,認為他總算沒那麼貪心,有心成全,就顯身

那麼貪心的份上,我給你一個機會。」

那個人聽了,連忙請神明告訴他

如果做不到 「不急,」 神明說:「 獲得金山銀山的方法有一 ,這樣你還 個很重要的關 願

嗎? 那個人聽了之後,雖然心裡不安,但為了財富還是很快地答 ,你就會被囚禁在意識之海無法脫身 意

鍵

應

神 明聽了 他的承諾後就慢慢開口 : 從現在起到明天太陽 升 起

然會出現在你眼前,但如果你腦中出現任何有關財富的想法 你的腦袋裡絕對不能想到金山銀山這件事 , 如果做到了 金 山銀 ,你將會 山自

在意識之海裡永遠迷失。」話一說完,神明就離開了。

只是 底有沒有得到財富 要表達什麼 說實話 個故事而已, 0 ,這個故事我在很久以前聽到的時候,就搞不清楚到底想 直到現在我還是不懂 , 你聽 實在是太不負責任了。不過其實也無所謂 聽就好,別太介意 0 故事最後也沒交代那個 人後 , 畢竟 來到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 第八章

繼續寫下去。

是太好的 必須用一種補述的手法來增強,我想你可以理解 生,只是這種聲音似乎還不夠明顯 問題或是線索有個真相大白的篇章。其實當麗塔握著我的手對我 最大的衝突已經在昨天晚上解決,剩下的就是收尾的工作,讓所 文森,夠了 認真說來,寫到這邊,這篇小說其實已經沒什麼好寫的。因為 Ē n d i ,不要再念了。」 ng(而且重要的是字數也還沒到四萬字),所以我才 的那一 ,少了某種反覆震盪的效果 剎那 , 種幽微的迴響已 不算 )經產 說: 有的

昨晚我用無可救藥的誠實穿越時間和麗塔一同回到了過去,但其

實你知道回去的並不是真實的我,而是某種難以理解的「什麼東 西的

覺醒」,所以我現在接著要說的是那種「什麼東西的覺醒」後的生活

和未來可能的步調。就好像是傳統上王子與公主在盛大的婚禮之後

總是必須要加上最後一句:「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一 樣

電話鈴響 ,時間是周日早上八點四十二分,是已經成精的房東先

生打來的。

這個時候也應該是他出現的時候,我從床上起身接電話

房東先生你好啊!」接起電話 ,我用開心的語氣劈頭就是這

句。

電話那頭沉默了兩秒。然後他訝異地問:「文森,你怎

麼知道是我?」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我聽了很有成就感,卻故意不著邊際地調侃他:

「因為快接近尾聲了,你還有最後一段要出場啊。」

話方式回敬他前幾次的精采演出,終於小小的滿足了我心裡的報復念 他愣了一下沒聽懂,我也懶得再解釋。能夠用這種神出鬼沒的對

點正經的味道。有沒有搞錯?星期日下午?

然後他說:「你下午有沒有空?我想去你那一趟。」

他的語氣有

頭

下午?我和麗塔都在家, 有什麼事嗎?」我故意搬出麗塔

望他自己知難而退,別打擾我們卿卿我我的美好時光。

三點到好了,」也不聽我的想法,就直接下了結論:「就這樣了,我 但他就像是沒聽到我的話一樣自顧自地說:「這樣啊!那我下午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準時到。」

我聽了他自走炮式的對話,愣了一下,我都還沒說話啊!怎麼

他就要來了?趕緊開口:「房東先生!等一下!等一下!我這兩天很

累,能不能改天?」

他聽了我的話後不鹹不淡地「哼」了一聲,然後令人驚訝的對白

就又來了:

「很累?又是在天上飛來飛去,又是到海底潛水,當然累。

年輕

人不要太貪玩,好了,就下午見。」

事 ,我才回神告訴她房東先生下午要來的事,卻突然發現居然忘了問

他掛上電話後,我拿著話筒呆立半响。一直到麗塔過來問怎麼回

他到底要來幹嘛。麗塔一聽房東先生下午要來還滿開心的,覺得這個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像謎一樣的老頭似乎「很有趣」的樣子。

有趣?不知道原來麗塔會對成了精的老狐狸感到有趣。我沒打擾

興致,搖搖頭,不置可否地躺回床上補眠,才早上九點,還可以

再睡一覺。

她的

在我的身邊。然後用怪怪的語調微笑地對我說: 不到三分鐘,麗塔在客廳東摸摸西摸摸後,也跟著我躺上床,挨

先別睡 , 昨天晚上大概太累了,胡裡胡塗就睡著 , 我還有好多

問題還沒問。」

「集豊生愛底對內問題。」我睜開快要闔上的眼皮有氣無力地問:「什麼問題?」

「集體性愛派對的問題。」

我就知道不該寫的!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懊悔像是大雷 雨傾瀉

而下。

心跳很不爭氣地撲通撲通亂跳,臉上的表情有點僵硬,我硬著頭

皮鎮定開口:

**麗塔,我昨天就跟妳說過,小說本質上是虛構的、** 假的、 說謊

的 , 妳不要當真啊。」

可是我覺得你是說真的啊!」

喔……那是因為我的小說寫得很好,

厲害的作家都是這樣

能

把假的寫得像真的一樣。」

我的心還在撲通撲通的亂跳

「這樣子啊……那你還會想起『毛毛』嗎?」

我的額頭開始冒汗,努力思考正確答案。

幾乎不會。」

「嗯……那第一任女朋友呢?」

幾乎全部都忘了。」

喔,不用,我把內衣脫掉就好,電費省一點。」你很熱嗎?額頭都冒汗了,要不要開空調?」

我也要脫,有點熱。」她說完就把T恤脫掉。

「加油站會繼續做下去嗎?」

她抱著我,繼續在我的耳邊問

「會啊!為什麼不做?」

小說怎麼辦?」

繼續寫啊!」

那你以後寫的都要給我先看。」

我轉身環抱著她 「好,沒問題。」 ,手在她溫熱的身上遊走

那 他 呢 ? 『他』不走怎辦?」

暫時不知道 ,但是妳放心,會處理好的

·····我慢慢來·····」

嗯

處理的時候……不要急……慢慢來……」

我開始親吻她的額頭、耳垂、唇瓣、脖頸……

「……嗯……先去洗澡……你早上也還沒刷牙……」

我吸了一口氣,冷靜一下說:「好。」

然後一把抱起麗塔,走進浴室。

好了,寫到這裡就夠了!

樣 我知道你一定會埋怨我這種寫法,但請相信我, 我也非常痛恨這種 「暗示」的文學技巧,但是沒辦法 我的立場也跟你 , 這 篇 /[\

說從現在開始已經不完全是我能主導的了。 剛剛 麗塔才說: 那 你以

辯論 後寫的都要給我先看。」在我經歷了「不算美麗」與「醜」之間 ,還有「集體性愛派對」事件之後,我還敢在性愛場面上大做文 的大



廁所裡發生的事用文字寫出來,我慎重地對她做出了承諾 了我一個美妙的獎賞。原諒我不能說出來那個獎賞是什麼,但那時候 何況她明確地在我們洗澡的時候告訴我絕對「不准」把我和她在 ,然後她給

· 放放心,我絕對不會亂寫的。」我說

「還有,以後我寫的妳都可以拿去檢查。」我低頭看著她「嗯。」她的聲音含混不清,頭繼續在動。

嗯。」她的聲音還是含混不清,速度開始變快。

接下來我就沒再說話了,換我開始「嗯」。

就這樣,之後她又去刷了一次牙。

再多寫就糟了。就這樣子,最多就是這樣子。



路

**高牆** 穿越時空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 第九章

房東先生準時在下午三點到。

這次我讓他穿著夏威夷花襯衫、海灘褲,再配上一副Ray Bon金邊

質還是遮掩不了。進門後我們寒暄問候了幾句,麗塔就招呼他在沙發

太陽眼鏡。雖然整個人容光煥發年輕了十歲,但那副嚴肅的撲克臉氣

上坐下。

我看著房東先生,想起前幾次的經驗,決定乾脆這樣問:

「老先生要喝水?喝茶?喝咖啡?還是喝酒?」這次我學乖了。

我把能想到的飲料全部一口氣說出來,麗塔聽我這樣問,臉上有

種看著喜劇片 的神情

點 。

危險!我直覺有危險!他是故意的!絕對是故意的!找麻煩嗎?

正要開口 · 回 應 ,卻看見麗塔用一種怨怪的眼神瞄了我一眼,然後對房

東先生說

是啊!他這一陣子寫小說喝了很多酒,身體都不太好了,等小

說告一個段落之後,我會要他戒酒,謝謝老先生關心。」

戒酒?不是吧?果然我又中了老狐狸的暗箭。心裡悶了一下,嘴

上卻不好說什麼,唯唯諾諾地應了幾句,趕緊轉移話題問清楚房東先

生的來意

品 , 覺得很不錯,比你寫 其實也沒什麼事 , 小說有天分多了,所以想和 前幾天我看了你在廣告公司 你聊 時 候 的 聊 企 , 劃作 看看

有沒有機會合作看看。」

考一下, 加入他目前的 概念還沒具體完成 臉隨 他接著說他想建立一個社區形態的連鎖超市體系,但整體的營運 你便的 跟麗塔還有老先生說我要去陽台抽支菸想一 團隊 神情沒怎麼理我 0 我聽完後看了麗塔一眼 想聽聽我的建議 ,自顧自地 和 看法 和 房東先生 , ,如果可以的話希望我能 想知道她的想法 想 丽 扯 , 就 聊 離 天 開 0 我思 但 T ·客 娅

看著看著,我就想要用魔幻寫實的手法去天上好好地飛翔一下, 陽台外是一片蔚藍的晴空,幾片白雲悠悠哉哉地在天空裡 飄 或是 浮 廳

路—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找幾隻麻雀隨便聊聊天,可是轉念又想到這種手法不能濫用 所 以就

做罷了。 我開始回憶那幾年在謊言工廠工作的時光,心裡有 些感

慨,也有一些莫名的情緒,然後我知道我必須和「他」聊一

聊,

聽聽

「他」的意見。

我知道你一直都在,出來吧,別躲了 ,我想聽一 聽你的意

見。」我對他說。

沒多久,我就聽到了他沮喪的聲音響起

你不用理我 , 我很累,你想做什麼就去做吧, 小說不寫也沒關

係,隨便你啦。]

你不要這樣子,我們的日子還是要一起過下去啊!」

反正我就是負面 ,就是陰影,說出來也沒什麼建設性,又何必

說……」

從他的態度和語氣,我感覺到他真的受傷很重

我沉默了一下,想起一個比喻:

「你聽過一個錢幣只有一面嗎?」

他沒應聲

接著,我就非常認真誠懇地向他解釋。但他只是聽,沒說話 , 也

沒怎麼搭理

最後我實在沒辦法,只好要他多休息,花點時間想一 想

總之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沒有你我也就不是我了。你去想一

想。

嗯,我會去想一想,房東這件事你自己做決定吧。」說完這句

我在陽台上若有所思地又站了一會,點了第二支菸

等到菸抽完後,我才走回客廳,在麗塔的身邊坐下。

喝了一口水,我打斷房東和麗塔的話題,慢慢說出我的想法和決

定。

房東先生,我書讀不多,只有高中畢業。企劃這個領域的 專業

知識 的案子。」話說到這裡,麗塔就握著我的手。我轉頭看了她一 ,其實都是我自己看書摸索出來的 ,所以我恐怕沒有能力參與你 眼 感

覺到某種溫度後,就回過頭繼續說 你知道我目前正在寫小說,也在你的加油站打工,我覺得這

樣的日子很好,所以實在幫不了你的忙,讓你白跑一 趟真的很不好意

後會有機會合作,這種事難說得很,還是要看我在文學上有沒有一些 我對這個案子的看法或是建議,但是實際參與運作真的不行 思。承蒙你看得起,如果你不嫌棄,我可以用朋友的身分和你聊 。也許以 聊

看向房東先生,卻沒想到他也一臉笑容,我的心理「登」地一下,不 這番話一說完,我看著麗塔,她微不可察地對我點點頭 。我轉頭

成績才行。」

「你和『他』談過了?」知道這隻老狐狸到底在想什麼。

果然!他果然一如既往地神出鬼沒!我吞了一口口水,讓心情穩

定後才回應:

「是,談了一下。」

嗎?」他問

麗塔沒聽懂,一 臉困惑,我緊了緊她的手,對房東點頭

「很難得,要好好珍惜。」

我會的。」

「喝杯威士忌吧?」他問。

廚房去拿了三個杯子。我們三個人就慢慢地淺酌 我轉頭看麗塔,見她沒反對 ,就起身去拿威士忌和冰塊 閒 聊 看得 ,麗塔則 出 來

到

房東的心情很好也和麗塔很聊得來 。麗塔喝得極少,大多是幫我 和老

先生倒酒 挽留他吃晚飯,他說實在不行,就起身告辭。我和麗塔送他到樓下 ,三個人說說笑笑就到晚餐的時間 。房東說要回去了, 我們

看著他花花綠綠的背影從我們眼中慢慢消失

他人其實很好的。」麗塔說

???

什麼?」我沒聽清楚。

有嗎?我有嗎?我真的覺得很冤枉…… 「你不要對他有成見啦!」

送走了房東先生,我和麗塔買了晚餐上樓

麗塔在陽台上擺了小桌子,我們就一邊看著天上的月亮一

邊吃

要喝威士忌嗎?」麗塔問

0

飯。

不要了,妳說要我戒酒。」我認命地說

我們在月光下相互凝望,像是望著未來。

然後我摟著她問:「小說快結束了,妳還有什麼話要說的?」

她側著頭想了一下:

「房東先生真是很妙的一個人。」

她接著問:「那『他』處理好了嗎?」我點點頭同意,臉上莞爾一笑。

「妳放心,會處理好的。」

我想了一下:「應該不算。」「這算是愛情小說嗎?」

可是我很想當愛情小說裡的女主角啊!」

這個・・・・・有下一 篇的話一定寫妳……」

我把房子退了,搬過來和你一起住好不好?」

好啊!可是不知道房東先生會不會加房租。」

不會啦!你不要亂想!」 麗塔,過一陣子我想回老家走一走,妳要不要陪我回去?」

好啊,就下個星期六好了。」

還有呢?」 她問

我想了一下:「沒了。」

「就這樣?」

就這樣。」

啊!還有一件事。」她像是突然想到了重要的事

「什麼事?」

我下個月生日 ,你送我一張卡片就可以了,花也不要了。」

好。

「就這樣子?」

「就這樣囉。」

月光份外的明亮,銀色的薄霧籠罩住我們 ,我們又慢慢地擺脫地

後開始變得越來越稀少,也越來越小,而頭頂上的星光卻越來越亮 心引力漂浮起來。越飛越高 ,越飛越高 。城市的燈光隨著我們飛起來

越來越多,我們開始分不清楚到底哪一邊是天上,哪一邊是地下。

# 後記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房東先生在第三十二頁對我說:有空去看看

呼

攏我 聖經創世紀那一篇就知道是誰踢我那一腳了。當初我覺得他在耍賴 ,沒什麼放在心上。不過因為那一腳實在很痛,所以也沒忘了他

文森跟我說為了避免以後因為舊仇不好相處,還是要先搞清楚那 ~ 腳 說的話。一年後的某個機會,也就是他快要再次成為我老闆的時後

是誰踢的,於是我們就在網路上搜尋「聖經創世紀」的資料

看完之後,我終於知道那一 腳是怎麼回事了。只是心裡有些鬱

悶 因為「不可能」有機會討回來 。所以我們就試著把這件事忘掉

可是想一想,又很擔心有一天你會發現也被莫名其妙地踢了一腳 所

以乾脆決定節錄出聖經創世紀的某些章節,讓你至少心理上有點準

備

創世紀第二章

◎耶和華 神在東方立了一個園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裡

◎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裡長出來……園子當中又有生命樹和分別善

惡的樹。

◎耶和華 神吩咐他說:「……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

吃…

創世紀第三章

◎女人見那顆果子好作食物……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她丈

夫。

◎耶和華 神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耕種他所自出之土。

◎於是把他趕出去了……四面轉動發火焰的劍,要把守生命樹的

道路。

就這樣了,有興趣你自己去翻聖經吧!



路

**文藝高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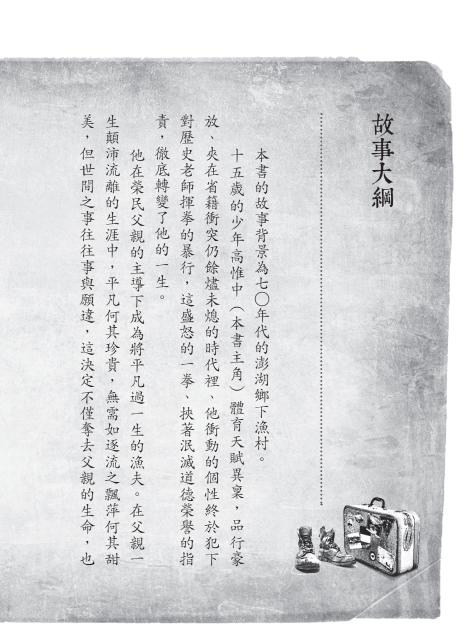
穿越時空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長路—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將他帶入牢籠。

盡 嫁 折 了 磨 首 的 航 他 他 仍 便 期 碰 待家鄉 上隱瞞 的 走 救 私 援 行 , 徑 殊 的 不 船 知 長 父 , 親 更成 己 自 為扛罪 殺 ` 女友 的羔 也因 羊

此 的 憤 恨普世中相信只有愛了 火 五 年後 再度爆發 、忍辱負恥 , 此 恨 與當初受之歷史老 的 惟中 返 鄉 了 ,當 師 他 乃天壤 獲 悉 切 之 别 , 內 , 能 is 化 強 解 烈

形成 如 文 本書記 末所言「往事 的暮色在冷風 隱身而去 述 他 的 的高 和 才華 仇 空中凝視著他 恨 境 都 已 遇 淡 ` 然 命 而 運 ,他 去 環 , 大步 剩 環 下 相 飄 的 扣 飄 只 然 有 終 投 未 至 知 大 和 悟 片 悵 里 然



長路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入罪、服刑 返鄉、雪仇 緣滅、越獄

## 楔子

山風瀟颯,嚴芒刺骨,正是寒流籠罩大地的季節

沙 顆 月的蒼空, 勞改營,尚沉浸於一片竹林的朔瑟夜風中。 紅 作響 星熠熠生光 九八一年的除夕剛過完,矗立於福建省外海東山島青石山上的 微冒著煙霧 條修長的 0 他 略 人影踏步而來,拾階而上 , 猶豫 散發出無法感受的 , 抬頭望向 微現曙光的 溫熱 數盞探照燈高掛於寒冷無 , 0 硬挺軍裝肩 操場上的礫 東方 轉身進入 上 右 的 沙

營區。

梳洗 ,連簡單的行李都沒有,二人順著蜿蜒的碎石路而下,片刻便行 大年初四的拂曉 ,高惟中被勞改營的中隊長從被窩裡喚醒 稍事

到一艘舢舨船冒著濃濃的黑煙等在那裡。

菸時 裡 船身微微搖晃 ,滿臉鬍渣 明時滅的星火,還真難察覺。碼頭內的淺浪低迷, 船老大戴著一頂皺巴巴的翻耳帽,叼著捲菸,將脖子縮在破 , \_\_\_ ,斜倚著駕駛艙,在這黑暗仍未散去的清晨 片靜寂中 , 舢舨船引擎怠速的 啵 ! 舢 啵!」之音便 舨 ,要不是捲 船破 敗的 綿擙

顯得迫人且匆促

肩膀 緣再見了 己多想想 0 中隊長拉高嗓門對著高惟中道 在這寒風吹拂薄霧迷茫的清晨 ,你們政府一 從東 山島 到 定還會對你們進行審判 你澎湖的家 ,還有一 ,這離別的贈言令高惟中不置可 惟中, 段漫長的 0 保重了 」語畢: 海路 , 這輩子 拍拍高惟 你要 可 中的 為自 能 無

否, 切的說是幻化了,成為惟中更為堅強的,除了五年來暗夜無盡的 已經撫平當初臉上的殷紅血痕 對這個曾經鞭打過自己的中隊長 , 委屈 , 惟 , 恥辱也已經淡化了,或許 中的心中已經沒有恨 淚 時間 更貼

手 , 他揮別的除了中隊長,還有那不堪回首的慘淡少年歲月 謝謝!」惟中頭也不回,跨步跳上舢舨船,轉身向中隊長揮揮

黎明驅散黑暗

但黑暗並未幻滅,只是離去

,

轉瞬便至

更有中隊長給予的折磨



穿越時空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億

# 第一章 棄學、溯憶

是 時 此 的 師 個 會 刻 的 壓力焦頭爛 参加 暴行 五年前,高惟中仍是一個國三生,下學期,當同學們都為了 他卻眉 給予留校察看的處份 過 來自四面八方的指責如 八 頭深鎖 額時 年 對日 , 抗戰的 他已經因優異的體育成績獲得保送台北體專 , 鬱鬱寡歡,一 退伍榮民 , 更派出惟中 雨後春筍 點也高興不起來,因為對歷 ,榮譽對這位老人來說 的 導師 般冒 出 通知 , 學校除 高 父到校 了召 簡 高父 開 史老 升學 直 但 和 臨

空蕩蕩的全無思緒 當天下午, 惟中不敢外出, 似乎一個臨刑的死囚在等待劊子手揮刀的 心驚膽顫的等待父親回家 他腦 刻 海裡

終身俸同樣重

要

穿越時空

漫長 的時間顯得毫無意義 ,他也不想矯言辯白來求得父親的原諒

隱絕得所犯的罪已重不可赦 ,連親如父者都無法為其開脫

省 朝 來 臉 子愈來愈低 拼命忍住 後的藤條,劈頭蓋臉地一頓鞭打,惟中連閃躲都不敢,只是舉手 地上狠狠一抛, ,這隱忍不住而奔出的驚聲一 ,弓著身子咬牙一聲一 果不其然,高父巨大的身影甫一進門,二話不說便舉起倚 隨即轉身出門。 號淘 , 愈來愈低 , 陣 怒叱: 陣 痛 , ` 聲痛苦的悶哼著,以一個十六歲少年的 終於再也抵受不住「哇!」 「不准出門,學校也不用去了,在家好好反 熱 ` 麻 哭,就像一道令符, , 像錐心般戳刺著他的 高父隨手將 的 肌 聲痛 膚 , 護著 在門 藤條 哭出 他身 自尊

高父穿出家旁兩側砧石矮牆合成的窄巷,大海赫然在望、黃昏時

億

隻小 天邊 會闖 他 灣 受不起,連老師 分 大海心想: 內 似有所悟 雁鷗 出什 殘霞 的 的 薄暮 漁 追著 -麼禍 船以 滿 天 才緩緩 這 忽然 及沙灘上 , 搞 同 個 他 都敢侵犯 |往北 步上 孩子 不好連命都回不來 步下階梯 聲鷗 奔走、 疾飛 一防波提 , 個 啼 ,要是讓 性 而 , 暴躁 去 捲著褲管 , 背著 隻蒼 , 易怒 他 他孤身一 雙手 盯 雁 。 \_\_\_\_ 著 鷗自高父身旁飛 ` , 那 他緩緩踱著步 遇有不平 赤著上身準備 越 人到台灣去求學 遙望遠方波瀾 飛 越遠 , 的 連半 過 出 雁 , 凝望泊. 點 影 海 不 , 緊跟 的 委屈 休 , , 不 直 漁 的 沒入 著 在 知 都 浩 民 港 兩 道 經 瀚

允許 陳老師帶來給高父的 他不敢參 接下 來的 加畢 日子 <sup>-</sup>業旅行 , 惟 0 陳老師 中 ·彷如 , 畢 禁足 誠懇的 業典禮 !勸說高父讓惟中唸體專 連大門 也缺席 也未 T 畢業證 曾踏 出 書是體育 步 詳 沒父親 細 組 地 長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絕了 告訴高父關於惟 中潛力無限,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天才。但高父不為所動 ·,高父只說了一句:「不尊師重道之人沒有資格唸書。」隨即 中的 前途 。要是體專畢業最少能謀得教職 , 仍斷然的 更何 況惟 起 拒

必催之。灘現於河,水必湍之。行出於眾,人必滅之。」長嘆一 望著陳老師離去時落寞的身影,高父嘴裡唸著:「木秀於林,風 聲,

便出門往村子裡神保船長家而去

身送客

的 種開門見海的遼闊 戲謔稱 0 其實那是一種原真的漁鄉風貌,那彷彿觸手可及的美麗海岸 有人說澎湖的風都帶著鹹腥之味 ,澎湖人的廚房沒有鹽巴,根本用不著,因為種出的菜都 便捷 ,往哪個方向走都可以深深地吸一口飽滿的 ,連自來水也是鹹的 更有人 , 有 是鹹

億

涼 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風再緩緩吐出艷夏的 酷 熱 0 西洋有首名詩 這句話在澎 湖卻一 西 風 頌 點也不實用 裡 面 有 句 澎 經 典 湖

這海島,只有夏冬之分,春秋只是做個樣子而已

越過了 中不 美麗 光耀 漁 原 的 船 0 海 時 正沿著 的 眼 他向前幾步跨坐於船艏 面微微起伏,左高右低 烈日當空,萬里無雲,天際一片蔚藍,惟中立於船頭遠眺, 景色所 刺目 發現長滿長鬚苔蘚 初秋的風浪不大 四 震 他 角 撼 俯 嶼 身朝 , 口 緩緩 腳 頭 前石筍| 下即將: 張望 ,除了微微皺著臉皮的大海 破浪半俥前進。 ,那波度像極了春天時一 , 迎風 , 想找個-放漁船 眼看就要戳 破水 人分享 征 ,烈日直射 服 的淺 破船 此處 , 底了 但甲 礁下 海 大海 望 望無際的蒙古草 , , 底 板 又那 偶爾落了單的 險 上空 , 遠 不禁被 礁 處鄰 樣驚 密佈 無 鄰白 無風 險 人 海底 地 惟

膀呱叫兩聲,似乎急於返巢越飛越遠了。

漁船震耳欲聾的引擎聲在背後怒吼 , 陣陣黑煙隨風飄散,他任由

烈日及黏膩的海風包覆。這是他的首航

,說來慚愧

,此時他竟覺

飄

飄

其實在他心裡並不嚮往成為 渺渺,猶如深不可測的大海那樣。

質撲 溢 學散步於廣闊的操場 定的方向前進 仍渾沌不明 而 彼此間的肢體語言無需解說便清楚的 此刻 ,唯一可以明確的是與船員相較 ,迷離而遙遠的前方隱約可見「責任」 ,他只隱約地察覺到自己的人生已經轉變 走在城市和鄉間的 個船員或水手,但志向是什麼卻 傳遞 卷弄 ,他比較喜歡唸書 , 那擁 切都 兩字高高掛著 擠的笑謔青 :是那樣的 ,朝著他 不確 真誠 春洋 和 同

溯

億

那 是他還沒準備 好就 降 臨 的 冊 界 0 面 對這 個 轉 變 , 他 的 心 就 猶 如

煮爛的麵條,撈都撈不起來。

穿著的: 沒有 言語 的 不上 由 六歲那年 如 路 的巴士 這 母 落 Ë 惟 , 些哀傷 , 綠 而 親 入 中 類似呵 抽蓄 離家 水 色格子洋裝和微 的 有 中 任 0 著 他 何 的 種模 , , "護備至 惟中 依 他 畫 被父親 張照片 紙 稀記得自己 所有的童年記憶便於焉開始 糊 都承受過 那 尚 , 拉 般 無法釐清的矛盾 鼓勵的眼眸這些言詞 回家 翹的 破 0 思念的 敗 ] 哭啞了 的 短髮 , , 親歷 可 那 憐 影 , 幕 嗓門 過 像 的 以及噴著黑煙漸 無從 是 0 0 , 也只 及至 , , 如影隨形 寄託 家 在家門前 、有在電 裡 漸 0 他都不太能了 他忘不了母 無論 漸 , 傷 長 0 那 視 痛 如 大 行 自 條飛 漸遠 裡才看 的 何 , [從母親· 母 傾 翻 親離 揚著 訴 親 找 追 過 沒 的 在 溫 始 影 塵土 都 去 有 他 柔 緣 終 像 追

選擇 中 代替思念,儘管以狂暴的情緒代替、尋求解答並不明智,但他已 抽象畫,甚或只是一個名詞罷了。他沉靜的方式也隨之轉變,以 幅 母 親歸 毫無疑問又自然而然地即將成為 ,揹負著這一切,他就這樣被命運推著走,在這純樸鄉下的 不知道有多少個白天黑夜,在哭泣至昏睡的茫然裡轉醒 來擁抱的畫面始終沒有實現,變成惟中內心經年月累的 一個漁夫,再老死於斯 夢 漁村 別無 思考 中 種 那

想:「今生我就是一個討海人了嗎?」 心隨著漁船不斷下沉又浮起,忽然一大沱剛吃下的飯菜 日昇 月落 ` 船來雁返 , 惟中的肌膚已成古銅 腦海儘是這些鬱悶之事 ,他立於 「 嘩 ! 」 船 , 的 頭心 顆

聲吐了出來

阿中呀

,去後甲板躺著。」

船長神保露出一口焦黃暴牙,

從駕

溯

億

於眉 駛 艙 稍瞇 探出 眼 頭 朝 向 惟 — 四 中 角 高 嶼 喊 \_\_\_ 張望片刻 枯 瘦 高 挑 的 , 推 他 同 進 油門二 時 俥 出 格 有 如 ` 霎時 圃 扇 漁 般 船 的 Ë 大 穿出 手 置

險

(礁高

速朝

「漁翁島」

而去

號 匹馬 炮 佳 聲不絕 \_\_\_ , 力、 威 船 這 風 艘 速 於耳 規格 繞 快 行 慶鴻號」 , 超 海 船 惟中記得當時 灣 越 身漆 嵵 村 1里漁 , 成白 是神保斥 神保更已流水席宴請全村 船甚 色 , ·自己立於岸上觀看 多, 飾 資兩百多萬 以紅 迅速造 ` 黑 **、** 成 新造的 轟 紫 動 魚 居民 0 內心頗, 玻璃 象 下 昌 水 , 海 纖 騰 典禮當 為 維 上 ` 欽 船 兩 ` 羨 路 百 , 浮 E 慶 Ŧī. 鞭 鴻 + 性

胃 聲 液 和 不斷震動 而 拉 此 著濃 聐 ` 稠 的 他 的口 甲板都令他苦不堪言 躺 在後甲板 涎在海平面延伸 上陷, 入 極 , , 端 趴 偶 的 在 爾 痛 激起的浪花 船 苦 舷看 裡 著 漁 嘴 船 澆著惟 裡 震 嘔 出 耳 菂 的 中 的 黃 引 色 頭 擎

穿越時空

緩和 臉 不清是遠是近、一 他連 微微睜眼 閃躲的力量都沒有 , 一片漆黑中,漁船仍在航行,惟中卻不知將航 海與天同樣昏暗 也不知這樣趴了多久,他覺得暈眩 ` 環顧四面 ,零星的漁火點點 向 似有 , 分 何

處

搖擺 時 然亮了起來 輕 问 怠速轉動著 貴 , 他委頓 ,起伏於一片迷離的汪洋中 要學習的地方仍多,上船時父親曾叮 。這些人惟中都不甚熟悉,但同村的鄉鄰之誼是有的 此行除了船長 而臥 , 在黑暗· 發出「匡踉 , 從瞭望臺延伸到船 ,輪機長是神保的獨子阿正,大副兼廚師是酒鬼 中形成一 、匡踉」 個亮晃晃的 的單音,漁船隨著初秋微微的波浪 尾的 光暈 嚀 隻竹竿上懸掛著的 — 少說話 , 船的引擎慢了下 、多做 他年 事 燈 紀尚 來 泡 0 此 忽

溯億

綠透明 亮了 自己壟罩在內,隨波浪起伏,在黑幕中漂流 起來 呵 |貴俐 , 漸遠 0 落的 惟中差點驚呼出聲 漸呈深藍 逆三 顆裹著鉛塊的 ,縱深約五十米, , 他被 一千瓦燈泡垂落到 腳 下的 燦爛光耀得把 美麗 大海所震攝 海裡 慶鴻號 , 隨 , 海 即 水淺 燈泡 和

意 以保持 ` 甲板油漆光滑的 惟 平衡 中已 , |經沒有嘔吐的感覺 來到叼著菸的阿貴身側問 面板上凝聚了一 ` 時序來到九月、 堆露 : 珠 要開始忙了嗎?」 , 他緩緩站了起來 晚風吹來 頗 , 有 彎 涼 腰

道 : 懂嗎?當然,這些都是需要靠經驗 小 氣泡沒?」 那 還 此 早 | 氣泡就是魚群呼出來的 阿貴指著海 還要等附近 裡面 的 魚 數十 都 圍過 空氣 個 你慢慢就會懂 如綠 來 ,氣泡越多、 0 豆大小般正 你 着 到 那 此 一慢慢上 表示魚群越 緩 緩 冒 开 的 上 氣泡 來 的

後 命就是這樣子,小魚利用這光亮補食微小的浮游生物,沒想到黃雀在 汐輪替永恆的宇宙裡, ,有的魚群甚至尚未飽餐一頓,便已落入漁人張開的巨網裡 惟 中心中不禁想著 漁民以智慧捕魚,參悟了更多的人生經驗 「人類真是聰明 魚類都是趨光性的 在 這 0 生 潮

空無 的 夜 起身拉開 问 有以打包繩繫牢的十幾支木箱,他隨手便又蓋上。 工具他 貴則是已躺在甲板暗處一口一口仰頭喝著紅標米酒 ,沒有人指示惟中做什麼工作,他好奇地審視船上, 夜與海的交會,就像是靜寂與沉默相處。 物, 船艙蓋,一 一知半解 他緩緩蓋上,再拉開旁邊的艙蓋 , 想藉 股死魚味迎面撲來,薰得他幾乎吐了出 由外型來判斷它的用途 , 裡 面 堆 著 幾 包 粗 鹽 惟中默默蹲坐於甲板 , 但 仍 對安置於各處 艱 。上船的第 澀 來, 難懂 裡面 0 還 他

溯

億

出 為 在週 小 的 幕之上,這秋天的 福 懊惱 所伏 愁緒裡 思緒 )會的 的 他覺得. 瞬 , , 恨自 表揚 飄忽的 要不是這得意忘形, 間 ,他覺得極度的孤寂,這海的廣闊 無 , 己為何無法自制 聊 拳 全校師生熱烈鼓掌 他想起了幾個月前的縣運會為學校爭取的榮譽, 頭 , 夜 仰望夜空 尚 未觸 浮沉於不知何 及老 他不會囂張到出拳毆打 銀 , 師 那暴怒的 河像 的 ,當初是何等風光 臉 處的大海 頰 條飾滿 剎那 他 ,竟襯托出他的孤單 便 鑽 , ,不禁使 已後悔 腦海 石 菂 玉帶 歷史老師 0 惟 然而 , 片空白 但 那樣 中 卻 陷入 , 禍 來 披 0 校長 直至 他至 莫名 不 兮 和 在 ·及 渺

在場有沒有外省子弟」時 當 國三上學期 ,這位由他校轉任而 ,環顧四周 來的老師 只惟中一人舉手, 第一堂課 老師 便詢 射向 問 了

能 逃避 答 師 É 惟 把彎刀 中 , 似乎有意 , 直到下課鐘響, 看著惟中羞赧的脹紅著臉愣在課堂上, 的 上 眼 神 學期後半段, 。惟中不想探究了, 深深刺進惟中的心 無意 和 嘴 角的 地 找 再混 冷笑 麻 煩 只要歷史課 在人群裡走回 , , 碰 都 既然無法改變老師的態度 讓惟 ,這恥辱與惟中在田徑場上的 到難以解答的 中 , 礻 他都 |教室 寒 而 い躲在 老師 問 慄 題 0 儲 漸 便微笑著 , 藏室 都點名 漸 地 舉 , 啞鈴 他 惟 惟 , 表現 那嘴 只有 中 中 覺 , 起 做 立 選 有 形 得 像 口 如

帶 股委屈無處發洩 語 到訓導處 , 始終低頭 下學期接近畢業的某一 , 不發一 當 , 著許多老師的面前拍桌責罵惟中 拳就往老師臉頰揮去,霎時老師驚慌跌坐於地 語的惟中當聽到老師將請父親到 個下午 歷史老 師突然來 -曠課 |校時 , 不尊 到 教室. , 忍不 蓮師 把 惟 住 長等 中

溯

億

間 茶杯 兩行 老 的 肩膀 他已 的 來的 師 微 |彎腰 絲親 父親已經到學校去了 熱淚就這樣不由自主地掉下 響 經忘記接 事 起步出訓 作業散落 , 賠 他想 切 , 罪 此 ` 著 時 溫暖 下 , 導處 來的 因 的 想著父親蒼老的 ` 寂靜 時 為自己犯下的 也因為恐懼 事 候 , 異常 Ť 騎著機車 在 , , 面對空虛昏暗的家 只依稀記得是一 場 , 牆上 |而灰飛| 的 來 身軀 錯 載他回到家裡 每位老師 的自 , 逆風 連累 煙滅 [鳴鐘 都愣住 奮 年 0 万踩 邁的 搖擺 位女老師 他微微發抖 , 0 那時 著單 父親 著鐘 惟中 T 上前 車 必 錘 感 離放學還一 惟 須到 一發出 伯 到 中 , 來摟著 也呆立 不 陌 僂 學校 敢去 的 生 嗒嗒 身 段時 影 去向 想接 僅 他 的

藤條還扔在地上,黃昏已近, 這已 經是三 個月前 的 事了 夜幕低垂 0 惟 中還記得當天父親出 屋內也沒點燈 他 門後不 聽到 腳 久 步

路—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沒說 的 聲 的模樣,但也不知該說些什麼,只見玉珠慢慢走到惟中身側 著書包站在門口 淚痕無語地望著玉珠,緩緩側過臉,他不願意讓玉珠看到自己此刻 由遠 的 她 而近 把抱住惟中的頭嚶嚶啜泣,嘴裡直說:「你為什麼要這 , , 微微抬頭 顯然放學後連家都沒回就往這裡來 玉珠穿著藍色百 褶裙 白色 0 短袖 惟中抹去臉上 親衫 , 什 .麼都

不住 從輕發落 而向老師 惟中知道 適才暴怒的父親並未言明學校的處分是什麼, 揮拳 玉珠問的是什麼,但就連惟中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會忍 , 畢竟大錯已鑄 ,只能選擇認錯和 沉默 但聽語氣似 , 期待 學校

樣?你為什麼要這樣?」

一人靜默片刻,終究少年心性,開朗樂觀,玉珠將客廳燈打開

仍有轉寰餘地

溯億

旋 即看 到惟中臂上腰上的 傷痕 , 便說 : 家裡的 藥箱 呢?我幫你擦

藥。

「不用了,過幾天就會好了。」

「什麼不用,藥箱在哪?」

鑷子夾著棉花球沾著碘酒道:「衣服脫掉 惟中手比向電視機下方的橫櫃。玉珠取來藥箱,隨手打開 、背上都是傷痕 ° 便為 拿起 惟

中擦藥。

唷、輕一點,好痛。」惟中閃躲著

痛死你活該 , 看你以後還敢不敢。」 玉珠嘴裡雖這麼說 但 仍 嘟

著小嘴為惟中吹氣。二人就這樣笑笑鬧鬧似乎已經忘記剛才哭泣的一

幕了。

時

,玉珠及弟弟玉龍和惟中的身影一定也是穿梭於魚寮那片廣闊

的曬

玉 珠 柏 惟 中 |同年 , 自小一 起長大,家裡從事漁類 加工 ,簡言之、

成為 蟲 脯 魚源 船為 寄至台南魚市出售。玉珠的父親木川為了生意便常駐台南 艘漁船簽訂契約,漁獲都由木川的德芳行加工, 木川嬸和幾名女工打理。木川很有生意頭腦,率先打破競標慣例 就是將小魚浸泡於鹽水裡使其僵硬 若 鴨子吃的 這時又得以蒸氣撲殺消毒,很是耗力費時 無法在一 數不一的無息貸款,這是一 ,木川嬸最擔心的是梅雨季連續的陰雨天 天之內曬乾 飼料。幸好澎湖的烈日是出了名的,何況只要快 , 濕軟的小魚身上便 個兩利的策略 , 再蒸熟曬乾成為 ,弄不好便 ,凡是被雨水淋溼 會長 而代價是借貸每 所以德芳行無須 出 魚脯 細 會 如 ,家中全靠 , 絲 然後裝箱 ĺП. 線 本 下雨 的 擔心 與五 無 的 艘 魚 漁 歸 小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億

魚場 和老天爺比賽 , 看誰的速度快

五. 味雜陳 惟 中和玉 ,記得前不久兩個小孩都還在流鼻涕 珠這 對 , 木川嬸早就看 在眼裡 ,玩捏土,怎麼一下子 , 但木川嬸的心 袓 真是

長這麼大了,時間真是不饒人呀。

訓 每 打 會亂想, 男女有別 天放學與玉 亂 百公尺前所未有的紀錄 練 他步 其實惟· 方面 會誤會自己是在逃避她,但唯中又不忍拒絕老師那期待的眼 一驟的 ,也比 中和玉珠雖是青梅竹馬 訓 害 珠一 訴 較注重旁人的眼光了 練 惟 同步行回家這三十分鐘談心的路程 , 同 中體育對升學的 時 對人生的期待也沒有那麼強烈 ,體育老師 ,但也充滿崎嶇。上了國中之後 重 如獲珍寶總在放學後留惟 0 惟中在 要性 0 惟 年級一 中 那 時 次甄 0 尚 , 他 他珍惜: 無法適 擔心 測時 中 創下 玉 的 下來 應這

珠

珠 神 以至惟中一 0 就這樣他們漸行漸遠了,而強烈的重量訓練也讓惟中忘了這 少年總是酷的, 個禮拜都見不到玉珠一 更不屑於解釋 ,同時他們又不屬 面 ,回家後更不敢在晚上去找玉 於同 個班 級

人的

事

新 有苦練,這些話惟中都牢記於心,每天都練到天色全暗了,才換下釘 否足夠為學校爭取榮譽。老師告訴他,成功沒有捷徑,除了天賦 助跑的跑道上數著腳步伐 紅霞之下都會看到一個高挑黝黑的男孩獨自在跳遠沙坑旁做蛙跳 釘 所國中的菁英較量 痕 時光飛逝,海島又刮起季節性北風,每天夕陽西沉時分,滿天 這是惟中 他將參加十一 。由於是頭一次參賽 ,低著頭在跳板上察看起跳時釘鞋留下 月中 旬的縣運會 ,他不知道自己的實 ,代表學校和 唯 力是 縣內 的嶄 , 在

億

鞋跑步回家。

收拾 瑩的 校制 前 滅 地 , 書本 眼眸 服的 閃爍 卻忽然停住 這 天 在夜 迎 女同學低 , , 面 映 他 向惟中 色中併發出寶石 洩 剛 腳 出 地銀光 步 著頭似乎在看書或翻閱著什麼 校 走來 0 菛 此 , , 時亭內的 ,他看到 惟中 秋天低垂 般的 顆心如: |光 采 一部單 女同學發現聲響抬起 前 夜幕中 , 小鹿亂撞 隨即 車倚著站牌, , 開 候 顏 0 不 車亭前 惟 知如 中好奇: 笑 亭內 頭 , 何是好 露 來 盞路 出皓 地快 有個 妫 步 穿學 顆 燈 趨 晶 明

鄉下 的 外套臘臘 公路 那 天 上 作響 走著 他 們 , 就 0 懸月 也不知道沉默了多久, 這 樣 高 由 掛蒼 惟中 ~牽著 空 , 夜 單 風 車 拂 , 終於還是惟中 過 踏著 夾道 暮 的 色 防 , 風 信 · 先開 林 步 地 吹得 在  $\Box$ 筆 直 他 妳 們 的

怎麼會…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你不必解釋 我都知道 我還不了解你嗎?我只是擔心你 太過

就當成是學習的觀摩賽就好。你也不想想,人家都是國三生,而 於爭強好勝,才會在這裡等你 , 希望你得失心不要太重 ,縣運會 你才 , 你

國二,何必逼自己太甚呢?」玉珠沒有等惟中說完就插嘴,把心 裡的

話傾訴而盡 ,他沒有正視惟中,只是這樣不急不徐在漫步中緩緩 吐出

他的關切

看 我絕不會輸給別人。」 這些我都知道, 我只是想努力做好一件事 惟中堅定的道 ,我要證明給自己

玉珠忽然停下腳步 , 側過臉來抓住單 車激動的說:「 你堅持 要留

方,夜風吹拂他額前的瀏海 校訓練也就算了,但晚餐你吃了沒有?你都不會餓嗎?」玉珠正 ,跨出步伐她繼續說:「我剛才去你家看 視前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溯

億

過了 西 你吃得飽嗎?」語氣漸趨平靜的 伯父不在 , 餐桌上留給你的就只有 玉珠 , 地 關懷殷切之時 瓜簽和醃 漬鹹 魚 仍不忘 這 此 東 顧

及惟中的自尊

脆 П 珠是頭一 渴望被關 星似乎也在為他哀 奪 |報玉 弱 眶 而出的熱淚 , 珠的 而自己沉重的心事都 愛 個真心付出 恩情 ` 被 股鼻酸湧上唯中的心頭,他繼續往前走,不敢伸手 吅 ,深怕被玉珠察覺 傷 護 關 , , 不禁思忖:曾幾何 但 懷的人,今生今世他一定要珍惜玉珠,一 唯 逃不過玉珠的 的 親 人只有嚴 ,迎著風 雙眼 時 肅 , , 自己的心靈竟 他微微抬頭 , 不苟言笑的父親 有多少年了 ,天上 變得 啊 , 定要 的 法抹 如 直. 玉 此

他大口大口吸著涼爽的夜風,抹了一下臉頰,轉頭對玉珠說



文藝高牆

「來、我載妳,太晚回家妳媽會擔心。」

淚眼迷濛了。兩人互視良久,終於隔著單車緊緊地擁抱在一 而使二人的心更加渴望接近 二人頭一次擁抱,分別數月後,並未使他們之間生隙,反而因為 當玉珠漸漸靠近時 ,惟中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原來玉珠早也已經 起。這是 隔絕

組訓 操 老師當年也是在偏遠鄉村以優異的四百跨欄保送體專的 徑隊後, 總是天未亮便跑步到校,三公里的晨跑剛好為激烈的重量訓 。清晨六點半所有同學都到校後 練, 經過了那晚的深談之後 各項體育成績逐漸在縣裡攀升,但陳老師並不滿足 每天陳老師都會來為惟中輔導肌耐力要訣 ,惟中已巧妙地將自主訓練挪到清晨 ,田徑隊由體育股長陳老師帶 0 自陳老! , 吸收新穎的 師帶 練做 。這 年輕 隊分 暖身 領 田

是值 幾乎 的 教 體育股長 苦練還是苦練 陳老師有似曾相似之感 瘦小黝黑的孩子中尋找 教學方法後畢業分發至離島任教 A 無類的 個成功了 同 得的 花掉老師十分之一 學 , 浩浩蕩蕩的 胸襟 0 甫 , 他深信這批孩子絕不會辜負自己 他也就對得起國家當年栽培的苦心。 接手 **,** , 同時也怕這孩子驕傲 方面擔心孩子營養攝取不足 萴 面 到市區去吃水餃 的薪 (),像在 臨 ,惺惺相惜 頹敗的環境 水 堆沙石裡翻鋤寶石 但 , 老師 校長在 ,卻也不動聲色,維持 , \_\_\_ , 反而! , 但 群人一 點也不心痛 他 頭 叮嚀惟中不斷苦 , 點也不 為國作育英才,只要有 年便寄予厚望委任 吃就是五 例假 0 氣餒 日則帶 與惟中的懈 , 他 知 百 , 個老 練 他 顆 著 道 田 在 , 除了 切 徑 師 垢 他 堆 餐 隊 有 ,

微 說 的 惟中則在曬魚場將散落一 : 女工已下班,玉龍去打籃球,木川嬸回家做飯,留下玉 一笑道:「好緊張,縣運會的紀錄是五米九六,不知我的實力能否 「明天就是縣運會了,我只有參加跳遠,是早上十點 地的竹簍收拾好抱著走進魚寮 珠在記 , 0 接著微 臉慎重 帳

為學校奪得獎牌。」

學業 了 會去為惟中加油,雖然學校不准學生請假去看比賽,但玉珠不管這 說實在的 ,只要能遠遠地看著惟中參加生命中的頭一場比賽 ,但不知何故, 玉珠停下手中的筆, ,她並不喜歡惟中過於熱衷體育 她對惟中深具信心,甚至早就決定比賽當天絕對 睜大眼睛望著惟中, ,擔心惟中會受傷 真切中有 , 無 論 要 她 付 出 一絲惶惑 會 荒 此 廢

溯

億

什麼 話 相信就會有好成績了啊。」 , 平常心看待 代價 玉珠都是無 0 對了 悔 ` 我媽 的 語畢、二人不禁相視而笑 叫 而 此 你晚上來家裡吃 .诗 她 則 平 淡 晚飯 地說 : , 幫 你補 還是那 補 句

體育場 的 樂的 師 的 的 都是穿運 看 | 發現便壓低帽沿慢慢地走向對面香火鼎盛的「潮音寺」 沙 防 檯 漢上 波提 攤 隔 販 天一早,玉珠便穿著運動服戴著一頂棒球帽出現在觀音亭縣立 一幾群 動服 íЩ 零星坐著幾個 薄陽微露 賣 秋 人各自 天低迷的淺浪 | 吆喝 的各校學生 , ` 好不 圍 略 感涼意 觀眾 |成幾個 -熱鬧 泊泊 。而入口 小 0 0 玉珠環 圏 地拍 玉珠漫步於防風 兩 圏彎 |兩穿梭 處有警衛維持秩序 打 著 顧 腰撿拾 沙 四 其 灘 間 周 貝殼 , 林下的 體育場的 更有 此 時 , 右 賣 正 邊是 人行道 值 烤香腸 左邊是 玉 退 珠怕 成 潮 樓 被老 狹 醃芭 白 四 梯 놨 長 處 色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她踩著短小青密的韓國草步行過一片栽種變葉樹的庭園 朝 陽照

康 人跡 毯的白色神像 在斑駁的 女玉珠,路過貴寺,誠心祈求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保佑惟中身體健 拿著掃把步出 , 學業進步 ,故顯得頗為蕭條,空蕩蕩的寺前立著二尊背上鋪著彩色圖 水泥地上,北風 ,遇有劫難均能逢凶化吉,一 ,玉珠微微頷首致意,走至大門階梯前合掌默念: ,古色古香的原木大門緊閉,側門微敞,一 陣陣吹拂 ,風雖不強但值此開闊之地 切都能平安順利 個 中年 , 隨即 ·尼姑 案毛 並 無

伍 ,便左轉上坡,行一段路後再從小門直接進入看檯,延階梯而下, 玉珠循原路步行至體育場大門,看到許多老師在入口處集合隊

身離去

虔心地在階前的水泥地上跪了下去,三叩首

,起身默立良久才緩緩

溯

億

觀 眾 席上沒有幾個人, 她慢慢踱步到跳遠場地的 正 上方 了 段距

離,找個位置坐下,她的視線很快便找到惟中。

嚴肅 手在跑道上試跳或量步伐 似乎極度緊張 操場上塵土飛揚, ,緊抿嘴唇不時抬頭查看 惟中著紫色短褲背心正在做伸展操 ,大會人員拿木鋤不斷推平沙坑 風速 0 玉珠知道 x,不時· 催 惟 中 中 是在 有選 臉

現 場 陣 .騷 動 , 裁判 川選手 圍靠 成 卷 , 核對 胸前的號碼並 講 沭 .規

則及排定三次試跳的

順序

惟中是最後

個

擔心海島的

東北強風會減低助跑的速度

比賽開: 始 ,只見惟中自跳板處數著步伐 共是三十二步 這 是惟

撿起 中自覺最能發揮實力的 塊石頭畫下深長的一條記號 距 離 , 雖比其他選手 0 此時第一位選手已起跑 略遠 ,但他不管了 , 惟 中目 彎 腰

第三位選手陸續有成績出來了。

趨前和惟中說句勉勵的話 玉珠自高處俯瞰 ,她能讀出惟中正陷入極度的緊張情緒中, 剛 起身,陳老師已從遠處走來,玉珠將 她想

帽沿壓的更低了

分一 搖 惟中不斷交談 睛緊緊盯著惟中起跑 已經有選手跳出破紀錄的六米0七,像是穩操勝券般身旁圍了一圈 搖 秒流逝 頭 輪 到惟中上場了 舉起 , 惟中真是太緊張了,第二次試跳依然是出界。 紅 ,藉以減輕他的緊張慌亂,殷切之情,溢於言表 旗高喊 , ` 加速、 看檯上的玉珠不禁兩手交叉合掌置於胸前 出界 起跳 , 玉珠一顆心差點掉了出來 、然後落地,沙坑黃沙漫天, 陳老 , 時 此時 上前 蕳 裁判 師 , 眼 和

溯億

堅定 思忖 背向看檯的他雙手握拳 容走向那條橫在跑道上的劃線,「這是最後一次機會」他的腳步變的 習的景象一一 恭賀的選手。 :「難道這一年多的努力都白費了嗎?」每日清晨天未明即 眼神幽微、 浮現眼前,突然聽見裁判呼喊便迅速大聲答「有」 比賽已近尾聲 有種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的思緒在哀痛中升起 ,指甲深深陷進肉 ,惟中只覺甚不甘願 裡 , \_\_\_ 股悲憤湧上心頭 ,他獨自走向一 , 從 起練 旁 他

起的 衝 了眼高喊「六米三四」 人員拉皮尺丈量距離,呆了一下,又重新抖動皮尺再一次丈量,睜大 刺 漫天飛沙中 來到劃 衝 刺 線前 ` 踏 轉頭 板 , 他凝 ` 看 騰 到裁 空 視前方的沙坑 ` 判舉 擴胸 起藍旗 下壓 ,終於 , \_\_ 落地 顆心終於放下,二名工作 , 起跑了 ` 氣呵 , 跨出步伐 成 惟 中 向前 在 激

現場 原本吵雜異常 ,卻陡然寂靜的如同子夜的深谷,眾人

連嘯風也靜止了,玉珠起身準備前往「潮音寺」,才

發現原來早已淚濕衣衫。

臉呆愣的

表情

,

珠一輩子也不敢這樣坦白的對惟中表明心跡 握著對方的手,真希望這公車就這樣開到天涯海角 上對惟中說的 這些事情,都是當天傍晚玉珠和惟中一起搭公車返家時,在公車 。如果不是公車上吵雜的引擎聲和昏暗的暮色掩護 同 坐於後座的二人 , 輩子都不 要到 , 手

站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 第二章 衝突、父崩

光 相疊 之處萌發一絲淡藍 舷溝處的惟中發現東方的漁火已都熄滅,在黑天絨般的布幕和海洋交接 , \_\_\_ , 正當惟中的思緒倘佯於甜美的回憶時,夜色已悄然離去。側臥於 輪紅日就這樣破海而出 層層分明, ,劃分海際與天邊,極遠的天穹有些低矮的雲隙環環 慢慢天色逐漸加深 , 起初尚能目 ,成為深橘紅 視 , 像 瓣橘子貼著海 ,低層雲則亮出白 面

騰 吅 聲驚醒 ,不時潛入水中, 惟 中怔怔看著東方,好像忘了身在 ,晨起的鷗群聒噪地獵食著,旋飛於低空,像狂暴的黑雲翻 再振翅而起,黑白相間的身影交錯於翻滾的白浪 何處 。不知過了多久,他被呱 漸

漸大放金光

, 竟似 一

顆金球浮於海面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間 成為一 幅晨掠圖

米。 面 魚兇猛貪食 花洗衣服 身嘔吐穢物的衣褲換下,以繩索繫牢丟入海裡,用螺旋推進器激起的水 魚的假餌纏在 魚群沒有聚集嗎?他望向晨曦定位方向,漁船正朝西前進。他把沾了一 便是鬼頭刀上鈎了。昨天航行一天,阿正已經釣了二十多尾 紅色假餌像一尾章魚,吸引在海平面巡弋的鬼頭 惟中望著這海面上殘暴的廝殺,心中疑惑昨晚為何沒有下網, ,惟中還是第一次,他不敢把繩索放太長,以免和阿正用來釣 ,只要看到假餌便追逐搶食 起。假餌是橡膠製品 ,用來誘釣鬼頭 ,一旦看到青背的大魚躍 刀的 刀,這種 , 離船約五十 一公尺的 出水

任職海防,然而當這些複雜的人際關係牽扯到海岸防衛時 這種魚惟中也吃過,味美鮮甜,鄰居經常拿來送給父親。父親曾 ,小時候惟中

經年耳聞的都是漁民的控訴。

計的礫石裡,不斷磨合,細白的沙灘曾淌下殷紅鮮血 解 卻沒搬到政府配給的眷村居住 事先申請,否則輕則驅趕,重責毆打,海防軍與漁民夾在海岸戍衛和生 居民都明白了 水終究還是洗清了細白的沙灘。 , 紛紛猜測父親或許是當兵當傻了 或 軍 來台之後 ,對海岸線實施嚴格的控管 , 村民說父親是第一批退伍成家的榮民 選擇在漁村購地建屋 , 但接下來發生的事 ,當地漁民欲至海 ,但潮來潮往 **,** \_\_\_ , 度使村民不 卻讓全村的 邊需 , 海

平地 晾在沙灘 ,漁民的平房都建於此,退潮時漁民的小舢舨便泊於岸上 魚村美麗的海灣是馬蹄形 ,白天漁民們戴著斗笠在灘上縫補漁網 兩側為瓊麻叢生的林地 ,孩童光著屁股在淺水 中間 魚網都 為沙岸

眺 處戲水 尋被大魚追擊掠殺成群驚慌竄入港灣的鱙魚。在那個時代,誰先發現魚 老者,便有默契的成排站在防波堤的石墩上,把手掌放在眉梢 合力像拔河那樣把漁網拉上岸 ,有的還惦著腳尖,他們瞇著眼,從海水的顏色及皺折波紋判斷 聲吆喝 打沙仗。每當黃昏、 ,誰家的舢舨船便有權先下海牽罟,其他村民只能在岸上 夕陽軟軟的照在海面 , 漁獲便按人頭分利 , 波光粼粼 每家都能分得幾盆 村中的 極目 , 搜 遠

網空, 集合 時候 。漁民們哪肯賴以為生的漁具就此沉入大海,當然死也不放,雙方 這 海防軍已傾巢而出 但這亦明顯的和海防的規定背離、常常當村民的網還陷於大海的 氣 呵成的動作無疑是和魚群拚搏,看誰的速度快 、個個荷槍實彈要村民放下手中的網繩到岸上 ,或魚死或

魚或煮或醃

,

溫飽肚皮

當眾毆打 強悍的朝班兵的手腕一口咬了下去,班兵按捺不住痛隨手便是一巴掌甚 脹紅著臉忿忿地收隊了 嚷著漁民聽不懂的家鄉話奔了過來, 至掄起槍托砸了下去。漁民們就算再孬的漢子也忍不住自己的妻女被人 上前拉扯牽罟的婦女,這些包覆著頭巾蒙著臉的婦女有的順從 就這樣僵持著,終於暴怒的排長對空鳴槍了,緊接著壯了膽的班兵們便 、紛紛怒罵挺身而出 ,就在這衝突剛起的瞬間 朝帶隊的排長 頓怒罵 ,惟中的父親叫 , 只見排長 ,有的則

申請 個你沒有見過?海上可有敵軍?可有敵船?大家混口飯吃,你要村民先 會上大家終於弄懂了。 ,就算村民肯等,魚肯等嗎?你要逼民生變,我就到司令那裡控訴 漁民們當時並不清楚這「老芋仔」說了什麼,但在隨後的村 原來當時他跟排長說:「這裡的男女老少、 哪 民大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你

旋 ,化解了很多不必要的紛爭,高父也因此得到村民的認同和尊敬 在 往後的歲月中, 遇有大小衝突,村民都拜託這老芋仔居中斡

0

惟中的思緒被突然靜止下來的引擎聲打斷

高處 談話 躍出海面的海豚正在船前嬉戲 左忽右似乎指引船長方向。惟中好奇心起,趨前往海裡一探,一列魚貫 惟中有種返鄉的錯覺,在漁船轟隆聲中 的天際厚雲連綿,太陽躺在雲後,海平面遠處隱約可見層層山巒相 航行了一天,將近黃昏,漁船停了下來,惟中立於甲板上, 右手持一 阿貴突然在船電艏之處叫喊 根尾端繫著細繩的鏢槍大喊:「大俥!大俥!」左手忽 ,惟中方知漁船正要獵殺海豚 ,當惟中抵達時阿貴已昂首立於艏尖 ,隱約聽得船長正以無線和 西方 友船 依

禁受不住疼痛的小海豚一個翻身潛入海裡、不知去向 瓶 躍出海面的小海豚背部 見阿貴仰身奮力一擊,鏢槍像箭般射出兀自拖著一條細索,命中一 。」漁船引擎聲又狂吼了,神保按阿貴指引的方向全速追擊海豚 神 保和對方討價還價之聲:「六瓶茅台不行嗎?好 ,一聲尖銳的鳴叫伴隨湧出的鮮血染紅了海! 啦 就 尾正 面 。 只 五.

下潛 往後航一望、小海豚睜著可憐的魚眼哀哀鳴叫著 神保跳 接著漁船引擎聲一 那不是正好到船下了嗎?快把衣服脱了, 下甲板對阿貴罵道: 緊,神保臭罵:「 — 方向也不比清楚, 螺旋槳攪到繩索了 ,標槍還深陷海豚 拿菜刀下去將繩 海豚吃痛 。 \_\_\_ 索割 定往 的背 惟中

斷。

阿貴囁嚅道:「我不會潛水,惟中你下去好嗎?」

穿越時空

「好。有蛙鏡嗎?」

「沒有。」

那只好睜著眼睛在海裡砍囉!」惟中自語

神保從舷溝拉了一條繩索在惟中腰部繫上。叮囑道:「潮流很

急,小心一點。」

惟 中點點頭 ,暮色已降臨 ,搖晃的漁船和海面拍擊發出陣

陣

潛水經驗的他雖仗著泳技及耐力驚人 啵!啵!」聲,單調之音扣人心弦。海風吹來,惟中微覺寒冷 ,仍有點忐忑不安,但一 股少年衝 從沒

勁令他還是「唰!」的一 聲躍入海裡 0 他一 個翻騰, 迅速破水而出 驚

見已被潮水推遠 波衝擊而來,惟中奮力泅水,終於來到船側,雙手攀住船沿的木條喘 ,身上的繩索還在,船上二人正奮力拉著他,潮水一波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息著。

痛 約看到三個葉片藏在一片大舵後,他將菜刀含在嘴裡 深吸一口氣,睜著眼睛潛入海裡。昏暗的潮水湍急,惟中 面 舵片以雙腳夾住,空出雙手清理纏繞的繩索,海水令惟中的 , 未久, 惟 中 ·雙眼貼海而望,薄暮之下陰鬱森森 他覺得胸口愈來愈緊 , 再也忍不耐不住 , 他盤算螺旋槳的位 , 雙腿 ,雙手 雙腳 蹬 雙眼感到刺 **攀**, 猛踢 , 浮出水 置 抓 , 隱 住

船上的神保大聲問:「怎樣?解開了嗎?」,甩著頭臉的水珠大口吸著氣。

驗 , 再度入水時俐落多了 惟 中 搖 搖 頭 已顧不得解說 ,很快便游至船側 , 他必須爭取時間 ,掄起刀來便砍了下去 有了 剛才的 雖 經

說海水減緩了揮砍的速度

,但惟中很快就覺得繩索似乎鬆開了

他朝逆

穿越時空

時針方向幾個迴旋 ,繩索順勢而起,再以手觸摸 ,軸心已沒有繩索纏繞

的跡象,便雙腳踢水像海獅般以仰式輕盈地浮出水面。

隨即漁船的引擎怒吼起來。惟中把乾衣服穿上,前後甲板的燈也

四處雜散的燈火,惟中不禁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

陸續亮了起來。微風吹拂,搖晃浮沉,惟中身立之處,較之蒼茫大海上

我才不換呢!上次十瓶還換不到一尾,真是虧本,我還白白損失一 望一臉饞相,不禁無名火起:「要不是看你一付要死不活的樣子 臉 聚後甲板 與受風輕拂翻飛的白浪相輝映 。夜色凄迷,浪濤澎湃、「慶鴻號」白色的船身在一片暗黑的海天中 來到後甲板 ,神保正在等待交換海豚的大陸舢舨船 ,阿貴已將晚餐擺在桌上,似有歉意對惟中扮了個鬼 , 產生 一 種大自然中的包容之美。眾人齊 ,看到阿貴不時東張西 條繩 五瓶

索。」

上次是冬天,現在是什麼天,愛吃就再下幾鏢就有了。」阿貴

接口道,

對,再多下幾鏢,你就自己下去砍繩子。」神保維持他既是船

東又是船長的身分道。

「凸長,ぶ旨。」進力凝然大誠阿貴自知理虧,便識趣地不語。

船長,你看。」惟中突然大喊。

薄如蝠翼的破帆,幽靈般自光圈之外一片迷離夜色中,無聲緩緩而來, 只見漆黑的大海中,一 艘船身髒得無法辨識顏色的舢舨船, 揚著

及至伸手能觸。

「吆!神保兄!」舢舨船上的人喊叫著

穿越時空

「今年魚收如何呀?」

「一年比不上一年囉,今年鱙魚真他媽的奇怪,來不到半個月就

阿貴扛起海蛭走了。真邪門。]

阿貴扛起海豚,一手扶著相距不到半公尺的舢舨船,也不用搭横

版,一個跳耀就過去了。

惟中站在船側雙手緊緊撐著舢舨船,以免二船在洶湧的潮流之中

碰撞。這時大陸船老大也跳過「慶鴻號」上了。

以極似的腔調聊著魚獲和其他,無線電上只能談不涉及法律之事,精明

兩艘在這蒼茫大海裡以物易物的兩岸漁船同排並列地搖晃著

, 並

如神保,當然會把握難得的機會。

我再幫你問看看 , \_\_\_ 有消息,我會在線上呼叫你 , 放心,

我身上。」番薯仔道。

舨船,揮揮手。「砰砰,砰砰。」大陸漁船逐漸退後,一下子就消失在 到時我絕不失你禮數,一 切拜託了。」神保目送番薯仔跳回舢

這茫然的大海裡。

慶鴻號」的後甲板上燈火明亮,四人圍桌席地而坐,桌上一盤

辣炒魚腸及一瓶茅台酒。

真是沒話講, 阿貴嘖嘖有聲,瞇著眼進入他人無法理解的酒香世界:「大陸酒 無可挑剔 、甘、純、香、入喉全然不嗆。」端起杯來又喝

找妞還是回家抱你肥婆,喝死你都會。」 一口。阿正道:「慢慢喝,別醉了,等……一切順利,不論是上對岸去

「我知道,你放心。」阿貴道。

舷溝 落下來,微涼的前甲板上清幽幽透著一股初露的寒涼,惟中倚著船柱 手把梭魚攔腰抓起,念頭剛起,梭魚已不見蹤影,百無聊賴的他蹲坐在 便,繞船逛了起來。明月斜掛中天,高空無雲,繁星閃爍,月光如銀灑 看著明亮的綠色大海,一尾梭魚甩著巨大的尾鰭游了過來,惟中真 ,夜風清涼 惟中不會喝酒,勉強陪坐一會,也聽不懂大人們的話 ,一股倦意襲來,不知不覺進入夢鄉 ,他藉口小 想伸

跳 中一臉茫然,不知發生何事。數名背槍公安自前艙起出許多木箱,帶隊 已被制伏蹲坐於甲板。一艘比「慶鴻號」大上一倍的鐵殼船併靠著 ,薄曉微乍,晃蕩的船上不知何時來了一 惟中是被卡賓槍冰冷的槍管敲醒的 睜開朦朧的雙眼 群荷槍的公安,而船上三人 , 他 嚇 了

頭對著燈火審視手錶良久才對身旁的副隊長道:「這些應該都是贋品 流露出一股血腥的肅殺,現場氣氛凝固 的長官腰繫短槍,神情肅穆,手裡拿著 有線報指出他們涉嫌以訛詐手法與我方漁船交易。人與船都拖回去東山 ,晨霧輕飄 個錶盒 ,暗紅色的錶盒在 ,水聲泊泊 ,隊長仰 ,

副隊長 ,舉手敬禮 名年輕公安斜背著槍從引擎室鑽出,把「慶鴻號」的鑰匙交給 , 頂軍帽戴得歪歪斜斜 , 他聳聳肩 , 卡賓槍托敲著

島

,

詳細調查。」說完返身跳上鐵殼船

報告副座,這四人要不要上銬?」

他的臀部

隊長指著散落一地的錶盒道:「大家辛苦了,每個人拿一個去戴戴 不必了,這汪洋大海,讓他們跳吧,弟兄們先回船上去。」副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氣

七、八名公安高興地收隊了。一番折騰,天色已白,「慶鴻號」

被一 條粗索托行,無聲地緩緩破水前進。

守?又想到全部走恐怕不行,不留一、二人扛罪這副隊長也擔當不起縱 和大陸漁船換取一千兩黃金,輕鬆賺了二千多萬,自己意想天開,以為 己!貪得無厭,想前年好不容易藉大陸友人搭上線,以一千只假勞力士 放人犯的罪名,再多的錢,要是沒命花,還不是等於沒用。這都怪自 重造一艘新船,再把船名改掉,就能再去幹一票,沒想到……他媽的 長腦海裡不斷思考「艙內暗格還有一萬美金,這長官為何獨自留下來看 定是番薯仔出賣的,矮人矮,一肚子拐,唉!」不由得吐了一口悶 神保走私多年,他並不緊張,他盯著眼前這一張一臉正氣的副隊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怎樣 ,同志,這趟買賣眼看就血本無歸了,我看不好還可能搞

得客死他鄉,回不了家呀!」副隊長談地說

神保一聽此言,彷如頻死之人遇名醫,一股希望全起來了,便哀

求道:「長官、求您可憐,我老了,嚇得一泡尿快憋不住了,行行好

讓我灑泡尿行嗎?」

駕駛艙擋著餘人的視線 好吧,走。」 副隊長往船後一比,便跟著神保往船後走去。 ,神保在暗處低聲對副隊長道:「長官

求您放我們一馬,艙內有一萬美金求您為我們張羅關卡,高抬貴手。」

全放了不成,要留下二人來扛罪。」副隊長倒也乾脆,直接了

當的說。

那好,就我和兒子走,另外二人也求你儘可能給予關照,您老

的恩情,這條路有機會再報。」

「儘量了,好嗎。」副隊長笑著說。

神保立刻進入駕駛艙把錢取出來交給副隊長,副隊長連數也不數

一把就塞入後口袋。

被拖曳的「慶鴻號」走得極為緩慢,直至日頭偏西才隱約看到陸

照 地 ,人影斜靠,空氣中瀰漫著酷暑的悶熱, ,青黑色高山藏於飄渺的雲霧裡,堅實的陸地在遙遠的前方 海風挾著鹹腥黏膩的拂在臉 ,秋陽淺

上,驚恐之餘,眾人無不一臉汗水。

悄聲說:「不用怕,我們又沒犯法,等會靠岸我跟阿正就跳水去找救 副隊長並未嚴格控管船上四人,此時趁阿貴去煮飯,神保對惟中

兵,東山島一定有我們的熟人,最少也要帶個消息回家。你跟阿貴留下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安一 拚 來把船顧好。」 定會開槍,也顧不了那麼多了,為了救惟中和阿貴 誰叫我們是船東呢!」神保哽咽著舉起衣袖擦拭淚涕縱橫的老臉 說完朝阿正道「兒子啊!一進港就跟我跳船 ,我們不得不 注意

隨即想到自己人微言輕,潛水對遁走不難 惟中百感交集 爸,您放心,我一定會跟著您一起跳的 ,他熱血沸騰地想要替眼前這長者赴難 , 。 \_\_\_ 但脫困之後呢 阿正一臉哀悽 , 但 ?要找誰 . 剛 想開

援救?不禁五內雜陳默默點著頭

筷子朝阿貴一比:「喂、我看你是神廚的料,幹船老二太委屈你了。」 夠香,這魚一 情很好:「台灣的米真香,這清蒸魚也煮得好,看到沒 午餐眾人皆無食慾, 根魚刺都沒有,魚肉細又甜,這手藝真是沒話講 隨便扒了兩口飯就放下筷子 ,這碧綠的 副隊長倒 拿起 葱花 是心

穿越時空

說完一陣大笑,呵呵有聲。

絲白雲在天上游移,又轉瞬消融不見,那消融著白雲的藍天竟非常深 惟中由後甲板望向海的深處,耀眼的陽光下,碧藍的天空,有幾

邃,如同未來,結局難測

阿貴張著死魚眼不知是問副隊長還是船長:「我看一時半刻還靠

不了岸,來瓶茅臺怎樣?」

水遁。」副隊長拍拍肩上的卡賓槍接著說:「他可是不認人的 好!一瓶就好,多了不成,咱酒量不好,你們別想灌醉咱 來個

神保若有所思地盯著阿貴從櫃子裡翻出一瓶用汗衫層層包裹的茅

臺 來。眾人各懷心事,無語圍桌而坐,阿貴為每人斟了一杯,惟中也極為 「啵!」的一聲,繫著紅布頭的軟木塞應聲而起,一 股酒香撲鼻而

行 聲消失了,像被風掃淨了似的。只有捲起白色浪花的海濤聲和海水在船 煩悶的喝了一大口 海浪在船舷上的拍打聲都聽的清清楚楚,遠處鐵殼船上公安的 0 傍晚的 海風 ,清涼的沁人肺腑 , 「慶鴻號」 緩緩前 ]喧鬧

舷上清脆的拍打聲陪著眾人。

係良好,一半分給鈞座,萬 來,自己可扛不起這縱放人犯的罪責。鈞長坐鎮東山 萬美金自己是獨吞不了的。這老頭是行家 副隊長此行真是賺翻了,他舉杯小酌,腦海裡飛快地籌計著:這 有事他必須頂著 ,萬一涉及他案 。反正有二人留下來扛 島四 、五年了 , 上頭 , 關

應該足夠了。

像是為他慶賀一般,從喉頭熱到心裡。他站起身,東山島碼頭已赫然在 盤算妥定,他便如心頭落下一顆大石,舉杯仰頭又是一口 ,辛辣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望 個公安閒散地背槍向鐵殼船招手。副隊長對四人說:「好了, , 輪夕陽正紅紅地掛在堤岸上,碼頭上一部軍用卡車等在那裡 到前 笚 , 板 幾

準備上岸吧。」

擴散的血痕 槍彎身查看,只見海裡殷紅一片,惟中驚懼萬分的看著海裡被慢慢暈染 槍向阿貴入水處「砰!砰!砰!」 隊長拉扯不及 裡 拉了阿正 序是阿貴 , 前 眾人悶悶起身、桌上的碗盤、酒杯也沒收,惟中走在最前面,依 面的阿貴聽到破水聲 ,再來是阿正和神保,副隊長墊後。四人穿過舷溝,突然神保 把, ,像一朵墬入海中的紅雲,越來越大,終至融入暗黑的大 ,愣了一下便高喊 在阿正轉頭的瞬間 , 轉頭 : 一看後面沒人,也跟著跳入海裡 ,二人有默契地同時頭下腳上躍 陣掃射,打完一 犯人逃了!犯人逃了!」 個彈匣 , 副隊 掄起 長 卡賓 入海 , 舉 副

海 ,不見蹤影。 慌亂中幾個公安跳上漁船 ,副隊長指著惟中大聲咆哮

把他綁起來,王八蛋,想逃,吃子彈了吧。」

聲潛游,不久,二人便由沙灘上岸,抄著山路 人異常狼狽,盤算著公安必搜索,不如趁此慌亂時刻上岸,便和阿正悄 反而往碼頭潛游,至堤岸石柱邊才隱身浮起,藉著微暗的陰影喘息,二 神保父子仗著嫻熟的水性,一口氣潛了十幾公尺,他不往深海 ,顧不得一 身濕衣濕 褲

內,室內燈火馬上熄滅。屋內的神保父子餘悸猶存,稍事喘息,玉招給 刻便行至山坡上一棟平房前,屋內有燈,阿正去敲門,二人隨即閃 二人換上乾淨衣服,靜靜地坐在一旁。清幽的月光洩下,屋內微可辨 此 時 暮色已濃 , 山風陣陣,小路上全無燈火, 神保熟門熟路片 身入

便往神保在東山島的老相好玉招家而去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價 奪 濟 惟中留下扛罪,如何自圓其說?如何才能撇清關係,全身而退?這不是 漁船被扣事件,返回澎湖容易,東山島舢舨船多如牛毛,只要出得起 人。良久,神保才叫玉招開燈 二人先住下再說 時半刻可以做出決斷的。玉招一個婦道人家,長期受自己經濟上的接 ,當下便吩咐玉招到碼頭附近打探阿貴的消息,順便買些飯菜,父子 , ,就有人肯涉險。但緊接而來的呢?新造的船被扣,阿貴生死不明 斷然不會出賣自己,眼下既然尚無對策,不如先觀望幾天再作定 神保靜靜地坐著盤算接下來要怎麼面

回,初次被丢進這異鄉不到一坪大的獨居房,他衣著單薄,甚至連鞋都 惟中當晚便被關進看守所,十五歲少年,連遠門都未曾出過一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身?阿貴中了槍,不知是生是死?而父親呢?父親一定會來救自己的 平 沒穿 不禁悲從中來,暗暗地啜泣。他無法入睡,思忖著神保父子是否安然脫 他不斷這樣安慰自己,也許是哭累了,便迷迷糊糊地坐著睡著了 , 別說床,連像個床的地板都尋不到,只能蹲坐於地 他有點冷,儘管仍是初秋,但牢裡陰森森的寒涼 ,環手抱 地上凹凸不 膝

就這樣又過了一日 碰 便側耳傾聽,時間過的異常緩慢 丟了進來,是半盆稀粥 西那樣鏗鏘有聲 ,一會兒又有人來把鋁盆收走 大早,惟中便被吵雜之聲吵醒 , 他看尿桶邊有一盆水 ,上面還有 ,他想著玉珠和父親 。惟中看不到外面 一塊豆腐乳 ,走道上像是有人推車沿路丟東 ,變掬了洗臉。不久 0 惟中吃不下 走道一有動靜 、還有神保船長 有個 連碰 都沒 鉛盆 他

既然入土為安,我們也不好再干涉。人是大陸公安殺的,這輩子他也甭 想報仇了,那也是他的命。回去後拿幾萬塊給他老婆,算是撫恤金 叮囑道:「阿貴已經死了,屍體已經找到,聽說在後山的亂葬崗埋了 、 慰

問的 靠這個兒子養老,誰知…我看,不演場戲、動之以情,老芋仔不會就此 想,也未必用錢就能打發,老芋仔只有這個獨子,老婆早跑了 ,當然、惟中是留下來扛罪的,他爸那邊禮數更不能少,哎…我 晩年全

罷休,搞不好會連我們都殺了。」

阿正急道:「爸!那怎麼辦?」

急什麼!這小事就亂了章法,真是不中用。」瞪了阿正一 眼繼

續說道:「我聯絡好了,玉招那裡還有一千塊美金,東山島車站賣甘蔗

住 我這把老骨頭 防隊報案,說船半夜被不明商船在公海迎面撞上,船沉了 的阿根是玉招的表哥,由他牽線 發現載往大陸去了,應該已經火化,老芋仔那裡由我去說 不明,阿貴則因在船艏睡覺,當場死了,聽舢舨船說屍體早我們半天被 人抱著浮標在海裡漂了一夜一天才被大陸舢舨救起送了回來,惟中生死 ,不要來老芋家找我,懂了沒?」 , 諒他也狠不下那個心吧。 ,今晚入夜我們就走 你辦完事 , 就先回家等我 ,回家後 ,就算被打 ,我們父子二 ,你去海 記

通往村子的山路行去。一入村莊便分頭去辦事 水、趁著天色未明,直接靠了無人的海邊,二人跳船涉水上岸 當天一入夜,神保父子便登上接應的舢 舨船 俥 帆 並 進 匆匆向 順 風 順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現 朝惟 料定高父必然不至於太為難自己,踅過庭前小門,他看到高父正在客廳 故意如此,選擇家也不回,頭一時間來找高父報訊,這負責的態度 抽菸,神保衝進屋子馬上跪倒於地哭嚎:「士官長,我對不起你, ,神保舔著黑而薄的唇,一臉悔恨,龜縮著脖子,衣衫襤褸濕透 :中家而去,穿過一條長長的窄巷,一 棟石灰砌的老舊平房陡然出 你打 , 他 , 他

高父驚見神保這般作為,心中一驚:「出大事了。」

死我吧!」

不禁急喝道:「到底出什麼事了?」

我的船前天半夜 ,都怪我、老了、沒用了、打嗑睡 、被不知哪

裡的商船撞上,船沉了,惟中找不到人,生死未卜呀!」

高父一個踉蹌幾乎跌倒,勉強站住道:「撞上了,找不到人?那

你怎麼回來的?」

我和阿正當時在駕駛艙, 撞到時立刻就醒了,只看到一 座黑

駛艙上面 ,我們父子二人緊抓不放,也被吸著走,最後連我自己也不知 山在眼前鳴笛,嚇死我了,整艘船被吸到商船底下,剛好一顆浮標在駕

道怎麼浮上來的。在海上又漂了一天才被大陸船救起送回來。」

那惟中當時在哪裡?」

他和阿貴二人縮在船頭睡覺。.

「阿貴呢?」

「腦殼破了,當場死了。」

高父再也經受不住,大喝「操!」伸出巨手朝神保狠狠一巴掌甩

了下去,只聽得「拍!」的一聲伴隨高父的怒罵:「我一個好好的兒

子,隨你出海,首航你就把他弄死了!」

斷頭台 長 感人生再無一條可走的路,往哪個方向都是懸崖絕壁,他朝神保揮揮手 平平凡凡過一生,拒絕讓他升學的決定 待惟中,一 全付心思放在孩子身上,多少人勸他再娶,他都斷然拒絕了 闖蕩過海的沙場老兵也經受不了這晴天一霹,自從妻子離家之後 叫我有何面目面對士官長你呀!」說著又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嚎啕大哭 ,你打死我呀!拜託讓我死一死,死了一了百了,留我活在這世 高父雙手一攤虛脫跌坐於地,只覺天旋地轉,任他一個槍林彈雨 不待高父繼續發作 ,若說兒子的命是毀在神保手上,不如說是滅在自己手上。 心扶養這個像極了自己的骨肉長大成人,沒想到為了讓孩子 ,神保即以膝行至高父腳前嗑頭哭道:「士官 ,恰恰是親手將孩子推上人生的 ,怕後母虐 他頓 他把 間 ,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道:「你走吧,我不想再看到你。」

神保抽泣地說:「好、我走、待會我叫阿正拿幾萬元來給你養

老。」

高父怒不可遏,大喊:「滾!」

墮、異地落腳,二十餘年來,嘗盡世間苦楚,上天垂憐賜給自己 子相伴,每天拉拔,倒也不覺人生有何悽楚,如今兒子葬身大海、 上之人多如螻蟻 坐了多久,秋天的斜陽射進屋來,滿天飛絮如愁緒繞指 不過一個須臾,高父已經是形容枯槁、髮絲斑白。他不知在 ,竟無一人可以參商 ,想起自己年幼便已離家 ,無手可 ` 四 解 屍骨 個兒 地上 處 , 世 飄

無存、他頓感人生之苦實非己身所能承受…

慶鴻號」船沉人亡的消息是當天在村子裡傳開的,由於神保妥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善的後續安排 ,這些噩耗便只像墮入大海的一顆石頭那樣 ,只是一 個漣

漪而已,並未引起相關單位的注意。玉珠晚餐時獲悉消息,即驚得連忙

放下手中的筷子:「媽、我去高伯父家看看。」

木川嬸早有心理準備,對一旁的兒子道:「玉龍、陪姐姐去。」

人連外套也沒穿便匆匆出門。

來到惟中家前院,玉珠見大門緊閉、室內無燈、心中一沉、 跨步

父!伯父!」北風陣陣吹得窗櫺格格乍响 ,玉龍見屋內仍無動靜便道:

,門從屋內橫閂鎖上,玉珠心急如焚用力拍門大喊:「伯

向前猛力一

推

姐,我們去後門看看。」天上流雲如飛,二人藉著時隱時現的月 光

青幽幽的夜色下受風吹引拍擊發出「砰、砰、」的聲响。進了後門,玉 扶著牆壁,小心穿過一堵頹塌的矮牆來到後院,一扇青色薄門沒關 在

動 地 吅 終於找到客廳電燈開關,「得!」的一 珠在前, , 只見空蕩蕩的客廳裡,高父懸頸於樑,赤著雙腳 如同鬼魅般淒厲尖峭 玉龍緊跟,摸著黑一 ,玉珠呆立當場,玉龍更是驚嚇腿軟跌坐於 步 步緩緩移動。玉珠手拂著牆壁 聲,燈光乍亮,兼隨著一 ,在夜風 中緩緩搖 摸 聲尖

斷人心 受 靜之氣,緩緩上前 是 高父手腳已經冰涼 , 個瞬間 他先是呆滯 玉珠乍聞惟中遇難,一顆心已幾乎破碎,此刻親睹高父自縊 ,也不知她這樣哭了多久,也許是哀痛已訴盡 , 她親歷摯愛蒙難至親自盡的巨變 , 繼之號淘大哭起來,一 ,她尋思:「接下來該怎麼辦?」轉頭看玉龍仍跌坐 ,將高父腳下凳子扶起,觸手所及,一 聲哀 \_ , 聲絕 個贏弱女子怎 , 忽然升起一 ` 股寒涼 北風 呼嚎 只覺 股沉 堪 , 只 喪 經

路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於地 ,她護弟心切,忙向前拉起玉龍道:「走,我們出去外面再說

小巷無燈 ,二人循原路走到巷口,一盞路燈孤伶伶地站立在 堤防

天而起,海水漫上提岸,街燈倒映,地上片片銀光閃爍,玉珠含著眼淚 上,夜風呼嚎,人影在燈下搖晃,時值漲潮,防波堤前的巨浪拍擊,衝

問玉龍:「你會怕嗎?」

「有一點。」玉龍小聲說著

男子漢要勇敢 , 我們是在為惟中哥盡孝 , 好不好?」 聲聲哀

悽、句句泣訴。

玉龍點點頭。

趁夜未深 你快去里長家報訊,然後回去,不用來了,告訴

媽我晚一點回家。」說完拍拍玉龍的肩膀:「快去,我還要去通知鄰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居。」

提的 玉珠 乾 逐漸靠近的身影 隔壁阿枝嬸家亮著燈 河水破堤而洩 目送玉龍疾奔而去的身影直沒入前方的黑幕 就這樣虛脫的暈倒了。 ,想到同為女子的脆弱 她哽咽地說:「惟中他爸…上吊自殺了 ,她顛躓前行 也只是一 剎那 ,她再也無法自持 ,拉開大門,朦朧中望著阿 她就醒了 , 玉珠伸手把 但 ,滿臉淚 眼淚卻 誏 痕的 技嬸 淚擦

父守靈 與 徵詢玉珠 說 明發現的 她心裡已經默認惟中了, 玉 , 由 珠在 像壽衣的顏色、火化日期的挑選等等,玉珠都義不容辭 經過 <u>.</u> П . 到 珠和 惟中家時 折騰 惟中 陣 的關係,幾天下來,遇有難以決策之事 , ,警察走了之後 警察也到了 儘管村裡都說惟中九死一生,絕無生 里長悄聲帶玉珠去做筆 里長便安排人手義務 還的 的 均 為高 錄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道理,她也都漠然地承受了。

的蒼空裡飄飛 嗚咽,聲聲哀悽,一 了 斥著漁村的巷弄,奔行之間,盡是淒苦 夜幕低垂,黑暗籠罩村中暗巷時,那些獨立的三合院,傳出陣陣飲泣的 去想兒子丈夫的遺體在大海上漂流,被魚啄食的景象 ,能全屍返家已經不錯,有的甚至一輩子杳無訊息 身為一 個漁村的女兒,在海難的聽聞中成長 ,夾雜著低沉的地藏王本願經的默禱之音,喑嗡之聲 陣一 陣, 彼落此起,相互勾扯,破滅的靈魂在黯黑 ,她看過太多太多 ,太殘酷了。 ,他們的家屬不敢 每當 , 充

留在玉珠的心中成為永遠無法抹滅的溫熱。默立良久,餘燼漸靜,玉珠 融入一片更為深黃的火焰裡,先微焦黑,繼而淺白,最後像惟中的 燒過第一輪紙蓮花,玉珠默念惟中的名字,淡黃的紙蓮花翻飛地 ?身體

看 走進惟中的房間 ,玉珠的心幾乎碎了,燈光之下,是一張玉珠的臉部素描 ,拉開抽屜 她發現一 個四方型的餅乾盒子 , 和圖 ; 打開 一中的

返家,片刻也不敢停留 自己乍然相逢,一顆清淚落在紙上,漸漸擴大它的暈痕 心中有千言萬語要說,卻不知如何開口 她想起那一天在房裡,惟中牽著自己的手,兩個人就坐在床沿 , 起身就要離去 。眼看窗外暮色已濃 玉珠摸著自己的 嘴唇 ,伯父即將

,

初

吻

就是那時獻給惟中的

條 保健室回來時,寫字條叮嚀惟中不要沾到水的字條。最下面則是一本泛 著的碎玻璃割傷,魚寮沒有止血紗布,玉珠握著惟中的手,一 ,有一張上面還沾著濃黑的血跡 妣 將 鐵 (盒置於桌上,往下翻看) ,那是惟中幫忙收魚時被曬 , 是一 些平時 玉珠寫給惟 起去村裡 魚網 中 的字 上 纏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黃的筆記本,翻開頭一頁,心情跟著文字走,一頁一頁像一年一年 ; 密

密麻麻記述的全是惟中的少年心事。玉珠再也忍受不了,眼淚簌簌落 下、一顆一顆落在紙頁上。痛哭失聲的玉珠抽蓄著緩緩將鐵盒蓋上,對

惟中的思念卻一寸寸升起。撫著鐵盒,將它緊緊地抱在胸前,閉著眼睛

陷入黑暗而綿長的思念深淵之中。

## 第三章 入罪、服刑

的歲月 地,於所外之事,一無所悉,由早先的期盼,墮入失望傷心,再跌入 沮喪痛苦所包覆的層層漩渦裡,在這一坪不到的空間,感受沒有日夜 仍蹲坐於看守所的惟中,沒人來探望過他。他幾乎陷入空茫的境

中舉手遮擋。一名公安道:「開庭了。」 這一日,舍房門終於打開,一道光線猛然射入陰暗的舍房內 惟

廊 ,又上了一層樓梯,惟中走進一間像是教室的房間 惟中一 愣,不明所以,便跟著步出,赤腳跟隨公安,穿過一 ,四壁蒼白 , 只 條長

排長桌前坐著二位也是著制服的中年人。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惟中點點頭

不會說話嗎?」 制服中年人嚴厲地問。

你所犯之罪,經本庭調查終結,罪證確鑿,明日移送人民法庭

揍惟中一 頓那樣。「人犯遞回看守所,明日候判。」

口

到

牢 裡

宣判

。 \_\_\_

制服中年人又瞪了惟中一眼

,似乎若非長桌阻攔

,便欲

下來

然坐下,望著遠處,可遠處又能有多遠?明日就要宣判 ,光看長官的

,還是正午時分,但牢內卻已昏暗

惟

中靠著牆

壁頹

態度便知道不可能放自己回去,想到遠在海的那一邊的父親和玉 珠,

惟中不禁心如刀割,難道匆匆一別竟成訣別,這輩子再無相見之日了

和前 怕 令他年幼單薄的身軀無從閃躲 又想到神保船長事前均未告知走私勾當,種種思緒如秋葉紛飛飄 惟中一陣顫抖 則要是被捕,豈無送來同囚的道理。一想到阿貴中槍時染紅的海面 困 嗎?又想到年邁的父親 難 個 無人聞 程 猶如落葉紛飛般飄 要如 , 做出 間 何度日?這些日子神保父子音訊全無,想必已遭蒙難 他沒有參與的 的 ,料不到大陸公安如此草菅人命,動輒格殺勿論 孤兒 , 灑而下 只能任憑命運的擺 斑白鬚髮佝僂身子的模樣 判決 、驚恐、煩躁 0 他獨自囚於這不到 弄 ` 等待著別人對他的 担 憂 ` , 疑慮 坪的牢舍 連生活自 ` 焦急 , , 理 竟似 命運 隨即 都有 落 ` , 懼 否 ,

翌日,判決書從小洞遞入。

高惟中、台灣澎湖人、意圖為自己及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文章

穿越時空

年、 入我國界、 處發配至福建省東山島青石公社勞動改造、為期五年、期滿 以訛詐手法…擾亂我國金融體系巨大、念其未遂 、孤未成

出境、文到生效。」

揹 嚴的營區大門, 運 程便行離去 惟中抬頭望天,太陽隱身不見,天寒料峭 短 、上銬 ,不禁一陣心痛。沿途穿過幾個渺無人煙的村落 生硬的二個字,不容置疑的威嚴使惟中毫無抵抗能力。他雙手後 惟中剛看完,舍房門已被打開。公安扶著門催促:「走吧。」簡 7、打著赤腳 惟中蹲坐於地稍事喘息,公安與公社人員辦妥交接章 , 由二名荷槍公安押送,徒步往青石公社 , 他想到自己莫名承受的命 , 來到 處戒 而 備森 去

青石公社成梯田狀坐落於青石山腰,一條坡路蜿蜒而上,兩旁散

腕 人影 佈 著 ,彎身想休息片刻,背上忽然一陣尖辣刺痛 走了約半個 列列營舍 . . 鐘 惟 中 頭 與 , 惟中 名軍士沿坡道 滿 頭臉汗水淋 而上 瀝 「啪」的一聲,背上已 , 他 時適 把棉襖脫 正 午 沿途 下置 於手 未見

經挨了一

鞭

疾走 皮鞭怒罵 來到山頂 懶 0 鬼 惟 , 中直挺腰桿 活得不耐煩了嗎?誰准你休息了?」軍士揮動手中 , 整個遠方瀚海青森迷離,二棟營區 , 忍著疼痛 , \_\_\_ 股年少心氣湧上, 偎著幾株大樹而 索性 大步 的

同 志 忽聞 現場頓時鴉雀無聲 有的肩上挑著竹簍 聲哨 响 從營區 ,有的手上拿著圓鍬 兩側 奔出一 、二百個著淺綠 、十字鎬 色軍服的 0 中隊長 勞改 聲

蓋

,

營前散植幾叢紅黃的芍藥花

圍成

蔟花

袁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閻羅王那有生死簿,少一擔 下午挑土,每人五十擔 , \_\_\_ 別想混水摸魚 籐鞭,絕不馬虎 ,五點準時 。開工 。」中隊 收工 長又 到時

聲口令,眾人爭相而去。

紅腫 皆微笑或搖頭 起來只剩半簍土 來搖搖晃晃,明眼人一看便知他是從未挑過重物的菜鳥 步行於坑坑洞洞的黃土路上,過長的簍繩搖慽著他的身軀 不清是霧是雨 更加沉重,幾趟下來,除了全身濕透骯髒不堪之外,肩上也已經 0 Ш 他換過左肩繼續挑 **I**風瀟颯 ,惟中被分派至挑土組 、落葉紛飛、冬日的青石山上遍佈陰霾,灰濛濛一片分 ,卻沒人肯停下來指點他。路程又遠 ,他以雙手捧起掉落地上的黃土,卻已 ,搖晃得更加劇烈了,沒有多久,兩個肩膀 ,肩上挑著近五十公斤的黄土, , 濕軟 個踉蹌跌 ,與之擦肩者 ,使他走起 , 挑 在肩 倒爬

頸挑土,一 都已烏青 路 眼看收工 小跑、跌跌撞撞,總算趕在收工之前把數補足了 時間快到了, 只剩十擔左右 他把扁 擔 横 以

得他 炎 已亮起了燈火 了 ,雖然每 打了 每一步都 隨著收工的人潮緩緩步行回營時,他才驚覺兩個腳掌水泡都已破 陣抖 步都艱難 , 刺痛,他蹶著腳,沿途盡挑乾路行走,以免水泡浸水發 摟 剎那間惟中不知是置身何處 , 他轉頭後望 ,他仍抬頭觀望,營區仍在遠處 ,發現背後已經沒人 , 山風冷冷的吹拂 , 便趕緊加 ,地平線 , 快腳 有的 直 顫

中跟著隊伍依序盛飯後便隨意找個盤子坐下 上擺著一、二百個小盤子 口 到營前 集合 清點人數完畢 ,盤子裡有數根 f , 部隊魚貫進入餐廳 醃 蘿蔔和一 他狼吞虎嚥吃完又去裝 截醃漬鯖魚 , 細 長的 餐桌 惟

步

見眾人皆拿水瓢掬水沖洗,便也加入其中。 中隊長又高喊一聲:「洗澡」,惟中跟著人群跑至一 口露天大池邊

刺骨 ,惟中已多月未曾洗澡,頭髮更是如鋼絲般髒硬, 幾盆冷水澆頭沖下,頓覺清爽,但也寒冷無比,山風呼嘯, 他在地上 一撿起 嚴寒

小塊同志遺下的肥皂,打著顫抖

,刷洗全身和頭臉。看眾人都

濕滑 入寢室,他趕緊加快速度胡亂沖洗一番,便也離開浴池 ,石徑兩旁的蒿草,長齊了腰,非常沃蔓。一入寢室,中隊 通往寢室的小石徑上,生滿了蒼苔 ,惟中赤著腳 ,彎著腰 , 長便 徑上

囑咐 個同志將寢具及衣褲發與惟中,並帶他至鋪位整理

營區的寢室裡夜晚亮著一盞昏黃小燈,洗澡過後至十點這段時間

前 紅腫 有五 股惡臭,便起身拿起膠鞋和換下來的衣褲步出寢室行至池邊 是同志們讀書寫信或縫補 不時有人進出 推道:「 、六個同志蹲著刷洗穢衣 ,他少年心性倒也不覺擔憂,望著地上分發的那雙膠鞋 同志、 或洗曬衣物 順手洗一下。」 ,或文書交流 洗滌 , 見惟 衣物的時間 中前 0 惟中 來 , , 便將所有衣褲往惟 的腳掌已受傷 惟中坐在下鋪 , 這 , 只覺 肩 寢 中身 )時已 室裡 膀 也

惟中一臉茫然:「我為什麼要幫你洗?」

那 個 大漢名喚國忠,長得高頭大馬 ,穿著背心, 全身肌 肉 賁 張

怒吼 欲毆打惟中, 聲:「叫 另幾個人也圍了上來 你洗 就洗 , 囉 , 新 收的嘴巴那 麼硬 。 作 :勢便

惟中這段日子已忍住一股氣無處發洩,此時又莫名挨了一 頓臭 穿越時空

罵 未收震懾之效,眾人反而齊聲怒喝:「反了!」紛紛上前朝惟 國忠臉上猛揮一拳,「啵」的一聲,正中國忠的太陽穴。但這一 ,怒火上衝 ,眼看一 行人圍靠上來 ,他索性豁出去了 跨步上 中頭 拳並 三前 朝

,身上一陣拳打腳踢,瞬間惟中便被毆倒在地 國忠揉了揉太陽穴道:「把這小子拖到樹下吊起來。」眾人七手

手捆上貼地吊起,隨即在談笑中離去。

八腳

將惟中連拖帶拉拽至池邊一棵大榕樹下,

拉來一條繩索將惟

中

雙

久, 次,迷迷糊糊中他彷彿聞到一股萬金油的味道,夾雜著一陣細碎的腳 上嚶嚶叮 幾乎暈死過去,夜風寒涼他幾度昏迷又被冷風吹醒 惟中頭: 咬 臉不時淌下血水,夜來草地上的蟲蟻 他虛弱地甩甩頭 ,只能這樣無力的抗拒。 , 在他流著 也不知吊 ,如此反覆多 血 的 了多 傷

倒在 步 聲 地 他已無力抬 感到有人為他蓋 頭 觀望 上 , 似 床棉被 乎有 人將繩索解開 , 他再 也無力掙扎 接著身子 ,就這樣 軟 昏死 臥

過去

罵 衣仍 跳 方顯 便套上溼答答的臭膠鞋· 收便奔至井邊 天光已亮 :「搞什麼東西,第一天便遲到 ,只見自己 現出 棄於池邊 海 島的夜風呼嘯,山頂竹林飄搖,竹葉翻飛、夜幕逐漸退去 自己卻仍然躺在樹 抹魚肚白  $\Box$ , ,只覺周身疼痛 [鼻皆血] 便迅 即 0 提水清洗 奔至隊伍前請示入列。 污 忽然、惟中被一 , 才想起昨 下 、欲待掐水洗 , , 待晾好衣褲 時心驚 晚被毆之事 連串緊急的哨音驚醒 臉 , 中隊長迎頭便是一 , 便趕緊爬起 , 卻被 見人群已集合完 轉 頭 池 看見 面 倒 , 棉被 自己 影 , 抬 嚇 鞭喝 畢 的 也沒 頭 , 東 了 穢

喝:「還有理由啊!」

浪濤 謂萬念俱灰 方 海茫茫,就算自己能逃得出營區,又豈能泅回家鄉,心念至此, 只覺天上地下再也沒有一人關懷自己,世上唯一 身一人來到這裡,難道是叫天不應,呼地不靈了嗎?他雙拳緊握 ,不願意讓滾在眼裡的淚珠滑下。家,在海的另一邊 .洶湧地翻滾著,在他眼前濤濤湍湍 惟中剛洗淨的臉龎又淌下線線血絲,他咬緊牙關無言地看向遠 ,是那麼地難以逾越 的親人遠在他方 2,而海 。自己孤 **,**正自 真可 , 大

重物 ,每走一步都像針刺一般,他咬牙硬撐,不肯掉下淚來,低頭疾 早上開工還是五十擔,惟中腳底水泡已破,肩膀烏青紅腫, 挑得

拐 走 集合, , 拐蹶著腿 腳 底 他仍不肯休息 三痛 ,硬是把欠數補足,才蹲坐下來休息 到 麻木 , 中午 ,也不吃飯 收工 一時間 , 自己挖土自己挑 到 , 他還欠十 Ė. , \_\_\_ 擔 擔 此 擔 時 隊伍

然明白 不是不 髮稀 來 了 遞給催中二 疏 惟中便又加入隊伍 惟中看了老者 ,忽然心頭一 好 股氣悶在心裡,倒也不覺得餓,休息片刻,只見隊伍又上工前 , 見惟 一塊沾了 但 中前來便放下計數本 萬 碘 傷 酸道 酒的紗布說 眼 和 卸土處有 :「謝謝救命之恩。」 , 鞋墊黏 隱約聞習 : 在 到 個計數的老者蹲坐在地 從身側的背袋裡拿出 把它墊在腳 起 股淡 潰 淡的 爛 發炎 說完即 萬金油 下 看你 你 刻蹲 味道 雙 股倔 下將 個 腳 心 藥 頭白 鞋 中 就 姓 罐 脫 廢

掉

把紗布墊於腳下

,

只覺一

股刺痛

,忙把鞋穿上,扛上扁擔

,

頭也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不回挑土去了

靠著老伯暗中幫忙 ,惟中下午只挑了四十擔。經過老伯身旁時

老伯將他喚住:「晚上洗好澡來找我,再幫你換藥。我睡哪

,你知道

嗎?

惟中搖搖頭。

寢室走到底 ,便會看到我了。 好了 , 回隊上吃飯吧,你一 定餓

慘了。」語畢老伯也起身離去。

冬天日短

,此時天色已暗

,山風

瀟瀟

兼又飄起薄雨

惟

中

走在

毫無遮蔽物的小道上,挑著空竹簍 , 汗水散去,略感微寒 ,心想若棉

襖淋濕,夜來豈不冷死。這時的他,孤身一人,歷經悲惶世事, 已漸

能理智的為自己盤算,隨即將襖衣脫下,置於簍內,續於路旁折斷幾

葉衰敗的蓮葉置於襖上,手裡再拿一 片擋雨 小跑著 回到隊上

突然眾人似約定好一般各提一盆水向惟 燈下一團絲線般的銀光拋洩而 如 自覺哎叫 元宵前夕,天上灰濛濛一片濃霧如同下著小雨 何 欺負我?便巍顫顫 用 渦 )晚餐 聲 , , 打著冷顫 來到池邊洗澡 地靠近池邊 ,牙齒達達作 下, , 又碰 更添寒意 ,小心取水,眼瞄四方 到國忠等人,心想他們 中 响 身上 , 引來國忠等人哈哈大笑 0 一潑去 惟中掐水兜頭澆下 一般 , , 夜色已黑, 頓 嵵 池邊 。此時 芣 數 知 探照 又要 正 值

沖了 了起來, 惟 大家先把身體擦乾 中 如此 生性 個性, 豪爽 , 頗得國忠賞識,於是便舉手高喊: 也不記仇 ,別凍壞身子。」眾人聞言便都罷 ,就這 樣 和昨天才欺負自己的 好了 手 仇 , 惟中 別再 人玩 著水仗

閃避

嬉戲

,

倒也忘了寒冷

穿越時空

手腳 蹌 起 前拉起國忠道:「小弟跟您賠罪了。」國忠也大笑道:「真有你的 , , 抬起水桶作勢欲朝國忠潑去,國忠一驚 俐落 踩到褲管跌了個狗吃屎,引起眾人又是一陣哈哈大笑,惟中忙上 片刻便穿好衣褲 見國忠還有一 隻褲管未穿 , 起腳欲逃 誰知一 時玩心又 個踉

這麼快就報仇了。」

之心 此 度之不禁雙眼微濕 感到珍貴無比 肉 ,舉目 殷紅 。在這昏黃的室內 洗好澡進得營內寢室,惟中將棉襖穿上,再看看腳掌破皮處新 , 無親 並無潰爛之勢 ,思忖剛才國忠等人未再尋釁,必也是老者出手相助 ,受人照護 ,知是碘酒作效,不由對老者升起 乍聞屋外溯風呼嘯 ,非親非故 ,那怕只是一聲問 想自己孤身飄 候 零淪 便使 股 惟中 感激 落至

書 眼鏡上張望,見是惟中,便把書本闔上笑道:「來了啊, 或臥閒聊看書,行至半途,他已看到老者躺在鋪 , 鋪上靠牆壁堆著高壘的數排書籍。老者聽到腳步聲 。」隨即從床下拉出一個醫療箱,找出藥水 他慢慢瘸著腿朝老者臥鋪 而去, 寢室 極長 上就著昏黃的燈 兩側皆有 , 坐 抬頭從老花 同志或坐 、我幫你 光看

親般 擦藥 ,往事不禁浮上心頭 惟中面對這個鬢髮斑白的老伯, , 此情此景 ,雖不相同亦雷同 ,小時候父親也曾在自己被玻璃割傷的 0 在昏暗的燈光下,彷彿是見到父 頓時鼻酸呆立床前 [腳掌

換藥

坐啊! 老伯道

惟中才方自回憶中驚覺到:「是。 何需言謝呢?萍水相逢自是有緣 謝謝老伯。」 ° 說完便將藥水以棉球塗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抹於惟中傷處。「沒有發炎,二、三天便可痊癒 你的身子骨精壯得

很 , 哪裡人啊?」

父親是廣東人,現住台灣澎湖。」

哦!那是李浩然將軍帶去的。」老伯閉上眼睛似在溯思:「李

眼 , 也似從往事裡退回現實般續道:「你爸退伍了嗎?」 將軍損失了十幾萬廣東子弟兵,然後從海南島潰退台灣。」老伯

睜開

父親民國四十二年便退伍了。

在對岸生活好嗎?聽說台灣人民的生活不錯。看你年紀還小

為何會來此地呢?」

惟中這數月來,尤其囚於獨居房無人聞問 ,此刻,乍逢老伯關懷

詢及,便一五一十把所有的經過都向老伯稟報。只見老伯不時點頭不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是留下扛罪責的。另一人跳水,正好成就那副座秉公察私的假象 謊言欺騙了。船長已私下向公安行賄,就是一起去小便時,你們二人 時搖頭聽得入神 待惟中說到神保父子跳水之後,老伯才說 : ; 你 你被

沒逃是對的,否則早已成為亡魂了。」

惟中聞言一驚,自始至終,他都沒有懷疑過神保父子,聽得老伯

分析

,只覺真假參半,一時也沒主張

劫難 老伯接著道:「 便安心於此隱身消災,我這裡書很多,你只要有心向上, 福兮,禍所倚,既然你升不了學,就當 成是一場

不會辜負你的。」

謝謝老伯。」

別一口一個老伯了,我是一個不中用的糟老頭,教書教了二十

嗎?

老伯 解 了 , 沒有參與的傷心往事,不由心生不忍,上前安慰道:「您別傷心 一見如故 惟中多月來未曾見過父親,此番乍然離家,墮滯於此,只覺與 還想多說幾句話安慰卻因拙於言辭,竟呆立當場再也吐不出 ,看著這個歷盡滄桑的老伯,有著自己太多太多無法了

本通譯三國誌給惟中道:「有空就多唸點書,書中自有黃金屋 教授從床舖上拿出一 本胡適先生早期白話詩文(嘗試集) 及一 , 懂

句話

惟中聞言接過書,再與教授聊了一會才返回舖位。

綿 耙翻 生的 待命 不起 美 去。」二人出得側門,有 苞微微地發著冷香 冬季百花凋謝 , 散置 勤 鬆 土 來的 略 十分蒼碧 。未久,教授穿著簑衣手裡拿著斗笠上前道:「走 隔天一早,天下著雨 顯泛黃的 蝴 地的雜草形成一 , 蝶 便跟著拔掉花壇裡的 , 0 ,只有花壇上擺著的幾盆素心蘭 沉著地 枝幹 , 旁瓶中供著的荷花 盆面均匀地灑著冷杉屑 躺著 淺粉色的花瓣零落散在瓷 一畦花壇 , 惠員 地上泥濘坑窪 0 惟中對種花 球隨風滾動 雜草 ,種著許多雛菊 ,一夜之間只剩下 , 棄於 , 惟 , 竅 , 不通 中 會向前 旁 此 枝梗上有七 -不知所 瓶 凋 周 , 0 , 牽牛花 Ш 看教授蹲身 韋 了得枝梗葉 , 到外 以便坐於 風 瀟 似 條姿 瀟冬 會退後 和 雙 苗 面 能完 字卻 雙飛 合 **蒲位** 雨 以 種花 綿 鐵

胸,眼眶泛淚。

忽聞教授道:「芝蘭生於幽谷,不以無人而不芳。困境是砥礪人

心的極佳之處,無需觸景傷情,懂嗎?」

剩 幼即 相視而笑,教授道:「快進屋去避雨,以免著涼了。」 惟中凝目望去,只覺蒼茫茫的陰霾裡 言一股感恩之心不禁油然而生 包覆著荒山 。衣衫已濕 離根 惟中知是教授勉勵自己之語,心中極為受用,他似插枝之蘭 ,受風 竹林的點點翠綠 ,頓感寒意漸生,他望向教授 雨飄滯、凝墮於此 0 ,被這薄雨 此時山雨漸漸轉大,營區 ,和教授年齡之距 層薄膜似的淺白 , ,教授也正望著他、 被這嚴寒 ,如同父子 惟中聞言便由 侵襲的一 濕 建於山 濕冷 兩人 絲不 冷地 頂 , 聞

側門進入寢室

晴 天挑土 , 雨天種花 , 夜晚讀書 。冬去春來,如此日子也倒無

事 , 匆匆二年過去了。

這段時間 ,神保全家悄然遷往高雄,說是無法再面對大海所帶來

的 傷痛,村人也不疑有他,皆默默祝 福

丈 她常自己一人留在魚寮想著和惟中 玉珠 整日像個遊魂般上學, 放學, 曾經共有的往事 她萬念俱灰 ,學業也一 ,呆呆地立於 落千

暗 淚就 處 成 看著那些 串成 串 -地掉下 惟中 整 來 理 過的 。玉珠原本是一個善解 漁網 想到 他 曾被網裡 人意乖 的 圬的 碎 玻 女孩 璃 割 , 但 傷

懂得為自己爭取升學, 殘酷的命運使他改變了 眼 才會在命運無情的波浪下滅頂 她不再什麼都聽父母的 , 她認為惟中就是不 她甚至恨自

0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為什麼沒有對高伯父勸進?那怕是一 句話也好, 也許惟中就

死 他怪自己,一絲毫的力量都沒有為惟中付出過

她這樣深深地自責,揹負這龐大的愧疚、艱難地在這傷心的

痛苦的過日子。 現在

心 在自己手裡。也不是說專與父母作對,但這「遲來的堅持」在她的內 ,似乎要以行動來紀念惟中那樣 ,她認為人的一生,命運應由自己操控、就算死,也要死 ,此情雖逝 、但她永記心中

鹽酥炸蝦等海鮮 , 木川興緻勃勃地說兒時玩伴到台北創業有成 《,這個

時序又進入夏天,這天晚餐、桌上擺滿了鬼頭刀魚、水煮花枝

禮拜 、將回澎探親 ,隨行的還有獨子玉峰,說至興頭,眼光朝老伴一

瞄似有所指的道:「玉峰大玉珠二歲,初抵澎湖,咱們理當盡地主之

誼 , 話鋒一 轉對玉珠說:「玉珠,爸這幾天忙著商行的事 妳可否

為爸爸分憂、權充導遊、帶玉峰四處逛逛呢?」

還是讓玉龍去吧!玉龍明年要去台北唸書,讓他們先認識、以

後也有個照應。」說完便自回房。 木川瞪了老伴一眼道:「妳看,都是妳教出來的好女兒。」

不要逼她嘛!一切慢慢來,玉峰不是要住到家裡面來嗎?先認

, 切靠緣份嘛!」木川嬸道

識

玉龍 **!**你知道該怎麼做吧 到時候多撮合你姐和玉峰, 知道

嗎 ?

玉龍忙點頭稱是。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鏘 !」地鑿著青石 青石公社 鑿石場 0 他揮汗如雨,穿著的軍綠背心已經濡濕 , 炙熱像火爐般悶 陰焼大地 0 惟中掄起大鎚 、浸透得 鏘 !

呼嚕嚕喝了一大口

短褲上緣也濕了一片。

他胸臂肌肉黝黑、賁張、抄起一旁的水壺仰天

惟中 ,你休息一下,換我來,」國忠從樹蔭裡走來,順勢戴起

裡的大鎚道:「到樹蔭裡躺 會吧 , 我們進度還超前 撩到背後的斗笠,並把垂在骸下的細繩勒緊,

打了個結

`

接過性

中手

入公社二年多來 惟中受教授關照 , 白天勞動 、晚上唸書 但

他想過聯絡父親,但皆苦無方法,二年多來,他甚至連公社大門 心靈卻極為空虛困乏,他掛念玉珠, 這生離就如同將他撕心裂肺 也沒 般

下去過。白天、他藉機至高處瞭望,四周都是刺針瓊麻

,連條下山的

刑

投遞 人注目 義 三國 下定決心,準備 創下一番功業 粼閃爍。而自己關押在此,每天勞動不說,連最起碼的家信也都 直達海邊 小徑都沒有 ,於十八路諸候會盟受盡奚落 這使他非常反抗,屢次向中隊長反應卻皆無下文。他夜間 古人俠義肝膽, 如今,已身受困於孤島 、碼頭上可見舢舨或舶或行、海天深藍青碧、陽光下波 ,林深數百公尺,黑壓壓 。可如今,自己無端受囚 就連一代梟雄曹操入獄也是得陳宮義釋, , ,端靠關羽斬華 難道不能闖出去嗎?心念至此 片, ,陳宮在哪?又想到桃園 山下則是黃土綿 雄於 刀下 , 才引 延的 起世 才能 無法 光粼 研 山 他 . 坡

連續數日

矇混 碼頭 匿於水裡,則舢舨出航必能拖曳自己出港,待到深海處,再尋隙上 時 平日奉公守法,並未引人注意 ,夏天水暖,暗忖自己水性甚佳,只需尋一舢舨 待得軍士發現,已是天亮時分。自己入夜便走,凌晨 ,只消於夜半以涼被塑成 ,拋繩入水 必能 人形 ; 再 到達 必能

惟中反覆思量 , 覺得此計甚佳 ,於是暗中準備厚衣乾糧等物 進

備夜闖而去。

船

挾船長回澎

商行的魚寮大門緊閉,木川二個老夫妻在自己的家裡客廳輕聲談笑 簍簍由卡車上卸下、曬魚場上,女工們個個忙著鋪網曬魚 天剛微亮 ,各家魚寮已經人進人出 從碼頭載來的「臭肉魚」一 ,只有德芳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刑

玉龍則不時奔至巷口觀望。

隨入內 巷口爭付車資 頭皮鞋閃著光 個人,二個男的一老一少,皆西裝革履 未久,遠處一 , ,一行人寒喧入屋 看便知是城市裡的人。木川早已獲兒子通報,奔出 部計程車疾駛入村,揚起滾滾塵土,車停 ,玉龍和玉峰拖著四、五只大皮箱尾 ,女的則暗紅色套裝 ,矮底包 ,下來三

逛 作伴四處遊玩 只是玉峰賢侄難得回 0 等用過午飯、我送你們回飯店休息。」 木川道: 「進玉兄,你們夫妻二人既已訂好飯店 , 這裡再怎麼說也是玉峰賢侄的故鄉 鄉 趟,正好與玉龍玉珠作伴 , , 他們 ,我就不強 讓 他 1年輕人: 們 四 處逛 嘛 留 ,

這樣很好 ,那我就不客氣了。」進玉轉頭吩咐兒子道:「去把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禮物拿出來,爸要和叔叔去拜訪朋友,你就在叔叔這住幾天 和 玉

他們玩。」

玉峰隨手從行李中拿出幾份包裝精美的禮物,進玉道:「一 些薄

,不成敬意。」指著禮盒道:「這是給弟妹保養的,澎湖的日

頭和

海風 ,不保養怎麼可以呢?」 禮

木川、這化粧品是日本貨,我自己捨不得用, 專程帶回來給弟

妹 ,你要怎麼謝我啊?」進玉嬸笑著道

大哥 ,大嫂就是疼我,我看一輩子都報不了囉。」 木川 說完

在屋內劃出道道驚爍的電光,二個年輕人有說有笑地玩了起來

在場眾人都笑了。同時玉峰把時下最為流行的單眼相機取出,閃

光燈

木川似乎想到什麼般:「玉龍、進去叫姐姐出來拜見長輩,這孩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刑

子真是沒大沒小。」一 邊對老伴道:「把電風扇拿出來吹

家鄉這悶熱你還熟悉吧?」

「台北一樣熱啊!」進玉起身脫掉西裝,木川嬸急忙接過吊在牆

木川面向老伴:「女兒跑去哪裡了?」

上掛鈎。一會玉龍出來道:「姐不在房裡。」

可能到魚寮去了。」木川嬸轉動電風扇開關

,

送出陣陣涼風

木川有點不悅:「玉龍 , 你帶玉峰 去海邊逛逛 ,順道去魚寮找姐

° 隨即自嘆:「這孩子,就是責任心重,一 定還在魚寮對帳

說完與老伴相視一笑。

姐

玉 珠獨自在魚寮裡 ,那裡曾經是她和惟中的天堂。以前每逢假

日黃昏,魚忙過後,他們相偕在魚寮前河堤上漫步,手牽手,看著片

548

過後 就黯 大的 片 拿著水電筒照射沙灘上被海浪沖上岸的螺螄。 珠 <u>金</u> 殘陽由明黃剎那間變成血紅 甌 。夜來,他們藉著月色,在悽清的銀光裡逐浪奔跑 字, 海邊漂來一截巨木,久經沖刷竟似雕龍畫鳳 被湧逐的海浪撕成碎片 他們便合作為漂流木拋光 ,它無際的光焰, 血色赤金在翻滾的 ,製成沉木, 她記得有一次, 此沉 , 說收就 底部卻隱約 海浪 木還在家 , 踏水追 中 收 閱 , 爍 裡客 有個 颱 戲 說 風 黯 巨 ,

體有 瑚 她清楚的記得那一天自己很是感動 加 **點歪斜** 工廠打工賺來的。惟中說「我拿不到玉的珠子 她記帳的桌上, , 有些童 有 稚 但卻真誠 個以珊瑚細珠擺成 無比 ,以至後來惟中說 。玉珠記得是惟 真情 以珊瑚代替 兩字的圖 中國 珊瑚性冷卻 三時 框 去珊 ° 字

廳

刑

的 硬 面哭了起來 , 和你 樣 0 如今言猶在耳 旦認定的人, , 而惟中呢?惟中呢? 便永不改變 ° 時 , 自己竟當著惟 眼淚不禁又成串 中

成串地掉下來。

想在玉峰面前提起往事 了一下才道: 姐! 忽然一聲呼喊,玉珠趕緊轉過身去擦拭眼淚。玉龍不 「玉峰哥 , ,他知道姐姐又在想念惟中哥了 這是我姐 。」又向玉珠道:「姐 , , 於是他頓 這是玉 峰

之態,大方地向前說:「玉珠,很高興認識妳。」 玉珠頷首致意 並未答話 0 玉峰來自台北 ,言談舉止 皆 無靦 覥

哥

0

玉珠仍平靜地點點頭,玉龍道:「姐,爸要我們 道陪玉峰哥到

海水浴場去逛逛。

玉峰聞言道:「我在家也常對帳,不如我們一起把帳對完再去玩

吧。

玉珠根本無帳可對,只是推託之詞,不得已續道:「不用了,快

對完了,你們去就好,外面太陽很大,我怕頭暈,影響你們玩興。」 玉峰在台北看盡粉媚鶯燕,如今乍見玉珠黛眉長斂一股憂鬱美

惑 由寶石般晶瑩剔透的雙眸射出,雖不敢言一見鍾情,卻也早已被她所

是對玉龍說但其實是在問玉珠。玉珠尚未作答玉龍已道:「好,玉 ,聞言便道:「那我和玉龍先回家拿把洋傘再過來好嗎?」 此 言似 峰

可,我們回家拿洋傘。」語畢,二人便奔回家裡。

玉珠縱然一百個不願意,無奈三番兩次的推託之辭均被駁回,只

刑

能悻悻然等在那裡 她想: 就 個禮 拜 敷衍過去吧 總 不能得

親的舊友,一念至此,心中便默默接受。

謝謝 擊 正午 影 玩耍 忽然往前 另波追上 淺淺微微。 , 泡沫 像碎成百片的方鏡 ,而玉珠則心事重重地獨自 三人一傘來到海邊,輝日當空,白沙炙熱,瀚海的潮聲緩緩 卻只捏在手上也不使用 玉 奔逐 奔跑 來的 峰見玉珠雙頰 他們很自然地便走到淺水處踏浪,玉龍和 海浪 , , 點綴 再轉身拿起相機對準玉珠拍 覆 ,又立刻消融 蓋 扉紅 , , 在洋傘驟然的暗影裡摺摺晃動 潮來 , 更顯嬌艷,忙上前獻上汗巾。玉珠說聲 潮往 傘跟在後頭 , 她就這 在她 雪白的足踝 照 樣無神地 。再玩得片刻 ,她望著水裡自己的 跟著二人 磨 玉峰互相潑水 , 梭 卻 文立 , 已 0 海 接近 浪 即 玉 拍 被 倒 峰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玉峰見太陽正熾 ,玉珠又無精打采 ,便提議不如到岸上冰菓室喝

玉珠不便拒絕,玉龍拿起相機對準二人直喊:「靠近一點,笑一 涼飲。三人上了堤岸,信步而行,玉龍便嚷著要為玉峰和玉珠拍 個 照

要拍囉。」玉峰臉上洋溢笑容,待靠近玉珠香肩,夏日無風 至冰菓室,木川嬸已遠遠地呼喊 上散發出一股濃郁的少女體香,玉峰的笑容更加燦爛了 ,叫喚三人回家午飯 。三人尚未行 ,玉珠身

有時 珠倒是不拒絕玉峰共處。這些天相處下來,玉峰更是非玉珠不娶了。 峰已不再提出邀約,只留在玉珠家看電視 個富家子弟何時受過如此冷淡 連續 同聽音樂、玉珠幫做晚餐 數日 ,玉峰的邀約均遭拒絕,玉珠佯稱身體不適 ,心頭更加沉悶 ,玉峰便幻想成小夫妻二人的居家生 , 聽音樂。只要不外出 如此又過了二日 。 玉 ·, 玉 峰 , 玉

刑

活 他幾經斟酌 決定向父親稟報, 返台前由父親向木川 叔提

峰這種富家子弟,又自命風流,豈會為愛鍾心,眼下大可不必回的太 玉峰未當兵。言下之意,似仍有轉寰餘地。其實玉珠心裡有數, 提親之說一出 , 便被玉珠拒絕了。玉珠以二人相識尚淺為 由 像玉 況

絕

恨 即 被 般 地重 將 不 接任 中 個漁村小戶 提親被拒對於進玉來說真是臉上無光 甪 重摔到地上罵道:「沒出息的傢伙,丟人現眼 的 見到 廠長樣子, 拒絕 人家女兒,三魂已失二魂 , 追是追不到 此事要是傳揚出去, ,買也買不著 , , 顏 整 以他在台北商業界的 H 面 愁個 何在 ,不禁拿起茶杯 字偏 ,明天跟我回台 臉 偏 點 玉 都 峰 頭臉 又恨 又這 不

像

北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玉峰急道:「爸,再讓我留幾天。」

不行,你不要臉我還要臉。」

我不回去!」

旁的進玉嬸忙打圓場:「玉峰,怎麼這樣跟你爸說話呢?」

身子卻向前扶住老公的手道:「玉哥,你就再想想看有沒有別的辦

法 ·-

還會有什麼辦法。」嘴巴這樣說,卻在屋裡踱步了 ,。進玉: 一嬸便

只要對她好,她會心軟的。去吧,再去找玉珠玩。」玉峰點點頭 安慰兒子:「放心,你爸會有辦法的,不要灰心,女孩子最怕纏 , 出 你

門去了。

不久,進玉打了一 通電話,回頭對老伴說:「玉峰今晚回來,我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路

义藝高牆

穿越時空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 第四章 緣滅、越獄

被發現 這軍 去 出 短褲 了 側聽左右同志的鼾聲 。七月下旬,一 個人形 惟中 士揹著槍 ,將汗衫撩到胸口鼻息均匀地地吞吐著。 青石公社寢室內,熄燈未久,悶熱混濁的熱氣瀰漫 可以藉口說上廁所 坐起. ,小心套上 來 ,不時把帽子摘下 , 彎弦月淒清地吊在空中 悄聲 廖鞋 今夜的巡營軍士已經來回巡了幾趟 下床 0 , , 輕聲推 他輕闔砂門, 穿上預藏在床底的 , 抹抹臉又哈欠連連,想必 開 砂門 ,高空無雲,蒼穹一片深紫 見無人警覺 0 他假裝睡著了 此 長袖 時他尚不擔心 衣褲 ,便向 ,惟中穿著 快打 他注 把涼 |廁 但 所行 意著 謹 萬 瞌 被 捏 睡 慎

片刻便至林邊

關 他瞧見堤岸上東、西各有一盞路燈 被刺傷,一 , 終於來到半途,林株漸 夏季的瓊麻長得高大,針刺又長又硬。惟中一入林,渾身已多處 路下坡雖不費力,但全身已如蜂窩 稀漸矮 , 他心緒略寬 便往中段走去,瞥見路旁有 , 7,碼頭: 血跡斑斑 <u>É</u> 片靜 他咬緊牙 數棟 寂

神 0 此時四下寂靜,只有海水拍擊堤岸的潮聲一陣一 他走到屋旁蹲下休息,略為伸展便覺傷口 [疼痛 陣 ,只好先閉目養 綿 延細長

民宅,屋旁有個餿水桶

,再往山上公社瞧去,也是闐靜

無聲

母 惟 親 中 的手 感 到 不 絲 親 疾不徐地撫著胸 切 這夢中千呼 ]膛 萬 , 惟中覺得異常舒適 喚的潮水之聲 , 如 此 , 便漸 悅 耳詳 漸 進 和 , 夢 像

鄉

看 寢室已燈火通明, , 未見一人影 突然 ,他被一連串的狗吠聲驚醒,抬頭一望公社,不知何時各 , 他心臟 便壓低身子跑至碼 砰砰地跳 ,料定突圍之事已被發覺 頭跳上舢 舨 船 , 找到 條 0 左右 繩 索

「撲!」的一聲跳入水裡,露出一個頭來觀察動靜。

聲 , 繼 此 時 而 腳 天 色仍未 步 雑踏 如 明 鼓音 只見探照 , 似有多人來到 燈 的 光 東不 碼頭 停 蒐 , 尋 緊接著有 兼 雜 1人高 有吆 喝之 喊

傳令,即刻起所有舢舨不准出海。」

是。 有人跑步離開 接著有人跳到舢舨上了 0 惟中滿滿地吸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了 去 舨上的腳步聲震盪著烏黑的海面,他只覺胸口越來越緊,一股絕望伴 隨著巨大的窒息感,他再也忍耐不住,雙手往前一划,浮出水面 於船身之下,幾道探照燈入水便迅即掠過, 士上前來朝他臉上連揮幾個耳括子,連打帶踢拽著惟中往公社大門而 血 破水之音微響,接著一連串的哨音「 嗶!嗶 口氣,潛入水裡 惟中其實根本沒有逃,他知道跑不了了,便乖乖上岸 「在這裡,人在這裡,不要逃!不要逃!」 水自他紅腫的唇滴落,進了公社,一路蜿蜒而上,惟中又來 ,睜開雙眼,一片黯黑 他閉著氣,不敢亂動 ,他輕微地划動雙手隱伏 幾

個

軍

舢

到二年多前走的這條碎石路,回到隊部,中隊長已等在那裡,身旁站

了幾個下屬 ,個個手裡拿著皮鞭 付躍躍欲試的樣子 0 惟 中腰桿挺

直,踏著堅定的步伐走到中隊長身前。

中隊長開口了:「為什麼要逃?我平日待你不薄,為什麼要害我

被上級處罰?」

公道話?我既然被抓回來,要殺要剮,悉聽尊便。」 我冤枉被關在這裡,你難道不知道嗎?但是你們誰能為我說句 惟中道

身離去 屬道 中隊長的靴音 :「脫去上衣, 0 處分是上級交代下來的 晨起的金光射來 ,此起彼落,迴繞著蒼嶺之顛 綁在樹上,鞭笞三十, ,空地響起一聲聲皮鞭的破空之聲, , 你別怨我 0 穿木鞋 中隊長轉頭對 個 涥 0 旁的下 說 混合著 完 轉

紅葉酒家」裡,木川喝得滿臉通紅。酒女海倫濃粧妖艷地坐木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的 大腿上嘖 (!噴! 親著木川的嘴。今天是木川宴請五位船長重新談

嗲著嗓音高聲喊拳、勸酒、好不熱鬧

新約的酒會,加上三名酒女,將一間小包廂擠得滿滿

,

酒女倒著酒

突然,包廂門打開

木川 ,什麼風把你吹來。安妮,再去拿一手啤酒,我招待的

黑狗大仔,這怎麼好意思呢?」木川客氣寒暄

快去!」酒家老板黑狗穿著鬆垮垮的西裝一進門便熱情的招呼木川

0

「三八兄弟, 客氣什麼, 海倫 , 木川是我的老兄弟了 好 好招

待 , 別替我漏氣。」黑狗說完接著敬了五位船長一杯道:「你們 好好

玩 我出去弄個水果盤來招待。」

海倫聞言含了一口酒便往木川嘴上親去,將酒渡進木川嘴裡

越獄

海 不甘拔出舌頭 倫 的 胸罩裡 , , 連撩起的旗袍那若隱若 便舌吻起來 0 現場五位船長 現的 內褲都塞了好幾張佰 拍手叫好 , /[\ 費爭 相 塞 元 到

票

來 的 棄嫌 替各位打拼 魚 , 木川 , 酒過三巡,木川談起正事:「各位船長,木川受各位照顧 ,三年來才能在台南魚市打拼 生口價才能提高 給 你們的 , 你們給我 生口價絕不會比別家低 無後顧之憂 ,事實上,各位心知 (,咱這) , 當 然 , 個 , 這是 肚明 魚 團體才會共榮 脯 , 的價格越高 個 木川等於是在台南 共生的 , 相信 事 ,各位: 業 不 , 有 年

Ŧi. 錢 |十萬免利息的貸款,大家感覺怎樣?| 大家 賺 同 莳 大家手頭若是不方便 , 這次,木川 同 款 給 每

個

語 畢,大家皆點頭稱好,木川自口袋拿出支票和契約書,一 旁的

酒的小費都賺了不少。

木川盡管海量也禁不起啤酒、紹興、白蘭地輪著猛灌,喝到凌晨

送走五位船長已七、八分醉了。海倫扶著木川出得酒家大門,計程車

已等在那裡,黑狗探出頭叫道:「海倫,等我一下。」

海倫縱橫酒場二十幾年,年輕時曾是台北紅牌,即近年華稍逝

才過鹹水來馬公算是旅遊兼探望昔日同事 , 她什麼場面沒見過, 此番

能醉呢?人家還要跟你在一起呀!」 見木川精神不濟,便又是抓頭又是摸大腿嗲道:「 川哥 , 你可千

木川睜開眼道:「我怎麼可能醉?還沒醉!」

黑狗一上車便道:「木川,禿頭祥你多久沒見面了 ,他剛關回

來,我們去他那裡坐坐,喝杯茶醒酒。」

塔強光, 頭的黑木人行道上,街前街尾零落的霓虹燈為這淒清的街道像妝著粉 樣不自然的媚亮著,像個臨老的歡場女子般,而遠處偶爾射來的 三人驅車前往 更像是她們走過的身影,徐徐地在夜空中淡滯地散發出 ,凌晨的馬公街道除了數盞孤伶伶的路燈散立於碼 腔 燈

只是幾個街道的轉折 ,計程車在一棟透天厝前停下,三人下了 愁緒

車

門便拉開

條細縫

,接著

「嘩 ! 」

的

聲門打開了

「黑狗大仔,快進來。」禿頭祥熱烈地招呼。

入屋裡,只見一場天九牌正在酣賭,七、八人圍在桌前、有

坐有站,一旁的沙發上小弟正在煮開水,眾人落坐,禿頭祥便泡起茶

路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起 ,木川和禿頭祥原是舊識,算是鄰居,只是各人忙各人的事業 , 己

,四人寒喧一陣,海倫悄聲在木川耳邊道:「木川哥,

他們

是在賭什麼?」

許久未見

「那是天九牌啦!妳沒見過嗎?」木川仍醉態道。

人家怎麼會知道呢?」海倫不禁白了木川一眼 ,卻又欺上前去

拽著木川的手道:「木川哥,帶我去看看嘛!」 木川從皮夾拿出一疊今年才出版的千元大鈔說:「走,我帶妳去

見識見識,輸了算我的,贏了全給妳。」

秃頭祥身朝旁的小弟道:「快!挪二個位置出來。」

眾人聞言便空出天門給木川和海倫坐。莊家是個 戴眼鏡的中年

人。木川小試手氣,押了伍仟,牌一拿,覷眼一看是一張「海牙」,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是 另一 張「綿屛」一張「 張他慢慢抽 出 肥八」 綠粧 四紅 ,合為八點 是一 張 ,吃二家賠木川一 梅五」,合為 九點 莊 家則

之道 牌 鈔, 哈大笑:「什麼墨賊, 緩 沒比就贏了二點 了幾杯烏龍 抽 合為 算也不算 海倫 出 ,眼見剛 「地公」。 海倫 在木川耳旁道:「 , 好欺莊家一 已漸清醒 已靠上來, 便押了下去。 ,他雙手 海倫 是地公。 ,天九牌,木川自小看到大 點 卻 一扣把另一張牌合在一 牌慢慢: 嘟 ,正符對咬之勢,便再從皮夾拿出一 川哥 著嘴道 牌一拿,木川笑了 抽 ,你好棒唷!」木川微微一 出 :「川哥,是墨賊呢?」 雙紅 分二旁 起, , 是張 〉,深諳 , 是 靠在眼前  $\neg$ 地牌」 「黑章 張 笑, 木川哈 脒 疊大 人 眼 喝 還 緩

真的

,那又贏囉

,好棒

川哥,

你好棒唷!」

路— 交藝高牆

穿越時空

黑狗一泡茶喝完便道:「木川,走啦!時間不早了。」木川推牌起身 接下來又玩了幾把 , 木川 有贏有輸 ,總在五萬起落 沙 發 上的

禿頭祥則在一旁打電話叫計程車。

道:「海倫,五萬給妳,剩下的給小龍他們幾個吃紅。」

勞 他 務及魚寮,且生了二個小孩,早已不復昔年體態 ,四十幾歲 哪裡還有心思對他柔言細語。對男女之事, 木川原本早就必須赴台南魚市坐鎮,如今卻留在溫柔鄉裡消遙 ,正值壯年 ,從年輕便忙於事業 ,妻子更是成天困 他何曾如此享樂過 ,日曬 風吹 書 夜操 於家

女性的柔媚、香艷、挑逗,讓木川真的動情了。

他尋思如何才能將海倫帶往台南,二個女人,一個陪著自己,一

個在家裡魚寮坐鎮 事業、家庭,各有 所司 他籌思著 , 此事 不宜再

拖 , 魚市的員工無法應付魚脯瞬息漲跌,萬一客戶被拉走……

此時一旁穿蕾絲透明睡衣的海倫一邊擦指甲油一邊說:「川哥

黑狗催我去上班,我不想去,可以嗎?」

有啊 , 但黑狗說禿頭祥那裡缺一 腳 , 他走不開 , 叫我先去開

店。」海倫吹著手上的指甲。

黑狗自己愛賭還牽拖,走,我們去看看。」

海倫砰的一聲從床上跳起來樂道:「好棒,我又有紅可以 吃了

川哥,等我換衣服,馬上好。」

黑狗見木川和海倫來到, 也只是抬頭道:「川仔,你先坐一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請坐。」一邊遞上香菸,並轉頭朝二樓高喊:「大仔,川董來了。」 便又栽到賭桌上了。一旁的小龍倒不敢失禮忙道:「川董

仔

仟的鹿谷茶待客。一旁卻又傳來黑狗的咒罵聲:「幹!又墨賊。」賭 樓梯聲響,禿頭祥笑著道:「川董,坐,」並吩咐小龍泡一斤八

桌眾人哈哈大笑。

是籌 贏 注四十萬 來。木川這幾天和海倫相處下來,受盡吹捧,尤其前幾日一上場便小 碼, 此時他推莊霸氣十足,也忘了限注,骰子一灑才看到三注押 木川聞言離座上前道:「黑狗,我替你換換手氣。」便疊起莊 他問一旁的黑狗每注下的各是多少?黑狗說:「四十萬 的 每 都

聞言木川的牌差點掉下來,但骰子已出,無從後悔,只能祈求來

心 付通 去, 殺 黑賊就不遠了 最少 也 要輸 0 贏 各半 果然,「三丁配武七」 來個 平手 0 但天 一付黑賊就這麼出 九牌就是這 邪門 雄 現

了

話 甲你處理 的 你是老厝邊 東 上班了吧 公雞 西 都搬 川董 木川走在回旅館的路上,襯衫沒紮,西裝掛在肩上,像 0 進得 , 歹 走了 ,票給你開一 ! 瞄 ,又擱是黑狗 勢啦 向 房間 0 木 化 ΙİĮ 粧 , 阮這 檯 似 他頹坐床沿 禮拜 有 , 空盪盪地 的 所 刻字 朋友 。 \_\_\_ 悟 , 子仔場」 跌 他又想起自己剛才開出的二信銀行 , ,海倫已不在 必坐於地 禮數我做給你 , 他心驚 別人 0 若 不禁想起 , 贏 奔往浴室 0 也許看自己慘敗 , , 你輸七佰萬 現 金 剛 才禿 馬上就要領 看 頭 , 隻鬥敗 门,七成 祥 海 倫 說 , 去 的 的

掃地

個禮

這愁緒、落寞 他就這樣坐著 在房內形成個帳然的暗影, 、失魄,形成一個他衝不破的網 他孤坐其內 ,青著一 ,牢牢將他困住 張憔悴的臉 讓

滅了,他站起身來,狠狠地將一個茶杯摔到地上「匡!」的一聲 天亮了,海倫還是沒有回來,對人性僅有的一絲絲希望徹底的毀 , 他

忽然哀然一 笑 , 他嘲笑自己的 無知 幼稚 , 都幾歲了 竟然還跌入這

種粗鄙不堪的陷阱裡。

求告什麼, 竟也已髮根斑白,此時只見他搓弄著自己的雙手,一臉哀戚 馬公高中校門口,玉珠一臉驚愕地聽爸爸說著話。木川不知何時 哀求著什麼……終於,玉珠點了 個頭 , 淚珠卻成串成 似 串 乎在 地

妳 木川幾乎泣不成音了 乖女兒, 爸這條命 , 和 我們的家 , 是妳救下的 , 爸爸對 不起

滑下她白晰的臉

龐

神 ,回台南吧,今天回家我就告訴媽說我願意嫁給玉峰 爸!不要再說了,這件事千萬不能給媽知道,您趕快打起精 , 等媽和 您聯

,但她仍然覺

中一

木鞋。顧名思義便是以木頭製成的鞋。

取一根直徑二十公分,長度五十公的圓木,從中剖為兩個半圓柱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拖行 再於 狀 , 腳趾 平 然腳背必然受力 面 腳背二處橫向 為 鞋 底 , 圓 面 2穿上卡 , 在 持 上 **減** , 榫 復 磨擦 於 0 圓 行 走 面 ` 破皮 膊 處 鑿 , ` 由 結 於 Ш 痂 腳 槽 底 ` , 再 無法 僅 破 容 皮 彎 腳 曲 掌 , 直 置 , 到見 僅 能

骨

再骨碎

,

其痛

可知

時 巨 每 間 痛 步都 也 到 每天 娐 麻 痛徹 像 痺 不 到 惟中穿著木鞋挑土 心扉 再 錐 心 轉 動 , , H 他 , 與夜 的 因 . 為 淚已 巨 , ]經流乾 扁 似乎已經 , 就 像 趟 永遠沒 下來已血跡斑斑 , 刁 心中 再 有 來 的 離 恨也已經遺失 , 因為 去的 所 , 他咬緊牙關 刻 見皆黑暗 終於 , 腳 背從 7 他

樹下 第 微風 個 吹來 來到 他身側的是教授 , 惟中緩緩張開雙眼 , 還 有 ,說來奇怪 國 思 , 或 忠將 , 只有在教授的 惟中揹到 面前 旁的

昏

倒

7

一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惟中 才會流 淚 ()。此時 只見教授用雙手抱著惟中的頭道 哭吧 ! 把

也不禁紅了眼眶。

委屈都哭出來沒關係

0

惟中嚶嚶地啜泣著,隨即號淘

旁的

國忠

濃臭 禮拜 懷 將已見骨的腳背輕由扶起 大的毅力 他可能已經撐不下去了。但一想到明晨又必須在白骨上磨蹭 , 每天下工哨音一响, 夜間 整雙木鞋已血跡斑斑,濕了乾,乾了濕 他想見父親 , 惟中痛到根本無法入睡 ,想和父團聚,還有玉珠 ,由國忠揹回寢室擦葯 教授便朝惟中疾奔而去,為他拔去卡榫 ,全身大汗 ,槽裡黑成一片 , 。惟中穿木鞋才一個 。如果不是他一 加上教授等人的關 股 腥 他 味 極

早上工,穿上木鞋,才跨出第一步,傷口結痂又破裂了

幾乎要崩潰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腳掌到膝蓋以至整隻大腿已麻木,他的腳似乎已經不受自己控制 地走著,一 心巨痛無人能解 如往常,豆大的汗珠自前額滾下但絲毫別想叫 , 他唯有咬牙 步 、 一 步 、 拖著木鞋挑著竹簍 他流 淚 困 , 於 從 難

是 身軀往前 軍士揮著皮鞭衝上來, ,腳卻仍佇於原地,便這樣趴下了 朝惟中一 頓鞭打,口中猶不時咒罵 一起

來,別裝死!快起來。」

殷 , 猶如 惟中痛苦地在地上抽蓄 條吸飽 T 血的大蜈蚣在他身上蠕動 身上 、手上、臉上都淌下血漬 , 鞭揮破空之聲在 , 鞭 烈日 痕殷

~ 「 逼剝 」 乍响。

要打了,你們還是不是人,對一個小孩出這種重手,你們不怕老天報 忽然一聲大喝:「住手。」 教授不知從哪裡奔了過來叫道:「不



幾個軍士雖停下手卻仍不悅地道:「這是規矩。」

什麼規矩?規矩有叫你們打死人嗎?你們中隊長呢?我要見

中隊長的辦公室裡,煙霧遼繞,說是辦公室,也不過是一張軍床

張書桌的空間而已。

示眾,為什麼?為的就是給人犯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而 ,不論何罪都不及死,都能從輕發落,隊部施此酷刑,震攝之效已 總得給他活下去的機會, 談 中隊長端坐桌前 : 就說前朝及我代吧,除了死刑,斬監候及死緩刑皆不能遊 ,仰頭看著這個曾經叱吒北京大學的老教授侃 何況他仍未滿十八歲,法律上如犯了 既已饒 他活

放,饒了他吧,拜託您,中隊長。」教授誠摯地道。

「上級命令下來,我也不好違抗啊!」

他需穿木鞋一個月,並未規定他需挑土,只是一個名目而已您作得了 您有您的難處,我豈會不知,但人在公門好修行 ,上級只交代

主,他記數,我來挑土。」

好!

中隊長站起來道:「我敬重您是曾經為國作育英才的

教授 他,不要再想逃走的事,否則,下一次,他小命就要斷送此地了 轉 , 挑土就不必了 教授 , 醜話我說在前頭 ,叫他幫您記悵,直到解掉木鞋 , 我賣您這個面子, 您可得好好 。 \_\_\_ 中隊長 教導 話 鎽

謝謝您,中隊長 ,這事我清楚,我擔保他不會再逃了,您放

心 。 二 幫你上葯,貼上砂布,以後木鞋只是穿個樣子,你不必再挑土了,就

個人不是記取教訓走過來的,教授續道:「

現在先不要動

下工

再

哪

崩

,

文藝高牆

是出 惟中相處下來 捨地看著惟中 帕仔細地擦拭惟中臉上的血漬柔聲地道:「我已經跟中隊長談好了, 來路過的挑土同志幫忙將惟中揹至記數處靠著牆壁休息 你不必再受折磨了,好好養傷,別把一雙腳弄殘了,你還得靠它走出 自真誠 ,走回家去,你老父親還在等著你呢!」 烈日下灰塵矇蔽了蒼空,教授一身是汗,他伸手抹了一下額頭不 教授 一出辦公室 雖然惟中行事魯莽,做事衝動一 ,他愛極了惟中,儘管是一種轉嫁的心態 ,教授的兒子已於文化大革命的鬥爭中犧牲 ,便直奔惟中仆臥之處 ,他緩緩將他扶起 些,但誰沒年 。教授拿出手 但 ,這幾年與 -輕過 有 半 再招 ?

坐著記數,直到解掉木鞋,別担心。」

樹葉 流通 地 塵緣跌宕 惟中 微風絲絲 的 眼眶滿是淚水,他不曉得該說些什麼才好 ,浪濤淹沒多少俗人浮事,他艱難 ,夏日午前的豔陽在樹蔭中竄位 地移動 ,抖落了一 0 雙腳 孤 些枯了的 身來到異 , 讓 血 液

一葉知秋,他抬頭望天,秋天應該快到了吧!

得沉靜寡言,白天做工,晚上看書 小 的 經驗和 ,窮一己之力完全無法抵抗時代和命運的 時光如梭 懷想 0 ,絲毫不為誰停留 經過木鞋的折磨之後 ,只留下滄桑和過往給不同的人不同 ,將所有的愁緒壓在心底極為隱密 , 惟中突然感到自己其實極 激流 於是 他變了 為 變 渺

的地方



穿越時空

冬北季風吹响,又是隆冬時節。惟中囚禁五年的日期已滿。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 第五章 返鄉、雪仇

大陸舢舨船載著惟中朝東南東航行,這,不是做夢。

極目沒有盡頭的白浪飄浮在滄海之顛。「閩十八」俥軓並進,

船 , 他挺立於船艏 ,由於天候不佳 , 氣候濕冷,季風強悍地嚎叫 著

在白浪濤天的浩瀚汪洋中破浪前進。歸心似箭

,惟中一點都

不覺得暈

影 惟中算準了時間 他返身折回駕駛艙問船老大:「怎麼還沒看到陸地呢?」 心想, 應該要看到漁翁島了才對 , 為 何仍不 見蹤

「還早呢,別急,再個把鐘頭,準會到的。」

船已經開了一天一夜,怎麼這麼慢?」 你要看是什麼天氣,風浪這麼大,有這速度已經不錯囉,去打



穿越時空

個盹吧,醒來就到了。」

定 痛的 教授他老人家的大恩了 的就是這一天,多少折磨委屈,多少淚水思念,都化成一縷青煙在 未露臉, 肩臂的蒼老的手 法磨滅的 位最敬愛的尊長 0 日暮黃昏輕淡地飄去了,飄去了的歲月儘管已經飄去,卻留 惟 中怎麼 昨夜睡 回憶 多磨練心性 可能 0 ,臨行依依 他憶起了臨行前教授嘴角 睡醒醒 , 去睡 0 別已成永別 ,一顆心隨浪潮起起落落,在勞改營時日 , 惟中望著眼前那不斷翻滾的 天剛亮,冬天雲深日遠 ,教授只送了二句話「不要在盛怒下做決 ,惟中清楚的 硬撐起的微笑 知道 ,此時 波濤 永遠. , 那雙輕: 太陽竟 , 無法 像剛 也還 一辭別 撫他 下無 夜盼 口 悲 報

思緒拉回 天陰鬱的結層裡 現實 , 故鄉近在眼前 , 以另一 種更深沉的姿態出 , 卻那麼生份 現在 , 他一 浪潮的: 度懷疑 彼端 , 但隨 惟 中把 即 明

是淚眼迷濛了視線

親 有絲毫改變 船影點點 直到故鄉的白色沙灘在遠處的雲隙裡折射出一縷金光,金光前 成串成串的淚水就這樣滑下臉龐 漁村赫然在望 0 惟中暗暗唸著:「父親 ,仍然是自己離去時的模樣,一 ,孩兒回家了 , 孩兒回來了 屋 瓦瓦 , 沒

!

境 不知玉珠過得怎樣?有沒有考上大學?在不在故鄉?種種不解的信息 夜想的故鄉一寸一寸接近自己的悸動 0 強風 惟 中傲然地挺立於甲板上, 襲擊他單 薄的身軀,惟中掐指一算,今年自己已經二十 沒有去抹 。這是真的 1.眼淚 , 他靜靜地享受著 ,不是曾經 重覆 歲 的 H 夢 思

挑逗著他,在這近鄉情卻的 瞬間 , \_\_\_ 鼎底窟」 的斷崖已近在 眼 前

船老大喊著:「 兄弟,差不多了,你就跳水遊回去吧 , 再 往前

船底會撞上暗礁。」

浮出水面 冬的寒冷和巨浪 船 艏 , 奮力一 惟中點點頭 ,朝五年來未踏足的土地一步一步走去 躍 , , , 他在水裡潛游了十幾公尺,睜眼 朝船老敬禮致意,同時高喊:「謝啦!」隨即 「啵!」的一聲入水。身強體健的他 \_\_\_ 看 , ,絲毫不畏嚴 水深及胸 站上

不堪 撤離 起臨行時中隊長的叮囑 , 惟中在垃圾堆中翻找 但斷壁下仍遺留一堆如小山的垃圾 鼎底窟」位於村子的西面 ,他尋思:一切等見到父親再作決定。 , 他找到一 ,斷壁上曾駐防一 雙軍用膠鞋 , 幾經風 吹日曬 個營的部隊 , 勉強能 , 穿, 已經 為了 他想 一殘敗 現已 掩

步行返家,大概要一個小時,最好是午休時刻到家 人耳目 他想再找找看有沒有帽子可供遮掩 0 此時 , 於此

望向 掃落 士兵 煙罕至, 路是來此撿垃圾的拾荒客走出來的 熟人,遠遠避開 的枯掌 村莊 。「乾脆喬裝成士兵好了。」 他終於找到一頂軍帽和一件稍微破舊的軍服,穿上後覺得很像個 小徑漸 山風 葉已枯死 陣陣吹拂著他仍未乾的濕衣褲, 被野草覆蓋 應不會被認出。 , 但餘刺仍毒 ,遍生多刺的仙 他這樣想著,五年沒回家 他緩緩在山坡小徑上行走 , , 他 如今部隊撒 小心一步一 人掌 他心情愉快地走著 走, , 路上甚至有被 步走兀不時 兼荒郊野地 , 這 , 若 抬 颱 條小 遇 , 人 到 頭 風

了 錯以為上個禮拜才出海 當惟中來到門前這條再熟悉不過的小巷時 ,現在則要返家了,父親一定在期待著 有一 會他似乎遲鈍

得奇怪,父親大白天從不關門的!他忙跑至門前 想到父親 地的沙呢?且雜草叢生,他也不去細想了,用力推門,卻按到 他不禁加快了步伐 ,藍色的大門就在眼前 ,驚覺門口怎麼 倏然 二把 堆了 他覺

銅鎖

「到底何故?父親呢?」

擺設 味襲來 屑紛飛 急 、 住人了?不可能,就算父親出遠門也不致於斷電呀!」 是怎麼了?難道父親去投奔昔日的同袍?這屋子已斷電 起腳 一如往常 他心 塵土飄揚 按電燈開關 踹 裡開始急了,便繞到後門,後門卻是從裡面閂上的, ,往椅子上一坐,厚厚的一層灰塵 ,「砰!」的一聲,整扇門連門框破敗地應聲 ,他揮了揮手,一 毫無反應 ,他藉些微的天光走到客廳 腳踏進屋裡 ; 他 一 ,蛛網叢掛 驚 到底多久沒 || || || || || 「 這 家 到底 中 股霉 他 , 木 的

炬撩 如昔 開房間的門簾,霉濕味更重了, 他 他將蠟燭置於桌上,嘯風自窗隙竄入,室內燈影飄搖 翻 箱找 出載 蠟燭點亮 室內出現一 滿壁角垂下縷縷 抹微黃的光暈 蛛絲 , 他 桌上 ,忽明忽 持 擺 著 設 蠟

暗

拉開抽屜

,鐵盒子不見了

測 分 中所想都不一 把後門固定好才至客廳椅子上沉思。 布 衣未換,便至衣櫥找出昔日的衣服 巾 忙踅 閉目養起精神,決定等天黑去找玉珠問明白 擦拭身體 誰取走了?是玉珠嗎?」想起玉珠他才猛地察覺自己一 回屋 內 樣了,諸多疑點紛至沓來,他少年心性,索幸不再猜 ,急忙穿好衣服 他 略微張望, ,甫出後門見天色仍亮,想起自己的 幸好沒人發覺 ,又到廚房端來一 他覺得迷惘 , 便找 ,怎麼 盆水,匆匆取出 出家中簡單 切 现即自 身髒 工 具 身

習慣 磚 是五萬元,便把錢用袋裝好,帶在身上,又在椅子上休息。 ,用層層塑膠袋包裹著的現金還在,他打開袋子,數了一下, ,忙起身拿起蠟燭走進父親房中,藉亮光移走柱子,撬開 塊紅

快 過一排防風林,玉珠家正亮著燈光。他心總算放鬆了些,小跑起來 待靠近 內似有聲响,但皆被強風之聲壓過,他深吸了一口氣 見天色已全黑,便自後門出去,他專挑小路,沿途也沒碰到熟人,穿 ,砰砰乍响 終於等到天色微暗了,他怕人察覺,便吹熄蠟燭,又坐了片刻, 他發現玉珠的房間有人影在移動 ,他悄聲靠近,屋外強風呼嚎, ,不知何故 他又仔細聆聽一 ,他心跳 陣 得好 , 房

沒有動靜

他再用力些敲,「扣!扣!扣!」

誰?」一聲夢魅以求的麗音

我!惟中。」

匡! 屋內似乎撞翻了什麼。「唰!」的一聲,窗戶開了,玉

分明地刻劃在黑域之中,是夢境嗎?她竟久久都說不出一 句話 珠驚愕睜大了雙眼,在一片黑暗的背景中,

朝思暮想的

那個人、

稜線

玉珠,我回來了

忽然一聲嬰兒的啼哭聲「哇!」劃破了窗裡窗外的沉默

惟中,你等我一下。」玉珠慌亂抱起嬰兒走到客廳向母親道:

穿越時空

「什麼!惟中回來了,人呢?」

「媽,妳先進房去,待會我再跟妳講。」

「好!好!」木川嬸應聲抱起小孩進房去了。

玉珠打開大門,惟中就立在外面。

「來,惟中,外面很冷,先進屋來。」

進得玉珠房內,惟中看到一些奶粉罐 、嬰兒床 ` 尿布 ,內心立

時就明白了,他連坐也沒有便道:「玉珠,不好意思,驚擾妳了

抱

歉,我先走了。」

玉珠拽住惟中的手臂急道:「惟中,你聽我說,事情不是你想的

那個樣子,至少,你要聽我解釋啊!」玉珠再也忍耐不住淚流滿面地

哀求著

惟中甫一返鄉,迎接他的便是一連串的疑惑,是世事多變?還是

自己太單純?他望著玉珠道:「我爸呢?我爸去哪裡了?」

玉珠睜著一雙矇矓的淚眼望著惟中,往事一幕幕掠過心頭,多少

舊事又從結疤的傷口一件件挖出來。她調整好情緒道:「惟中, 你

定要冷靜聽我說, 好嗎?」

惟中點點頭 , 在桌前的椅子上坐下

你爸死了 你出事……」未待玉珠說完,惟中倏然立起, 抓著

玉珠的手臂道:「我爸死了,怎麼死的?」

你冷靜聽我說,你出事後,神保去你家報訊……」當下玉珠便

把整個經過詳細的告訴惟中:「我不放心你爸,黃昏時趕到你家,伯

了

0

我倒要看他

, 他道:

一神

; 留

,進而又擔心

那先在我家住下再說吧, 我爸不在 , 玉龍去當兵了 ,只有

和……小玲。」

「妳結婚了?她是妳的小孩?」

來 珠遂又把玉峰追求自己 , 接著 玉珠靜默一陣 再把父親如何被騙的 ,該面對的終於來了:「你出事二年後我……」玉 ` 如何提親 事, 和自己迫不得已遠嫁台北的事 ,而自己又是如何婉拒的事說 說 了出

詳細。

寂 放過 咬著牙,陷入深沉的痛苦裡, 在這靜寂的房裡 惟 ,仇不過殺父, 中聽完 哼 ! \_ , 恨不過奪妻,沒想到一 屋外嘯風傳來一陣陣嗚咽的泣音 聲冷笑道:「好!這些人渣 在這 瞬間 ,他彷彿又回到勞改營時 次就被我全撞上了。 , 我 ,彷彿在 個 也不會 為惟 的 他 孤

穿越時空

中多舛的遭遇哀泣。良久,惟中心痛地道:「妳老公待妳好嗎?」

還不錯。只是他事業很忙,我婆婆身體也不好,這次我才會回

家來坐月子。」玉珠猶垂淚不已。

為多餘,再多的詞句彷彿都包含在這無盡的凝望中,二人曾經有過的 這時,兩人就這樣對視著,也沒言語,任何言詞此時似乎已經成

月的浸染中,再也不復原來的顏色了。

純潔和曖昧情愫

,此刻卻變成極為真誠明朗

,就好像一塊胚布

,

在歲

你一定餓了吧?我去煮碗麵你吃。」玉珠擦乾臉上的淚水

出

房到外面去了。

惟中看到桌上玻璃墊下壓著的那張未完成的玉珠素描畫像,旁邊

還有幾封自己多年前寫給玉珠的信 ,凌亂的散置於桌上,他思忖 : 這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玉 不是假裝的 珠的不諒 解就這 原 來玉 樣消失無縱 珠是這樣想著我的 7 , 此刻他竟反而覺得是自己辜負了玉 頓 時原本還殘留那 絲 絲 對

珠

,

害了玉

珠

遇 徑蜿 蒼空 排樹 人 在父親的塔位前雙腿跪下, :冲 ·刷得 擴別 蜒直 林前 隔 四 天一早,玉 周 達公路 默立 五年之後的 滴 靜 不 良久 寂 剩 , 偶 空 0 珠帶惟中至沙帽山下的普德禪寺祭拜父親 淺金 重逢 無 爾 山 風吹拂玉珠清 人 陣 的春光自稀 , 泣不成聲 命 . 溯 , [運帶給: 彷彿在這 風 吹至 流的枝! 他們的 。玉珠 , 麗的秀臉 寒冬 枯 葉 喜悅 極間 翻飛 默默地行 , 孤 輕瀉 落 寂 , 竟被 她 仍 下 強烈的 仰 如 出禪寺外 , 水 隨 斜 頭 之而 望著陰 斜 , 在 韋 地 光 至 繞 水 鬱的 惟 滑 的 泥 在 著 的 中 遭 小

鵝

卵石步道上投下一片斑斑駁駁的支離破碎

0

人生難道就真的

都是

跪拜 著女兒整天心事重重,做媽媽的難免心疼不捨,但感情的事又豈容他 ,直至中午才返回。木川嬸知道事態輕重並未多加干涉,只是看 如此在玉珠家住了幾天。每天清晨,惟中都獨自至父親的靈位前

和惟中沒緣份,就想開一點,懂嗎?」

人幫忙,也只能悄聲地對玉珠說:「妳都當媽了

,要為孩子想,既然

媽 我知道,我只是覺得惟中他太可憐了 命運為什麼要這樣

折磨他!

道:「不過,你們二個可千萬不要做傻事。」 切都是命 唉!也真難為惟中了。」 木川嬸似乎想到什麼又

媽!妳把惟中和我當什麼人了?」玉珠不悅地道。

怨都放下吧,人總是要過日子。」木川嬸說完就到廚房嘴裡還唸著: 留下來和媽作伴,在魚寮幫忙也可以生活,妳有空就勸勸 媽還不是擔心妳和 小玲 , 妳坐完月子就回台北吧 惟中恩恩怨 惟 中 可 以

「老天爺,你行行好。別再作弄人了。」

替換 惟中都沒吃便問 到房間去 ,倒也合身 惟中就暫時住在玉龍的房間裡,玉珠找了幾套弟弟的衣褲給惟中 , 他像在計畫著什麼那般 道 : 。這幾天 為什麼都沒吃?是吃不慣我煮的口 ,惟中都在房裡深思。三餐有時還是玉 0 這一天,玉珠進來收拾碗筷 味嗎?」 珠端 , 見

經辜負了妳,不能再害了妳。玉峰是個事業有成的好老公,相信妳以 步該怎麼走 惟 中微微一笑, 。」窗外的風冷冷地帶進一絲寒意。惟中說道 他拉起玉珠的手道:「這幾天,我 一直在思考下 我已

穿越時空

後會有 個很好的歸宿 我也可以放心了。」 惟中頓了一下,凝望玉

珠:「今晚,我要去辦一 件事, 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回來 。 玉珠,

妳能

不能最後再讓我抱一下,一下就好……」 聞 言立於燈下的玉珠再也無法自持,衝上前去一把抱住惟中

哭道 :「惟中,你要去哪?為什麼不知能不能回來,你到底要去哪

裡 ? 」

此時二人都淚如雨下,惟中微微抬頭道:「沒有,只是想去和朋

友商量回來後要到相關單位報到的事 沒事的, 妳不要擔心。

良久 ,惟中緩緩將玉珠推開道:「我還有幾件事要辦 ",玉珠 , 妳

會幫我的,對不對?」

無論什麼事,我都會幫你。」玉珠啜泣著道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好 等我辦完事 回來 , 我想知道神 保高 雄 的 地 址 , 如論 如 何

我都要見神保一面。

玉珠點點頭, 什麼話也沒說,她太了解惟中的個性。阻攔是沒有

用的。她必須另想辦法。

卓卓 穿梭 著燈籠像找尋躲迷藏的玩伴那般,專尋暗處裡找 阻 上放煙火的年輕人更是高聲地笑鬧著 虔誠的百姓 夜 ,儘管東北季風像 煙霧裊裊 ,元宵夜,城隍廟冷冷清清 ,筊課麵龜的群眾將凌嘯殿的 0 大一 點的孩子身後跟 瘋子般狂亂地嚎叫 ,而對街的凌嘯殿人潮鼎沸 , 年已過、氛圍仍在 了 著 堆更小: 廟埕 , 但 刺 圍得水泄 夜未深 的 人的寒冷仍無法嚇 孩子們 不 , 通 韋 手 在 筊聲 裡提 絡繹 沙 `難

穿越時空

仔

,

有人找你。」隨即向惟中說:「請進。」

黑狗抬頭問:「誰啊?」屋中眾人將目光全盯向惟中,就在這須

活 隍公保佑,皆逢凶化吉,今逢元宵佳節 他將開山刀插在後背的褲腰帶上, 說完便在神明前跪下叩首 爺稟報,弟子遭奸人陷害,家破父亡,弟子僥倖脫險 ,現在便要前往雪仇,弟子不是妄殺,求王爺明鑒,凌威護我。」 門拉開 出了城隍廟,惟中踏著月色,悄無聲息來到禿頭祥的透天厝前 我找黑狗大仔。」惟中恭敬地說 找誰?」是小龍的聲音 小龍仔細盯著惟中片刻 舉手敲門。 , ,弟子特來叩謝王爺 轉頭對賭桌高喊:「黑狗大 , 然不願含

並

向王

恨苟

臾間 , 惟 中 反手拔出腰間 開山 刀冷冷地 說 : 沒事的 滾到後 面 去 0

臟 間 , 客 [廳亂] 成 專 , 桌椅倒了一 地。 黑狗 看了禿頭祥 眼 然

頭 後往前一步道:「 祥 忙大喊 廢 話少說 : 小龍 ! 小兄弟,誤會了吧!我並不認識你。」 語畢 , 抄傢 , 惟 伙 中 ! 掄 起開 惟 中 手 Ш 起 刀朝黑狗 刀 落 , 次去 黑狗 向 °

後

退

旁的

禿

閃 各砍 黑狗 撞 , 倒 舉 砰 張 刀 起 為 子 ! 揮 , \_\_ 擋 鮮 的 的 跌 Щ 坐 手 如 聲 臂 在 飛 , 瀑 地 , 擊 四 , 中 射 啊 惟 牆 ! 中 0 壁 忽 \_\_\_ \_\_\_ ` 然 的 刀 碎 揮 峭 空 個 聲 四 菸 慘 , 射 趨前 呼 灰 , 缸 尖銳 , 惟 又是 斜 中 砸 的 朝 \_\_\_ 而 利 刀 黑 來 片 狗 砍 割 , 背 惟 下 中 惟 中 , ` 低 腳 正 中 中 的 頭 又

臉

頰

淌下

條濃

濃的

殷紅

血水

,

惟

中

竟

似毫無知覺

,

個

轉

身

, 舉

刀朝禿頭祥砍去。

禿頭祥

早有戒備

, 掄

起一

旁木凳擋格

惟

中見狀倒

穿越時空

撐地、一手舉凳,「啊!」一聲有如鬼魅的唉嚎,只見四根手指 轉 傾 崩 , 惟中 山刀以刀背猛砸 迅速再提刀砍下, 而下, 「扣!」的一聲,禿頭祥 禿頭祥腳步踉蹌已然不及回防 連人帶椅 ,只能 如四四 一手 個前

團沾了胭脂粉的麵疙瘩掉落油鍋般落在桌上。

欺身前· 及 砍 身就難了 惟中殺紅了眼 老大皆已負傷唉叫 , 對方人多,若不乘其不備先傷對方一人,待對方回神後自己 ∭ 此時小龍等入內抄傢伙的三人各持一把武士刀衝出,見客廳二位 趨近更是危險 去往小龍腹部橫劈一 ,不退反進道:「來啊!你們不殺 、心生害怕,也不砍殺、舉著刀似乎只做個樣 , 他出其不意是料此三人驚魂未定,必閃 刀。 惟中知道自己刀短 ,那我要殺了哦 ,是以不高 .避不 要脫 舉高 ! 子

起腳飛踢小龍的手肘 驚慌失措 不及小龍砍下的刀快 縮腹弓身 壓著傷口 然惟 ,張大了口 ,手中刀便順 中 疾奔而去 -横 劈一 刀, 躲避的眾男女賭徒身前 ,武土刀向後直飛,在空中畫下一 , 頓時鮮血染紅了惟中的左臂, 果不其然,刀是中了 勢而下,武士刀三尺六,惟 0 小龍拉開後門,左手 但 小龍腹部 中 惟中看也不 後躍的速度 道弧線,落在 挨 汀, 看 顯然 自然 按

步 大門 中 , 走 消失在一片蕭瑟的夜色中 到客廳,隨手拿起桌上的報紙 剩下二人見狀,竟把武士刀扔了, 股冷風襲來, 他返身瞪了猶在 將 拉開 地上 Щ 跡 後門, 唉叫的二人一 斑 斑 的 也隨小龍去了 開 Ш 刀包好 眼 ,跨前 拉 惟 開

穿越時空

惟中受傷的一刀並不嚴重 他向玉珠道:「還好有這件妳給的毛

衣,否會更嚴重。」

玉珠輕輕地以手中的棉花拭著惟中的傷口道:「都快見骨了 , 痛

不痛?」

「不痛,反而好開心,終於為妳爸出了一口氣。」

惟中, 我知道你是為了我才這麼做的 ,也知道這幾年你所受

的苦 去吧 ,但都過去了,不是嗎?現在重要的是要如何面對將來 揹著那些傷痛過日子,你會很苦的。」 玉珠說著說著又紅 ,忘了! 了眼 過

眶。

惟中默然不語。是的,人生本就多苦。在勞改營,受盡折磨 , 那

時他就想一死了之,是對父親和玉珠的思念支撐著他。返鄉之後 , 巨

寮走 更傷 有誰 前 仇 盡 虚 強讓他活了下來。 變迭至, 玉珠已嫁人, 而 的 點也沒有快樂的 哀痛 在勞改營,就算受到穿木鞋那樣的待遇,他也不曾像現 痛的 使自 他深切地 可以分享?又有誰 走 境地呢?他輕聲地對玉珠說:「玉 他又死了一回 己快樂平靜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臨走前 這些 縱然此 明瞭 , 難道 感覺 ,我想去看看曬魚場 如今殺傷黑龍和禿頭祥 ,那是因為如今已經毫無盼望可言,父親 時自己獲得再多的財寶 終將 可以共同 ,反而像是心被掏走了一般,空空盪盪地 ,如今已心如枯槁 人獨自承受嗎 承擔內心的 , 聞 一聞魚腥味。 也可 珠,今天晚上 ? 而 愁苦?更何況人生還 算是完成一半心 , , 擁有 那 內心的! 麼 以說是為了 數不完的金錢 , 現 在 恨真能 為 , 在這 帶我去魚 復仇 何 不在 願 卻 藉 , 般空 才勉 但 陷 有 了 著 ` , 又 以 入 他 復 無

穿越時空

儘管是農曆十六月亮最圓最亮的一天。但天上流 **汽雲如飛** 月 光

點也照不到二人身上,反而風聲陣陣劃過樹的嗚咽聲 , 似為二人悲

公路在夜色中顯得更為黯淡,一輪明月高懸於空,似不諳人間疾苦 悽的情路哀泣 。惟中在前 玉珠在後,路燈飄飄 人影搖搖,筆直的

頭牽著玉珠的手,二人並肩而行 味明亮濯濯 ,將惟中和玉珠的傷悲與隱忍照耀得無處容身 , 惟中緩緩道:「 妳還記得國二 惟 那天 中轉

嗎?妳牽著腳踏車在候車亭等我。」

當然記得 0 玉珠跟隨惟中的 問話 , 把思緒拉回當初候 車亭等

候惟中的那一幕。

了沒,妳知道嗎?那個時候我故意往前走,其實是因為我哭了,從來 那一天,當我聽到妳跑到我家的餐桌上去看,然後問我晚餐吃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沒人像妳那樣關心我 , 那 個 時候 我心裡就已經認定了妳

是我唯一的老婆……」

「我也是……」玉珠聞言已泣不成聲。

的生涯首航 沒想到我命薄,妳母親說的沒錯,是我們兩個沒那個緣分。我 ,就一去不回,要是人生可以重來,那麼,我就算是被父

老師 樣為國作育英才 ,帶學生們去吃水餃 , 把薪水都花光光!」 惟

親藤鞭打死

我也要堅持升學,畢業後做一

個平

凡的體育老師

和

陳

中仰天無視嗥叫的季風,大力的揮著手說著。

切都還來得及,我們去一個沒人認識我們的地方, 玉 珠再也忍不住上前拉著惟中的手哭著道:「 惟 重新開始,好不 中 帶 我 走

好?\_

穿越時空

來不及了。玉珠,就算妳肯跟著我吃苦,但父仇未報 何 以安

淡月色下,惟中一語道出了內心的話,這些話,玉珠又何嘗不明瞭? 心,父仇若報,我也必須付出代價,今生我們確是情緣已盡了。 慘

只是身處其中,要像惟中那樣地自制,需要極大的勇氣

惟中拉了玉珠一把一邊走一邊說:「我明天就到高雄去。」

玉珠道:「我跟你去。」

一不,妳回台北。不要讓我有後顧之憂,我知道該怎麼做。」

天色仍未亮,玉珠家客廳已然燈火通明。木川嬸忙著將奶粉罐

等嬰兒用品收拾好裝入行李箱。而惟中的行李極為簡便,一 套衣褲而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

彷 了車 程 說些什麼 七點十分往台北,二人同行 兩旁稼禾已收 彿 車 惟中心頭 計 , 與木川 顛 程 簸 0 車 故 · 主 在 , 無限心 無盡的心事與哀愁 嬸道 鄉的景色在 ,結麥成堆 菛口 別 事 等 , 便往 候 又翻湧了起來 ` , 片塵土飛揚 偶爾 機場疾馳 玉 , 分道揚 珠 風過 抱著 , 雖然面上不再露憂愁之色 鑣 0 小 ` 0 惟中搭七點往高 麥浪起伏如波 中迅速後退。 車上 玲 , 命 , 運上的路 ,二人離 惟 中 拎著二人的行 時 情 ` , 他 雄 洶 值 依 們 湧 初 依 , 又再 玉 春 卻 如 珠 然 潮 不 李 , 道 則 知 而 , 上 度 亦 路 該

飾 他 的 候 悲痛 機 室 0 裡 他不願在這離別前夕, 惟中逗著小玲: 小玉珠 說出任何傷感的話 !小玉珠 ! Щ 著 用 以掩 背道

而

馳

此 詩 ,玉珠無論如何都無法放心, 此去復仇 ,惟中要如何面對殺

求你的。」一直以來,玉珠想盡辦法希望惟中能平安,她太了解惟中 吃軟不吃硬的個性,相信自己這樣說,惟中是聰明人,若到時神保不 畢竟是自殺的 虛言矯飾脫罪 人罪?她道: ,惟中會留神保一條活路 ,你此去高雄,若他已有悔意,能留情就留情 惟中, 神保騙了你和伯父固然不對 ,如此也等於給惟中自己留 , 但嚴格來說 ,算是我 泊父

好, 我答應妳,自有分寸,妳不要再擔心了, 回台北好好過生 條活路,她現在也只能這樣做了

活,懂嗎?」

麼?和我連絡。好不好?」 玉珠無言地凝視惟中 她道:「辦完高雄的事, 無論去哪?幹什

「我會沒事的,妳放心。」

—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我要你親口答應我!」玉珠大聲地說。

的情緣 而去 都不敢回 生還有什麼值得眷戀 向登機口 , 就如同父親和玉 好 他任由風吹襲 ° —-他知道與玉珠應是永別了。嘯 我會跟妳連絡 出登機門 , 又好比這強風 珠二人, ,強風襲來,吹得他衣衫臘臘作響。 ,撲向他頭臉 ,時間差不多了。 就要這樣輕易地從生命 ,好不容易才返鄉 , 無論 風 多強 如刀,卻也斬不斷這 惟中提起行李 , 也終有風停靜 中 , 又即將 -離開了 惟 慢 中 止的 慢走 離 牽 連 扯 鄉 頭

買了一包七星香菸,他生平第一次抽菸,感到有些頭暈 籬仔內」 高雄前鎮區, 瑞芳社區裡的某條街弄,惟中在雜貨店

天

長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被打斷 道寬廣,由於時間尚早,他四處閒逛,買了一件外套和一頂棒球帽及 在他的計畫裡 所以打算晚上前去。高雄 他希望神保一 家大小都在 ,惟中第一次來,只覺這城市 ,他不希望處理 事 情 的 街 時

個大手提袋

,然後沿途問路,終於來到瑞芳社區附近

滑梯 音 光瞄 他 菸 大概四點了 想知道神保可有防備 0 、抽了幾支 走至巷底 ,他看到小孩童稚的模樣,想起自己的童年,不禁一 向屋內 他看到一家五金行,進去買了一把砍柴用的砍刀,放入手提袋 從砂窗望入,室內昏暗 ,隔一條小小的水泥路是一個社區小公園 ,最後再仔細核對地址 冬季的高雄難得出了太陽 , 有什麼異樣 , , ,沒有錯 似有人在看電視 於是壓低帽沿走過 ,他來到神保家巷口,買了 , 是鐵捲門半開那 。有小孩在玩 陣悲戚 有廣告: 2神保家 菂 間 雜 餘

地盯 震 斜 神 保嬸彎護著小孩 照 , 是神保 了惟中幾眼 整座 ,有幾個 公園 ,搬了一張矮凳坐在門口 婦人出來收晾在竹竿上的衣服 被 ,惟中點頭示意,他斜靠滑梯瞄 圏矮樹圍 深怕有個閃失 繞 , 循著矮樹旁的水泥路 , \_\_\_ 個孩童在他跟前騎三輪 和招呼小孩回 向巷弄 繞 了 一 ,突然心 家 卷 。 不 車 頭 經意 夕陽

五年 ,害死父親,自己卻躲在這裡含飴弄孫,享清福 惟中冷冷地看著神保心道:「這個奸詐小人, 害我在勞改營關了

,

愛 牢孤伶伶地面對冰冷的高壁?他又想到自己 後心靈的 、給自己活下去的勇氣的許多人,滄海飄泊 稍 早 ·空虚 在飛機上, ,神保的事辦完之後自己將一 他就在思考如 何懲罰 無所 飄零的 神 保 錯身而過 去 身世 , 想 難道又是得 到 和生命 ),沒有· 殺 傷黑 中 狗之 付 進 出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永遠不會離開的。於是決定神保的命交由神保自己定,如果他真懺悔

了……正在思考間 , 阿正騎著機車載著老婆下班了。二人一身灰白髒

亂,小孩一見到二人,高興地叫:「媽媽!」嚷著要抱抱,就這樣有

的搬凳有的提童車,相繼進屋了

惟中又點燃一根菸,吸了幾口, 把菸蒂丟在地上,用腳狠狠踩

扣扣! 他敲敲門 熄

揹著手提袋,往神保家走去

阿正靠近道 :「你要……惟中!」 阿 正 臉驚懼

開門。」 惟中冷冷地道

阿正不敢開門, 轉頭望向父親

神保深吸了一口氣道:「讓他進來,該來的終歸還是跑不掉。」

落座 惟 他 中斜身進屋 轉頭 看向 神保 指 著 半 呵 響 正 道 惟中道:「當初 : 「你去坐好 。 \_\_\_ 你為什麼要騙 瞪著屋 內眾 我

0

,

,

還說會來救我 ,結果呢 <u>.</u>

啞 年我過的是什麼日子 後背交叉縱橫 , 他幾乎從未 惟中脫掉外套,雙手一提 數十道血紅疤痕 如此暴怒過 , 你看清楚了沒?」 0 畢竟 ,怒道:「 把整件T恤脫掉 想到 說到最後 看到了沒?你看到沒?這五 要原諒眼 ,露出密密麻麻前胸 , 前這 惟中聲音幾乎嘶 個 人 , 內心

的 淚水道:「惟中, 神 保 張大了嘴 , 我真的不知你會受這麼多苦,我該死 充滿 眼屎 的眼眸竟淌下二行不知是心 恐或 我理該萬 愧悔 的情緒便似決堤般做出反抗

死

一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惟 中 把 T 恤 |穿好道:「我受的苦先放| 旁 , 待 會 再 算 我 爸的

臉活在人世嗎?」惟中拉開手提袋道:「阿正,叫你老婆跟孩子 命 , 你必須賠來,比起我爸,你幸福太多了 ,你騙了他 , 你還有 到房 這個

間去。」

父親身前 見阿正的老婆與孩子離開後,惟中抽出砍刀,阿正橫衝而出擋在 : 惟中, 你要報仇 , 我們認了, 但要殺就殺我 ,一命抵

命,兩不相欠。」

自殺的消息一傳來,我心如刀割 不得已騙你父親發生海難 營救你們 神 保 誰知阿貴被槍射死,出了人命, 把推開兒子:「惟中 。」抹一抹臉上的淚水,神保說道 ; 五 ,畢竟士官長也曾有恩於我。今日我 年前 返台後便無法收拾 我發誓確實是想脫 : 困 你爸 才逼 |後去

件心事 爸祭日 神 初在槍口下救了我母 我必與親人斷絕連繫, 已存必死之心 保指向神明桌旁:「那是你爸的牌位 , 惟中 我領著阿正跪在你爸靈前懺罪。今日你尋來了,正好了 、冤有頭 ,沒有必要再說謊 親 到高 ,債有主 ,而我卻使他連死後都沒人祭拜 雄後 , , , 相信你不會傷害無辜吧?」 離開 我日日夜夜受著折磨 傷心地 五年來我天天上香 ,不是為了躲你 , 想到: 你看 ,每逢你 你 爸當 我 ! 否則

以 片,見三人都看著自己 到 死父親的 騙得了我嗎?不用再說了, 牌 位前 惟 中 人 內心迅速作著思考 (, 當年) 看到父親的 用計 名字 |狡脫 ,他握刀的手緩緩提起道:「 的人 ,爐裡插滿了香 納命來吧!」手舉砍刀,上前一步 他 逐一 他 到底是真懺悔還是做戲 審視在場眾人度忖 ,天花板上更是燻黑了 你以為這 : ? 這 樣 就 他 個 朝 害 踱 可

文藝高牆

穿越時空

神保的頭一刀砍了下去,只見神保閉著雙眼一動也不動 , 丽 阿正則撲

把抱住父親

刀鋒在距阿正頭頂半尺停住了。

阿正 ,你真的要代父償命嗎?你還年輕,留下你女人帶著幼子

守 寡 ,你不 後悔嗎?」

阿正 淚流滿面道:「會,我會後悔,我捨不得我的孩子, 那麼

小就成為孤兒。但今天要是換成你,你能看著父親在面前受死嗎?惟

模樣 ,像五十歲的人嗎?」一 旁的神保嬸也趨前抱著老伴哭泣道:

原諒我父親吧!他是真的懺悔了他才五十出頭,

你看他的憔

悴的

**中** 

你要殺連我 也一起殺,我也不想活了。」

惟中動搖了,他想起了玉珠臨行前的懇求,想起教授在危難中救

道 : 「 所殺 把我 喜 道 對 能體會,你是沒有選擇沒錯。至於我所承受的 了自己, : 阿貴的家屬要負起責任 , 準備 不可置信呆立 , 嚴格 把我父親的牌位用黑布包好 唸你祭拜我父,又深悟痛悔 的 往事已逝 那 來說 此 現金拿 , 你騙我父親 , 神 況且惟 出來 保嬸忙進 , 照顧他的 中直 , 屋去找黑布 雖造成我父親的 覺認為神保已真心懺 , ,我便原諒了你 妻小 我要帶走 0 , 神 說完把砍刀往地上 ,都過去了 0 \_\_ 死 保忙大喊 神 , 但終究: 阿 正 保 悔 和 ',只是: 呵 他 , 你的 非你 放下 正 老伴 臉驚 二扔 你們 苦我 親 砍

惟中道:「不用了,要錢我自己會賺。\_

送去 (。惟中 神保道 , : 謝謝你原諒我這個老人,讓我能安心地度晚年 「那我替你留著 , 不多, 佰萬 ,阿貴那裡我 ; 你的! 也會 如數 恩

情 ,我一家老小都記著。」

位,小心翼翼地放進手提袋。喃喃地道:「父親,孩兒,不肖孩兒來 都過去了,就讓它過去吧。」惟中接過阿正雙手捧著的父親牌

接你了。父親,要出門了,走好。」

神保嬸為惟中拉開大門,一陣冷風竄了進來。惟中看了神保一

眼 已淡然而去,剩下的只有未知的命運和悵然形成的黑暗 , 這 一 眼,只是瞬間 ,但在惟中踏出大門的那一 刻,往事和仇恨都 在冷風的高

,

空中凝視著他

個模糊的身影飄飄然沒入一片黑暗之中。 惟中跨步而去,過了半响,屋內眾人才似回神那樣追了出去,只

文藝高牆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長路the ROAD:文藝高牆.穿越時空:法務部矯正署 矯正機關收容人小說文藝創作合輯/法務部矯正署編輯.--第1版.--桃園市:法務部矯正署,民104.04

冊;15X21公分

ISBN 978-986-04-4647-0(上冊:平裝) ISBN 978-986-04-4648-7(下冊:平裝)

857.7 104005720



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收容人

文藝高牆・穿越時空

編 輯 者:法務部矯正署 出版機關:法務部矯正署

>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宏德新村180號 網址:http://www.mjac.moj.gov.tw

電話:(03)320-6361

排版印刷:博麗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鼎仁街八號

電話:(07) 3423800 傳真:(07) 3474417

美術監製:林顯彰 封面設計:楊惠芳

美術設計:莊一弘、許淑菁、李冠融、游文宏、林雨琪

定 價:200元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104年4月

版(刷)次:第1版 GPN:1010400461

ISBN: 978-986-04-4647-0